

目錄

詠而歸.....	1
淡的遐思.....	3
念佛與做人.....	4
認識自我.....	6
說信願.....	7
談孔子之「信而好古」.....	8
隔行如隔山.....	10
快樂的三個法寶.....	12
快樂的四重境界.....	15
救蟲有感.....	17
念佛人的多米諾人生.....	18
念佛人的交友觀.....	20
言不關典，君子所慚.....	22
疾病與念佛.....	23
眾生何事不思來？.....	25
忍耐和等待.....	26
小動作大成就.....	28
簡單的理由.....	30
自由與自在.....	31
也說逃避.....	32
年過四十.....	34
唯道是從.....	35
無窮之劫枉疲勞.....	36
勇敢的皈依.....	38
勿以世法論佛法.....	39
賞畫有感.....	43
忘記背後.....	44
假人無敵.....	45
廁所的啟示.....	46
慈悲觀世音.....	48
願做靜默往生人.....	51
若心果真為眾生.....	52
生活真美好.....	54
臘八節裡憶佛恩.....	59
關於發心的一段對話.....	62
佛到底慈悲在哪裡？.....	66
也說愛憎分明.....	68

到底該怎麼勸人？	70
文章尚簡.....	72
說謙卑.....	75
三教說謙.....	78
我對謙卑的體會.....	80
關於慾望的問答.....	82
念佛了，用怎麼樣的心走後面的路？	83
關於福報的問答.....	84
青年學佛等問答.....	85
出家兩問.....	87
關於培養優秀的孩子.....	88
往生要發菩提心嗎.....	89
出家都不能，能往生嗎？	90
僧人的貢獻.....	91
散心眾生之念佛、學法與做事.....	92
腦袋被砸 奇想連篇.....	93
做事與做秀.....	95
享受被人遺忘的時光.....	96
編輯部人過得為什麼不夠嗨？	97
人生只做一事又何妨.....	98
穩穩的幸福.....	99
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還能愉快地聊天不？	100
能修苦行者是不是就是善知識？	103
住持大柄在德與惠.....	104
法師的「核心競爭力」	105
夏至日的「目的顫抖」	107
好文章的幾個特點.....	109
沒事多讀點歷史書.....	110
為什麼把極樂世界的寶比作草？	112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之義.....	114
心在哪，時間就在哪.....	116
事非經過不知難.....	117
怎樣變成一個笑點低的人？	119
享受缺憾之美.....	121
無賴惡人 破他勝德.....	123
朱媽媽餐館小記.....	125
文人學佛之憤.....	127
無所知 故無所不知.....	129

轉身遇見佛.....	131
「好奇心」探奇.....	132
《無量壽經》「五惡之誡」章讀後感.....	134
北京暴雨裡的一點小感悟.....	136
十年目睹學佛人之怪現狀.....	137
韓國人的念佛緣.....	142
無人點贊.....	143
學習是靈魂最美的姿態之一.....	144
眾生的對與錯.....	146
一則可以解開萬種憂傷的故事.....	148
儘管在「本覺門外」喊一嗓子.....	149
一口唾沫.....	151
天地默默，盡在不言之中.....	152
名者，謗之媒也.....	153
文氣與道氣.....	154
失敗真好.....	156
苦惱來襲，請服「二常二因」藥.....	157
世界上最美的逆行者.....	159
為什麼要學習教理？.....	160
漫談發心.....	162
談讀書.....	170

詠而歸

2016年初，師父有一次電話裡跟我說：「今年你得出一本書！」之前也提過很多次，然而每次我都唯唯諾諾、含糊虛晃而過，就是不敢應承下來。

不是我不想出，只是每次看到之前寫的文章，實在心虛得厲害，尤其看到一些好書，很多作者也都是同齡人，然而那種自由駕馭文字的瀟灑自如之程度，行文表義之精確、生動、流暢，「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正所謂「相形見絀」「自慚文穢」，越看越覺沒動力整理自己的東西，我的文字粗魯而單調，甚至很多幼稚的謬見，實在難登大雅之堂，出了恐怕未必能給法門加分，倒可能抹黑。

然而有一時，也會在沒事時腦子轉一轉：假如要出一本書，書名取什麼好呢？

我上大學時曾把自己寫的零碎之文拼湊一起，打印成一冊，送老師、同學、朋友，名叫《望佛本願集》。雖然名字出自善導大師的原著，也很簡潔有力，但現在想想，這名還是顯得太專業了一些，且名帶「本願」，恐怕又要觸到部分人的敏感神經了。出家後也曾印過一大厚本（約有40萬字），一共印了三十本，我特別交代幫印的人，一定不要印什麼書名，免得引人注目，太張揚了，所以那又是一本無名之書。

有一天讀《論語》，忽然有三個字跳進我的眼簾——「詠而歸」，呀！這不就是我要找的書名嗎？孔老夫子竟然早給我起好了！後來也曾跟朋友說起，他們也覺得不錯。

這三個字出自《論語·先進篇》第二十六章，原文是這樣說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當時是孔子和弟子們的對話，一群弟子在一塊，孔子讓大家各言其志，這段話是曾點所敘之志，曾點說完後，孔子深表讚許認可。

原文意思是說：暮春時節，換上春天的衣服，邀上年紀略長的五六個人，年幼的六七個人，一起到沂水邊戲水洗澡，到舞雩台上吹風，然後再一路唱著歌回家。

這是十幾個人在春天出去遊玩的一個圖景，很美的一幅圖景，不知道古人有沒有畫出來過，一個老師帶著年齡大的年紀小的，一起去戲水，一起去吹風，然後共同唱著同一首歌回家，這是多麼愜意，多麼和諧，多麼美好的一幅圖景。

這段話生動活潑，不同於別的說教文字，寥寥數語，就勾畫出一幅春日郊遊圖，呈現給我們生命的充實和歡樂：陽光下，春風裡，人們沐浴、唱歌、遠眺，無憂無慮，身心自由，令人們嚮往，我們似乎從中感受到了春的和熙，歌的嘹亮，詩的馥郁。同時，它將曾點和孔子二人的神態、語氣、音容、笑貌，傳神地表現了出來，令人回味。閉上眼睛想像一下，都覺得很美。

尤其是「詠而歸」三個字，怎麼看怎麼讓人歡喜，讀起來音韻感還特別強，想像下，一群志同道合、氣味相投的人，唱著歌往家的方向走著，心情是放鬆的，身體是自在的，精神是灑脫的，內心是安詳的，一群人唱著、走著；走著、唱著，離家愈來愈近，越來越接近那個給我安樂、讓我休息的家，這不就是每個念佛人往生前內心狀態的最直接、最生動、最傳神的描繪嗎？

「我今胸中無片雲，心滿意足往西方」，故而歡喜地唱著「南無阿彌陀佛」，此為「詠」；
「步步光明際，聲聲攝取中，三百六十五，日日在春風」，此為「歸」，「同一念佛無別道」
的念佛人，一起唱著「南無阿彌陀佛」的歡喜之歌，向著極樂之鄉而去，這是真正的盡法界
的「詠而歸」之圖景啊！

淡的遐思

1. 淡字，左水右火，水火既濟之象。既濟，事成之意也，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斷氣前之言：成了！人見耶穌死了，耶穌卻言成了。

2. 唯其水淡，方能放糖即甜，添鹽則鹹，倒醋便酸……人生也是如此，清淡的心，方能苦樂隨緣，嘗其本味，自然而不扭曲，本然而不人為。淡，即是無酸，無甜，無苦，無辣，無百味，然百味自可從中出，正應了老子那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3. 能夠持久的東西，都是淡的。水淡，故能天天喝；糧淡，故能天天吃；空氣淡，故能時時呼吸，人人呼吸……此等東西，不但持久，而且必須，不但必須，而且普遍。

4. 人和人氣味相投的都想濃情蜜意，殊不知，人與人關係也是越淡越持久，弘一大師謂：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5. 問人與人交情真不真，此真字當從淡處尋，真不真，端看淡不淡，濃的必不長久，不久，故不真。

6. 淡味，在中醫裡面，屬於陽，屬於平，屬於土，萬物生於土，萬物歸於土，萬事出於淡，萬事歸於淡。再大的風浪，也是出於平靜，也終歸於平淡。

7. 土為金木水火四象之中軸，土樞四象，四象以土為核心，轉動不息，萬事萬物何嘗不以一個淡字為中心，淡字又何嘗不調萬物萬事？

8. 人是裸蟲，在大五行之中屬於土，淡味正好與之同氣相求。民間中醫三七先生所開藥物，以小量淡平為主，泡水當茶飲，卻能調百病，療重病，人皆以為奇，竊則覺其深得淡味三昧。西方流行一種和療醫學，即是把某藥的提取成分稀釋再稀釋，無限稀釋下去，淡而又淡，然後就可以治療疾病，治療的疾病恰與此藥引起的效能相反，比如此藥可以引起失眠，則這種稀釋液可以治療失眠。

9. 淡屬於平，平屬於土，土屬於中，中即是發而皆中節，中節即是和，和諧人生，和諧社會，從茲開始。

10. 有距離方能淡，沉湎其中，欲淡也難，距離生美，美出於淡，世人每以濃重為美，差矣！

11. 出世法亦須淡，看破不能，先須看淡，厭離娑婆，才能看淡娑婆，厭則娑婆永隔，欣則極樂常居。

12. 看淡，方能不染，方在局外，方能觀清，方能無求，方能品高。

13. 佛的笑永遠都是淡淡的，佛的力量，也是在淡淡之中，發揮功用，佛輕易不顯示行跡給眾生，也不輕易跟眾生講話，他只是默然地愛，默然地等。

14. 李元松說，越深的法，越單純，修行越好的人，越平淡。

15. 平淡之中往往有大稀奇，譬如念佛法門，一句佛號，平淡至極，沒有禪定，沒有神通，沒有智慧，沒有辯才，沒有放光動地，沒有如海的學問，但是超越生死，永斷輪迴的壯舉，就在平淡的南無阿彌陀佛之中完成了。大道至簡，大道亦至淡！

16. 淡以做人，一生平順，遠離起落；淡以治身，恬淡虛無，真氣從之；淡以交友，君子環繞，既長且久；淡以治世，無為自然，和諧安定；淡以出世，選擇念佛，厭穢欣淨，往生極樂！淡之用，大矣！

念佛與做人

一日，南鐵交流會上有人問：念佛重要還是做人重要？平素也有好多人問到這個問題，在此，不妨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應說明，念佛與做人相互並不矛盾，並非此廢彼立、此立彼廢之水火不容的關係；相反，它們之間應是此榮彼榮、彼榮此榮的彼此共榮關係。

為什麼這樣說呢？吾人生生世世做不好一個人，或者想做好人卻因習氣頑固做不得好人，根源何在？一言以蔽之：業深障重。而經言：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無量行法之中，消除業障最速者，無過念佛。業障消一分，佛性就顯一分，做人也必然隨著上一個台階，故曰：念佛有助於做人。又為人善者，心常安泰，逢緣亦多吉祥。佛法道理，因緣相感，方成果報，因在緣不在，果報不現前。做好人多遇佳緣，宿世惡種子難以萌發，障緣不顯，於是便有更多閒暇念佛清修，一句佛號念得更加安心自在，故又曰：做人有助於念佛。

兩者雖是彼此共榮，但為方便表達本門觀點，也不妨比較一下哪個更重要，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做人重要，念佛更重要。

大家都是學佛者，學佛便是學作佛，本來學佛有很多內容，人天法，小乘法，大乘法，不一定都是教人成佛的，但學佛如果不是抱著成佛的目的，就太枉費了釋迦牟尼佛應化的苦心了。假如目的僅僅是做一個好人，也大可不必學佛，儒家教人做一個好人的理論完備得很，耶教、回教統統都可教人向善，學他們就好了。但佛告訴我們，欲界天人不免五衰之災，非想非非想天界眾生八萬大劫後仍不免輪迴，可見得這些皆不究竟、不真實。出生死、成佛道的法唯有佛教才有。其實累生累劫以來，我們所仰羨的理想中的好人何嘗沒有做過，不僅做過，而且反覆地做過，但為何如今仍在生死，仍在輪迴？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出六道。沒出六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遇到念佛法門，或遇到不相信，或相信不堅持，或堅持沒有專修。若專修念佛，則必出六道，必定成佛，成佛之後，什麼樣的好人做不得？什麼樣的好事做不了？眾生應以何身得度，佛即現何身度脫之。所以不怕做不了好人，就怕不成佛。

其實六道沉淪之凡夫，不論外現何等賢善之相，莫不是一種虛假之相，是一時因緣合和的結果，是生滅之心所感的一種幻滅之相。因凡夫累生累劫的罪根未斷，必然會隨著遇境逢緣的不同而遷滅。反之，佛在隨類應化過程中變現的不管是何種惡人，本質上也是佛性的流露，慈悲的拔濟，這即是成人成佛的天壤之別。

專修念佛之人既必定成佛，自然尊貴程度高於普通的好人，甚至是一般聖人，故佛在《無量壽經》中稱之為「佛之第一弟子」，僅次於彌勒；《觀無量壽經》中稱為「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善導大師贊喻為「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試問世俗之好人能得到這樣崇高的讚譽嗎？

佛的眼光有時不是我們眾生能夠理解的。發大心的凡夫菩薩佛不去讚歎他，卻反過來讚揚一個苦苦惱惱、習氣滿身的專志念佛的老太婆。有誰知道，必墮地獄的老太婆以念佛故，冥合了彌陀的本願，得到了幾年之後必定往生成佛的身份。雖發大心，欲行菩薩道，但若不曉他力，硬仗自力，百千萬劫之後仍在菩提路上進進退退，菩薩安可望老太婆之項背？大乘

極致之佛法有時讓人難以接受，所謂「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但接受的人便有福了。

又有人會認為做好人是念佛往生的基礎，不做一個好人怎麼能往生呢？這仍是眾生的推測臆斷，凡夫的一種情見，《觀經》下三品往生的全部都是一生作惡、不知悔過的地獄種子啊！眾生的根機越下劣，越是顯示出彌陀本願的弘深、偉大、不可思議，如同病人病越重，越顯示出治好此病的醫生的技藝高超。淨土法門是普攝萬機的他力救度法門，若必須把人先做好，才能念佛求生西方，絕無這樣的道理，那樣「萬機一法」的法門，便又成為「一機一法」的法門。佛是要我們「一心正念直來」，直接來，背後的意思便是不必化妝，不必改頭換面，不必改變根機，善人以善人心念佛來，惡人以惡人心念佛來，眾生此生的根機是什麼，就以什麼根機來念佛求生。佛是「不簡下智與高才，不簡破戒罪根深」，統統攝取，統統接引。其實我們投胎來到世間，大部分根機都已經確定了，惡人變善不易，純善為惡也難。但說善人能往生，惡人不得往生，便有以成人之法堵塞成佛之法、以善惡分別之法堵塞無善惡分別之法的嫌疑。

知以上義理者，自然知曉做人念佛哪個更重要。印光大師說：念佛是我們的本命元辰，故應該擺在首要的位置。把它擺在首要位置，就是把永離地獄苦擺在了首要位置，就是把往生成佛擺在了首要位置。然後不妨以念佛人的身份做一個好人，嚴持淨戒而自莊嚴，自信教人信而廣報佛恩。假如這樣仍做不到，心也無絲毫不安，因百年之後必定能做得，不僅自己做得，且普令千萬億眾生做得，豈不快哉！

最後以幾句話與大家共勉：

做人誠可貴，念佛價更高。

更好做人故，念佛不可拋。

認識自我

昨晚夜讀《選擇本願念佛集綱要》，讀到法然上人經過「歎歎入經藏，悲悲向聖教」之心路歷程得此淨土法門真髓後，懷念他的一位先師，皇圓阿闍梨光圓。這位出家人既然能做日本智慧第一的法然上人的師父，想來必是功行超絕，用法然上人的話來說：「才智過人，道意幽深。」但即便如此，以智慧眼反觀自身，仍覺了脫生死飄渺無望，臨終時思維：若歷多生，隔生便忘道心矣，永廢佛法。於是居然決意受生作池水中之龍，因為地球上壽命最長的就是龍身，來等待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彌勒菩薩降世，再隨佛學了斷之法。法然上人歎言：「闍梨有智慧故，知出離難；有道心故，願值佛世。惜哉！不知淨土法門，徒入異趣，當時我若早得此法門，不論信不信為指授之，實堪遺憾也！」上人歎息遺憾之情，孝師之重，溢於言表，每讀之不禁令人動容。

文字很短，但我讀過去感慨萬分。想到當今見過的學佛人，無分淨土禪密，各各自謂學無上道，似乎認為靠自力了生脫死是一樁極容易的事。其實大多是被煩惱惑業所迷，或留戀凡塵，或出離心淡薄，或對於六道輪迴之信仰膚淺，或好高騖勝。因而對了生脫死之法並不花十分的精力去研究，一味地追蹤所修之法對身心的感覺。他不知道，他所得到的覺受和所謂的受用，根本和脫離三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真有智慧之人，像上文中的闍梨，必定會真正的看到自力心行與了生脫死之懸殊之差。

故而有智慧者如印光大師有言：「末世眾生，根機陋劣，不依淨土法門，決定無由了脫。一班好高騖勝者，多多越分自命，覺得禪教之理性淵深，遂不以淨土為事，從茲棄佛力而仗自力，弄到結局時，皆成種遠因而了不得其實益耳。」

故而有智慧者如李元松居士，臨終前徹底地否定自我，徹底地棄禪從淨。（網上居然有人抨為邪師，說三道四，禪宗修持不得力云云，拿去作反面教材，言者太不自量爾，太不自知爾！）

所以凡夫最難者，莫過於認識自己，看清自己的真面目、真處境。善導大師二種深信中首先即言：「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目的也即是讓我們看清自己，如同醫生把脈後告訴病人的病情，否則我們還認為自己是個健康人呢，其實早已經病入膏肓了！

說信願

阿彌陀佛深深知道，作為凡夫信疑難以自察，願戀難以自主，故而才發願眾生念佛，乃至十念，必得往生。這種就行立信可以大大打開極樂之門，無論信疑，稱念必生，這使所有根機的人都能在稱名當下得到彌陀光明的攝取。法然上人言：「邊疑邊念佛，即得往生。」正是此意。譬如一個燈的開關，不管是人知曉燈線路原理，特地打開開關，還是什麼都不懂，甚至是無心地碰到開關，燈都會亮。念佛也是如此，透達往生原理，信願堅固，念念不息，當然能夠往生，毫不知曉念佛為何，如八哥鳥學人盡形稱名，亦得往生，以其順彼佛願故。奇特之法，誠然奇特！不可不知。

之所以有時要強調信願，因為人道眾生不像八哥鳥那樣無知無識、無疑無戀。白木一樣念佛之中自然有名號功德力牽引向西方，人有知識，思辨力強，意志力強，不信就疑，不願即戀。這種所知障、懷疑、貪戀會障礙人進入一向專念，會對名號自然牽引西方之力有個對抗的作用。佛為慈悲救度如是眾生，需要拿信來對治這個疑，拿願來對治這個戀。講信講願都是前方便，為導入一向專念爾，人若能還愚癡，稱名不顧信願，則自然也得往生。

印光大師言：「撩起便行，阿誰無分？」這個「撩起」，很有深意。不去計度那麼多，不蓄私意，不遲疑，不計較，開口即稱，望佛即歸，是名「撩起」。這樣專復專地盡形壽稱名，則絕對人人往生有分。

善導大師言：「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而沒有說意在信願眾生稱名，豈非有此深意耶？第十八願四十八字釋中則直言：「若我成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此間省去「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之句，抑有此深意耶！

談孔子之「信而好古」

古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大矣哉！孔子！十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其一生示現由凡轉聖，其教化平等無類，弟子繁至三千，其身後余響繚繞寰宇數千載，其精神骨髓深植全體華夏子孫心中；夫子令華夏人民屹於世界之林而卓爾不群，令全世界人民居於地球而側首東方尋求危機出路！大矣哉！孔子！

古云：半部《論語》治天下。聖人之言，微言大義，文文句句，奧義無窮。後之學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愚癡暗鈍之如我者，焉敢以凡情濫測聖意？然每每讀至「述而」篇中那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時，不覺與心冥契，歡喜莫名，察古觀今，遇事漸久，更覺其中蘊含之義甚深，尤其於其中之一「信」字，體悟頗深。今略述心中所得，但求不違夫子本意爾。

信者，信師長語，信先人語，信聖人語。何以師長、先人、聖人語足堪後人信受？聖人以聖人心體達天地，洞悟三界，更以其清淨無染之身教言傳，將真理顯示傳達於世。換言之，聖人乃宇宙人生真理之影現者，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是以信聖人，即是信真理也。然而後世去大聖時遙，聖人語深，若無人說，雖智莫解，誰可將聖人教言傳之後世？先人，師長也。古之人既不餘欺，真明師必謹守古，是以信先人師長，即是信聖人也。

或有問曰：何以己意不足信，偏須信師長、先人、聖人言？言者太不自量爾，吾人朝夕忙碌，何曾有一念非顛倒想？生雖有目，心眼卻無，起惡造罪，無量無邊。況即有人具正知見，我輩之智，如同燭光，聖人之智，耀若紅日，日光一出，燭光何顯？是以捨己見信聖人言，即是捨小光明投大光明，與大光明成為一體。

信足使人心安，狐疑必致與真理有間，有間心必不安。又學問之道，無非令人心安爾！

信可使人謙卑，仰蒙聖人慧光，先人之蔭，師長調教之恩，何敢生一念傲慢之心？

信能產生持久之力量，信能使人專注於道不動搖！

信是大智慧的抉擇，信給人以追求真理之勇氣！

信能使人由凡轉聖，信甚於能令凡轉聖成佛！

是故釋迦牟尼佛於經中言：「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又言：「信為道源功德母」，龍樹菩薩言：「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阿彌陀經》中，釋迦宣說西方淨土依正莊嚴及往生行法後，十方無量諸佛以排山倒海之勢，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證誠不虛，無非令聞經之眾，斷疑生信，於極難信之法極生信願。此種情形，可說乃佛教中對「信」之一字推重至極者矣！

從上可知，出世間成佛之法尚不離信，況還此以往，世間之法？吾輩醫道中人，誠然須與不敢離此一字，亦須與不可離此一字。察今日中醫之不振，無非是世人於中醫之不信，中醫人於古人之不信，古人於仲景醫聖之不信。信心之喪失，即是真理之喪失。或言中不如西，或言古方不治今病，或言經典多諸糟粕，種種立論，狂妄自大。不知崇古尊經，不知敬畏先人，多有愚癡可憐憫者，於中醫非但不信，而且反對，不但反對，而且打壓。信心頹微，以

至於斯！

夫子之教，盡善盡美，信而好古之治學態度，幾千年前即有明示，中醫學人敢不將此四字寓於胸腑，納於心田，晝夜莫忘乎？此是治學通途，更是學問之本，良由信方致誠，誠極方明，諸事皆然，非獨醫也！

處今時之世，人心扶搖，信根淺薄，邪說紛紜，顛倒之至。然而，夜愈深沉，愈顯光明之大，夫子「信而好古」之提倡愈發顯得珍貴無比。伏願仁人志士，於古於聖，多生敬信，以我今淨信之手，持古聖人智慧之炬，照破末世黑暗，照破眾生無明，轉五濁惡世，為蓮花世界！

隔行如隔山

俗云：「隔行如隔山。」打鐵的人聽見一群木匠談論木工手藝定是一臉茫然。世事如此，佛法何獨不然？修學聖道門之人聽見淨土門，特別是善導大師開闡的弘願門，一定是驚愕、詫異、不解。但他們一般不會像上面打鐵的人那樣自忖不懂就是不懂，畢恭畢敬地聽人家說就是了。他們往往會搬出一大堆理論來，什麼「萬法歸宗」啊，「萬法歸一」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啊，說起來振振有詞，大有以唾沫淹死你這異端分子之勢。

其實這類人實是不懂法門的界限。

佛在世時，佛法不分宗派的，因為那時候眾生的根機猛利，隨自己有緣經法篤直行去，即獲證果。後世去大聖時遙，眾生根機愈發陋劣，祖師大德憫於眾生既不識自己根機，又愚癡無擇法眼，特開宗立派，形成了後世所謂的八大宗派，以便眾生有門徑可入，有章法可依。然而宗宗既有共通之處，又有更多的不共之處，尤其是淨土法門，與聖道法門可說迥然有異，有許多處不啻有天壤之別，故印祖判之為特別法門，以區分於通途法門。然而特別法門與佛講的其他法門比，究竟特別在何處呢？

1. 淨土法門是他力法門，聖道門是自力法門。

他力是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之圓滿佛力、無礙佛力、無邊佛力、智慧佛力。如同乘客乘游輪過海，乘客無論多麼善於游泳，善於跑步，此刻，全用不上，也不需用。過海之功，全歸於游輪之力。淨宗念佛之人，亦復如是。無論此人根機如何猛利，多會修行，乘托佛力之念佛，自力全不足道，他日往生成佛，俱是佛之願力使然。自力是指行人發願修行成就佛道，以自身力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發菩提心，修六波羅蜜，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譬如發願由海之此岸，游至彼岸，自投入海，奮力向前，努力不懈。

此是兩門根本之區別。

2. 聖道法門修行特點是：「諸、久、墮、苦。」淨土法門修行特點是：「一、速、必、樂。」

「諸」是指菩薩修學需備修諸行，所謂「法門無量誓願學」；「久」是指從初發心至成佛，需要極長的時間，經上講是三大阿僧祇劫；「墮」是指修學菩薩法，中途不再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就不免墮入聲聞、辟支佛境地；「苦」指修行路上非常辛苦，龍樹菩薩言：「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豈能不苦？

淨土法門之「一」是指以念佛一行作為修行的全部；「速」是指成佛迅速，不必歷經劫數，一生成辦；「必」是指必定往生，必定成佛，所謂「平生業成，現生不退」；「樂」是指此法門不必備修苦行，彌陀上刀山下火海，所有一切苦行的功德，悉皆納入一句名號之中，無條件贈與我等了。所以不修苦行也有了苦行的功德，且稱念名號本身也是快樂的，安樂的。

3. 聖道門是極智慧而了生死，淨土法門是還愚癡而生極樂。

聖道門行人智慧不開發至極處難以斷盡惑業，行人哪怕有一毛髮大小惑業，仍不免輪迴淨土法門全托佛力，《觀經》下品眾生愚癡至極，殺父弑母，五逆謗法，由念佛故，還生極樂。

4. 聖道法門在娑婆世界成佛，淨土法門在西方極樂世界成佛。

釋迦、彌陀兩尊之教化如同一場足球賽。我等即是釋迦腳下之球，釋迦審時度勢，前有

多人攔死球門，必不能入，忽見彌陀位置甚佳，前方空白一片，故傳球給彌陀，彌陀一腳射入，我等即入成佛之門。

5. 聖道法門是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淨土法門是他因自果，他作自受。

因果有世間因果、出世間因果，出世間因果有普通因果、有特別因果。淨土法門的因果即是出世間因果中特別因果。阿彌陀佛把他兆載永劫之修行功德回施給十方眾生，作為我等往生與成佛之因，如蕩益大師言：「以果地覺為因地心。」譬如大富長者之子，平生並無為積累財富而努力辛苦過，但父親擁有了財富，也等用於他有了一樣。

6. 聖道法門是一機一法的法門，淨土法門是萬機一法的法門。

「一機一法」即是某種根機對應某種法門。譬如一病有一方來治療；淨土法門是「萬機一法」，無論上、中、下根，皆以念佛一法度脫之。故「阿彌陀佛」被稱為阿伽陀藥，意即萬病總治。

7. 聖道法門的菩提心是度盡無邊苦眾生；淨土法門的菩提心是願往生心。

願往生者，專修念佛，必定往生。往生者必定成佛。成佛豈不是度盡無邊苦眾生？

8. 聖道法門是修行的法門，淨土法門是救度的法門。

9. 聖道法門是心淨則國土淨，淨土法門是國土淨則心淨。

10. 聖道法門要求行人高姿態，「彼既丈夫我亦爾」，高昂起頭，勇猛精進；淨土法門則視己為一文不值、黑白不辨之愚頑之徒，頭低得不能再低，唯信佛語，只知念佛。

以上兩門之別，大略列出幾條，若詳論者，則有無量差別。不知法門界限，不免以橫超法作豎出用，欲深入淨土法門而不可得。若知法門界限，則定不會以凡夫淺見混淆兩門教義，定能死盡偷心，實此一行，直入彌陀願海，終獲必定往生！

快樂的三個法寶

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厭苦欣樂的，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佛來到這世間也正是給我們拔苦予樂的。然而，我發現很多人，甚而是佛教的修行人，生活得竟然也並不快樂。人群中能夠拍著胸膛說「我很快樂」的人，我看沒有幾個。

於是在學校裡，經常有一些人跑來問我：「咦？怎麼天天見你面露喜色，樂呵呵的，好像都沒什麼煩心事的樣子？能否教我兩招，讓我也快樂一些？」這些人中有比我大好多的，甚至是成家立業的。

其實，快樂還真是有方法的。

於我而言，念佛是我快樂的原動力，也是我能夠快樂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法寶。

試想，一個準備推向法場，準備執行槍決的死刑犯，突然接到傳令，說赦他不死，並免其罪罰，甚至給他加官進爵。當這個死刑犯聽到這個消息後，是一種什麼心理感受呢？我正是這樣的死刑犯。

無始劫來，在貪瞋癡的驅動下，我犯下的滔天大罪太多太多了，這罪業足以令我執行槍決百千萬億次。然而，阿彌陀佛，這位佛中之王，突然告訴我：「孩子啊！你累生累劫該受的刑罰我都替你受過了啊！你現在只要和我回家就行了。我等了十劫啊！」

本來該下油鍋、上刀山的我，居然不需去了，不但不需受此劇苦，還將享受到無比的法樂，不但享受無比法樂，還將成為萬德莊嚴、福慧圓滿的佛陀。哎呀！這種安慰，這種欣喜，這種興奮，這種感恩，叫我如何說？

這種快樂，足以使我晦暗的人生，變成絢爛光艷的人生，地獄不需去故；足以令我生活在這世界，有足夠的勇氣面對一切的不如意，來生必成佛故。

念佛人，如果你念得還不快樂，請問問自己是否確信自己是必墮地獄的種子，是否確信我們已在六道裡面輪轉了無窮劫了，是否弄清了彌陀的救度無條件的道理。如果以上都沒有疑義，那麼等待你的必將是無窮的法樂，持久，強韌，不可摧變，無有間斷。

修學其他法門固然也會有法樂，但遠比不上念佛之樂，關於這一點，淨宗法師有一段非常精闢的開示：

一般的法門雖然也有法喜，但不堅固，很無常，環境、人事、心情順，用功得力，就法喜，反過來就苦惱，苦惱的時候還會法喜嗎？就沒有了。可是一切皆順總是少數時候，所以很無常，很不定。另外就其本質來說也是浮淺的，因為心底最深處總有一個疑問，甚至是恐懼在，那就是我的生死究竟能不能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所以雖有法喜，那都是相對世間的、初級的，而最後都會感到痛苦而絕望，都必須轉到念佛才可靠，才有真正的法喜。這就是為什麼各宗各派的祖師、大修行人，最後都轉入老老實實念佛的原因。就他們的修行、學問來說，持戒清淨的法喜有，禪悅為食的法喜有，深入經藏的法喜有，大徹大悟的法喜有，但最後都不會滿足，都會捨掉這一切。更大的法喜，廣大無邊、堅固永遠的法喜，只有念佛。

師父說的真是字字入理，刀刀見血。

念佛固然快樂，彌陀已為我們斬斷了生死輪迴之根，然而畢竟我們身在娑婆，尚是具足貪瞋癡慢疑之凡夫，種種習性終還會招感一些惡果，使我們煩惱痛苦。如同大樹根雖已斷，然而生命力尚在，下一場雨，太陽一照，仍能長出嫩葉綠芽。所以，如果想過得更快樂一點，內心還要在這世間調整。

我的第二個法寶就是不執著。

執著是痛苦的根本。一分執著，一分痛苦；十分執著，十分痛苦。執著，有對人、事、物的貪著，有因得不到人、事、物而生的忿恨。凡夫總是想外在事物能夠按照自己設想的去發展，可這個世界偏偏是無常的，當外物沒有按自己的意願變化時，痛苦因斯而生。因此，佛教我們對這個世界要持無常觀，曉得萬物是無常的，此心方可如水入器，隨圓就方，方能一切隨緣。天下沒有什麼非得如何如何的事情，一切莫非前定。所以，人要尊重因果，要善待因果，人能善待因果，因果必能善待此人！

然而，道理雖是如此，事到臨頭，倘無足夠的觀照功夫，人不免仍被其轉。相對來說，念佛人反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為什麼呢？凡夫本體就是妄想執著，總是會執著某樣東西。聖道法門行者，表面看雖然是不執著種種，但卻很容易墮入執著這個「不執著」中去；淨土法門是讓人執著的，執著西方極樂世界，執著這句名號，以一執著，代替種種執著。淨宗行人，真的相信西方黃金為地，七寶遍佈，還會執著這世間的財富嗎？真的相信往生一入報土，尊貴如佛，還會執著這個世間的官宦顯赫嗎？真的相信來生神通自在，應有盡有，還會執著這個世間種種不遂意、不充足嗎？所以，念佛人，雖然沒有如何地觀空，如何地培養放下的功夫，卻很自然地就放下了，放下就有自在。此亦可說是淨土法門不可思議之處了。

另外，念佛人，今生乃輪迴最後一遭，與六道有緣要作此最後的惜別，心會變得格外地柔軟，格外地能放下。這一點，讓我想起幾年前考大學時的情景。彼時，越是臨近高考，同學之間那種關係越是微妙，畢竟高中三年大家同在一班，吃住一起，學在一起，玩在一起，風雨同舟。眼見不多時後，大家都要各奔前程，未免珍重之情，油然而生，相互間的寬容珍惜，是未曾有的，哪怕平時有所隔閡的，也不期然釋懷了。淨宗念佛之人，何嘗不是這樣？來生我於作佛之時，不知對方已淪落入哪一道去了，難道我這樣的准佛尚且要和他准六道相計較嗎？內心所生，無非憐憫與關愛。故而，真念佛人，內心一定是祥和的，柔軟的，寬容的，悲憫的，開放的。

我的第三個法寶是捨自利他。

一個人的快樂其實是由他能夠給別人帶來多少快樂決定的。自己的私慾得到滿足後的快樂，像手在水上畫了一個圈，瞬間就消失了，是那樣的暫時，表淺，不實在；而放下自己的執著，來成就他人而得來的快樂，是那樣的真實、持久、深入。這一點，凡是身體力行過的人，都應有所體悟。愛因斯坦說：「人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也是有限的時間和空間的一部分。他將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視為獨立於整體之外——這是一種意識的錯覺。這錯覺是種監獄，把我們監禁在個人慾望和少數最親近的人身上。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拓展慈悲心，擁抱所有的生靈和整體自然的美，以掙脫這座監獄。」一個大物理學家，居然把天地的道理，說得竟是如此地透徹。

在這個世界上，人能夠給對方最大的快樂莫過於教對方念佛，念佛故能出六道輪迴，念佛故能生極樂，念佛故能圓成佛道。所以，教人念佛是最快樂的事情，是給人以最大的快樂，

而成就了自己的最大快樂。如此說來，法師們才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因他們每天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居塵念佛的人，亦應隨分隨力盡量地「自信教人信」，使彌陀的悲心，讓更多的人瞭解到，共享彌陀的救度。能如此，諸佛歡喜，彌陀歡喜，自然自己也能歡喜。

以上是本人學佛幾年，感觸最深的，常能令我快樂起來的幾件法寶。也許我年紀尚輕，涉世未深，自己感覺現時的生活的確很快樂，很滿足，起碼比我的同齡人快樂一些，想想大概應是得益於這三個法寶。特別是第一個法寶，念佛可說是根本法寶，是法寶中的法寶，有了它，後面的不執著和捨自利他才有了實際的意義。不然，光有後者，到最後可能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最後，仰願一切人等，今生快樂，來生極樂！南無阿彌陀佛！

快樂的四重境界

有人看到這個題目，頗覺奇怪，快樂也有境界之分嗎？答案是肯定的，諸位在哪一重境界，自可對號入座。

第一重，滿足五欲之快樂。

世間愛財的人不少，貪戀美色的人更多，執著名聲，貪圖口腹之慾，放逸懈怠，凡此幾類人，於此五濁，可說悉皆盈滿。五欲滿足，快樂有似神仙，五欲不足，則拚死也要爭得。於是，有人放下了禮義廉恥，甚至是冒了生命危險去爭去貪。

而此五欲，牽往地獄之誘餌也，快樂尚未稍享，轉瞬即化為五痛五燒，良可悲也！善導大師言：「縱使千年受五欲，增長地獄苦因緣」，此之謂也。

第二重，力行世善之樂。

世間有種種善法，儒、道、耶、回等等，莫不勸人向善。善良恭順之人，捨五欲，依善法，勤而行之，愛人愛物，扶弱救困，最終善有善報，福報現前之時，一切豐盈，諸緣吉祥，甚而富貴顯赫，此誠可謂世間真快樂也！

然以佛眼視之，此樂皆不可常保。何以故？此善雖名善業，仍為業障。有福報而無正智者，以有福報故，來生則富貴有勢位；以無正智故，則愚癡而不信因果。此種善與了生死、脫苦輪、得究竟自在，毫無干係，福報享盡之日，即是墮落三途之時。佛言「三世之怨」，正此謂也。

第三重，出世修學聖道之樂。

學佛人深知世善之不究竟，佛法之深妙不可思議，了知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畢竟空。故雖行諸善，而不染著，持戒忍辱，發大乘心，利益一切。又修習種種定善、禪定、持咒、止觀等等，以此息慮以凝心。久久，修德有功，性德漸顯，清淨智慧，身心自在。此間之樂，實勝於世間最樂百千萬倍而不止。

然而，時此末法，一者，具此猛利之根機者實少，故得此真樂者亦不多，即如佛所懸知者：末法有教無行無證，既無人證入，何談聖道自在快樂？二者：即便有人獲得身心種種覺受，而此等些許自在，怎抵得過累劫生死之業障？此不過如大病之人身上塗清涼油，皮膚上瞬間之清涼，怎奈身內已擴散至全身之癌瘤？要知吾人性命實旦夕皆不保也！

第四重，念佛往生之樂。

真念佛人，生死感迫切，無常感強烈，出離心堅固，又深知自力心行之卑微無力，彌陀願力之廣大堅深，知出六道之捷徑在此，故聆彌陀悲音，感徹悅髓，誠然絕處逢生！如同暗夜遇燈，沙漠遇水，貧者遇寶，死囚遇赦，心生大歡喜，時時稱佛名！

念佛人，能脫六道，永離地獄極苦，心中有大安慰，是故念佛最樂！

念佛人，能生極樂，永享至極無為涅槃大樂，心中有大滿足，是故念佛最樂！

念佛人，佛願保證，專修者萬不漏一，心中有大安心，是故念佛最樂！

念佛人，佛光攝取，一生彌陀住頂護佑，心中有大安穩，是故念佛最樂！

念佛人，不用備修諸行，一生但稱佛名，即可圓成佛道，心中有大歡喜，是故念佛最樂！

念佛人，往生報土，速成佛身，倒駕慈航，度盡無邊眾生，心中有大願力，是故念佛最

樂！

念佛人，心中之大快樂，窮劫累牘，難可具述！

望釋迦本意，一生敷演眾教，說力行世善以拔五欲之陷阱，說聖道以平世善之不究竟，說淨土以救聖道之無奈；如來誠望一切眾生，捨五欲之樂而享世間真福，捨世間虛幻之福而享修習聖道之無為之樂，捨無力之聖道而領受彌陀他力之救度，最終能人人出離六道，個個成就佛道，佛之本意非此而何？世尊為達到目的，可說施設了層層方便，善巧勸誘，慈悲無極。

快樂有四重，君在哪一重？念佛之快樂，寶塔最高層。有緣至此者，一覽眾樂少。伏願見聞者，捨低能就高！

救蟲有感

昨天隨父親去地裡幹活，給辣椒澆水，溝裡的水嘩嘩流過來。突然一隻指甲蓋長短的小蟲被衝到水中，小蟲慌亂中不停地擺動四肢。這對於我們人來說，不能沒膝的一點點水，對它來說卻是汪洋，就是滅頂之災。眼看其被水沖得幾乎要溺死在其中時，我彎下了腰，輕輕放食指下去，小蟲像是找到救生圈似的，急忙爬上我的手指，我緩緩將其放到岸上，看著它慢慢爬走了。

那一時刻，我突然想到，阿彌陀佛救我們也是如此啊！我們沉溺在三界六道的慾海狂瀾之中，如同這小蟲子在水溝中掙扎不休，任我們怎麼樣努力都是徒勞；可是這生死大難，對於阿彌陀佛來說，卻像水溝中救一隻蟲子一樣簡單，是那麼地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如同我剛剛把手指垂於水中一般，只要小蟲願意攀上手指，自可免受滅頂之災。

因為蟲子的渺小無力，才需要一個比其高大有力千萬倍的人來救度！

因為娑婆眾生的卑劣無力，才需要具足萬德萬能的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來救度！

蟲子看見手指如同見到希望，不顧一切地爬上去，撿來了一條命。

娑婆的人啊，卻不曉得當下的時空充斥的全是惡道的空氣、地獄的海水，都不去尋找這救命的手指！

念佛人的多米諾人生

你玩過多米諾骨牌嗎？

把一些長方體的骨牌排隊豎好，推倒第一個，緊接著，第二個被第一個壓倒，第三個又被第二個壓倒，很快，很長距離外的最後一個也被壓倒了。小時候，常常拿軍棋棋子擺來做這個遊戲，經常在一連串的棋子倒下去的一剎那，拍著小手，歡呼起來了！

如今學佛了，回憶起兒時這樣的遊戲，突然覺得裡面居然蘊含著很深刻的道理呢！

佛教講緣起法，所謂法不孤起，仗緣乃生。我們生活的這個世間，一切不出因緣二字。從出生乃至到老死，大事小事，乃至極細小的瑣事，甚至是極微細的念頭，諸事之間，表面看似無甚關聯，其實深層次裡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譬如上面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是連鎖的，不是孤立的。前一件事往往後一件事產生的誘因，後面的事的發生常常是前面的因緣所推動的。

所以，整個宇宙從空間橫看，人與人、人與物之間如同一張網，經上說叫作帝釋珠網。所有眾生皆在這張大網之上，故而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做法、說法、想法，最終都將會影響到整個宇宙法界，因為網上即使只是一點在動，其實整張網自然也會動。又從時間上豎看，則像上面說的，如同多米諾骨牌，一件事帶動另一件事發生，另一件事又推動下一件事發生，輾轉不息。

那麼，這個遊戲的主人是誰呢？是誰在擺我們人生的骨牌呢？

對於普通人，甚而對於聖道法門的修行人來說，這張擺牌的手應是我們自己的。所謂自因自果，自作自受。前生的身口意三業決定了我們今生的業報，而今世在受種種業報的同時也種下了未來的命運種子，因果律便是決定這樣的連鎖反應的根本機制。我們一出生，就開始推倒了此期壽命的第一塊骨牌，緊跟著第二塊、第三塊……不管你是接受還是逃避，該倒的一定會倒，一直到最後一塊。與遊戲本身不同的是，我們在一塊塊倒下去的同時，我們也一塊塊的豎起，準備了下一世玩法。很可惜的是，大部分人下一世都很不好玩，由於自力的卑微，業力的強大，今生幾乎最後一塊牌都倒向了三惡道，來世第一塊就是無盡的痛苦。

對於念佛人來說，這場遊戲的主人不是我們，而是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由於「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誓願，成就了他因自果、他作自受的奇特之他力法門；更由於與十方眾生臨終來迎的約定，而決定了念佛人的平生業成、現生不退，意即念佛人必定於今生了斷無始劫的輪迴，必定於來生往生極樂世界圓滿成就佛道。所以，阿彌陀佛以無礙的天眼觀察，以甚深的智慧考量，以不可思議的神通巧妙安排，小心翼翼地為我們排著每一塊骨牌，為的什麼呢？為了能使我們最後一塊骨牌倒向西方極樂世界！

念佛人，大多數都有過一種經驗，就是很多的時候，似乎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安排著種種的因緣，最終促成了念佛因緣，這雙大手就是阿彌陀佛的啊！

彌陀安排的種種因緣裡面，雖說有很多殊勝奇妙的，可也未必都是順眾生意的。佛教化眾生有順度，有逆度，阿彌陀佛也可能會安排一些違緣給我們，雖然經歷的時候很痛苦，可說不定就是這個違緣才成就了最終的往生。譬如，一排骨牌之中，有一塊應該倒的，你說：

「這一塊不要，太痛苦了！」你不知道，少了這一塊，下一塊就倒不下去，遊戲就進行不下

去了！欲想最終往生，這一塊也少不了呢！其實是每一塊都不可少，這是阿彌陀佛精心安排的，裡面有彌陀的苦心，一個不能多，一個也不能少。

理解到這裡，才真正體會到念佛人生活的美好。因為阿彌陀佛是我的主人，是阿彌陀佛安排了我的生活，不管是順的、逆的、苦的、樂的、好的、壞的，統統是彌陀的安排，統統是為了最後一張牌倒向西方。了知彌陀的心意，自然可以安然地面對一切的苦樂順逆，不抱怨，不彷徨，不疑惑，不動搖，心中永遠都有希望，心中永遠都有安慰，今生幸福安穩，來生涅槃極樂！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人的交友觀

一個人，依過去世的種種因緣，總會認識一些朋友。念佛人，這個特別的群體，周圍的朋友，大略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同門行人

這類朋友最可貴。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四海皆兄弟。這種同門念佛善友，今世雖然不一定是兄弟，可是來世確同是阿彌陀佛正覺蓮花化生，所以畢竟親如手足。一個念佛人在於世間，普通朋友，甚至家人都有可能拋棄他，但是阿彌陀佛絕對不會拋棄，阿彌陀佛身邊的人也不會，念佛人便是阿彌陀佛身邊之人。善導大師五部九卷中多處勸說念佛人要親近同門，因為凡夫修學，難免受外界影響。而同門之間，每日思維同一法義，嚮往同一淨土，仰瞻同一尊佛，踐行同一行法，如同好友去同一寶地，相約同行，一路相互照應，相互鼓勵，相互扶助，這對於每位行者最終達到目的地，大有裨益。特別是這個法門，處在這個雜緣甚多的時代，行人幾乎每天都面對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的干擾破壞，心志稍不堅者，即有可能下船。所以從古至今就有很多結社念佛，組織念佛會、念佛林、念佛點等，現今網絡發達，又有了網絡念佛群等等。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斷，但是一捆筷子就很難折斷了。一個念佛者孤單一人，其信念還沒扎根時，對方說幾句勸動的話可能很容易就動搖了。可是如果周圍都是同門行人，別人的動搖就會變得無濟於事，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集體的力量。「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一個人處在專修念佛的環境之中，不自覺就感受到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不自覺就變得念佛專一了。這是靠環境熏染的力量，這種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古人云，人能親附善友，如在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此之謂也。

這種朋友，能夠遇到是一種福報，要珍惜。真正的善友是亦友亦師的，真正的老師是亦師亦友的，阿彌陀佛因地時候都言：「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真正善友，未生信時，使我生信；已生信者，使我信堅；懈怠之時，勸我精進；欲動搖時，破外邪說，使我安穩；煩惱之時，傾聽撫慰；遭遇世難，挺身相助；臨壽終時，為我助念……此類全是善友之功，可不珍惜珍重？善導大師言：「普勸同生知識等，同行相親莫相離，父母妻兒百千萬，非是菩提增上緣。」大師認為這樣的善友實在比父母妻兒還應珍重。因為父母妻兒往往是念念相纏入惡道之緣，而同行善友則能促成解脫生極樂之緣。」

第二類，學佛非同門朋友

每個學佛人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緣，當然，有些本來念佛同門也可以退變成此類朋友，有些這類朋友也可以增進變成念佛的同門。這類朋友，沒有同一法義作為紐帶相連，自然顯得沒那麼親近，但是比較起世間那麼多沒有學佛之人，對其還是頗有親切之感的，還是內心感到由衷的隨喜。與其相處，應該要像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但是隨喜尊重之中也要提高警惕，因為個人緣法不同，由於對方不瞭解淨土，執著心重，不免有時會用其所學教法來相妨難，勸學彼法。面對如此別解別行，異學異見，此時應像善導大師說的，內心作如是思維：「汝何以乃將非有緣之要行，障惑於我？然我之所愛即是我有緣之行，即非汝所求；汝之所愛即是汝有緣之行，亦非我所求。是故各隨所樂而修其行者，必疾得解脫也。行者當知，若欲學解，從凡至聖乃至佛果，一切無礙皆得學也。若欲學行者，必藉有緣之法。少用功勞，

多得益也。」所以，對這一類朋友，既應尊重隨喜，也要提高警惕。善導大師「二河白道喻」之中，行人走上白道，決定尋道直進，不生疑怯退心之時，或行一分二分，東岸群賊等喚言：「仁者回來，此道險惡不得過，必死不疑，我等眾無噁心相向。」恰是這類朋友往往會充當這些「東岸群賊」的角色，這類人確實也無噁心相向，甚至是一片慈悲之心，但是往往會使人從白道上退回，失莫大焉！此時應如大師所言：「此人雖聞喚聲，亦不回顧，一心直進念道而行，須臾即到西岸，永離諸難，善友相見，慶樂無已。」

第三類，世間善友

這類朋友沒有信佛，但是因為世間某種緣分，成為了世間朋友。這樣的朋友對一般人來講並不佔少數，依佛眼來看，他們是可憐憫者，盲盲從從，還將在六道中打轉，不知因果，不曉地獄，故有機緣者一定使之信佛念佛，方不辜作為一世朋友之義。實在無此佛緣者，與之相處，應像慧淨法師在俗諦裡面說的，「給其安心，給其歡喜，給其希望，給其利益；凡事真心，凡事愛心，凡事感恩，凡事恭敬」。此外，與其交往亦應平淡，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淡才能持久，濃情蜜意往往都不會長久。平淡相處，既不相互牽扯，也免得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人情世故上。蕩益大師云：「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如果只是強順人情，勉就世故，很多念佛的光陰就浪費掉了。

第四類，世間惡友

這類人很難纏，甚至很無賴，有時不小心惹上了，好像踩到了牛屎，甩也甩不掉，擦它還髒了衣服和手。可是因為宿世某些惡因緣就是被你碰見了，這時候應該毫不猶豫地遠離之。聖道門可以借境煉心，可是我們這個法門既然承認自己沒有力量，也不是聖人根機，就應當安住於凡夫位置，自保在先。很多人學佛覺得應該慈悲他，憐憫他，這想法本身沒有錯，可是我們也應該掂量下自己有幾斤幾兩。我們不是佛菩薩，沒有菩薩的智慧和忍力來調服攝受之，也沒有那麼多精力同他周旋，我們不要做超越自己凡夫本分之事，那樣不但事情不成，反而傷害到自己。所以還不如敬而遠之，等到我們往生西方回來再幫助他不遲，到那一天，哪怕他在我們面前舞刀弄槍都不怕，身如金剛，生死一如，善緣惡緣皆成得度因緣。真是躲也躲不開的，應當想到如《觀經》中韋提希夫人言：「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這樣增進對娑婆世界的厭離和對極樂世界的欣慕。

以上全是個人鄙見，總結來說，對同門佛友，當親近，當依附；對非同門佛友，當敬當和，當警惕，守護己心；對世間善友，當和愛，當尊敬，見機引導，平淡處之；對世間惡友，當敬當遠，以防與之牽扯不息。

佛說「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古人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好朋友，同一志趣，心心相通，有時候對成就一個人比家親眷屬來得還要重要；善知識固然重要，但有時善友起到的作用卻是師長也無法替代的。世間如是，出世也是如此。擦亮選擇朋友的眼睛，明確交友的原則方法，有時還是很值得念佛人深思的。

言不關典，君子所慚

近日遇一禪宗行者，開始相談尚洽，談久則於我頗露慍色。於我引經據論之談鋒很是嗤鼻，批言所說都是別人東西，何有一句半句乃自己之體悟？只會東搬西套，無有自己見解云云。

對方年老久修，不好與之據理而爭，唯其垂首聽其說種種心悟、種種體驗而已。

今則想起善導大師《觀經疏》中一句話：「言不關典，君子所慚。」若是以前，尚未專修之時，我亦喜好說己體悟。可是如今，不想如是說，不屑如是說，說之害人害己，有何裨益？

何以言之？當知我輩實是凡夫，久在暗夜，從來未睹光明，一切所見，顛倒錯亂，出言即是謬誤，思想無非妄識。又佛法深高，十聖莫窮其極，凡夫所悟多是盲人摸象，縱修行稍得相應，所體解處，仍是光影，不是真實。有愚癡人，因此生起增上慢，未得言得，未證言證，果報非輕也。印祖斥云：觀其言，高於九天之上；察其行，卑於九泉之下。蓋說此類。

佛經是佛聖言，因佛無明淨盡，智慧圓滿，光明徹照，無所不覺，覺無不徹。故此處方是真理顯現之處，一切後之學者，修行當依之，宣說當從之，一字一句，不可增減之。稍具智慧者，可不言之關之，行之從之？若出言，不論經典，妄說己意，雖離真理遠去十萬八千，斷不翻經以查照遵之，自害害彼，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不大生慚愧耶？

疾病與念佛

病乃人生八苦之一，人人必然遭遇之事。既屬人之所遭，所遭均屬業障，業有輕重、深淺、遠近之別。一個病，表面看僅僅是某一種身體上的不適與痛苦，背後的業因卻是千差萬別。依其業因種種差別，疾病大致可分三類：身病，心病，靈病。

一者，身病，又名生理病。

人生娑婆，往返三界，必循三界陰陽五行制化之理，常人或感外六淫邪氣(風寒暑濕燥火)，或內動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過度，百病遂循陰陽五行之理發生發展。

二者，心病，又名性理病。

此類病，民國王鳳儀言之甚詳。日人在社會家庭倫常之中，為人子女，為人妻兒，為人父母，為人下屬，為人上司等等，應各盡其本分。一旦虧其本分，內生怨恨惱怒煩，外現違反五倫之身口造作，則病生焉。

三者，靈病，又名冤孽病。

若人過去世或今生，以種種方式傷害眾生身心乃至生命，由於對方怨氣深重，故找上門來，欲行報復，遂嫁病於身，怨恨未解，病痛不去。此類病往往來得蹊蹺兇猛，發病亦不循常理，一般常規治療亦不奏效。

對身病，身在三界，當循三界之理以三界之法解決之，如藥物、針灸、按摩等等；對心病，心病心治，認自己不是，找對方好處，竭誠懺悔，力行忠孝，做好自己的本分；對靈病，靈是眾生，需對傷害過的眾生真誠懺悔，求得對方原諒，給予對方功德，吃素放生，念佛迴向，勸使生西。

常見有念佛人不識病分三家，不曉一病有一病之因果，對念佛與疾病相關見解有偏頗之嫌，今舉數端，與大眾討論。

一、生病不必吃藥，念佛就能好。

此說不全對，不全錯，看對哪種病，也需看是哪種人得病。果真是上述第三種病，病人念佛，由於對方得到了功德得以釋懷超升，病當下便痊癒了，此等例子比比皆是。可對於普通人，如果明系一生理病，例如不小心著了風寒感冒了，估計就是念再多佛也不濟事，十萬句佛反不如一劑桂枝湯。不是名號不如桂枝湯厲害，生理病本質固然也是業障，念佛能消一切業障也是無可非議，然而念佛了一切業，那是在行者往生之後通身方得受用，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如是。往生前既是三界之人，必然還循三界之理，病循陰陽理生，藥循五行理治，縣官不如現管，比起南無阿彌陀佛來，一劑藥可能更直接。不然，你既然說念佛了一切業，為什麼不能在念佛的當下飛上天？往生前，還是凡夫，還是要遵循這個娑婆世界的道理。有人堅執此論，無問何種病，一切不去醫治，只管念佛，最後病也沒好，直至小病延誤成大病，有甚者反而怪起佛菩薩不靈，真讓佛也無處鳴冤了！當然，若有深入三昧行人，或心行純篤者，全體放下，一句提起，全心是佛，全佛是心，或也可不必用藥，自然得愈；若普通凡夫，念不歸一，心念散浮，只可量自己之力，專心念佛，輔以醫藥。

二、生病不必吃藥，念佛等往生就好。

此願生心切，難能可貴。然而當下之病，真能讓人往生當然是好事一樁，可如若不能往

生，痛苦著皮囊，死也死不了，生又生不好，何苦呢？其實人生來壽數有定，不是幾個感冒發燒就可以送我們去阿彌陀佛那裡的。故有病就需要積極去治療，身安則道隆，實在治不好，再考慮念佛待死。弘一大師說：「小病求醫生，大病求往生」，正是此意。身體是造惡的工具，也可以是傳播彌陀救度的工具，有了更強健的體魄為彌陀獻身命不是更好嗎？否則，有心出力，卻無力能出，甚而還要牽累大家，這就太划不來了。

三、念佛人不應該生病，生病說明念佛不得力，念佛無功。

抱此論之人，不知道人之歷生因果重重複雜，聖人尚且不能徹見明瞭，何況凡夫濁眼？一個念佛人也可以是終身身體羸弱不堪，一個殺豬佬也可以是一生體康人健，我們只看見此一生，可知這念佛人前生或許曾殺生無數，因念佛所受苦報已經大大減輕，那殺豬佬亦曾積善無窮，因今世殺業，福報欲將享盡。印光大師曾詳細說明此理，並舉實例以證明，印祖言：

因果之事，重疊無盡，此因未報，彼果先熟。如種稻然，早種者早收。如欠債然，力強者先牽。古有一生作善，臨終惡死，以消滅宿業，次生便得富貴尊榮者。

昔西域戒賢論師，德高一世，道震四竺（四天竺國）。由宿業故，身嬰惡病，其苦極酷，不能忍受，欲行自盡。適見文殊、普賢、觀世音三菩薩降，謂曰，汝往昔劫中，多作國王，惱害眾生，當久墮惡道。由汝弘揚佛法，故以此人間小苦，消滅長劫地獄之苦，汝宜忍受。大唐國有僧，名玄奘，當過三年，來此受法。戒賢論師聞之，遂忍苦懺悔，久之遂愈。至三年後，玄奘至彼，戒公令弟子說其病苦之狀。其說苦之人，哽咽流淚，可知其苦太甚。使不明宿世之因，人將謂戒賢非得道高僧。或將謂如此大修行人，尚得如此慘病，佛法有何靈感利益乎？汝等心中所知者小，故稍見異相，便生驚疑。無善根人，遂退道心。倘造惡之人現得福報，亦復如是起邪見心。不知皆是前因後果，及轉後報重報，為現報輕報，及轉現報輕報，為後報重報等，種種複雜不齊之故也。（《印光法師文鈔》復周頌堯居士書）

四、人生病是當事人自己的業障，如找醫生醫治，治好了，業障即是醫生為病人所背了，於醫生有損。

這個說法，毫無道理。經言：「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也就是說父所造業，子不代受，子所造業，父不代受。父子至親尚且不能代替受業，何況醫生？醫生的天職就是看病，也可說治病救人是醫生本人宿世招感的業緣，病人染病之業緣，也是病人自己招感來的，因果相感。病人找到有緣醫生醫治，病去人安，此是病人病報應該結束，也是醫生盡了自己的本分，並無誰為誰背業障之事。醫生救人於危難，可說是一種施無畏，只有功德，絕無增加業障的道理。況且，真醫者，當發大慈惻隱之心，即便真能替病人背業，也無怨無悔，勇為承擔。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當下就是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反致災殃，有是理乎？其實，任何職業，非獨醫生一行，如果工作中存心不正，皆生業障，此業非為他人背，而是自心所生罷了。

眾生何事不思來？

那天經過一條馬路，突然起了大風，街邊不知什麼名字的樹，像變魔術一般，霎時隨風灑下無數金黃色的小葉子。葉子在風中翩翩起舞，樹下街道上空中成了它們的舞台。陽光好像聚光燈，照得它們光亮亮的，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姿態萬千，無拘無束。一片片跳舞完畢乖巧地堆在地上，地上便馬上鋪了一層黃地毯，好美！我騎著電動車正好從中穿過，葉子頑皮地吻在我臉上，躺在我頭頂上，抓在我衣服上，好不愜意！

自然與人交融其間，人與自然親密接觸，一下子心裡塵勞頓銷，只想也變成它們其中的一片樹葉，忘情地與風起舞。

這時，腦子裡忽躍出經文：「彼佛國土，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呀！以前讀這段經文，不覺極樂世界如此造設有何殊妙，今日眼觀娑婆類似美景，卻由衷地對那漫天的曼陀羅花心馳神往，恨不得立馬前去極樂看個痛快。

眼前此景才是一條街上普通樹葉偶然落地所作。想像那極樂國土，望不到邊際的黃金地上，廣大的光明虛空之中，突然有漫天的花朵，含著種種清幽寶香，發著美妙的五色光芒，從天而降，徐徐降落，歡喜起舞。隨手抓一朵，皆是微妙香潔，皆為我說無上妙法。還可用衣服盛著這些妙花，供養他方無量億佛。花朵落在地上，則交織而成光明無量五彩斑斕的地毯，踩上去，沒過腳掌，抬起腳，又恢復原樣，像兜羅綿一般柔軟而富有彈性。風一吹，地毯圖案便又變成另外一幅，一日之間，萬千變化……太美妙了！

其實這曼陀羅花便是阿彌陀佛的心、阿彌陀佛的身，阿彌陀佛的身心便是我等往生之人學法的教室、棲居的家所、遊戲的樂園。阿彌陀佛用身心供養我們，我等皆當歡喜應供！

類似的，以前讀經文，讀到「極樂國土，七重羅網，七重行樹」，感覺羅網這樣的擺設好像也無甚可愛，佛為何在佛土拉些羅網，實在想不通。直到有一次學校組織去採藥，開車路過一家大的酒店，酒店建築很高，遠遠看過去，不禁有些震撼。倒不是酒店自身建築有何壯觀，只是它從樓的最高處中間拉下來很多線，呈金字形從上面中間放射落往地面上，線上點綴了各色的小小旗子在風中招展。一根線或是幾個旗子大概不覺有什麼，可是成百上千的羅網與旗子，五顏六色的交織在你頭頂上，真覺得很是美妙莊嚴。當下便想到極樂世界七重羅網，想那繩子都是黃金所作，繩子上點綴的大概都是琉璃瑪瑙水晶，豈不是更加殊勝美妙？原來佛早知道我們眾生喜歡什麼，早把我們最喜歡的東西都搬到了極樂世界，生怕他的極樂世界不夠好，我們不欣求他的世界。佛真是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只是太多的眾生或不知，或不信，或不願來，佛也不免在西方慨歎：

蓮池無日不華開，四色祥光映寶台。

金臂遙伸垂念切，眾生何事不思來？

忍耐和等待

這一天晚課念佛時，大殿裡來了不到十個七八歲左右的小傢伙，來和我們幾個一起「共修」。開始領著他們經行念佛，走得很規矩，合掌輕唱，有模有樣的，表現尚好。後來止靜默念時候，坐沒五分鐘，便一個個如同小猴子坐針氈，搖來晃去，交頭接耳，甚至乾脆一翻身飛跳出大殿了……

我側目看著他們頑皮可愛的模樣著實好笑，也確實難為小孩子了，換做我小時候，靜靜坐在一個固定地方，還要一動不動，恐怕也是難以堅持久的。

後來我又順著打起妄想來了，為什麼小孩子自制力，或者說等待力就比我們這樣的成年人差呢？

答案一：小孩子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外界吸引。

答案二：小孩子天性裡活潑好動。

答案三：小孩子一團陽氣，沒有陰氣制衡，動即是陽，靜即是陰也。

……

總之，成人心智相對成熟，才會比小孩子沉穩，能夠忍耐和等待。

確實也是如此，即使在成人裡面，看一個人修養高低，有時候看他是不是夠沉穩，凡事能夠忍耐等待就能看出來，所謂，靜水流深，貴人語遲，有才而性緩乃屬大才……心量足夠大，智慧足夠高的人才能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和等待。

突然我又想起一個特別能忍耐和等待的佛門人物，誰呢？達摩祖師，面壁一坐就是九年，靜靜地等待弘宣大法的機緣成熟，直到二祖慧可的出現，才出定移坐。六祖也是如此，得了傳法衣鉢並沒有馬上到處弘法，而是混跡獵人堆中，隱姓埋名十五年時間，等待機緣的成熟。跟這樣的祖師比起來，我們比小孩子沉穩了幾倍的定力又算什麼呢？

一下不由又想到了口中的南無阿彌陀佛。啊！原來最沉穩、最能忍耐、最能夠等待的是他——南無阿彌陀佛。佛等待了我們多久呢？十劫呀！這可不是八年九年的問題，時間單位以劫來算；這也不是僅僅等待機緣的問題，是佛眼睜睜看著我們天天在往地獄裡面趕的情況下，這需要多大的忍力呢？無怪乎佛教很多時候都會用到這個「忍」字——音響忍，柔順忍，無生法忍……

我們看見地震中一個受苦的人都忍不住要出錢出力，想想阿彌陀佛以佛眼看十方世界無窮無盡的眾生，正在受、即將受、已經受那刀山火海鐵床銅柱之慘烈至極的痛苦，他忍耐了下來；佛以佛眼看眾生信了佛轉身又學了外道，念了佛轉臉又學了其他，解脫近在咫尺，卻失之交臂，他也忍耐了下來；佛以佛眼看眾生在六道轉了一圈又一圈，有時身居佛門出家弘法，有時脫下僧衣誹謗起佛法，他還是忍耐下來了。阿彌陀佛沒有像地藏菩薩發誓把眾生從地獄裡都救出來，沒有像觀音菩薩那樣尋聲救苦，沒有像釋迦佛那樣來到五濁惡世……他只是佇立在六字名號中靜靜地等待。

忍耐、忍耐，能忍的人能耐大，反過來也可以說能耐大的人能忍耐。阿彌陀佛有什麼能耐呢？不要忘了，阿彌陀佛號稱「光中極尊，佛中之王」，光就代表能力，代表能耐。阿彌陀佛最大的能耐就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了，有了這句名號，他便有了忍耐的資本、等待的資

本。眾生何時稱念何時便能頓超生死，在六道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瞬間成佛。阿彌陀佛的等待不是空等待，不是地獄出來轉瞬又進了豬圈，不是急難解除又去享受五欲，不是離開濁世又來到另一個輪迴世界.....所以他的忍耐是無窮的，他的等待是無限的、盡未來際的、無窮法界的。

我們比小孩子心智成熟，故能多忍耐和等待幾十分鐘；達摩祖師比我們智慧高明、悟境深遠，故能夠多忍耐和等待若干年；佛菩薩比祖師智慧聖明圓滿，故能多忍耐和等待若干劫；阿彌陀佛比較諸佛，全法界中智慧能力最極無上，才能夠在無窮時間空間裡無限地忍耐和等待！

小動作大成就

小事小動作，大事大動作，小動作成就小事，大動作成就大事。這是一般人的邏輯思維，這種思維通常是正確的，但有時也有例外。

譬如神舟九號從地球射向太空，這事情夠大吧，可是即便找一群人使勁把火箭往天上扔，恐怕也難升天。其實這麼大工程，僅僅是人按下電鈕點火的一剎那——就這麼一點小動作。再比如一個人從北京城東穿到城西，無論坐什麼交通工具，再怎麼快，恐怕也要兩三個鐘頭吧。然而這麼長時間裡，一個人坐飛機都能輕而易舉、舒舒服服地從北京飛到南寧了。這是典型的小事情大動作，大事情小動作。

歷數法界所有大事情中，大概沒有比了生死、成佛道再大的事情了。這麼大的事情，一定很難吧？

不一定！有時，最大的事情恰恰是最簡單、最容易的。

靠淨土宗念佛法門，甚至連按電鈕、按鍵盤、坐飛機的力氣都不必花，只消你動動嘴巴，念聲「南無阿彌陀佛」就好了。甚至連口舌也不必動，心裡想「南無阿彌陀佛」也行。這真是，最小動作成就最大事情。

然而，可能因為這事情太大，以至於一般人沒有成就的感覺。正如乘飛機從北京到南寧只曉得機艙內的情況，並沒成想如此短的時間內竟超越了千山萬嶺；神九上天時，宇航員估計也並不能清楚地看見數十分鐘內穿越了對流層、平流層、中間層、暖層、散逸層，來到了外太空，達到了不可想像的高度；念佛了生死，成佛道何嘗不是如此？南無阿彌陀佛的當下，竟然超越了菩薩所修的嚴持淨戒，入深禪定，開大智慧，捨頭目腦髓，從十信入十住，從十住入十行，從十行入十迴向，從十迴向入十地，從等覺入妙覺……這一切一切難以想像的艱難歷程，居然在念佛的一剎那，當事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圓滿完成了——莫驚訝啊，莫驚訝！印祖早料到小根之人絕難相信，預先就故意說道：莫訝一稱超十地，須知六字括三乘！

正如人乘飛機走出機艙時，北國風光一下變成了南方景色，此時方切實感受到飛機空中飛行的速度。眾生往生到極樂世界，眼見娑婆苦海變為極樂蓮池，才知道由一個造惡凡夫變為一尊圓滿佛身的過程中，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有多麼不可說、不可稱、難可思議的超越之力。

話說回來，小動作成就大事情，對小動作本身卻有一定的要求，何以言之呢？按鈕總要按對那個該按的地方，位置找錯，恐怕把鍵盤敲破砸爛，也難以讓火箭升空。往生西方也是如此，雖說一念之間，不歷僧祇劫修福慧，銷人億劫顛倒想，超越生死，往生淨土，但要從萬種行法中選擇念南無阿彌陀佛。因為阿彌陀佛是「唯有念佛蒙光攝」，順彼佛願，一向專念，就很簡單，很容易，百分之百，萬無一失；反之，倘選擇別的行法，雜行雜修，則晝夜六時，急走急作，如救頭燃，也是「隨緣雜善恐難生」。

火箭一按之下便升太空，那是因為千百位科技人員、航天人員辛勤工作了數載之久，所有人付出的心血都為了等待那按下電鈕的一刻，火箭自然是承托了全他力騰空而起。今凡夫念佛往生西方而成佛，又何嘗不是阿彌陀佛兆載永劫的修行積累了不可思議功德之下，靜靜地等待十方眾生信受念佛的這一剎那？凡夫但能信受稱名，即往生無疑，這必然也是承托了阿彌陀佛全他力才實現的超越輪迴之舉。

兩者不同的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點，火箭有可能升空不成功，空中爆炸，或墜落於地；而阿彌陀佛的大願飛船，卻永遠不會出一點差錯，不會出一點故障，因為他「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今佛既成正覺，我輩又豈有不往生之理？

簡單的理由

中午睡不著，閒來翻看手機內容。不覺注意到，收件箱裡面每一條內容都很長，而發件箱裡面，一個字的短信「好」，佔了一大部分。其他也無非是「哦」、「行」、「哈」、「是」、「不是」……總之都是寥寥數語。最有趣的一條是：「哦、哈、好」，也不知對方能領會我的意思不。其實我的意思是：「哦」表示領會了，「哈」表示驚訝、開心，「好」表示承諾、可以。

早早便聽到有人對我回覆短信或有表示不滿，或有感到新奇，或有感到不平。今日以第三者的眼光觀之，確實感覺額頭有點冒汗了。畢竟人家發了長長一篇，我卻回寥寥幾個字，給打發了，真是南無阿彌陀佛……

再想想，實在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自從學佛以後，性格大變，思想大變。以前喜歡囉嗦，現在喜歡乾脆；以前喜歡繁冗，現在喜歡簡潔。

細細想想，簡潔未嘗沒有太多的好處。

首先，簡潔可省時。現在大家都很忙，能用一句話解決的，最好不要說十句，能用一個字解決的，最好不用十個字。魯迅說，浪費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謀財害命。省下來的時間，用在該用的地方，愛惜光陰，愛惜精神。

其次，簡潔則重點突出。一張白紙，倘若畫了太多內容，沒有人會注意其中的某一筆或者某一畫。而白紙上如果只有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一點，所有人也都會注意到。說話簡潔的人，就如同在一張白紙上點上了一點，誰都會印象深刻；而說話囉嗦的人，聽者根本抓不到重點，甚至不知所云。

再其次，簡潔則有力。不是話越多，文字越多越有力。恰恰相反，語言越簡明越有力。軍隊下的命令絕不會囉囉嗦嗦說一大堆，都是一句話，力量集中於一點，才有不可思議的穿透力，正如針頭越細越具有穿透力。

再有，簡潔是一種美。簡潔的美不同於一般的美，這種美能夠讓人心趨於寧靜，趨於安詳，趨於自然。大自然本來其實是很簡潔的，太陽、月亮不過是一輪光，大地不過是一個平面，山峰凸出，山谷凹陷，花紅樹綠，鳥飛魚游……

最後，簡潔靠近真理。真理一定是簡單的，複雜的一定遠離真理。所謂大道至簡，中國古人，亦無不是用簡練的文言文來載道。而所有佛經用語都是極其簡練的，雖然也有繁複的地方，但關鍵之處，一定很簡潔。

特別在學了淨土念佛法門之後，我更是不願意複雜。因為這個法門簡單，簡單的六字名號，解決一切問題。這正對應了我這簡單的心，簡單的念佛，自然的往生。倘若喜歡複雜，弄不好還誤了往生的大事呢！

羅列了一大堆簡單回覆手機短信的理由，總算把額頭上的汗消去了一大半。為了繼續這個簡單，還得這麼複雜地搞出這麼多不簡單的說法，真是娑婆哦。對了，我還常常想，娑婆世界，莫不就是一個囉哩囉嗦、婆婆媽媽的世界？

還是簡單好。簡單，簡潔，簡練，簡明，簡約，簡要，簡易……看看吧，都是上等好詞，難怪曇鸞大師自號為玄簡大士呢！

我決定，繼續我的簡單。

自由與自在

世間人常常講自由，佛門常常講自在，也常見自由自在連在一起的說法。

余以為，自由者，任由自心也，不受拘束也，通俗話來說，就是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然而畢竟人心非佛心，智慧之燈，或明或暗，忽明忽暗，時而有邪見入心，時而被五欲役使，時而受情緒左右。總之，倘若任由這顆凡心馳騁世間，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世間有多少惡人惡事，皆由這顆想要自由的心釀成？

而自在，自心所在者也，自性所在者也。凡人之心總不在當下，吃飯時生千般妄想，睡覺時有萬種思籌，馳騁攀緣於外，心緒狂亂於內。佛菩薩不然也，其用心湛然常寂，如鏡照物，事來不迎，事去不留，念念安住於當下，念念真心所在——成佛者，得大自在也。

自在包含自由，能自在的人一定自由，自由的人未必得自在；自由需要條件，自在不倚賴於環境；自由心隨境轉，自在境隨心轉；自由屬於人為，自在歸於自然，自然者，能夠長且久者也。

自由又自在，也有一個地方，名曰西方極樂世界。論自由，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自在，一切時處皆極樂。善導大師言：

西方寂靜無為樂，畢竟逍遙離有無。
大悲熏心游法界，分身利物等無殊。
或現神通而說法，或現相好入無餘。
變現莊嚴隨意出，群生見者罪皆除。

也說逃避

常聽見有人說：「逃避現實的人，才去學佛。」而在學佛的人群裡也常常會聽到一種論調：「逃避心態的人，才求生西方。」

每聽見這樣的話，我總覺得這些話既對又錯。為什麼這麼說呢？這話本身並沒有錯，我自身學佛正是基於逃避的心理；其後念佛求生西方，也確實是逃避的心態。然而說者錯的是其態度——他們認為逃避是可恥的，是懦弱的表現，是屈服的心理。然而我卻認為學會選擇逃避是智慧的，是光榮的，而且是終究要勝利的。

「逃避現實的人才學佛」，此話說得一點不假。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年輕的悉達多王子不滿足於現實而逃避，出家修行。儘管他貴為王子，物質生活極度豐富；身體強健，無與倫比；世間學問技藝，無不通達；坐擁如此讓人艷羨不已、夢寐以求的「美好」現實，卻沒有讓悉達多王子生起多大的快樂，因為他深知還有一個更大的現實——死亡。於是，他義無反顧地逃避了現實，出家修行。他的這一逃避之舉，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價值與意義：佛教因此而創立，宇宙真理得以顯現於世，無盡的眾生因此而獲得解脫。倘若當初悉達多王子沒有毅然決然逃避皇宮，會有今天的佛教嗎？

世間的現實是什麼？世間現實不只是柴、米、油、鹽，不單是家庭、工作、事業、朋友。比這些更深層、更關乎我們生命深處的現實是生、老、病、死，是無常，是幻滅。

螞蟻上了熱鍋，尚知四處急走，尋找出火地之路；兔子遭餓狼追趕，尚知以全力奔跑、逃避躲藏，以全性命；身為萬物之靈的人，為何反不知逃避於死亡的揮刀追殺？

而人一生中何嘗又不是在逃避中度過呢？小時候上學，從不好的學校逃到好的學校；工作，從差的崗位逃到好的崗位，從差的公司逃到好的公司；人際交往，從惡人惡緣處逃到善人善緣處；生活中，於炎夏處知逃於陰涼所，於冰冷之地知避於溫暖之室；餓尋食所，渴近水源，病時知逃於醫院.....

此類種種的不如意現實，我們哪個人、哪個時候不是在逃避之中呢？直面慘淡人生的勇士們，為何於死亡大事而獨獨不知逃避呢？

處苦而不知苦，是謂麻木；知苦而不離苦，是謂愚癡；見有人慧眼識苦，欲學佛離其苦，卻嗤其曰「逃避人」，可不謂「顛倒至極人」？

「逃避心理的人，才求生西方」，這話說得也沒有錯。說到這個，先要講一個故事：宋朝時候，有位元照律師，開始他發大誓願，願生生世世常住娑婆五濁惡世，作大導師，提攜誘導眾生，令入佛道。又見古德說：「西方雖然清淨，但也非我所願。假如十二劫中在蓮華中受樂，還不如在三途極苦之中救度眾生。」因此更加堅持己見。經歷多年，於淨土法門，沒有絲毫歸向；見到修淨業的，還心生輕視、誹謗。後來，這位元照律師遭遇重病，色力萎縮，身體瘦弱，神識迷迷茫茫，不知將歸宿到什麼地方。病略好些後，他頓覺先前之錯，曉得自力在生死巨壑面前是多麼地微不足道，他傷感悲泣，深深自責。後來他盡棄平生所學，專修淨土法門，此後 20 多年，未曾暫時捨離。最後元照律師臨終安然往生淨土。

這位元照律師開始可謂真正是直面娑婆苦惱世界的勇士；但經過一番生死考驗，終於

知道最上之佛法並不在於直面娑婆現實，反而在於貌似怯弱之輩所行的「逃避」西方一法！

歷史上實在太多這樣的例子了。正由於我們生生世世不知逃離娑婆，逃向西方，才一直在六道受苦，輪迴至今。

其實，越是努力修行的人就知道，我們自己的根機是多麼地陋劣、多麼地薄弱，我們是千佛所棄之人，是「必摧死地」之人。淨土法門是唯一的出路，阿彌陀佛是唯一能救我們的佛。知此路，而不知順此路而出之人，真太愚癡了！如同地震被埋於地下之人們，舉目皆是無盡的黑暗，此時忽見某一方向透出一絲光亮，智慧之人必是全力順著光亮的方向挖掘，逃出險難。而愚癡、意志薄弱者，反譏求生之人不面對現實，想求生之人和他一樣坐以待斃，誠然愚哉！

佛說逃向西方極樂之人，是光榮的，是有智慧的，是善男子、善女人，是人中芬陀利花。

世間萬事，各有其道，逃避亦有道。循著這個道逃避成功，便成人中豪傑，甚至成聖成佛。真明逃避之道的人，恰是真正面對現實之人，如理逃避，恰是大智慧的表現。他們對現實，眼光所見的深度和廣度，非常人所及；然而，大概也正因為常人難以理解這樣的深度和廣度，才讓人鄙夷而不屑地把「逃避」的帽子加於智者頭上吧。

誠願見聞此文者：今生逃離世間熱惱苦海，來到佛法清涼世界；逃離難堪之聖道難行，來到淨土念佛之易行；終而逃離娑婆，來於極樂——永避輪迴八苦之難，永享成佛之大自在！

年過四十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孔子說：一個人如果到了四十歲還遭人厭惡，那此人這一生算完了。

我高中時候，一個好朋友寫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活到四十歲以後，就應該為自己的長相負責了。當時不知道是他引用別人的話，還是自己想的，只是覺得很有道理。

上大學時，讀醫學專業，雖然不怎麼上課聽講，但偶爾也翻一翻課本。常在診斷學或內科學上對某病的描述中，發現一句出現頻率特別高的話：此病四十歲以上男女易發。當時有點不理解：為什麼大多數都是四十歲？

現在讀《論語》，發現老夫子也提到這個年齡，不由得讓我深思起來。

以我目前的見聞眼界推知，暫時只能做如下的理解。

一切人，毫無疑問都是被因果業力牽引來到這個世間的。而常人在四十歲以前，主要是前世的因果業力在支配，長相、性情、善惡、事業、際遇等等，莫不是前生所定。然而，一般人在承受前世因果的同時，也在造新的業因，新的業因會隨著年齡的增長累積，越來越明顯地影響今世顯現之果報。約在四十歲後，這種影響便會明顯地彰露出來，表現在容貌上、身體上、性情上。一個人今生的修為如何，便能夠在他的容貌、身體、性情上反應出來。故而，四十歲前長相怎麼樣，那是前世所修，已定下來的；四十歲後，人要為自己的相貌負責——

變醜了，說明噁心增長，善心消滅了；

變美了，說明善心增長，噁心消滅了。

四十歲後，很多大病，便由今生不良的身口意造作為緣引顯發出來。反之，守戒素食、善於攝生養命者，也會由從小到大的病秧子變得強壯起來。

四十歲後，如果還被人厭嫌，說明此人今生養成的不良習氣已成定局。中年以後，人的習氣很難再改過來了，如孔子說的：其終也已。

當然，以上都是一般常見情況，不是所有人皆如此，大器晚成者亦復不少。況有幸遇不可思議之佛法者，常有點鐵成金之效驗。特別是念佛法門，即使是生命中最後一口氣，遇到善知識，教念南無阿彌陀佛，都可瞬間轉凡體成聖胎，轉膿血皮囊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轉五逆十惡成大慈大悲。

唯道是從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孔子說：「君子不單憑語言來薦舉人，也不因為其人品而將其言論廢而不信。」

前一句好理解，由於人的語言和行為並不具有同步性，佛教裡十惡業，其中有惡口、兩舌、綺語、妄語，關於這張嘴巴的佔了十分之四，可見得，凡夫不容易管住自己的口。而僅憑一個人口說之辭而薦舉他的人，便會有輕信武斷之嫌疑，往往會留下過咎。

與此句相應的，孔子還有一句話——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說：「以前我對人的態度是，只要聽到他說的話，便相信他的行為；今天我對人的態度是，聽到他說的話，還要考察他的行為，才能相信。」

充滿辯證思維的是，如果此人品行很差，那是不是從他嘴裡說出的話都是錯誤的呢？是不是都應該一棒子打死，決不信任了呢？也不是的，孔子又說「君子亦不以人廢言」，雖然此人品行惡劣，但說的話，倘若符合聖人之教，也應聽信，這充分顯示了孔子本人「唯道是從」的偉大人格！也正合佛門「依法不依人」之經意。

追求真理的人，理應如是。

現代人，恰恰反著來。要麼因為對方的某種威德、辯才等等而崇拜如佛，進而對其所有言論，絲毫不經自我思維過濾，亦不詳細對照聖言古訓，一股腦全盤接受；要麼因為對方身口意某方面瑕疵，而一棍子打死，同樣不經過大腦，不細察證，所有言說，皆視為魔說，決不信用。

其實，此類人皆非為道而來，感性大於理性，人情大於佛法。

真理確實和善知識有關，善知識是連接真理與我們的橋樑、紐帶。但須明確的是，我們追求的對象乃是真理，而非善知識本身，我們的眼光須是落在真理之上，非全然於善知識身上。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可謂孔子「不以人廢言」這句話生動的註腳。六祖大師聽樵夫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而得深悟，不因話從樵夫口中說出而鄙夷之；而多年後遇風動、幡動之爭，六祖口出驚人之語，印宗法師不因其為普通居士而鄙夷之，反贊其說如黃金，貶自說為瓦礫，可見得法師眼中唯有真理，是真正的「不以人廢言」的典範。古人求道，蓋皆如此類。

今天早上，微博私信有人問：當地念佛堂領眾因行為不檢，而令大眾大失所望，大眾進而不知何去何從，觸發我念及孔子這句話。

念佛人，善知識確實很重要；但是我們須明確最後的依靠是誰，最後的依準是誰。如果我們把一腔感情都投注眼前最近的善知識身上，可說是很危險的——此人中途變節了怎麼辦？此人拉大隊人馬上了船，自己卻中途下了船怎麼辦？古德說若有達摩祖師勸令捨念佛而修別法門，這樣的人恐怕要紛紛下馬了。

我們眼光要落在阿彌陀佛身上，「唯見佛光，明耀顯赫」，這也是所有真善知識希望的。經文說，諸菩薩身光，在彌陀光明下，皆如聚墨，何況娑婆一普通凡夫？況阿彌陀佛與此人之間尚有善導大師、師父這麼多善知識可以依憑，怎麼就不知何去何從了呢？

無窮之劫枉疲勞

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如來去世後將近五百年時，有一個大阿羅漢，從迦濕彌羅國雲遊教化到娑羅睹邏邑。有一天，他看到一個婆羅門在捶打教訓幼童。阿羅漢問婆羅門道：「為什麼要捶打小孩？」婆羅門說：「我讓他學習《聲明論》，他學不進，學業沒有進步。」阿羅漢聽罷哈哈笑了起來。老婆羅門說：「出家之人，以慈悲為懷，憐憫萬物，你現在笑什麼？」阿羅漢說：「此話難說，怕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你曾經聽說過波尼仙造《聲明論》，教育後代的事情嗎？」婆羅門說：「他是本城人，後人到現在都還仰慕他的德行，為他設像紀念。」阿羅漢說：「實不相瞞，現在你這個孩子，就是那個仙人轉世。他過去世因記憶力強，玩習世俗典籍，只談論外道異說，不探究佛教真理，精神智慧白白荒廢，以致輪迴不息。現在因為過去積累的一絲善根，還得人身，成為你的愛子。然而世俗典籍，只會浪費他的精神，哪裡比得上我如來聖教殊勝不可思議呢？」

給你講個故事吧。從前，南海之濱有一棵枯樹，五百隻蝙蝠住在樹洞裡。一天，一群商人在樹下歇息，當時遇上風大天寒，商人們又餓又冷，於是聚集柴草，在樹下點燃火堆。火焰逐漸旺盛，枯樹也跟著燃燒起來。此時其中一個商人，正在誦念佛經《阿毗達磨藏》，那些蝙蝠雖被火困住，因愛樂商人的誦經之聲，強忍著不飛離枯樹，就這樣全部被燒死了。蝙蝠們後來因聞經功德而獲得轉生成人，他們全都出家修行，由於前世曾聞誦經之聲，所以今世個個聰明睿智，全都證得聖果，成為了世間的無上福田。近來迦膩色迦王和耆尊者召集五百聖賢之士在迦濕彌羅國撰寫《毗婆沙論》，他們就是前世那枯樹中的五百隻蝙蝠。我雖不才，也是其中一員。

由此可見得世典和佛法的懸殊之別。現在你可讓你的愛子出家學佛。出家的功德，是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的。」

阿羅漢說完這些話，又顯示了種種稀有的神通，忽然就不見了。老婆羅門信心清淨，對阿羅漢讚歎羨慕不已，將此事遍告鄰里，並允許兒子出家修道，且立即改變信仰，尊崇佛教三寶。同鄉之人皆受其感化，以至於此城越來越多人虔信佛法。

過去生中某部經典的作者，輪迴數世，成為了硬著頭皮學習這部著作的學子，且由於學不進而受人「捶訓」。如此極具戲劇性的一幕，真讓人感到訝異與驚歎。史上類似的公案很多很多，蘇東坡前世乃名震天下的五祖戒和尚，秦檜的前生亦是雁蕩山的高僧，皆因不出輪迴而墮落凡塵。

由此等公案可知：生生世世，世世生生，無始劫輪迴中，我們真的是什麼角色都做過。

由於輪迴的時間太久太久，一切我們羨慕的角色：富翁、名士、學者、政治家、軍事家、大明星、大修行人等等，我們都做過；而一切我們厭惡的角色：貪官污吏、壞人流氓、妓女嫖客等等，我們也都做過。觸目所及，可說都是我們過去世的身影，上至玉皇大帝、非想非非想天，下到畜生、地獄，所謂「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古德言：「眾生相即是我相，我相亦即是眾生相。」誠哉斯言！看到一切善惡男女眾生，當知皆是我過去輪迴之相。

若人真能信此諸事，則心不會企慕富貴、權勢、大修行人等，因為我們都做過，都享受過，都實現過；也不會對形形色色的惡人惡事，心起厭怒，因為我們也都同樣做過，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心中唯有慚愧，何有資格去評判人家？

太久太久的輪迴，如同表演著得不到半點片酬的電影，人人演技高超，情真意切，卻沒有任何趣味與意義。若不念佛，這場戲還將要繼續永遠地無趣味、無意義地延續下去。《無量壽經》云「生死無窮已，哀哉甚可傷」，善導大師謂之「無窮之劫枉疲勞」。

阿羅漢本是蝙蝠，因聞經功德轉生為人，出家修道，而證聖果，此佛法之不可思議之證也。《華嚴經》說：「所以於往昔，無數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往昔所以無量劫來流轉受苦，皆因不聞佛法，不修習佛法。

若人能夠遇到淨土法門，便定能夠「遇無空過」。《無量壽經》言：「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此真實之利，便是要截斷吾輩漫漫輪迴之路——「橫截於五趣，惡道自閉塞」，「慧日朗世間，消除生死雲」——一句彌陀，才一出口，便如同日光萬道，消散此生死之雲。

無窮之劫，生死疲勞，如墜陰雲，迷惑顛倒。日光一出，陰雲自消，名號才舉，輪迴自免。

勇敢的皈依

常見有人徘徊於佛教大門之前，猶豫不決。欲受皈依，始終不敢跨上這一步，欲永絕佛緣，卻又難斷對佛一片嚮往之心。躊躇猶豫，內心不寧。

對此類人，我往往力勸其皈依。

因皈依乃學佛第一步，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沒有第一步，後面的路很難走長遠。又，人一旦皈依，內心立即油然而產生一種自我之身份認定，內心也自然漸入於學佛解脫的軌道，以前所猶豫的問題，也往往自然變得無解而解，無通而通。

有些事，先解，再做；有些事，先做，再解；有些事，邊做、邊解，邊解、邊做。

近來，有幾個因緣，均與皈依有關，記錄下來，期能有裨益於初學。

前些日子，有一藍田本地人問慧淨法師說：「我很想皈依三寶，但很怕自己受不住五戒，吃肉、喝酒應酬，故而始終不敢皈依。」法師說：「你有願皈依的心，就已經具備皈依的資格了。至於說五戒，那是後一步的事情，不需要因為擔心不能持五戒而不敢皈依。」十幾天後，此人歡喜地來參加三皈依。

有一次，一蓮友帶其朋友來見師父。蓮友介紹說其很想皈依，卻自認為過去曾做太多造罪之事，不敢皈依，恐怕佛不歡迎他這樣的人。

師父問說：「一個與自己親生兒子失散了多年的父親，當他看到自己衣衫襤褸、髒亂兮兮的兒子之時，他會嫌棄這個兒子而拒之門外嗎？」對方答：「當然不會。」師父說：「佛亦如是，佛視眾生，猶如父親視子。眾生淪於三界六道，受苦無量，不見佛，不聞法，如同與佛失散的兒子。終有機緣發心皈依三寶，此刻如同兒子站在父親面前。此時，眾生若嫌自己罪重而不敢皈依於佛，如同不懂事的兒子一般，嫌自己身上髒，而不敢立即投於父親懷抱一樣！過去做錯事愈多，愈需要皈依，如同越是在外面受苦的孩子，越需要家的溫暖。」

對方聽罷，歡喜願歸佛門。

勿以世法論佛法

初學佛時，嘗讀《普門品》。當讀到其中兩句「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之時，心中不覺升起一絲疑意：一個人遭受王難囚禁，照通常情況定是做了錯事，危害到了社會，違犯了王法，才會落得此種下場，按照常理，理當受此刑罰，順乎天理，得乎人心啊，可是此人為什麼卻能夠在一念「念彼觀音力」之下，當下便「刀尋段段壞，釋然得解脫」呢？觀世音縱然大慈大悲，但也總不致是非莫辯、善惡不分地濫赦兇惡吧？他的大智大慧、無礙神通哪去了呢？當時心中疑雲重重，很不能理解。但畢竟經文昭然目前，不敢有疑，且歷代感應中確有這樣的事情真實發生，心中於是久久懸而未決。

後來，隨著學佛日久，特別是深入學習淨土法門之後，漸漸頗能消除從前的疑問了。

世間果真有真實的善人、真實的惡人嗎？或說果真有不變的善人、不變的惡人嗎？沒有！世界是無常的，人心也是無常的，人心即如瀑流，剎那不停，念念遷滅，時清時濁，時淨時染，所外現也為時善時惡、或罪或福。不必說生命在輪迴中可以一世為善、一世從惡，即便於一個人的一世生命中，都有大善人轉惡、大惡人轉善之實據。然而靈魂雖變易升降不息，作善升天享福，為惡入於地獄，確終有不變之物，即不可泯滅之清淨佛性。眾生無明妄見生死、是非善惡，可佛菩薩眼中卻始終見一切人圓滿無缺之佛性，確知一切人畢竟成佛。乃至在此人舉刀殺人之時，越貨放火之頃，佛性始終如「衣裡明珠」，不曾失去半毫。

眾生佛性既不泯，畢竟當成佛。而愈是苦惱的人，愈需要佛法，也愈是其翻惡為善、信修佛法的佳機。固然，佛法不壞世間法，然而世間畢竟是不圓滿的，充滿了二元對立、矛盾與缺憾，本身也需要佛法超越世俗性的一面。於是觀音菩薩乃「發大清淨願」：一切眾生，無論善惡罪福、時處境緣，舉凡一切危難恐怖、無量苦逼之時，念其名字，必蒙其現身迎救。經文云「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這種如海潮般微妙清淨的救度的聲音，實在遠遠勝過世間所有的聲音，是世間所沒有的聲音。

菩薩以此大願為因，積劫修功累德，所謂「弘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因圓果感，於是便成就了「能救世間苦，無刹不現身」的觀世音菩薩。進而法界中就有了《普門品》中一幕幕驚心動魄、感徹肺腑的情景：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念彼觀音力，鹹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

究而論之，所舉之眾生遭受「推落火坑、漂流巨海、為人推墮」等等，一定是宿業感召，也即一定是前所做惡，今業障現前，也可知此人必定宿為惡人。觀音菩薩專為其發願，也可

謂是「惡人正機」了，其實與前「遭王難苦」者本質並無不同。

類似的一幕，其實也生動地發生在佛講的另一部經典——《觀無量壽經》中，如下品下生云：

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

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這段經文說得更清楚，此人臨命終時為什麼眾苦來逼，獄火來迎？因為其生前「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但由其念佛的緣故——「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本應墮落地獄、受苦無窮之人，卻因念佛而瞬間往生極樂世界成佛，這實在比念觀音菩薩名號脫一時之險千倍萬倍地更加具有戲劇性，當然也萬倍億倍地更容易讓人懷疑其真實性。故而古來就有大德種種懷疑，說此往生不是真的當下往生成佛，而是結下得度遠緣，需要恆沙劫裡世世積累善根，最終才能得到解脫。這便是史上有名的「別時意趣」之論。

但是善導大師卻在《觀經四帖疏》中對此一一破斥之，顯明稱名當下即有願有行，行願具足，定當得生。更有古今不計其數的往生實錄，重複不斷地證明罪人往生淨土的真實無謬。

值得注意的是，佛在此段經文中稱說「如此愚人」，佛並沒有說「如此罪人」或「如此惡人」。蓋佛心自知，罪人因愚而罪，惡人亦因愚而惡，非罪人天生即罪、惡人天生即為惡。這一「愚」字，最極限度地顯示了佛的大慈大悲與深徹智慧，眾生善惡差別相背後之佛性是平等的。眾生因愚而妄造惡業，在佛眼中實如稚童因無知而犯錯；世間父母尚不以之深究苛責稚童之過錯，佛又如何會按照世間道德規則嫌恨拋棄世人？相反，「諸佛大悲於苦者，心偏憫念常沒眾生」，佛對罪苦的眾生倒是會更加地憐憫濟拔；如同父母育有兒子，對於身弱病多之子卻是格外呵護照顧。

又，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云：「彼造罪人，自依止虛妄顛倒見生；此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慰，聞實相法生：一實一虛，豈得相比？譬如千歲暗室，光若暫至，即便明朗，暗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

光來暗自去，名號的光明自然能驅除眾生無始劫愚闇中所妄造千般惡業。黑暗怎麼能向光明說：我在暗宅裡面呆了一千年，你才來一下，憑什麼讓我離開？

名號為實，業障為虛，一實能破萬虛。如山色雲天在水中之倒影本虛，表相卻皆一如真實，然而只需一顆石子丟下水中，自然紋起影碎，乃至消失，由其體虛故。一個看似五逆十惡的眾生，其五逆十惡只是水中倒影，稱名如石頭投水，當下眾生善惡罪福之相碎消無影，恢復其本有佛性，莊嚴往生淨土。

觀世音菩薩與阿彌陀佛是「真觀清淨觀」，他們所觀唯在眾生不泯之佛性；世間人卻往往「假觀染污觀」，帶著濃厚的凡夫情識染見，強烈的分別念中只看到眾生表面之善惡、罪

福。

以凡夫情見，作善必得善報，為惡定得惡報，如此方為正常之因果、自然之因果、可接受之因果；對於一個人違犯王法卻一念觀音之下釋然解脫，五逆十惡之人十念念佛、往生淨土，便判之為不通情理、違反因果、不符因果。這是站在凡夫局隘思維境界中得出的結論，若站在佛的立場上冷靜思量，就很容易理解。佛眼中無善惡之人，無罪福之人，只有愚癡之人，都是可憐憫者，都需要佛之救度。

況此種事實非但沒有違反因果律，恰是自然因果律之作用。觀音菩薩發願為因，果上有不可思議循聲救苦之力；眾生（無論善惡）於苦難中念觀音為因，速得觀音救苦救難為果。阿彌陀佛因地有願：十方眾生（無論善惡）稱其名號，臨終時必來接引往生淨土；眾生念佛為因，終而得彌陀來迎之果。因果昭然目前，翕然貼合，何有絲毫舛謬？

一個雞蛋從桌上滾落，正將觸地碎壞之際，忽有人以敏捷之手瞬間接住，保其不碎；又如人重病將死，經過醫護人員之全力搶救，終而活了下來——世間人每日慣見此等事，絕不雲其違背因果，佛菩薩見眾生受苦、輪迴、墮地獄而「立撮即行」、勇猛救度之，反視為違背因果之事，有是理乎？

眾生皆屬有情，而情屬惑，屬障，往往法界的真相被凡夫情見所掩蓋，如眼生雲翳，如葉覆泰山。尤其對於淨土法門，這一「唯佛與佛乃能究竟」的無上法門，若不肯盡棄凡情，仰依祖師，唯望佛願，恐要開口便訛，動筆輒錯了。

一切眾生，念佛往生，往生成佛，這一再自然不過之因果法則，卻被認定為違反因果。此間凡夫情見之「情」，細細推究之，或許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者，囿於人類之短淺狹隘知見，唯以符於人類世間法則之道德規則繩之準之，不察佛菩薩超越世間之平等大慈。佛法在世間，佛法卻也超世間，佛法若無其不共之超越之處，與別善法，有何不同？

二者，以眾生造惡為重，以所念名號為輕。不知道所念名號背後有佛菩薩兆載永劫之修行功德，外相上只是輕輕嚙動口唇，可是卻當下善根福德因緣具足，佛力全體展現。佛來救我們，不過如人救落水之蟲蟻；在我們看來很難的事情，在佛眼中其實是小事一樁。又，造惡固重，卻屬虛妄；念佛似輕，卻是實相現前，虛難礙實，實可破虛。如前所述，此不贅言。

三者，拘於小乘自力修行觀念，對大乘法中佛菩薩救度神力之真實廣大，認之不清，信之不及。

其實「救度」一詞，充斥於大乘諸經之中。《華嚴經》中云：「我為救度一切眾生發菩提心。」又云：「我當於彼地獄、畜生、閻羅王等險難之處，以身為質，救贖一切惡道眾生，令得解脫。」《法華經》中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

若他力救度果是虛設，地藏菩薩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豈非空話？觀世音菩薩之「循聲救苦」豈非誑言？法藏菩薩「度盡阿鼻苦眾生」豈非浪語？

四者，唯恐佛法與基督教上帝創世論同。兩者外在事相上確有類似之處，本質原理卻大相逕庭。佛教救度的原理本質還依緣起論，菩薩發大願為因，果上成為救度眾生臨終來迎之佛；法藏菩薩成為阿彌陀佛那一剎那，宇宙間便自然在客觀上產生一條規律、法則——若有眾生念佛名號，臨終自然得遂往生淨土。此種現象，直同水落墮下、火起向上一般自然。其

與上帝之創世論截然不同，後者乃是人格化的神，有揀選子民、掌控命運的權柄。

五者，下意識中，認定自己是賢善之人：智慧不及我，持戒不如我，發心不比我，一切皆不及我之人，憑什麼也和我一樣往生？做得如我一般賢善的人往生淨土，才是符合因果法則，否則便是違反因果，若想往生，此路不通。這其實是一種傲慢心在作怪，並且很沒有慈悲心，沒有設身處地為眾生著想的心。在生死巨壑面前，人和人究竟能差多少？大部分人只能跳過一米的坑，有人能跳一米五，便自以為很了不起，不知道生死的坑實不止一百五十米一千五百米。生死面前，大家可謂都是難兄難弟，都需要彌陀平等的救度。

六者，下意識中，唯恐人們仰仗他力，賴佛救度，不修三福，不持禁戒等等，雲有壞亂佛法之虞。其實深體佛心、深深領受佛之救度之人，心中唯存無盡感恩，念念思報佛恩。如同體會父母慈愛極恩之孝子，心心唯在報恩行孝，絕不忍反行父母不喜之事。念佛人又如何會行佛不喜之事，故意為惡？反之，真念佛人必會傾盡身心主動積極地努力行持佛法，收束身心以自嚴，廣弘佛法以利他，佛恩浩廣無極，碎身難報故。

以上皆是凡夫執情作怪，以可思可議的世間法來論不可思議佛法。佛經中「不可思議」一詞是出現的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所謂不可思議，即意味著其不可以凡夫境界思，不可以凡夫境界議。佛法是超越世間的，也正是其超越性才使得我們這樣的輪迴苦惱眾生有了希望啊！

眾生不可以局隘的世法來論超越的佛法，尤其不可以世間凡夫觀念衡量最具超越性的淨土法門。若強為之，恐怕要「自失誤他，為害茲甚」了！

古德云：「一句彌陀法中王，無邊妙義廣含藏；十念往生成正覺，不在世間論短長。」誠哉斯言！

賞畫有感

王總辦公室有幅很大的油畫，畫中綠樹成蔭，溪流涓涓，霧氣瀰漫，白色石子散佈河床，不禁讓人一下子想到悟真寺藍水河床上的白石灘。整幅畫看上去，很沉寂，很幽遠，杳無人跡，如夢如幻，讓人充滿無限遐思。

然而，這是在距離五六步遠處欣賞此畫時給人視覺上的感受。

出於好奇，我走上前去，想近距離觀賞。當距離畫只有一肘遠時，我驚奇地發現，此時看見的卻只是五顏六色、斑斑點點的顏料而已，絲毫不見有什麼美景。

「看來還真是距離產生美！」我心裡不由得暗自嘀咕。

離開辦公室，一邊上樓，一邊我在腦子裡又開始浮想聯翩了。

沒有距離，看見的只是顏料；距離太近，只是看見模糊中似乎有什麼景致；只有離開到一定距離的時候，才發現整幅畫全體的美。

人的肉眼如是，其實，心眼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常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迷者為何而迷呢？因心的距離太近，完全處於迷局之中，眼界看見的只有「顏料」，難見「風景」。旁觀者何以清呢？旁觀之人，不在局中，心與外物有一定的距離，所看皆是全體，故可清晰窺視事物全貌，進而自然輕鬆可知事從何處入手，何處解決。

看一幅畫如此，看人之一生，何嘗又不是如此呢？

世俗中人，沒有佛法的概念，不知所生存的空間裡，有無限的廣大，亦不知所生存的時間下，有無始的過去與無盡的未來。只知有這個地球，只信唯此一生，可說其眼界極狹小，全副身心只有投入到眼可見、手可抓之五欲六塵之中，充斥心中的無非財色名食，生命的眼界與世界絲毫沒有距離，迷於輪迴的迷局之中，絕難出離。

而信仰佛法的人，他的心與世界是有距離的，信仰越是堅定深入，此距離越遠，距離越遠，越是能觀察到人生的全部，體驗到人生的本質，進而知道世界美在何處，何者為美，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等等。

又，畫師所畫的某一筆，單看這一筆，很難看出有什麼美，然而待整幅畫完成之時，再遠觀此畫，方知那一筆是樹的葉，是水中的浪花，若沒有那一筆，整幅畫將是多麼地乏味啊！

人當下所做的事，未必能讓眾人皆曉得有如何的意義，可是當時間與空間使人的眼界與之拉開了距離之時，大眾才曉得，那個人所作所為，原來是這麼意義重大而影響深遠啊！甚至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某時之某一個選擇，原來有那麼深遠廣大的影響，待到時空轉換，回頭再望時，方曉其事（譬如選擇念佛）。

忘記背後

蝸牛之所以爬不快，是因為它的整個身子全部黏在路上。哪怕前進一點點，都要對抗極大的阻力。這阻力本非來自於路面，而是它自身造成的。非但如此，如此黏濕的身體還要托上一個重重的殼子，真是舉步維艱、寸路難行啊！

人也一樣，修行的（學佛的）路上，有人一日千里，有人長時修學卻仍難以前進。一方面原因，在於其情緒大於理智，感情黏膩，心不爽朗，意不開明，如蝸牛黏滯的身體，欲進也難。另一方面，有人身上永遠背著一個重重的殼子，殼子的名字叫「過去」。這「過去」的殼子裡面什麼都有，過去的人，過去的事，過去的經歷，過去的知見，過去的經驗……過去的種種。這些沉重的「過去」，壓得人傾盡全力也難以拔步前行。才一抬腳，思慮便生，一顆本來清靈的心立時沉雲密布起來，腳下生出千斤的鐐銬，如何前行？

過去的，終究會過去，世界是無常的，這是佛說的，是顛撲不滅的絕對真理。這無常並非一定不好。好的會過去，不好的也同樣會過去。「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一切一切，都將會過去，如江之水，如溪之流，既然都要過去，都會過去，都必過去，何必將「過去」的愁雲一直壓抑心中呢？

耶穌說：忘記背後；中國古聖賢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佛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假人無敵

忘記背後，才好踏步向前。

雖皆向前，然世間之路，無非迷惘三途。我等能學佛，能念佛，所向之路，卻清晰而光明，幸福而光榮。

如此美妙的歸鄉之路，有幸能結伴而行，此誠累世種因，厚緣使然，理當珍惜！定當珍重！

向前之路，如何走好？

把未來交給阿彌陀佛，現在交給阿彌陀佛，過去也統統交給阿彌陀佛，此其為歸命，為「南無」。

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親友交給阿彌陀佛，弘法事業、未來前途，統統交給阿彌陀佛，此其為歸命，為「南無」。

把心情交給阿彌陀佛，知見交給阿彌陀佛，一切的見聞覺知，統統交給阿彌陀佛，此其為歸命，為「南無」。

過去、未來，自、他、情見都交給了阿彌陀佛，自己還剩下了什麼呢？

只剩下一個假人，能念佛的假人。

此其為「穢土假名人」（曇鸞大師語）。

假人無敵。

假人，如假的皮影紙人，看似活靈活現、恣意舞蹈，背後的操縱者乃是阿彌陀佛。佛的自在神力、慈悲智慧，會在這樣的假人身上，完整真實而徹底完滿地顯彰出來。

廁所的啟示

上廁所，相信沒有一個人陌生。從一個人呱呱墜地，到躺著被推進火化爐，恐怕這件事要伴隨一生。古往今來，但凡是人，此事哪個能免？不但不能免，確乎是每日皆不能免——若幾日不去廁所，恐怕要去醫院了。

任你是帝王帝后、國家元首、文化名流、影視巨星、歌壇巨星，甚或是佛道中的大修行人，生活中別的方面都可以與眾不同，然而在上廁所這件事情上，卻不大可能有什麼超越的地方。人類別的方面總難以平等，但這件事上似乎有絕對的平等。

說起上廁所，不由得想起《西遊記》中，孫悟空用尿製作神藥「烏金丹」那一集，有一個場景：豬八戒去廁所，孫悟空問他去哪，八戒答：「去五穀輪迴之所。」八戒平日看上去呆頭呆腦的，這句話說得真妙！把一個齷齪不齒之地，說得形象生動，又恰切活潑，意涵豐富，怎麼說人家前世也是天蓬元帥，見識就是不一般啊！

人把吃下去的五穀，消化了，變成了既難聞又難看的糞便，總不能到處排放，廁所便應運而生——集眾惡於一身，藏污納垢。糞便雖說臭穢，但在農民眼中卻是寶，即使在當代化學肥料豐富的時代裡，還是有許多農民願意用人糞當作肥料。這樣轉為糞便的五穀又重回自己曾生長的土地裡，滋養自己的五穀子、五穀孫；後來，五穀子、五穀孫又被做成好吃好看的食物被人吃進肚裡……所以稱之為「五穀輪迴之所」，不亦宜乎？

不知道有沒有人思考過，反正我是經常無事瞎想——學佛前想過，念佛後更想過：不管你吃的是哪種美味，不管是什麼人吃，這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吃進肚子裡，為什麼一路經過胃、小腸、大腸，就變成了廁所裡那副模樣了呢？（具體怎麼樣的，此處省略N個字，這裡就不具體描述了，相信人人都不陌生）所變之物，大部分人恐怕看都懶得看一下，捂著鼻子，閉著眼睛，胡亂按下衝水按鈕，迫不及待地吧污穢衝進馬桶底下去了——別忘了，之前那可是看著讓你流口水的東西哦！

當然，你用醫學上的理論盡可以解釋一番：食物經口咀嚼，經食道到達胃後，通過胃的消化，進入十二指腸；在此過程中又被加入了膽汁與胰液；小腸內容物到達結腸後，便成為結腸菌群的培養基，使菌群大量繁殖，其量可達結腸固形物的一半，並與其他成分一起，構成糞便，以每小時約5cm的速度，緩慢向遠端移動……

但這個原因顯然還是太淺薄了，不是我要的答案。這樣的說法只能滿足粗淺薄俗的世人；若深入問下去，醫學家恐怕也要撓頭了，譬如：人為何長了這樣的胃，這樣的腸？為何分泌這樣的膽汁，這樣的胰液？為何產生這樣的菌群……

今天翻看《往生論註》，發現曇鸞大師其實早就給出了精闢的答案了：「又言『性』是必然義、不改義。如海性一味，眾流入者必為一味，海味不隨彼改也。又如人身，性不淨故，種種妙好色香美味入身，皆為不淨。」

大師就是大師，寥寥幾十個字，說得透闢明白。

人之所以排泄之物不淨，在於人身不淨；而人身不淨，本於人性不淨；人性不淨，根源唯在於人心不淨。

萬法唯心所造，人身正報，乃是心招感而來，不淨之心，焉能招感清淨之身？不淨之身，

又何能將器世界之五穀轉化為清淨之物？娑婆世界是穢土，穢土生之人名穢人，穢人排泄穢物，豈不是太正常了？肉食者的糞便無論從顏色和味道上，都比素食者要難看、難聞一些，這不也是「糞由心作，糞由心變」的反應嗎？前者業輕，後者業重，業重則表象上難聞難看。以前學醫的時候還知道，很多癌症患者的大便有著異乎尋常的難聞味道，這豈是偶然之事？

此事雖小，透露出的道理卻不小！廁所菩薩、大便菩薩天天在為我們演說佛法呢！演說什麼呢？三界是染污相，娑婆是濁惡世，三界是輪轉相，人心畢竟是不淨。

人心畢竟是不淨的。若不是這樣，外表長得莊嚴美貌、如同天仙的美女，何以排出之物與人一般呢？即便赫赫有名、有大修行之人，何以排出物也與人一般呢？

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人，同樣的便穢，這其實透露了絕大部分的人類本性上差別不大——都是業障不淨之凡夫，都沒有轉濁成淨之功德。

若有人修行力量足夠，豈不應該借身體把吃進的五穀轉成更好吃、更好看之勝妙之物？善導大師說「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若有信不過的，每天看看廁所裡的情形吧——若有一天發現廁所變現出勝妙之物，大概與聖道門的修行才堪有幾許相應。

曇鸞大師接著說：「安樂淨土諸往生者，無不淨色，無不淨心，畢竟皆得清淨平等無為法身，以安樂國土清淨性成就故。」

往生極樂世界者，無不淨心，故而感得極樂世界無不清淨，尚無便穢之名，何況有實？所以極樂世界是沒有五穀輪迴之所——廁所的。六道有輪迴，故而六道之器世界中五穀亦有輪迴。

若要與廁所永遠說再見，不離開三界是不可能，因為三界本來就是輪轉相、染污相。若欲離開三界，不靠阿彌陀佛是不行的，因為廁所菩薩、大便菩薩每天都在警醒我們：「某某人，你本性畢竟濁染不淨，充滿業障，不靠阿彌陀佛名號的香與光，怎麼可能轉濁成淨？」

慈悲觀世音

1. 近來常聽《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唱誦，在聽的過程中，總是有一股莫名的感動，時而感覺到全身細胞都在顫動。

2. 現在想想，我與佛教的緣分，也可說肇始於觀世音菩薩。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學三年級。那時候我一個同學的母親是信佛的，他脖子上掛著一個長方形的小塑料袋，正面寫著「大悲神咒」，後來這個同學把它送給了我。我常常打開看，裡面是折頁的，密密麻麻地寫著不知道什麼意思的文字。然而彼時雖不知其義，但心中感受到這是不一般的東西，似乎有什麼說不清楚的秘密力量。那背面還有一首偈子，我當時看了覺得有說不出的神聖感，讀來非常舒服，跟一般的文字迥然有異，就把它記了下來——「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瞭。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

到現在十幾年間，信佛前，信佛後，這首偈子，始終沒有忘記。

3. 菩薩化現為女身，正在於顯示慈悲之意。女人障重苦深，最需慈悲拔濟，菩薩化為同類身，以同事法攝受之。

4. 佛教的本質不過是「慈悲」二字，而觀世音菩薩正是慈悲的化身。

5. 有人說佛教還有智慧啊，我卻認為，慈悲比智慧更接近佛教的實質，慈悲本身就包含智慧，智慧的本質也就是慈悲。大勢至菩薩是智慧的化身，他和觀世音菩薩同時為阿彌陀佛的侍者，但論知名度，大勢至菩薩遠不及觀世音菩薩。

6. 任何人都喜歡慈悲的人，都願意被慈悲，都需要慈悲，所以任何人都與觀世音菩薩有大因緣。

7. 事實也正是如此。佛教是釋迦牟尼佛創立的，但不知道釋迦牟尼佛名字的大有人在，而不知道觀音菩薩的恐怕未有也。寺院裡可能沒有別的佛菩薩塑像，但不可能沒有觀世音菩薩的塑像；和觀音有關的文學作品最多，電影電視劇最多，甚至被編成舞蹈；有些地名直接以觀音命名，如觀音鄉、觀音山等等；世間甚至以觀音名作為商品名——鐵觀音茶。

8. 這表達了眾生內心最深處的普遍對於慈悲的訴求。

9. 因此界名堪忍，有無窮的苦、災難、疾病、所求不遂……乃至生死大難；正因為有無窮的苦，才需要無盡的慈悲。

10. 「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湯，火湯自消滅；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枯竭；我若向餓鬼，餓鬼自飽滿；我若向修羅，噁心自調伏。」這是何等的無畏！這是何等的威力！這是何等的自在！這是何等的慈悲！觀音菩薩不僅有大慈悲，更從大慈悲中湧出無畏的大力量，正因為眾生業力巨大，所以需要菩薩無盡的神力！

11.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鳩摩羅什大師翻譯得真是太好了！字字精湛，句句傳神，意蘊豐富，深廣無涯，每個字用得都那麼的恰到好處，每句話都那麼的具有表現力，幾乎使人身臨其境，似乎讓人在現場

觀看到這些奇蹟的發生。

聽到這些地方，總是不覺讓人全身汗毛直豎，五內俱震，這是怎麼樣的驚心動魄、撼人心神？又是怎樣戲劇性的一幕幕？

12. 這樣的神力、慈力、智慧力、無盡力、無畏力，讓我很歡喜，想到百年後，往生的我也與菩薩有一模一樣的能力，向刀山，刀山折；向火湯，火湯滅；向惡道，惡道消；讓本該死的人能夠活，讓不能活的人死不了。

13. 菩薩中唯觀音是千手千眼，這其實在極力表達著菩薩的大慈大悲。眾生太多，需要千眼照看；眾生太苦，需要千手救拔。

14. 與觀音菩薩有緣就是與淨土法門有緣。因為觀音菩薩的一切慈悲本領皆來自其師父——阿彌陀佛，「天冠化佛高千里，念報慈恩常頂戴」，所頂戴者正是阿彌陀佛。

15. 弟子以師志為己志，阿彌陀佛最希望眾生聞其名，俱來其刹（極樂世界）中。難道觀音菩薩尋聲救苦僅僅為了救護眾生於急難恐怖？

16. 《般舟讚》一段文中，阿彌陀佛化身的善導大師曾以讚偈這樣寫道觀世音菩薩：

觀音相好佛無異，慈悲救苦最為強。

般舟三昧樂，不違師教念彌陀。

救苦雖遙別世界，眾生急念應時來。

或現聲聞菩薩相，隨緣樂見度眾生。

悲心拔苦超三界，慈心與樂涅槃期。

隨逐眾生身有異，分身六道度時機。

禮念觀身除罪障，直是發願慈悲極。

一切時中緣法界，攝取六道現身中。

眼見耳聞心內事，尋聲救苦剎那間。

天冠化佛高千里，念報慈恩常頂戴。

眉間毫相七寶色，色色八萬四千光。

光光化佛菩薩眾，遍滿神通極樂界。

身作光明紫金色，內外映徹如明鏡。

一切光明如瓔珞，遍身交絡垂鈴佩。

兩手纖圓雜華色，恆將此手接眾生。

舉足千輪印寶地，下足金華滿世界。

本住他方行坐處，觸者即悟無生忍。

地前地上元無二，隨根利鈍超增位。

念念時中常得證，未得施功方得悟。

般舟三昧樂，畢命同生誓不退。

如此逍遙快樂地，更貪何事不求生？

救苦分身平等化，化得即送彌陀國。

眾等鹹蒙大悲力，碎身慚謝報慈恩。

17. 善導大師的一句「救苦分身平等化，化得即送彌陀國」，可謂道出了觀音菩薩尋聲救苦、大慈大悲往來娑婆的真實目的。他是要以眾生被救之因緣來教化成熟之，進而引發眾生真實向佛之心，引發真實念佛之心，終而往生到菩薩的師父——阿彌陀佛的淨土。

18. 師徒二人，配合得異常默契。一個方便慈悲，善巧導引；一個真實慈悲，予以真實大利。

願做靜默往生人

1.人一輩子，總要做幾件只有自己知道、餘者一概不知的善事。

2.《論語》中有這麼一段，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孔子說：孟之反不喜歡誇耀自己。打仗敗退的時候，他留在最後掩護全軍。快進城門的時候，他鞭打著自己的馬說：不是我敢於殿後啊，是馬跑得不快。

孟之反的做法說法，真是讓人感動！

3.諉罪掠功小人事，掩罪誇功眾人事，讓美歸功君子事，分怨共過盛德事。

4.孫思邈引用老君的話：人行陽德，人自報之；人行陰德，鬼神報之。人行陽惡，人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

5.《聖經》裡說：你們行善，要暗暗地進行，右手所做的，甚至不讓左手知道。

聽說西方人很是張顯自我、表現自我，但觀耶穌此處教誨，居然與東方先賢並無二致。

6.人行功德，若為人知，則為陽善陽德，人見人讚，讚歎即令福消，等於賺到手的錢即刻便花出去了。人行功德，不為人知，則為陰善陰德，如同賺的錢全部儲進法界秘密銀行，天地為你保管，一分不少，甚至會增加豐厚的利息，日後萬一有災障急用，可以隨時支出花用。前者難免涉於名利，後者含德淳厚，利他無我。

7.是人皆有陰罪與陽罪，其德亦有陰德與陽德。陽罪、陽德，如水珠曝於日，瞬間蒸發，善惡之報尤速。陰罪則委曲深入持久，長時不散，需要培積陰德，暗暗覆護之，漸漸轉變之。

8.觀古今念佛往生感應，總是低調老實、默默無聞念一句佛者走得殊勝瀟灑，蓋由其藏德於內、功德不失之故也。不自彰，故佛令其彰。

9.默默做事，默默念佛，不自矜誇，不自彰伐。果真如此，乃是需要一顆平靜的心，有力的心，無我的心，純粹的心，寬廣的心，自覺愚惡的心，充滿彌陀光明的心。

10.常住於寂靜，而有深慈悲。《華嚴經》

11.此心唯乘彌陀願，願做靜默往生人。

若心果真為眾生

若心果真為眾生，
被人誤解又何妨？
難道自己的清白，
比於地獄中眾生苦痛之哀嚎更重要？

若心果真為眾生，
承受委屈又何妨？
難道心裡的舒坦，
比於獄卒刺穿親人們的心臟更重要？

若心果真為眾生，
辛苦一點又何妨？
難道只願獨享一己身心之輕鬆，
不顧萬千眾生死之疲勞？

若心果真為眾生，
功勞不被人知又何妨？
難道世語製造虛假之名望，
比於眾生死簿上罪業清單更重要？

若心果真為眾生，
眾人「眼壓」、「耳壓」來襲又何妨？
難道己身之光鮮，
比於眾生被生生地剝皮抽骨更重要？

若心果真為眾生，
流淚流汗流血又何妨？
難道以我一盆淚和汗，
換來眾生四大海水般淚汗之乾涸不值得？

若心果真為眾生，
放棄自己的觀念又何妨？
難道一己之私見，
不該為萬萬千千眾生解脫而讓路？

若心果真為眾生，

能力不足又何妨？
難道大事難事、令人矚目事乃為眾生，
人看不見、了不起眼的小事就不是為眾生？

若心果真為彌陀，
犧牲自己又何妨？
難道我身罪賤之微命，
不該碎之以報彌陀救我之洪恩？

若心果真為彌陀，
卑躬屈膝又何妨？
難道忘了輪轉之曾經，
彌陀伏地拜託「請給我救度」之眼神？

若心果真為彌陀，
忍氣吞聲又何妨？
難道我窮劫來「滔天之罪」不夠重，
彌陀曾因我罪業有一瞬之攢眉？

若心果真為彌陀，
被人白眼冷落又何妨？
世人為錢都可忍受白眼與打罵，
我為佛為眾獨不能忍受之？

若心果真為彌陀，
離開溫暖小家又何妨？
世人為國都可拋家棄子干革命，
我為佛為眾獨不能拋棄之？

若心果真為彌陀，
奔走四方、板凳坐穿又何妨？
世人為五欲都可東奔西突，徹夜趕工，
我為佛為眾獨不能堅持之？

若心果真為彌陀，
此心不會果真為眾生？
若心果真為眾生，
此行果真不堪報佛恩？

生活真美好

(一)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念念佛，
就解除了與閻羅王相見的強制協定。
我只是念念佛，
六道輪迴不久即將成為前塵往事。
我只是念念佛，
倏忽間就具足了菩薩三大阿僧祇劫所修的功德。
我只是念念佛，
阿彌陀佛即在我娑婆謝幕時，
以法界最高迎請規格率菩薩們來迎我回家。
我只是念念佛，
從此在娑婆：步步光明際， 聲聲攝取中， 三百六十五， 日日春風中。

(二)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動動筆，
就有人，
循著我的粗鄙之文字，
望見了彌陀救度的光芒，
看見了今生解脫的希望。
能夠大膽地
對彌陀說： Hello!
對閻王說： ByeBye!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動動口，
就有人，
循著我毫不動聽的聲音，
望見了彌陀救度的光芒，
看見了今生解脫的希望。
能夠大膽地
對彌陀說： Hello!
對閻王說： ByeBye!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用用耳，
把師父講法的聲音打成一字字，
就有人，
循著我簡單平凡機械的勞動，
望見了彌陀救度的光芒，
看見了今生解脫的希望。
能夠大膽地
對彌陀說：Hello!
對閻王說：ByeBye!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動動手，
就有人，
循著網絡、微信和書刊，
望見了彌陀救度的光芒，
看見了今生解脫的希望。
能夠大膽地
對彌陀說：Hello!
對閻王說：ByeBye!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搬了書、送人書、介紹書，
就有人，
得了法寶無上之利益，
望見了彌陀救度的光芒，
看見了今生解脫的希望。
能夠大膽地
對彌陀說：Hello!
對閻王說：ByeBye!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在垂死的人面前念念佛，
就有人，
眼見熊熊地獄火，
轉瞬變成金蓮花，
隨佛往生西方去，
快樂無極無量壽。

(三)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在路上走，
就有人，
望見三寶的形象，
脫口一句——「阿彌陀佛」，
從此極樂國中名籍標，
地獄之中永除名，
像吞鉤之魚一般，
不久即上岸。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和世間人一樣，
費了相同的心力、氣力與腦力，
就有人，
因我微弱之付出，
免上刀山入火海，
免受鍋煮銅柱燒，
免被敲骨與抽髓。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罪人中之罪人，
偶然得瞭解罪的方法，
高興地四處奔走呼喊告有緣，
就有人，
跟我同樣領了免死牌，
得了極樂世界通行證，
厄運從此變幸運，
光明幸福步步近。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無窮法界一分子，
大地中一微塵不足喻。
然而由我不起眼的動筆、動手、動口舌，
就有人，
本是六道獄中囚，
今因念佛登正覺，

法界多了一尊佛，
天上天下最為尊！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稍稍地忍耐，
忍耐一點點疲倦、挫折與痛苦，
就有人，
因為那忍耐的幾十秒，
錯過了地獄的班車，
趕上了極樂的高鐵。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稍稍地承受，
承受一點點誤解、誹謗與屈辱，
就有人，
因我短暫的承受，
獲得永恆的快樂！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稍稍地發心，
發心竭力讓所有人聽到這一句佛，
就有人，
因我小小的發心，
獲得大大的幸福！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虛妄界中一個穢土「假名人」。
然而就有人，
通過虛假「我」之視聽與言勸，
進入真實涅槃、不生不滅之勝境！

(四)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一盞燈，
想要為人驅走一點點黑暗，
卻發現，
照亮他人的同時，
燃燒的自己卻最亮。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想要愛，
想把自己得到的愛，
分給千千萬萬其他人。
卻發現，
此愛越分竟越大，
純淨、無私眾生的愛，
四面八方奔湧而來團團包圍了我。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想感恩，
感恩彌陀躬入火海救我出，
感恩師父指啟我迷茫的眼、鋪平我人生的路，
感恩一切讓我在娑婆自由呼吸行走的因緣。
卻發現，
此恩越報越難盡，
所報只是毛滴水，
未報實如大海水。
可是感恩的心情終不變，
感恩的心情真美好！

生活真美好，
我只是希望所有人都美好，
這個人美好，
那個人也美好；
這一世美好，
下一世也美好。
最後卻讓我，
出乎意料地發現，
發自內心地想說：
生活真的很美好！

臘八節裡憶佛恩

今天是臘八節。

小時候，每逢這一天，總是能喝到香甜的臘八粥。小孩子對時間沒什麼概念，但只要在寒冷的隆冬時節，某一天早上忽然喝到一碗臘八粥，便知道又到一年的臘八節了，並且總是心存踴躍希冀地想到：離過年也不遠了吧！

在普通農村的臘八節，除了喝臘八粥，似乎並沒有其他隆重的儀式，也不會親人相聚一場胡吃海喝一頓，只是平淡日子裡，喝了一頓好喝的粥。按說這麼平淡的節日應該很容易被遺忘，但奇怪的是，我印象中母親似乎每一年都記得清清楚楚。每到這一天，她總會提前買些棗、花生之類的，一鍋粥裡所熬種類可能並不很豐富，但總與平日不同，讓人感到平淡中有種別樣的溫馨，尤其是在寒冷的北方。

若問我母親這臘八節的由來，恐怕她只會說小時候姥姥告訴她的，或看見村裡人都這麼過，也就隨著這麼過，別的也講不出什麼了。問姥姥，肯定也如此；問姥姥的母親，一定亦如是。

我在學佛後才驚訝地發現，原來臘八節是為了紀念佛的成道，能喝到臘八粥完全是沾了「佛祖」的光。

一個佛教意義如此單純、明確的節日，這是中國其他傳統節日中絕不多見的。但它的影響竟是如此地深廣，成為一個民族的習俗，融入千家萬戶的生活，一代代人喜聞樂見、遵行不休，以至於讓我的母親、母親的母親、母親的……，讓她們全然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做得那麼自然，記憶那麼清晰。這不得不讓我感慨佛教生命力之強盛，佛教教化力之廣博與善巧。也為自己生活在「佛教的第二故鄉」，感到無限的慶幸與歡喜。

佛的氣息可說像空氣一樣充斥在中國人生活裡，不管作為一個中國人知不知道，了不瞭解，甚至認不認可，事實都是如此。譬如說：中國的語言，倘刪去源於佛教的詞彙，人們的口語和文字的表達將要失去多少活力和神采啊；中國藝術中，倘少了佛教的創作與元素，不知古今多少巔峰之作將泯沒於世間；中國建築中，若缺少了佛教的影子，多少名山勝景，要煞掉其古風奇韻啊！等等，不一而足。

而這一切影響，也都是在 2500 多年前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才產生的。一人之成道，世界因之而變；一人之成道，後人因之而享其綿綿無盡之福澤。

而上面說的，還僅僅是佛陀成道帶給眾生巨大深遠、真實究竟的利益之影子罷了，宛如一碗臘八粥飄過來的香氣而已，還不是粥本身。

佛成道，究竟給眾生什麼利益呢？

若從淨土宗的角度來說，佛的成道也即是一切眾生之成道。這才是影邊之光，才是香氣繚繞下，那碗真正美味的粥。

佛來到世間，終極目的無疑是讓一切眾生脫離輪迴，成就和他一樣的大道——成佛。而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卻早在十劫以前便為每一位眾生準備好了一切，包括你、包括我，也包括我那年年煮粥的母親，雖然她現在還不信佛，苦苦惱惱，平平凡凡，甚至有時還說對佛不恭的話。但，阿彌陀佛早在我等完全不知情的時候，毫不嫌棄地、平等地為每一個人準備

好了除滅多劫罪、出離六道苦、一念成正覺的資糧。我們只要念佛，就領受到；只要念佛，就轉凡成佛！

2500 多年前，釋迦牟尼佛懷著唯一的心願——要把這簡單的事實告訴給娑婆眾生。來到娑婆世界，佛為了這簡單的一句話，大費周章，極盡辛苦——「或說多聞而得度，或說少解證三明，或教福慧雙除障，或教禪念坐思量……」直至最終「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千里來龍，結穴於此。從此法門光照閻浮提，遇無空過攝無遺。

7 年前，我聽到了，我信受了，我決定「成道」。

若干年後，我的母親也會聽到，也會信受，她也同樣決定「成道」。

無限的時空裡，眾生總會聽到，會信受，會「成道」。

所以，阿彌陀佛的「成道」，釋迦牟尼佛的「成道」，眾生的「成道」，倘若勘破這「十劫」[2500 年][7 年]等等虛妄的時間而觀，豈不是彌陀、釋迦與我一時「成道」？成一樣的「道」？

每每想到此，心中竊喜油然而生，佛之「道」何其廣大無邊，通天徹地，神妙莫測！而「我」這樣一個只會喝粥的小凡夫居然能和佛成一樣的「道」，真是太「阿彌陀佛」了！

竊喜之餘，還有深深地感恩，感恩那位 2500 年前的成道者，更感恩那位十劫之前的成道者。

《善導大師全集》裡面有關感恩的句子俯拾皆是，讀之字字撞擊著我的心：

得生淨土報師恩，相續念佛報慈恩；

特蒙知識釋迦恩，唯知慚賀釋迦恩。

碎身慚謝釋迦恩，碎身慚謝報慈恩。

長劫贊佛報慈恩，長時長劫報慈恩。

報佛慈恩心無盡，念報慈恩常頂戴。

又言：

得此無生寶國地，皆是彌陀願力恩。

如此困苦誰能救，會是知識彌陀恩。

然而，我們常常只感「人」的恩：餓極了，得了人家施捨的一碗粥，當下感恩戴德；不小心落水，見義勇為之士跳水救我上岸，死處得生，絕對要終生奉對方為生命中之貴人，銘感一生。

而佛的恩呢？

我是誰？我是應該入地獄抽筋扒皮，火燒水煮，一日之中數死數生，數生數死，受苦無盡的那個人啊！現在佛告訴了我免受極刑劇苦的方法，還迎我入極樂國中，永享快樂。此之恩比之於救我落水之一命與施一碗粥如何？「彌天大恩」「昊天罔極」等等詞彙在佛的救恩面前都顯得太蒼白、太無力了。我們對此恩倘真能萬億分中感知一分，豈能不如善導大師說「即應聲悲雨淚，連劫累劫，粉身碎骨，報謝佛恩」？

不過，也可能正因為這恩澤實在太深太廣太大，眼不能見，耳不能聞，非信莫及，以至於其如空氣、陽光一般，眾生日處其恩分而不自覺，我們常常忘記了自己是一個「蒙恩的人」。或許，佛正是不欲一切冥頑眾生忘此大利深恩，故以其神力成就臘八節的因緣，傳之世世代

代，走進千門萬戶，化成一碗碗香甜可口的粥——如同悉達多太子成道前喝的那一碗「乳糜」，以之提醒眾生們，喝此「成道」粥，莫要忘了佛成道後唯一要講的法，莫要忘了自己終有一日亦將因念佛而「成道」！

人能知恩，之後才說得上感恩、報恩。而人若能真的知恩，亦必能自然地感恩、報恩。如何報恩？

相信佛說的這個簡單的事實，接受這個簡單的事實，這本身亦是一種報恩，惟其如此，最是悅釋迦佛心，稱彌陀佛懷。

其次，則如善導大師言：「欲得捨此娑婆生死之身，八苦、五苦、三惡道苦等，聞即信行者，不惜身命，急為說之。若得一人捨苦出生死者，是名真報佛恩。」佛為救度眾生而出世，我盡我之力使眾生得佛救度，豈不是和釋迦佛做同樣的事情？豈不是與釋迦同心，與諸佛同願？豈不是真實報恩者？

龍樹菩薩言：「惡中之惡，不識恩分！」在這個吉慶祥和的臘八節日裡，我們在啜粥之餘，且自捫心問一句：我知佛恩嗎？我感佛恩嗎？我果真欲報佛恩否？

關於發心的一段對話

一天，圖書室管理員佛順法師在很認真地謄寫師父「微信問卷調查總結」裡面關於解讀近期短文的章節，她看見我電腦上忙完一陣兒，開始悠閒地在圖書室踱步的時候，問了我幾個問題，以下是對話全過程。

佛順師：我們為什麼要發心呢？（大概是最近師父關於發心的短文很多，又篇篇言淺義深，並不是那麼容易吃透的）

我：你為什麼要做個善良的人呢？

佛順師：因為善良是我佛性本有的東西啊。

我：發心也是如此，發心也是我們佛性中本有的，而且是佛性中最核心的部分。諸佛菩薩都有發大心、發大願。我們心性中最深處也都有與佛一樣的悲心大願，只是我們背離了佛性，忘記了發心，所想所作都是與發心相反的事情。現在就是把顛倒的東西再顛倒一下，不就正過來了？

佛順師：按這樣說，發心應該很容易啊。

我：是的。容易，是因為本來就有，而且人人都有，隨時都有，從來都未曾消失過，只是把這顆沉睡的心喚醒。

佛順師：可是現實中，發心怎麼又這麼難呢？

我：不要把我們的發心去和佛經上佛菩薩的發心去比。

本質來講，這兩者並不是一回事。我們的這種發心，嚴格說只能叫「模擬」的發心，不是真實的發心，有點像小孩跌跌撞撞地學大人走路，又像剛學英語的人學老外的洋腔洋調。雖然走不好、說不好，但也能在名義上叫「走路」和「說外語」了。

密宗對菩提心的說法，就把菩提心分成了兩種：一種，世俗菩提心；另一種，勝義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狀況，只是在事相上去思維、去行動，完全是有為造作的，帶有一定的勉強性，不離「我執」。而勝義菩提心，是徹底地無我，甚至證悟空性的人才能契入的，那時候利益眾生的心不發而發，所作無為而為，悠遊任運，從心所欲，不離菩提。

兩者雖不同，但也有關聯。世俗菩提心無數次的重複，慢慢就自然契入勝義菩提心了。世俗說，假裝做好人，若假裝到有一天習慣成自然，成為心性、性格不可分的一部分時，假

的也變成真的了，這個情況稍微有這麼一點點意味。

佛順師：可即便是模擬的發心，也覺得很難啊。

我：怎麼難？你說說看。

佛順師：舉個例子，比如說睡覺時隔壁吵，心裡煩惱，如果真有發心，不應該煩惱啊。

我：其實越是身邊的小事，越是不容易突破的。在粗的事情上，大的方向上，抉擇起來執行起來都不難，但在生活中微小的細節上，能夠貫徹利他的精神，最是不易。

因為事越小，越能勘測人無始劫來習氣，這習氣並不是那麼容易克服的啊，經上說，證得了阿羅漢的聖者還帶著以前的習氣。我以前上課不是列舉了很多——舍利弗脾氣大啊，阿難陀講法前先掃視座下女眾，還有喜歡罵人「小婢」的那個。

佛順師：那怎麼辦呢？

我：看心的主體方向就好。

人的心念是很複雜的，有些念頭朝著發心的方向，有的念頭背離發心的方向。你說所有的念頭都朝發心方向，一點不背離，那絕不可能。看看是朝發心方向的念頭多，還是背離發心方向的念頭多，只要在總體上是朝著發心方向的，就算在發心的道路上了。

評判一個人也是如此，看其主體的心向就好。心的主體能向善向上，就已經非常值得肯定與讚歎了，你不能要求他事事都向善向上，我們也做不到，聖者都做不到。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說明孔子自認為其一生也有很多過錯。

還有，就是我們做事用心，先要確立大方向、大原則，小的細節，可以先忽略。比如我到了吃飯時間要回齋堂吃飯，那先確定，從圖書館到齋堂這個路線要走，至於路上有沒有泥，天氣怎麼樣，要不要拿傘，那是次之的事情。你剛才舉的例子，就屬於細節問題，可先忽略，不能因為解決不了一時煩惱，就放棄了發心。就像不能因為路上泥多，就不回去吃飯了。

佛順師：有時對照師父講的，很多做不到，做不到就很受打擊，就不想做，甚至想放棄發心。

我：做不到和不想做完全不同。人在事上可以做不到，甚至退失發心，但知見上還是需要瞭解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舍利弗過去是六住位的菩薩都還退失菩提心。退心很正常，但根本知見不能破，知道不發心不好，發心是好的，這樣的認識不能模糊。古人說「寧可破戒，不可破見」。知見如同眼睛，身體累了，休息下還能繼續走，甚至走錯了還能轉過來，如果眼睛失明了，就麻煩了，那幾乎是不可能走到目的地了。

佛順師：發心的理由只是因為是佛性具足的嗎？這好像離我們很遠。

我：發心的理由很多，講個最現實的吧，你願意過快樂的生活嗎？

佛順師：願意啊！

我：那就要發心啊。發心才是真正的快樂之道，發心才是真正的快樂源泉，人不發心，沒有真實的快樂可言。世間人都曉得，人幫助人的當下就有一種由衷的喜樂、平靜、安慰感。而發心的人時時都安住在要利益有緣、要幫助眾生的心上，怎麼會不快樂呢？師父常說：一滴水，只有投到海裡才會永不乾涸。人也一樣，只有心念眾生，才有真生命可言。

佛順師：為什麼發心會快樂呢？

我：人的痛苦，本質來講，源於「我」執。人不發心，念念都圍繞一個「我」字，其實也就念念被煩惱痛苦所包圍。而發心的人，心存眾生，淡化「我」執——「眾生」與「我」是不相容的，「我」多，「眾生」就少；眾生「多」，「我」自然就少。「我執」淡化一分，佛性就顯露一分，佛性中本有的那種源源不絕的法喜、快樂就自然展現一分。

佛順師：可是，我聽說一發心就有困難、業障上來，是嗎？真是這樣，誰還敢發心啊？

我：人的發心與遭受的困難挫折是相匹配的，也是成正比例的，你發多大的心，才會遇多大困難。你只能負荷 50 斤，阿彌陀佛絕不給你 100 斤。就像玄奘大師、鑒真大師，遇到那麼多艱難困苦，那也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東渡、西行啊，也就是他們有了這種發心，才承受了這些。一般在寺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吃吃飯，敲敲木魚，怎麼可能遇到大師們這些挫折呢？

人真的發心，挫折就會變成動力，就像船帆沒有風來鼓，是不能前行的。挫折，就是鼓帆的風，風越大，船行的速度也越快。

師父說：人不發心，自私自利，一人於萬人敵，才困難重重；發心，萬物備我一人，萬人助我一人，很順利，何況我們是住在六字名號裡面發心！

佛順師：我突然想到，不願意發心是不是沒有嘗到發心的好處？

我：是的。就像人曬太陽，覺得很舒服，才會天天去曬；吃到東西，覺得好吃了，才會常想去吃。發心的好處，一旦嘗到，就會欲罷不能，此時不讓他發心都很難。

佛順師：超過自己能力的發心或被逼的發心是不是不好？

我：這兩種本質來講，都不叫發心。

首先，發心是「發自內心」或說「由自心而發」的。被逼的，不做不行的「被發心」，顯然不是發心了。

發心本身就包含了「主動性」、「自覺性」。發心是自己的事，我們只能要求自己發心，不能要求別人發心。佛菩薩永遠都是「恆順眾生」的，何況我們。不過我們可以盡量成就對方發心的因緣，如同給一顆種子提供陽光、資源、水分，但不能命令這顆種子發芽，發芽不發芽是種子自己的事。

其次，一個人果真發了為眾生的心，是不太會去做超過自己能力的事。人去做超過己能之事，其內心無外乎想顯示「自我」，也就是自彰己「德」，本質還是「我執」，只是帶了一張「發心」的面具而已。這種人，像善導大師說的「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一個人真為眾生，絕對會徹底從眾生角度、立場去考慮問題。眾生若需要我，哪怕只是捶捶背、掃掃地，也不會嫌其所做的事低賤；眾生需要若超過我能力，我也不會愣充有能力，強力去做。如果我果真去做這種超過己力之事，不但不能幫到眾生，反而會傷害眾生，這又於心何忍呢？

佛順師：嗯，謝謝您的開解，我明白很多了！

佛到底慈悲在哪裡？

下午，佛順師問了我一個問題：「佛到底慈悲在哪裡呢？」問得我一時甚覺錯愕。問的人是個出家很多年的法師，問的問題聽起來只有初學人才會問，這著實讓我覺得有點詫異。

我說：「你這問題如果讓大眾知道，恐怕要被人扔香蕉皮啦！」

我吐了一口氣，反問道：「佛哪裡不慈悲呢？你問的問題就如同問：糖到底甜在哪呢？蘋果、香蕉、鴨梨都是甜的，但都是因為其中有了天然糖的成分在裡面，才成為甜物，但你尚可以問是靠近皮更甜，還是靠近核更甜，可是你若問一塊糖哪裡甜，哪裡不甜，怎麼問呢？我們可以問某人或某菩薩慈悲在哪裡，或者有多少慈悲，因為人和菩薩們雖然有慈悲的成分在，但又不都是徹底的究竟慈悲，故尚可以發問。可是佛是徹底的慈悲啊，百分之百的慈悲啊，佛就是慈悲成就的啊，你這可讓我怎麼回答呢？」

佛順師自覺討了個沒趣，過了良久，方小聲嘀咕道：「可我確實想不出來啊。有一天我想這個問題，怎麼也想不出，想到半夜醒來頭還很暈。」

哦！聽她這麼一說，我才意識到，她這還真的不是隨口一問的，對她來說還就真的是一個問題。

於是我認真地思考了一下，約莫十來分鐘後，於是便有了下面的話：

「我仔細想了一下，覺得你這個問題提得還是合理的。」

人不知道佛慈悲在哪裡，大概有兩種情況。第一種，佛教信仰比較淡薄的情況下，或說信仰尚未扎根時會這樣。比如以前小宗易就經常問淨業法師：你們總是說佛慈悲，可我怎麼一點沒感受到呢？他對佛教瞭解得尚不夠深入，對因果、輪迴、地獄、佛的功德救度都還沒有深刻瞭解，或瞭解也沒有變成一個事實——如「天要下雨，地上會濕」這樣的事實來接受，那他自然感受不到佛的慈悲。

你都因為信仰而出了家，肯定不屬這個情況。只能是第二種情況，怎麼說呢？

學了這個法門也有一段時間了，聽法也聽了不少，文章和書也看了不少。聽到的最多的就是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可是當別人口中或書中說到彌陀是如何如何慈悲的時候，內心並沒有當下產生同等親切的感受，或曾經也有過，但現已再找不回以前的感覺了，所以就努力地心中想：佛慈悲在哪呢？想了半天，想來想去，佛的慈悲還不如常住過年發了200塊錢給人感覺慈悲。佛離我們很遠啊，又不給我們吃，又不給我們穿，甚至一眼都沒給我們瞧見過，試圖通過努力地「想」來達到別人描述的某種感覺，這就如同我要怎麼樣地「想」，才能感受到從未吃過的梅子的滋味呢？你吃到了，自然就有那感覺，你沒吃到，永遠也感受不到。

這裡想討論的是：即便有人感受到了慈悲，那就真的是佛真實本然的慈悲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華嚴經》裡有一句經文：「世間所有廣大慈，不及如來一毫分。」世間一切的慈悲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佛慈悲的一根毫毛。凡夫的心量何其有限，所感受到的慈悲又有多少呢？如同人在懵懂無知的孩提時代，瞭解到父母對我們的愛有多少呢？天地對我們的恩德又是父母所不能及的，但我們感知到的有多少呢？天地把空氣給我們天天呼吸，水源給我們天天喝，陽光每天為我們照明，給予溫暖，可是我們會每天去仔細地「想」，去認真體會天地

的慈悲嗎？我們會認為這是一種自然，天地本該如此，這也都是我應得的。而佛的慈悲又是天地遠遠所不能及的，佛是自然中的自然「自然中自然相」，這就更超出我們的經驗範疇了，所以老子有一句話說得好「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聲音大到極點反而歸於寂靜，形象至大反而歸於無形無相，說明任何事物至大到極點反而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所以套用老子的話，也可說佛的慈悲真是「大慈無慈，大悲無悲」，所以慈悲有時候感受不到，這反而更接近真實。

當然，也有人說了：可是我就是真切地感受到佛的慈悲了啊，你看我眼淚都流了一大盆了，我都在地上打滾、空中跳舞了。究竟來說，凡夫所感受的慈悲，總是和凡情交混在一起的，總有帶有情緒、感情在裡面，而真實慈悲絕對是一塵不染的，清淨的，超越感悟和情緒的。故凡夫所謂的感受佛慈悲總是不能長久的，無常風一吹，什麼都沒有了。我們過去也都有過這種所謂「大喜充遍身」的經歷，但時去境遷，一切也即歸於平靜、平常、平淡，今天只是像平常地一呼一吸一樣，一句一句地「南無阿彌陀佛」，即如古人所謂的「白木」之念佛，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念佛。

所以，我們感受到佛的慈悲也是自然，感受不到也是自然，乃至最後往生也是自然。不必在最自然的心中，去刻意地尋找人為造作的虛偽感受。

人和人根機皆不等，有些人開始感受到佛的慈悲，後慢慢感受淡化；有些人開始並沒什麼感受，念佛久了，反漸漸感受佛的慈悲；也有人從始至終也沒感受到過佛的慈悲，但這也不礙其往生；有些人由於內具慈悲，故能始終感受到佛的大慈大悲，直至往生。這些也都是自然，不必去和別人比較。

究竟來說，我們內心有什麼，才會感知到外界的什麼。內心如果毫無慈悲念，肯定就一點感受不到慈悲，內心有多少慈悲，也同時能感覺到外界多少的慈悲。所以要徹底地感受到佛的慈悲，需待你往生後，有佛一樣的慈悲方可。

也說愛憎分明

有一類人，生活中不管大事小事，愛憎分明、黑白分明、是非分明、正邪分明……總之，什麼都很分明。學佛以前，我很欣賞這種人，覺得這種人不但有主見，而且有勇氣，有骨氣，有義氣，甚至往往還有一股俠氣，嫉惡如仇——常常能「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

學佛日久吧，對這種人，我開始變得有點害怕，不敢走近，「望之悚然，即之也畏，聽其言也懼」。師父也說：「愛憎分明、嫉惡如仇者，非佛法中人，應當遠離。」（《心籟·人法與佛法》63頁）本來這反應近乎是一種本能，說不出為什麼要遠離，但偶爾也會想到一些似能成文的理由，以下姑列幾條。

1.是非聚集地。

於「是」者生愛，於「非」者生憎，愛憎分明的人所在的地方，也往往是是非聚集之地。人心中有是有非，自然會形之於表，或言或行，且極富感染力，極易波及到周圍人。

2.話多且戾。

「路見之不平」，其實並不在別處，就在這類人身上，在這類人的心中。不平則鳴，心有不平，一定有相應之語言表露。這樣的「路見不平一聲吼」，往往「吼」的語氣堅定而果決，言辭鋒銳無比，如出鞘的明晃晃的刀一般；這種「該出之手」，說不定一不小心就誤打了我這樣的旁觀者。

3.心量小。

對合自己心意的人極歡喜，對自己看不上的極排斥。但合意的畢竟少，看不上的佔多數，排斥來，排斥去，只好「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心靈蜷作一團，在狹小的空間裡孤獨地、驕傲地守著堅如金剛的「我執」。

4.不寬厚。

古人說「君子如玉」，取玉之溫滑圓潤相，象徵君子之寬厚仁慈。愛憎分明的人的心，如稜角分明的石頭，讓旁人捫之不舒服，劃之可出血；又如怪石嶙峋的凸山，這樣的山，缺少坤德，生機不顯，草木難生，由於沒有草木植被，一下雨，石頭「嘩嘩」往下掉。寬厚的人，能夠接受各類人，善惡愚智，君子小人，皆平等接受，孔子所謂「泛愛眾，而親仁」。

5.道念淡。

大道是「一」，絕對平等。善人與惡人等，智慧與愚癡等，是與非等，對與錯等，淨與穢等，等在什麼地方呢？等在「緣起性空」。一切皆是緣起，一切都是在特定的空間與時間下，因緣具足的情況下，展現出在你眼前的人、事、物。然而無常變幻，剎那不停，一旦緣散，總皆為空。是非分明的人，產生分明之是非，顯然是被眼前的幻相給欺騙了，認定對方就是如此，不會變；事情就是這樣，不會變，不知一切都是因緣果報，本無對錯，對錯起於判斷者的內心。

6.少愛心。

「恨是讓人記住人的惡，愛乃是讓人忘記人的惡」，人如果真正是心中有愛，決定不會以一種對抗的心態與他人撞擊、碰撞。反之會包容他，憐愍他，同情他，想要幫助他。

當然，這還是對方果真有違背善因善果的前提，若事實上對方並沒有什麼錯呢？

7.不謙卑。

極度傲慢的人才會認為始終都是自己對，從來都是別人的錯。自省力不夠的人，缺乏自我覺照的人，往往如此。

8.心不柔軟。

愛憎分明的人，心一定是剛強的。柔能長全，剛則易折——「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語）。又，剛硬的心中，難生智慧，難存法水，正如柔軟的柳條中必有水分，沒有水分的柳條乾枯易折。

9.情緒重。

愛憎太分明了，甚至「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這不是完全的情緒作主嗎？心中不平靜，理智不當家，凡開口，一定是濃煙黑霧；凡作為，一定是盲目感亂。目睹耳聞，可不遠離之？

10. 難念佛。

以上所列心性的特點，頗不容易和淨土法門相契合，因為淨土法門講求信順，謙卑柔和，慈悲無諍的心性更容易與之相契。好在淨土法門千機並育，萬類齊收，是類人果能選擇念佛，隨著念佛日久，愛憎分明的心性可能也就轉成愛多憎少，甚至愛滿憎消，所謂「蛇性雖曲，入竹筒則直」。

以上幾條，讀者們可以細細琢磨，是否有理。當然，可羅列的理由還有很多，大家可以再想想。

但我絕對不是主張做一個鄉願的人，處處討好，和稀泥，隨風倒，孔子稱其為「德之賊」，鄉願非常能夠混淆真偽，讓大眾迷糊，正邪莫辨。人該分明的時候還是要分明，更重要的是該愛的時候還是要愛，分明的前提是一片愛心，分明的目的也是為了愛，為了更好地愛。至於說「憎」——這個字兒，就應該從我們生活的字典裡面徹徹底底地刪除！

若果能如此，展現出來的必是一股和氣——和顏愛語，寬容坦蕩，下心含笑，謙卑柔和，平靜自在，心胸開闊，理智不情緒，包容有力量。

按理說，我也不應該「愛憎分明」地遠離這些「愛憎分明」的人。可是對於一個滾沸著隨時像要爆炸的開水壺，沒有消防衣的我，不這樣遠離，又能如之奈何？

而連我這樣反對「愛憎分明」的人都不得不選擇遠離之，可以想見這樣的人為什麼會由孤立走向孤獨，由孤獨走向孤僻，甚至走向孤絕了。古人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老子說：「世人察察，我獨悶悶；世人昭昭，我獨昏昏。」孔子說：「寬則得眾。」這些話都特別地發人深省，我們應仔細體會。

（其實這篇文不是針對某些人而說的，說是「這類人」，也只是設一個虛擬的靶子而已了。其實每個人的心性中，都有這樣愛憎分明的一類「眾生」，與其說要遠離這樣的人，毋寧說要遠離的是這樣的心。）

到底該怎麼勸人？

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和我關係不錯，也信佛念佛，曾經在寺院住過一段日子。大概是氣質太脫俗了，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對她說著相同的話：「你快出家吧！不出家真的是太可惜了……」離開寺院前，她剛來時的歡喜自在如煙般消散不見，滿臉茫然與疲厭地對我說：「這樣的環境真讓我感到很恐懼，大家的好意成了我心頭的壓力，現在只想趕緊逃走。之前本來生起了一點點出俗之心，現在被人說得反而不再願起這樣的念頭……」我也很無奈，只得安慰她說「你太優秀了，眾人都看好你才如此說」云云。

想起《伊索寓言》裡面有這麼一則故事：說有一個農夫趕一頭驢子進城，走到山路上，一邊是絕壁，一邊是懸崖。農夫恐怕驢子掉下懸崖，於是使勁把驢往絕壁一邊牽，驢子硬是不肯，農夫越往裡牽，驢子越往外走。僵持到最後，驢子腳下一滑，跌下萬丈深谷，農夫後悔不迭。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刻畫了人性深處的一些微妙情態。

其實我們每個人既是農夫，也是驢子；有時做農夫，有時做驢子。比如我們經常想勸人接受一個思想或一個建議，於是會不斷地、反覆地、不厭其煩地、絮絮叨叨地、喋喋不休地開始「勸化」對方。如同故事中的農夫生怕驢子掉下懸崖一樣，使勁地往裡面拽。可是我們忘了，人人心中都有那麼一點「驢性」。什麼叫「驢性」呢？即是倔強、剛強、甚至反逆的心理，尤其當身邊所有人將其團團包圍住，拉開「眾口鑠金」似的架勢，人的反逆、厭煩、反叛心理即被激發到最大化。結局就是：倉皇地朝眾人所勸之相反的方向逃去，如同寓言中的驢子反而跌下山谷。驢子既可悲，農夫亦後悔不迭。當然，有些「農夫」始終都很自信，慘局現在眼前，還不忘抱怨對方：你看看，他就是不聽我勸，才落得個今天的下場。他沒有仔細想過：或許就是因為他的勸說，才會引起對方的反叛心理，導致大家都不願看到的結局。

而當換一個時候，當自己做驢子，人家做農夫的時候，其實也會像條件反射一樣對人這樣的勸說起反感情緒。

其實勸人接受一個想法，還真的是很需要一點智慧的事。

慧淨法師說：守大體，有分寸。做任何事都需要這樣，勸化人也不例外，應該說尤其要守大體，有分寸。

勸化人的大體有二。

第一，先要做一個給人接受的人。這是最起碼的條件，即是對方首先要能接受你這個人，若對方連你人都不能接受，怎麼談得上讓他接受你跟他講的話呢？

第二，要以愛心貫穿始終。所說的話，是真切地站在對方立場上考慮，是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不是簡單粗暴、理所當然地判定：因為我想讓你這樣，所以你就得這樣。前者是以對方為中心，後者則以我為中心；前者出自愛心，後者出自一種強烈的「我執」。我們存的是什麼心，在我們張口的一瞬間對方就感受到了。

餘下的就是分寸問題。勸化人的分寸特別重要，分寸就是技巧，分寸就是智慧，分寸有時決定成敗。只有一腔熱誠，掌握不好分寸，往往會事與願違，連「大體」也一起失掉。

分寸有兩個「准」。第一，要看得準；第二，要出手准。

看得準，是指看準說的時機。這要善於觀察對方的心理處境，這些通過神情、語言、動作都可判斷。

若對方聽你所說，眼光游移、飄動，面露不耐煩之色，談話中應答有一搭沒一搭，所說的話完全不在同一頻道上，這說明對方對你說的話題毫無認識也無絲毫興趣。此時最多只可以把你的觀點原原本本、要言不煩地擺出來，讓他瞭解有這回事。除此之外，切莫做任何的強制推銷。

當對方聽你所說，眼睛直視著你，睜得大大的，面露喜色，「聽者端視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對談往來，熱情附和。這說明對方對你所說的内容有了興趣，此時說正是時。

若對方對你預說之内容正處於懷疑中、猶豫中、矛盾中，此時也可出手。但說時需謹慎，旁敲側擊，輕言試探，小心翼翼，層層抽剝，發現風向不對，立即見好則收。

若對方完全尚處於排斥的狀態，寧願見面說些「你好，我好，天氣真好，哈哈」，也不要觸及對他而言異常敏感的話題。

若對方本身心意難決，輾轉反側，憤悻難遣，懷著無限信任真誠殷重地主動找到你來問的時候，此時最是時機成熟，幾乎一說一個准。佛經絕大部分都是弟子問出來的，弟子有問，代表了佛說相應的經法時機成熟了。

記得師父（淨宗法師）過去有一個同學，以前住北京，師父每次路過北京時都會住其家中一兩日。但奇怪的是，師父幾乎從來沒跟他這位同學提過半點佛教的内容，也沒有說過一句勸其信佛、念佛的話。為什麼呢？因為彼時其人正埋首於世俗創業，公司正處於蒸蒸日上，全副身心可說都在世間，此時即便對其說佛法也難入耳。數年後，一次特別的因緣，此人陷於巨大的迷惘痛苦中，苦惱逼迫而來。此時他才開始認真地思考人生，想到了灑脫自在的師父，於是像懷著抱定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來問師父解脫之道，此時師父才開口介紹佛法給他。此時師父說的每一句話都深深打進了他的心中，短時間內，幾十年的煙癮戒掉了，每天很精進地念佛，現在則成了師父身邊非常得力的護法居士。

我們常常迫不及待地想要給對方利益，但往往沒有考慮對方是否做好了接受「利益」的心理準備。若對方沒有準備好，要像師父這樣耐心地等待，等待，再等待。看起來前面時間流失掉了很可惜，但其實一點也不可憐，勸化之事，需要應機而動。像一個人徒手抓兔子一樣，兔子若沒出現，要一直等下去，不能輕舉妄動，一有半點聲響，藏在草叢裡的兔子立即又跑回窩裡了。

第二，出手准，就是講的話要在點上，要扼住對方的喉嚨，讓對方感到句句正是他當下所需要的。這需要一方面瞭解對方，對其想法、性格、意樂等都有充分的瞭解。另一方面，對所要說的内容，也要有全面深刻的認識。如同良醫醫病，對病人的病和治病的醫術都要有全面深刻的瞭解。所說的話，要應聽話的人的心，所謂話要投機。

若大體、分寸全部具足，真是話不在多，甚至根本不需要重複說。

以我個人經歷來說，其實從前正式勸我出家的不過有兩個人，一個是師父，一個是南寧的某一個居士，他們的共同點是：對我只勸說過一次，再沒有說過第二次。甚至那位居士講完後當場就說：「今天的話，此生只和你說一次，不會有第二次。」果真，此次之後，對於出家，他隻字未再提起。然而對我來說，他們這樣的勸說的效果卻是驚人的，是千人萬人圍著我說、跺起腳捶著胸說、提著我耳朵說，都遠遠達不到的。他們表面上對我只說了一次，但在我的心理感受上卻是成百上千次、成千上萬次地說，甚至耳邊無時不迴響起他們勸說的聲音。我想，若他們當時說完一次，又第二次、第三次地反覆勸說，說不定反而沒有這樣的效果，頻次上每加多一次，力量反而卻要減損一次。

文章尚簡

今天這個內容不單指寫文章了，說話也是一樣，我認為說話也好，文章也好，都是越簡越佳，越簡越妙。

當然，「簡」這個字有很多內涵：第一是簡潔——簡而乾淨、不囉嗦；第二是簡練——簡單而精練，不複雜；第三是簡明——簡單而明瞭，不隱晦；最後是簡樸——簡單而樸實，不造作。

囉嗦、複雜、隱晦、造作的文章讓人讀起來很難受，看幾眼就不喜看。反之，簡潔、簡練、簡明、簡樸的文章讀起來很舒服，很享受。

以上這幾個詞都有個「簡」字，也就是這些內容都是以「簡單」作為基礎，在「簡單」的基礎上才談其他。

一般人會說：簡單一詞不是太簡單了嗎？其實「簡單」很不簡單。

「簡」這個字在《說文解字》中說：簡者，牒也。也就是竹簡的意思。古人開始記字都在龜甲殼上、金銅器上，刻起來很費勁，後來有人發現把字刻在竹子上更簡單、更高效——簡單之至。於是，人們把如此複雜的事物變得單純、省力叫作「簡」。「簡」字是這麼來的。

通過這個造字的過程可知道，簡單本身是一種智慧，是一種力量，蘊含著豐富的內涵。記得曇鸞大師晚年就自稱為「玄簡大士」，玄有高深莫測之意，簡又是簡單平常之意，兩個相反的字合在一起，聽起來特別有意涵，大概想表達至玄則簡、至簡則玄的意思。

佛教徒喬布斯講過一句話：我有兩個秘訣——專注和簡單。簡單比複雜更難，你必須努力讓你的想法變得清晰明瞭，讓它變得簡單，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它值得你去做。因為一旦你做到了簡單，你就能搬動大山。

說得太好了！喬布斯設計的蘋果產品就是這個特點，非常簡單、簡約，所有的努力都為了達到操作的最大限度的簡單，到最後這種簡約風格徹底征服了世界。

一般人往往會認為複雜很難，因為有難度，所以複雜也代表了高明：你看，這個說的所有人都聽不懂，真厲害！

其實恰恰相反，簡單才更難，簡單才高明。

簡單和複雜相比，簡單更接近真理——大道至簡，沒有說大道至繁的，真理必然是簡單的，複雜的一定不是真理，起碼不是終極真理，我們念佛法門不是這句話最好的註腳嗎？「不用三祇修福慧，但憑六字出乾坤」。

其實，不單是東方人這麼認為，西方很多智者哲人也這麼認為。

歌德說：「凡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不管外表如何，都是簡單的，並且還是相似的。」

黑爾（美國化學家）：「最偉大的真理最簡單，同樣，最簡單的人最偉大。」

達芬奇說：「把最複雜的變成最簡單的，才是最高明的。」

愛默生：「任何事物都不及『簡單』那樣偉大，事實上能夠簡單，便是

偉大。」

這些句子都很好，很有智慧，很能給人啟發。

真理之相、用雖然是複雜的，但真理之體卻是簡單的。像繪畫，再怎麼複雜也不過是七種顏色構成的；音樂，各種各樣的曲子，無論怎麼複雜，也不過是七個音符；天地萬物很複雜，但以古人看來也不過是金木水火土所成。

透過紛繁複雜的表相，把握簡單的體，需要深邃的智慧。然而這種智慧卻並不是能看多少書，能寫多少文章，能講多少大道理，最根本的智慧卻是要自己的心能夠簡單下來，以簡單的心體會簡單的道，以簡單的心描述簡單的道。

當然，當一個人心果真能簡單下來，自然與道相應，也自然能講出道理來，並且是源源不絕地講出來，所謂「有德者必有其言」。

像師父講法，佛居師那天還問：師父怎麼那麼能講？天天講天天有新的東西講出來，而且怎麼聽都聽不厭。我說：從地面上打井下去打到一定的深度，所得到的水是與地下水相通的，這樣的井是不是天天抽水，天天有水？是不是怎麼打，水都是那麼高？這個地下水就是簡單的真理本體，簡單之體在啟用時，就會活用無方。

以簡單心描述簡單的道時，必然也是簡單的方式。像師父講話非常簡潔，句句簡練、簡明、有力量。雖然講千句萬句，但聽起來也只像講了一句；雖然一句，也好像講了千句萬句，有點像《華嚴經》上說的「一多相容」。師父寫的文章也是如此，言簡意賅，言簡意豐，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像暗夜中月亮，一輪獨照，清晰明瞭。孟子說「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這句話來形容師父講法文章的風格也是非常恰切的。

中國人自古以來也都是崇簡，古代文言文都非常簡潔、凝練，很有美感，寧可少一字也不多一字。鳩摩羅什大師說「秦人尚簡」，為順此方文章風格，他翻譯的經典也都是簡潔明瞭。尚簡也可說是尚智慧、尚真理。

中國讀書人的代表孔子，可以說是最會寫文章的了，他說「辭達而已矣」，寫文章或說話，只要用語言把意思表達出來就可以了，並不主張過分修飾。

《周易》上說，看一個人是不是君子，聽一個人說話就知道了，看他是不是能夠「言簡剛中」，「剛」是有力，「中」是切中要害。很多人說話囉哩囉嗦，不知所云，同樣一句話重複說不知道多少遍，沒有哪句是切中要害的，最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顯然，這樣的說話是不符合君子之氣度的。

我們有時看一個人對一個問題認識的程度，只要看他是否能用最簡潔的話表達出來就知道了。認識不清，才需要一大堆話，在問題的邊緣游移，不得要領。古人說：「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

簡單也才有力量，一般人會想：話越多不是越有力量嗎？其實不是的，有時多出的話反而會削弱力量。譬如打針用的注射器的針頭必須是尖的，皮膚才會一扎就進去，針如果太粗的話能扎進去嗎？還比如，在一張紙上寫字，如果紙上已經密密麻麻寫了很多字和印跡，當你在這上面再寫字的時候，還能輕易看出來嗎？說話也是這樣，你說的無用的話，等於是給這個紙密密麻麻加了許多背景，主題就模糊掉了，讓人認不出來。還有我們學中醫的都知道，當人病重快死的時候，這時候用的中藥必須是很簡單的幾個藥，你不能用藥味太多的藥，像陽脫的時候，要用四逆湯，只有三個藥：附子、乾薑、炙甘草；如果是陰脫的時候，這個時

候，要用獨參湯，就是一個人參。這個時候你用藥味多的話，反而就沒有力量了，它就扳不回來了，中醫叫藥少力專，藥少它的力量才會專。

再說回寫文章。魯迅講過這麼一句話，他說：「文章要寫成精銳的一擊，能以寸鐵殺人的匕首和投槍。」他的文章就是有這個特點，很簡潔，很有力量。他還說：文章要竭力地把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除。這裡他用了「竭力」兩個字。

像慧淨法師說話就是一句話也不多，一個字也不多。但是每句話都沉甸甸的，如水銀落地，每顆都很重，當然，每一顆也都是圓的。

簡單的文章有力量，簡單的做人也很有力量，不但文章尚簡，做人也尚簡，簡單，簡樸。

什麼是簡單？什麼是複雜？師父說：事很簡單，情很複雜，所以事情很複雜。事，是客觀自然的存在，並沒有複雜性；情緒，分別，執著，得失心，利益心，這些讓事情複雜了。如果有一顆簡單的心，就能單純地面對事物。

希望大家都做簡單的人，自己輕鬆，周圍人也不累，且能夠讓生命變得有力量。

說謙卑

謙的重要

在《念佛人每日誦念思維》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是「謙」。有一些文句雖然是沒有出現「謙」字，但也帶有「謙」的意思。

- 一、對彌陀恭敬信順，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
- 三、自覺愚惡，過於他人，毫無資格，計較他人。
- 四、奉行謙敬，不起驕慢；常懷慚愧，仰謝佛恩。
- 九、天道虧盈益謙，地道變盈流謙，鬼神害盈福謙，人道惡盈好謙。
- 十、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

可見慧淨法師很重視謙卑，他力法門特別需要謙的心態，謙卑的人很容易跟全他力的法門相應。「謙」這個字不僅是貫穿俗諦，真諦中也體現了謙的重要。《無量壽經》裡說：「謙敬聞奉行，踴躍大歡喜，驕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謙卑之心最與淨土法門氣息相應，與真諦是相通的，是溝通真諦和俗諦的一個橋樑。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韓詩外傳》中周公曾告誡其子伯禽：

《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謙卑無論是在世間，還是在出世間，都是非常重要的，養成謙卑的人格，最容易與本門相應。很多人因為驕慢而拒絕這個法門，拒絕這句名號，我們生生世世都是這樣一直拒絕彌陀的救度，才在三界生死輪迴。

從《易經》說謙

《念佛人每日誦念思維》中有一句：「天道虧盈益謙，地道變盈流謙，鬼神害盈福謙，人道惡盈好謙。」這是慧淨法師直接引用《易經》的原話。這段話其實是不太好懂的，我第一次讀都不知道在說什麼，解釋之後才知道表達的意思，後來看到《易經》的時候，才覺得法師真是太智慧了。

古今中外，對「謙」的讚歎、描述很多。為什麼要從《易經》來說呢？《易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是群經之首，年代久遠，難以考證。它不斷演變，最初伏羲畫八卦，伏羲的時候沒有文字，只是把卦畫出來，周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爻辭，後來孔子又為爻辭作傳。

《系辭》是孔子對《易經》的解釋，大概有幾千字，寫得是非常美，孔子不愧是讀書人的榜樣，真是字字千金，內涵特別深邃，特別深刻，特別豐富。我們日常用的成語、俗語，很多就是出自《易經》。

《系辭》言：「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句話講《易經》的起源。庖犧氏就是伏羲，他掌管天下的時候畫卦，目的是「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是事相後的原理，神明是不可見的，「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看到都是器的層面，把器背後的原理揭示出來。「類萬物之情」，就是萬物內在的聯繫，內在的微妙道理。為了揭示如此深微之理，「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用我們可見的事相，來表達微妙的道理。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言雖不足以盡意，而是通過立象來盡意，補救言之不足。

《系辭》又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可見《易》中天道、地道、人道無一不包含在內。世間萬象背後的道理，都能在《周易》裡找到根據。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這也是在講《易經》的廣大，「與天地准」，以天地間的道理為準繩的，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無所不包，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這些道理百姓每天都在用，但是不知道，不瞭解，也是因為《易經》高深、廣大。所以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以孔子那樣的資質都是如此說，可見《易》理之妙。

《史記》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過去的書是竹簡的，孔子每天都在翻閱《易經》，翻的次數太多了，繩子就斷了，斷了之後再編起來，這樣反覆三次，「韋編三絕」這個成語是從這個典故來的。

引用這麼多是為了說明，對於《易經》的道理，我們要仰信，要敬信，不能輕忽。我認為《易經》講的道理是三界內最高真理，「易」字上邊是「日」字，下邊是「月」字，日月星系裡的道理已經講盡了，只要在這三界之內，這個理肯定是適用的。孔子為《易》作傳，用在人道中，定格在儒家的層面，其實不只是在人道，三界之中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用的。

一般人看到《易經》容易想到是算命的書，雖然最初確實是占卜用的，但是它的內容遠遠不止是這一點。《易經》裡既有道又有術，或者說是有體有用，有道才有術，術是道的枝末。後人總結了一句話：「善易者不卜。」真正善於《易》的人，其實不用卜卦的，只要按照《易經》揭示的道理去行事，就可以了。

《周易》是認識宇宙最好的一個工具，「易」有簡易、變易、不易之義。「簡易」就是能讓複雜的東西變得簡化、簡單，執簡馭繁；「變易」跟佛教無常的道理是一致的，認為一切都是在變化之中的；「不易」就是在變中有一些規律，是固定不變的，《易經》就是在揭示這種規律的。謙虛、謙德這就是不易。

所以它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群經之首。蕩益大師也寫一部《周易禪解》，因為蕩益大師過去是學儒的，儒家的人不可能不讀《易經》的，而且非常精通。因果是佛教的基本道理，而《周易》中簡易、變易、變化背後深層次的，最基本的其實就是因果，只是三界內具體的道理用《易經》來表達。比如說周易裡邊有一句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這不是很明顯的因果道理嗎？

凡事都有起信，我對謙虛的起信就是從《易經》來，雖然從小老師就教導：「驕傲使人退步，虛心使人進步。」但是，我覺得這僅僅是停留在一種說教上，認為謙虛是一種美德，要養成謙虛的品德，僅僅是停留在這個層次上。而當我看到《易經》有一謙卦專門講「謙」的時候，才明白「謙虛」原來不是簡單的說教，而是真理的存在。

當明白了傲慢對人的傷害，謙虛對人的幫助，就像瞭解到酒裡有毒，自然不去喝，紅燈不能闖，冷自然趨向於溫暖，黑暗自然趨向光明。此時絕對不會簡簡單單把它當成是一種說教，而是會在傲慢心起來的時候，就有像在喝毒酒一樣的覺受，此時自然就會謙虛下來。有時候我們知道一些道理，而沒有在行為上做到，特別是本來是有能力做到的，卻沒有去依循，本質來說，是對這個理認得不真。如果理上認得真，就不可能做不到。如同一個人真正明白了念佛能往生，他會不念佛嗎？沒有這樣的道理。

所以，當你真的對謙德瞭解到那個程度的時候，一定會謙虛下來的。

雖然傲慢是一種習氣，是不自覺地冒出來的，但是知道謙德是一種實在的真理，跟你不知道，或認識很淺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古今所有論述謙德的文，我覺得《易經》是述說得最深刻、最系統、最完備的。所以我們先從《易經》來談謙虛。

三教說謙

佛教說謙

在佛教分析「謙卑」有更高的高度，我們來看佛教怎麼講謙卑的。

《大哀經》：「謙遜不自大，是則為智本。」

《出曜經·樂品》：「謙恭卑下，修德之本，輕人貴己，殃禍之災。」

《十住斷結經》：「為人謙下，不驕蔑人，功德道果，日夜滋生；縛結怨惡，永無根芽。」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中有一首偈子：「觀諸有情是佛身，唯我獨處於凡類；一切眾生等尊貴，我為僮僕居卑賤。」

《大寶積經》：「具足柔軟心，常樂行慈悲，若與眾生語，謙下心和悅。」

老子說謙

老子的思想本來就是謙虛退讓的。

老子說：「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一般人都喜歡高的，這也是凡夫性。但水不這樣，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眾人都不喜歡的地方，就是最低的位置，它就往那去。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這是老子對孔子說的話。良賈就是好的商人，看起來是一副貧窮的樣子，有盛德的君子看起來好像一副愚笨的樣子。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這是《道德經》裡面的話。

儒家說謙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荀子·堯問》

這段話意思是，子貢詢問孔子說：我想待人謙下，可不知道如何去做。孔子說：待人謙下嗎？那就像土地一樣吧。往其下深掘就能得到甘泉，在其上種植就會五穀茂盛，草木繁殖，飛禽走獸也得到供養。人活著的時候站立在土地之上，死去的時候又埋入其中，土地多有功績卻不自以為有德。要待人謙下，那就像土地一樣吧。

師父有一個博文也是講謙虛的，打的比喻跟這如出一轍，都用土作比喻，暗合道妙。

人心如地，本來含藏佛性智慧之水，可是被自以為是的土石填滿，不得其用。如能用謙虛的鏟，掘出驕慢的土石，現出空心的井，佛性智慧法水自然注滿其中。

基督教說謙

基督教特別強調謙卑，他們認為離開「謙卑」，基督徒就不成立，就沒有基督徒。他們常說：謙卑是上帝的一種性情，也可以說真正的謙卑來自於上帝。

耶穌被猶大出賣，臨被帶走之前作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幫所有的門徒洗腳，並囑咐他們：「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這段話讀起來讓人很感動。

謙卑對外乃是基督徒的代名詞，對內乃是基督徒的生命密碼。

以下都是從《聖經》裡面摘抄來的，說的巧妙生動，直指人心的感覺，讀起來很讓人感動：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謙卑的人看見了就喜樂。尋求神的人，願你們的心甦醒。」

「謙卑的人，神必然拯救。」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耶和華啊，謙卑人的心願，你早已知道。你必預備他們的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我對謙卑的體會

第一，為什麼謙虛能帶來那些利益，因為謙虛是趨向於無我的，內心的「我」如果不拿走，怎麼謙虛起來呢？無我就自然趨向於空性，空性就是佛性。特別是我們這個法門，有我就沒佛，有佛就沒我，自他二力是相互消長的，只有把這個我拿掉，這個他力才能乘得上。拿掉「我」的辦法就是謙卑。

第二，謙卑的人最柔軟，傲慢心堅強。謙卑人的心一定是柔軟的，真正的柔軟不是相上的柔軟，而是軟到沒有，軟到空性，這才是軟。老子說：「柔軟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人身上舌頭最軟，到死都不壞，牙齒最硬，但也最先壞。

第三，謙卑的心有力量。這種力量有內在的，有外在的。從內在來說，這種心本身就跟佛性相應；從外在來說，謙卑的心受教有地，走到哪就會有能量輸入給他，心就會得到武裝，當然就有力量了。

謙卑跟自卑不同，自卑跟高傲是一樣的，可以劃等號的，驕傲的人往往是用驕傲來掩飾自己的卑怯。所以，驕傲和自卑都表示心靈的軟弱無力。「心無下劣，亦不貢高」，這是佛講的，都是一個意思，都是心沒有力量的表現。

第四，謙卑的人最實在，少偽飾，少不切實際之想法。謙卑之人最自在。

第五，想要謙卑，可以教大家一句口訣，就是：「把自己當成最沒用的人。」

抓住這句口訣你就謙卑了。

最沒用，反而成為最有用，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語）

腳踏實地，低處最安全。

我們的心也是一樣，放到最低處是最安全的，把自己當成最沒用的人，就是把心放到了最安全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處於施展大用之地，但這也不妨礙無用之心，我們要自視為彌陀手中一顆棋子，是馬就要走「日」字，是炮就可以隔山走，是車就要走直線。我即使有能力也是佛所賜，我本身仍然是最無用的。這樣即使有能夠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機會，也成為一種額外的恩寵，完全不是自己應得的。我本來是無用的，怎麼阿彌陀佛給這麼好的禮物？完全不是應該得的，而是一種惠賜。這樣的心馬上就舒暢無比，而且這樣的心不會受到傷害，因為沒有落差，有落差就會有傷害。

第六，念佛人基本特質應該就是謙卑，善導大師說的「機深信」，這是從根機來論，因為在生死面前，我們高傲的起來嗎？在世間來說，學問、職位的高低，我們還有可比之處，有進步努力的空間。可是在生死面前，有什麼可以高傲的呢？生死的巨壑面前，盡我們所有的力量，都不可能逾越的。

特別是在彌陀的光明下，經文上講：「一切菩薩身光，悉皆隱蔽，猶如聚墨。」菩薩尚如此，何況是我輩？

第七，有的人學了這個法門，都念佛了還不能謙卑。分析其由，一個是他生死心淡薄，另外一個是他對彌陀光明的感受不充分。一個人生死心中，真的感受到彌陀的光明的照攝，他不可能不謙卑。

第八，佛性中本來就有謙卑。慢心屬凡夫性，傲慢跟懷疑是有關係的，往往因為傲慢而懷疑，因為懷疑而傲慢。慢背後是我，因我所知所感而疑惑不可知不可感之物，這不就是懷疑嗎？「生死之家，以疑為所止。」我們久在生死中沉淪，以淨土門來看往往就是懷疑，懷疑這個法，沒有信順彌陀救度。

謙卑最容易跟這個法門相應，因為謙能開塞，把心門打開。

第九，印光大師說：「汝雖於淨土法門，頗生信心。然猶有好高驚勝之念頭，未能放下，而未肯以愚夫愚婦自命。須知了生死，愚夫愚婦則易。以其心無異見故也。」

弘一大師也說：「我的性格是很特別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因為事情失敗不完滿，這才使我常常發大慚愧，能夠曉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養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過遷善。一個人如果事情弄完滿了，那麼這個人就會心滿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長他功高傲慢的念頭，生出種種的過失來。所以，還是不去希望完滿的好。無論什麼事，總希望它失敗，失敗才會發大慚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啊！」

古德也有看似不謙卑的時候，善導大師說「一句一字不可增減」「楷定古今」，這樣的口氣我們看起來好像很高傲，張仲景也說：「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但是這些人其實不是傲慢，他講這些話的時候，也是以謙卑的心來講的，純粹是為了利物，為了使後世能夠起信，莊嚴地宣誓。

關於慾望的問答

請問：慾望和目標的區別在哪？如果少一些慾望，是不是人生就缺乏衝勁與奮鬥的目標？

答：目標的範疇更廣泛一些。人受慾望驅使，往往會立一個目標來滿足其慾望，而目標不只是慾望的專利品，人也可以拋開種種慾望，為了真理、正義、道義等等樹立一個目標，經過種種鍥而不捨的努力而達到。

當然，在佛教中，慾望的內涵和外延更廣一些，一些世間看來很合理的事情，佛眼中也能看得到其慾望的本質，只不過因時代潮流、意識形態、風俗人文等等之使然，使得這樣的慾望看上去更合理化。

慾望往往是為了自己，是自私性的，是非理性的。而倘若以同樣的心理狀態而努力達到一種非為自己，而是為了他人利益而產生的造作，即稱為菩薩的願力。願力是利他的，是理性的。

兩種努力，最終結果會截然不同，過度的慾望往往導向痛苦深淵，非凡的願力腳步往往邁向光明、廣闊、自在。

當然，是人皆不可能無慾，適度範圍內的慾望享受也不是不允許的，過度的慾望則是理應戒止的。

你問如果少一些慾望，是不是人生就缺乏衝勁與奮鬥的目標？這個不會，人的「衝勁」與奮鬥之力量並不完全來自慾望，為了更多人的利益而努力往往會迸發出更大的、更不可思議的「衝勁」與力量。而且，前者往往很短暫，很無常，很不知方向，而後者會很持久，很理智，很清晰。觀古今真正成就大事業者，不可能是一個欲心熾盛之人。慾望可說是違逆自然的，願力往往是順應自然的，自然的力量最是無窮，觀太陽沒有慾望，卻自然灑萬光於大千世界。

古人講無慾則剛，是說人在拋卻慾望之時，內心的意志會變得堅不可摧，內在的心量會變得廣闊如虛空。人有欲，則有我，有我，則有對立，有對立，則有勝敗；人無慾，則無我，無我，則無對立，無對立，則無人能勝。如虛空，你打它，你罵它，你傷害它，都是不可得的事情，因為你本身就在虛空裡面。

念佛了，用怎麼樣的心走後面的路？

問：我們念佛了，以後的路都聽阿彌陀佛的安排，用怎樣的心去走後面的路呢？

答：念佛本身就在走這條路，怎麼樣的心，那些都是路上的風景。怎麼樣的心，往往也會久久稱念，內心自明，其實還是從南無阿彌陀佛中來，只是有人來早，有人來遲，有些人深，有些人淺，都是自然而來。如同樹葉得到太陽光會產生光合作用，漸漸枝繁葉茂，花果成熟，此之過程，全是自然，毫無造作，不期然而然。然略示幾條，有助循跡知之，如同春天睹嫩芽而知春來，秋天履霜露而知冬至，有一天念佛時發現它們，便不會覺得陌生了。

1. 隨順的心：隨順佛的聖言量，隨順祖師的教言，隨順善知識的言教。非佛經言，不隨不順；非具足傳承之祖師教言，不隨不順；非依經教、依祖師傳承弘傳佛法之善知識，不隨不順。

2. 謙和的心：自知罪惡，永劫輪迴，若無彌陀，必墮地獄；自知愚惡，遠過他人，謙卑柔和，不逞剛強。自知機淺，無智無慧，唯有念佛，低頭無諍。

3. 不變的心：由於我們罪惡生死凡夫的本質永難改變，所以我們仰靠阿彌陀佛的心亦應永不改變；由於我們必墮地獄的命運永難改變，所以我們仰靠阿彌陀佛的心亦應永不改變；由於阿彌陀佛救度我們的心永不改變，所以我們仰靠阿彌陀佛的心亦應永不改變。

4. 奉獻的心：人道最後一輪，永遠與六道說再見，臨行環視一切有緣，珍重珍重，再無所求，再無所爭，唯有全心奉獻，竭力幫助，希望別人過得更加好、永遠好、究竟好！

5. 報恩的心：彌陀大恩，碎身難報。自信教信，輾轉勸化，真實報恩；自己往生，教他往生，真實報恩。善護三業，落實宗風，真實報恩。

6. 歡喜的心：通身業力，十足凡夫，竟遇念佛之法，成聖成佛，如同乞丐竟登王位，窮人竟獲巨款，慶喜慶喜。六道苦日終不長，極樂美事眼前現。

7. 慚愧的心：雖然念佛，必獲新生，然三業洶湧，水火澆心，如是之我，佛不厭嫌，必救必護，心中唯有慚愧。

關於福報的問答

問：我對一個問題一直不解：關於佛緣，有很多師父都出家了，但還是沒有遇到善導大師淨土思想，那他們能夠解脫嗎？我們這樣的在家居士，卻遇到了最殊勝的、成就最快的善導大師淨土思想，這能說明我們福報大於修學其他法門的出家師父嗎？

還有就是：很多雜行雜修的師兄們，他們修學感應比較強烈，誦經持咒現世福報很快就來了，而我們這樣專修專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感應，還沒這麼強烈，為什麼？

答：

1. 福報有多種，有世間福報，有出世間福報，有聖道門福報，有淨土門福報。世間福報，富貴平安，身體康健等等；出世間福報，信佛學佛，能遇名師，不走彎路等等。世間福報與出世間福報比，出世間福報真實持久。

聖道門福報與淨土門福報皆屬於出世間福報，只是觀察福報角度不同而已。在聖道門看來，能出家，有智慧，有慈悲，有願力，有辯才，能行六度萬行，能嚴持戒律等等，皆屬於出世間福報殊勝的表徵。然而以淨土門來看，縱使以上的福報再具足，再殊勝，尚若不念佛，不知彌陀本願，也屬於沒有福報（確切地說是沒有當生解脫的福報）。因為不念佛，必難解脫，不能解脫，必終墮落，今世為僧，下世卻不知為什麼。

經中說凡能聞此法門者，皆是宿世已曾供養恆河沙佛之人，皆是積累了無量功德者，能信順不疑，更是佛之第一弟子，次於彌勒！

次於彌勒，可以想像嗎？不要說比世間的僧人了，已經能夠分身度眾的菩薩不一定比我們普通念佛人這個福報大，經中說有一億菩薩因不信此法故，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所以，這樣來看，一點都不必懷疑我們這個大得都難以接受的福報。凡夫肉眼只看眼前，佛眼卻徹窮過去未來，不然佛不會稱我們是芬陀利花了，觀世音菩薩也降格做我們的同學，而不是老師。

學淨土，眼光要寬、要廣，要把問題放到無始劫、無量的世界坐標系之中。無量劫來輪轉中，一切角色我們都做過，曾經出家過的衣服疊起來都可能比山還高。為什麼沒有解脫呢？就因為沒有遇到這個法門，或者遇到不相信，或者相信不專修。

2. 雜修或是修學其他法門，的確有時感應更強烈。然而，我們學佛就求的這個強烈的感應嗎？或者說感應強烈就一定代表法門殊勝嗎？正如我們看病一樣，有時候庸醫開的藥來的效果更快，或者西藥激素一上，所有症狀都一時除卻，但往往並沒有照顧到病人身體整體情況，很多時候，良好的效果是透支元氣為代價的。好的醫生，常常吃上藥一段時間內，並沒有明顯的效果，然而堅持下來的人，便會一天天覺得整體體質都在變化，最終病去人安，且永不復發。

有些法門如同普通醫生開的藥一樣，針對某種症狀，以消除某症狀為目的，它只是滿足修行人一時所需，持個什麼咒，生意興隆了，身體好了等等。其實這些功德本質來講，稱名名號都有了，但有句話，「縣官不如現管」，你找工作，找縣長可能比找國家主席還容易安排一些，但國家主席能辦到的，卻不一定是一個縣長能夠辦到的。

燈泡有時離我們近的時候，常常給人一種錯覺，就是：啊！好亮，甚至遠超太陽光！其實哪裡能跟太陽光比。有些時候，我們常常因為局限於眼睛看到的三尺遠，而忘記用大腦思維現象背後的道理。你問的這兩個問題，都屬於這個問題。

青年學佛等問答

問 青年人當如何修行？如何不見人過？路遇不平該怎樣處理？青年人通常都有遠大的理想抱負，他們認為，不見人過，或者見過不提，就是縱容冷漠麻木，他們更希望指出別人的不足（或不考慮方式方法），他們認為這樣才是弘揚正氣。南無阿彌陀佛，懇請師父慈悲開示。

答：青年人最容易修行，也最不容易修行。最容易修行，是因為其年輕，有活力，有精力，有身體、時間、智慧力、意志力、思辨力等等各種優勢；最不容易修行，因為青年人世欲初開，繁複多彩的世界初展眼前，情想蕩漾於內，利益吸引於外，心浮氣躁，稚嫩淺識，實難以從未涉世之心窺破世間苦空之本質。

有劣勢，當揚長避短，發揮優勢，遮阻弊處。當此之時，善知識顯得尤為重要，若有福遇真善知識，自可削弱負面力量，發揮正面優勢，使「最容易」最大發揮，讓「最不容易」至最小影響，全力趨於修行之路。試觀古今大凡青年有成者，無不深得明眼善知識之提攜誘掖。善知識對於青年人學佛，可說起決定性的作用。

所以，青年人如何修行，我以為，第一步，尋覓善知識最為重要。

如何尋找善知識呢？

首先自己要作好準備，機會沒有無端浪得的。調正自己內心，排除一切名利心學佛、玩戲之心學佛、湊熱鬧之心學佛。從心底欲求無上佛道，欲當生了生脫死，亦從心底渴求真善知識，祈佛圓滿其願（人若真心願了生死，依我之見，佛沒有不滿其願的）。然後靜待機緣，擦亮眼睛，處處留心，時時在意。一旦發現，細細觀察，聽其言、觀其行，對照經卷。果真確認乃是發菩提心、具正知見之善知識，當晝夜六時寶之如摩尼珠，親之近之，從之順之，久久自得無上受用。

如何不見人過？

凡夫未泯我執，則不可能完全不見人過，凡夫位既不可能完全消融對立，則僅就凡夫位盡量少見人過罷了。

佛不見人過，是因為佛見人「過」的一面之同時，亦見人「不過」之一面。換言之，我們看的是一時、一點、一線，最多一面，而佛卻看到過、現、未來、前因後果、多個角度、多個方面。故佛眼中看到的事物是立體的，錯處自能看見，對處也不逃出佛眼，對處在佛眼中，錯處同樣不出佛眼。如此方為如是觀、如如觀，是無對無錯的，消融一切對立的，萬事萬物不過是因緣一時展現。

凡夫借佛經教，善自思維，自可得其自性乍現之光影。即此微弱之自性光影，亦能於日用中受用無盡。

弘揚正氣，就必有不正氣。於不正氣人眼中，彼之正氣，還是邪氣，故正邪只是相對，並無絕對。況人心只是暫時，或有先惡人後轉善，或有先善人後變惡。且世間善並無純善，惡亦無純惡，概是人人各自以一己眼光評判爾。而即使對方是純惡，亦就算說是絕對之惡，也大不必為之動心、譴責、揭發、打擊等等。何以故？天理昭昭，因果不爽，自有天地之教誡作用。我等作為其旁觀人，只有憐其不改、終得慘報之分，絕不當痛打落水之狗。此是慈

悲者當生之心，亦是有器量者必起之念。正義之心過重者，常常要為所謂的正義而付出代價，心中偏執一面，由一時知見久久轉成難解情緒。大凡情緒，皆不理智，或生過激行為，或成難治之病，甚至獻出寶貴生命，何如和光同塵，讓天地因果自去處理？「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老子語）！」

出家兩問

昨天有個人問我：那些學佛人為什麼要出家？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我反問他：你學醫為什麼要考中醫藥大學？難道考中醫院校會阻礙你學中醫？學佛出家，亦復如是，出家是要成為一名專業的修行人，選擇修行的生活。正如學中醫，在家業餘學固然也可，但說考入中醫院校專業來學完全沒有必要，這是什麼邏輯？

此人又問：我覺得出家純粹是逃避，像我在西安生活，雖然掙錢很難，但我發誓要賺到一個大房子的錢，養家餬口。（言外之意，他這樣才是直面生命的勇士。）

我問他：到底是使盡渾身解數賺錢，在世俗間摸爬滾打容易？還是出家人捨離開家庭，捨掉種種五欲享受，獨守清淨，直面內心的習氣，發廣大心，為眾生肯犧牲自我之一切容易？在生死這件事面前，到底誰是逃避者，誰是面對者？

對方被問得無法回答，小聲說：我確實受不了那種寂寞的生活……

關於培養優秀的孩子

問：我心情苦悶，尋求幫助。對於孩子的學習教育，倘若他不夠優秀，對他的未來充滿擔憂，而我該如何引導他走正確的路？我又該如何開導自己這惶恐而悲涼的心境？

答：

1. 不知您孩子多大年齡，若男孩 8 歲內，女孩 7 歲內，完全沒有必要為孩子教育問題而焦頭爛額。

此一段時期，孩子客觀上不具備學生那樣的學習條件。此時孩子的身體、心智都是稚嫩的狀態，充滿了勃勃生機，天性喜玩耍，此時期應該鼓勵孩子多玩耍，多多接觸自然。此時玩耍就是學習。若強壓制學習或者過早所謂開發智力，如同三歲幼兒令舉百斤重物，恐非明智之舉。即便孩子人為狀態下表現出的早慧，會招來周圍人過度的讚歎，這些無形中都會消耗孩子有限的福報，而風光耀人的處境對孩子的心理發展也多有憂患。觀多少早慧兒童，步傷仲永的後塵，可不慎乎？又觀德國宿有禁止學前教育的慣例，而世界上竟然一半以上的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德國人，可不驚醒？

2. 若非幼兒，20 歲內的少年，此時當重視孩子心性的培養。心性上的優秀，比起成績上的優秀，實在重要得太多太多！觀今多少名牌大學生，自殺的、殺人的、精神錯亂的、行為變態的。這些優秀的學生們，雖著人皮，心卻早已非人。請問這樣的優秀學生，到底是社會的中流砥柱，還是社會的定時炸彈？這樣的優秀。倘若發生在您自己的孩子身上，您是喜是憂？

而一個人即便沒有成為精英人才，卻能夠安安分分地過好生活，懂得做善良的人，懂得與人相處，懂得過什麼樣的生活更有意義，這樣的人生不也很好嗎？況且，一個人真的懂得和自己相處，和他人相處，和環境相處，心胸開闊，敦倫盡分，閒邪存誠，這樣的人本身就具足了優秀的條件和本質。他每過一天，福報智慧都會增加一天，所有內因外緣都是增上的，最終比其本來的命運一定會好。

引導使孩子成績飛躍，是為甚難，因為主因在孩子本身，外緣力弱；引導使孩子心性潔善，志趣高遠，頗為容易，因為孩子心性的發展更多倚靠外緣。培養其讀古代優秀文化書籍的習慣，帶其多接觸高人雅士、名德前輩等等，皆是手段。

又，學佛人要深信因果，所有人一生的方方面面、一絲一毫，莫非前定。孩子資質之優劣，性情之清濁，命運之窮通，學業之成敗，成就之高低，福報之多寡，都有其定數。與其在旁邊著急焦慮，不如任其自然展現，人為的「幫助」，常常揠苗助長，適得其反。

對未來充滿擔憂，完全沒有必要。未來終究還沒有來，與其憂愁於彼，不如做好當下事。兒孫自有兒孫福，孩子福報多少、何時展現，皆有其時節因緣。

當然，為人父母，也非什麼都不需做，所需做的，僅僅是盡其父母本分而已。本分之內事，盡力施為，如照顧孩子生活起居、身體飲食、心理需求等等；本分之外事，做一分反添一分亂。什麼是分外之事？過度的追蹤，過度的要求，過度的期盼等，皆是。

3. 最後，自己念佛，引導孩子念佛。孩子若不念，你一個人先念，日日迴向給孩子，消除業障，增加福慧。今世暫為母子，來世作菩提眷屬，永不分離。畢竟，今世紛紜世事，總是無常幻滅，縱孩子優秀成為國主，威勢無比，百年終要分離，不如同生極樂，光壽齊同彌陀！斯為最優最秀，無極優秀，圓滿優秀！

往生要發菩提心嗎

問：有蓮友在念佛群裡發網址，打開看，有這樣一段話：念佛不能往生，除了掛礙太多，不精進，無法一心不亂外，另一重要原因則是未發菩提心。一般行者常以為娑婆世界太苦，求生西方後，就不想回來，而不知此心念是無法與阿彌陀佛的悲願相應的。往生要發菩提心嗎？

答：菩提心是每個人都發得起的嗎？簡直是開玩笑。舍利弗證到第六正心住位菩薩，遇人乞討眼睛尚且退心。易行道翻成難行，人人可往又成少數人得去，這是將刀插在彌陀胸口，讓彌陀落淚，讓彌陀泣血。

淨土宗菩提心就是願往生心，就是《觀經》中韋提希夫人那種最樸實的願心，「我今不樂此閻浮提世界，願我來世，不見惡人，不聞惡聲」，這個心誰發不起來？古今大量的事實可以證明，不發聖道菩提心照樣得生極樂，甚至太多往生人根本連菩提心三個字都沒聽說過。八哥知道什麼是菩提心嗎？所以，這個說法與三經有悖，與事實不符。當然，要門如此說也無不可，只是弘願門絕對不是此種說法。弘願門是全他力彌陀救度，是主動、平等、無條件的。「主動」，主動發願救我們，主動臨終來迎；「平等」，人人可往，生者平等成佛；「無條件」，名號之外，無需其他，萬機不漏。

若有聖道菩提心方能往生，是抬高西方大門之門檻，是限制彌陀之救度。此是不明佛心，不懂傳承，不能明信佛智，抱惑自迷，且自誤誤他，罪莫大焉。淨土法門唯佛獨明瞭，二乘非所測，敢以凡夫情見臆測之？不依傳承斷無是處，龍樹、天親、曇鸞、道綽、善導一脈相承，同一口徑，同一法味，從未說過發菩提心方能往生。龍樹言「稱名自歸」，天親言「遇無空過」，善導大師言「眾生稱念必得往生」，一脈相承。

淨土法門需追本溯源。唐宋以降，由於法難，善導大師等著作中國不現，傳承斷代；諸師所倡淨土思想多半不太純正了，聖道淨土不分，以橫超法作豎出用，越來越明顯，不知法門分際，混淆聖淨教法，比比皆是。誰能正本清源？唯有善導大師，開宗之祖故，彌陀示現故，楷定古今之大聖人故。欣逢盛世，善導大師之五部九卷重回故國，慧淨法師、淨宗法師大力提倡，眾生福業感召，往生者如雨下，成佛者如密林。恩師正本清源，獨挑本願傳承法脈，功莫大焉，有緣聞者實為大幸，有緣信者實為大智，有緣行者實為無上因緣。

奉勸諸君：莫被他法所吸所引，實此一行，定得往生。南無阿彌陀佛。

出家都不能，能往生嗎？

問：我老在想，自己是不是能放下一切出家呢？想來想去還是放不下，現在連出家都做不到，到時候還怎麼往生呀？

答：只一句話，出家靠自力，往生靠佛力。靠自力，不但說出家不容易，甚至在世間做一點點事都不容易，考大學容易嗎？找工作容易嗎？可是靠佛力，就能夠使靠自力看來完全不可能之事，變得很容易，很自然就完成了。有時候看似容易之事，做到未必容易；看似很難之事，做到未必難。比如徒步繞南寧一圈，可能要花一天時間，累得快死掉；而從南寧到加拿大，可能坐飛機也就幾個小時，絲毫不累。為什麼？靠自力就難，有他力乘，就變得很簡單，很輕鬆，自自然然。就像秋天葉子掉下來，春天樹木發芽出來，請問秋天落葉會很費力地掉下來嗎？不會，因為時節因緣到了，自自然然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葉子到秋天掉下來就是自然而然之事。念佛人往生，亦復如是。臨命終時，由於行人一生專稱名號，有此勝因，感召了彌陀親自接引的果報。佛力加持，世間再放不下的，到臨命終時，看到了西方勝境，眾生見到了更好的，自然就會真正看到這個世間種種不好，進而厭棄、捨離，自然的歡喜踴躍，想要馬上往生。此中全由佛力慈悲加佑而成，不是靠自力功夫，不然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豈不是空願？四十八願其中有一願是臨終接引願。

如果靠自力，脫離六道之業的束縛，那就比登天還難了。靠自力，哪怕一絲一毫的留戀都是不行的，必入六道的。靠自力，誰能夠保任你到四大分離之時，還有功夫如如不動呢？這就是其他法門最難最難處。這樣的公案古今很多，靠自力，開悟尚且難逃輪迴。就像師父打的比喻，我們在這個世間生活了數十年，我們完全和這個世間環境融成一體。就像開車人開久了，車與人差不多融為一體了，後面有車撞到自己車，都感覺撞到自己的屁股一樣。我們人在世間也是這樣，陪伴了一輩子的人事物，與之完全融為一體，那你想想，怎麼能夠在臨終時候一點貪戀沒有呢？這個不是凡夫靠自力做得到的啊，能做到的基本都是聖人了。但是念佛人為什麼就能夠如此輕鬆呢？就是因為他力時節一到，阿彌陀佛放無量光一照，就像激光一樣，把你和周圍環境切割掉，然後攝取之。用微妙不思議的佛菩薩莊嚴寶相，種種極樂勝境吸引我們嚮往西方。那時行人自然就會對愛人啊，孩子啊，財產啊，喜歡的一切人事物放下，踴躍歡喜踏上蓮花，一瞬間往生去也。

問：如果還放不下，往生不了呢？

答：沒有如果，除非你平時根本不念佛，不願去。如果有如果，那阿彌陀佛就沒有成佛，那釋迦牟尼佛就是打大妄語，那十方諸佛伸出的舌頭就再收不回去，就會爛掉。因為阿彌陀佛已經發願，「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我們不往生，他就不成佛。現在已成佛，那這個就已成規，一個自然現象。什麼規律現象呢？念佛人必定往生西方，就像吃飯會飽一樣，這麼的自然，毫不造作。你這問題就像問：「我吃飯如果吃不飽怎麼辦？」這不是很可笑嗎，南無阿彌陀佛！

僧人的貢獻

今天王總跟我說：「昨晚和一個老朋友聊天，聊到現今許多年輕的大學生出家之事，對方深不以為然，說這是嚴重浪費國家資源，國家培養了人才，卻不能為社會做一點點貢獻。」王總問他：「你覺得我對社會貢獻大不大？」對方頻頻點頭：「您公司這麼大，推動了經濟發展，提供就業，安徽慈善界第一人，救了那麼多人，當然為社會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王總繼續說：「你可知道，我就是因為認識了師父，接觸了佛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而佛教的住持者，就是這樣一些年輕的僧寶啊！」

對方愕然啞口，無以為答。

我讚歎說：「真是經典的問答！」的確，倓虛法師說：「僧人是世界的大軸。」因為不管是任何人，做任何事，皆離不開心，佛教正是讓人認識這顆心的。人真認識了這顆心，必然會在各自的位置上發出一股正能量，形成可見的有益的社會效應。僧寶起著住持佛法、引導人學習佛法的作用，他的社會貢獻，是隱形的，一般人容易忽視的，但卻是巨大的，持久的，深入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取代的。

散心眾生之念佛、學法與做事

欲界眾生相對於色界、無色界天人，屬於散心眾生，故其心散亂飄搖，馳騁東西，乃是常態，若忽然將散心凝住，息慮除妄，實大不易。聖道強調持戒，即是在事相的層面上不讓身心散動過甚，甚至因妄作而致身心難安，持戒收束身口意三業，以助成定意。儒家所謂先知止，而後有定，亦是此意。或有無甚戒基者，上來即修定，定要因陡然強制收束心意過甚而釀大病。收散心歸定境的過程，有時實在比世間成就一項大事業，甚而打一場大仗還難。良由眾生曠劫散亂久已成性，一朝要轉而向內發力，制之一處，所費心力不啻如小兒舉巨石。

念佛人一樣是凡夫，對於一個念佛人而言，日不別作，唯念一佛最難，其次是邊念佛邊深入學習法義為難，邊念佛邊找各種事情來做倒是最為簡單容易。唯念佛，需心極其專注，此老人中多見，年輕人中萬不見一；學法義亦極需專注之力，其需專注力介於完全習定與做事之間，沒有基本的定心，學習是難以深入的，難深入便難持久，總想找點雜事做做，分散其剩餘注意力；做事其實最為容易，由其心完全順應凡夫散亂習性故。以是之故，放眼世間，終是喜於營辦諸般事務者多，安心學問者少；精專學道，同時捨世務與學問者則更少。

然而對許多不瞭解的人而言，反覺做事者最可貴，學法者其次，唯只念一句佛的人好像最是不起眼，眾生濁見顛倒，可見一斑。有人說我事情太多，總想找時間學法、念佛，總是沒時間。其實不是有沒有時間的問題，心在哪，時間就在哪，定心不夠的時候，人總是寧願做事，一旦學法、念佛便覺不能堅持，難於深入。

當然，也有定心做事，散心習定者。定心做事，雖營外務，心卻不散，凝定專一，此類人可謂宿根深厚，訓練有素，往往其定心中可迸發出超乎常人之智慧、決斷力、毅力，故做一切事皆易成。另有人雖習定業，卻終因散亂成性，雖修行各種法門、參加各種禪修班，其實沒有太大的實質性作用，口誇各種玄妙境界，其實與自己毫不相干。

又，觀世間手閒心邪者往往是無業遊民。人若不能專心念佛，又不能深入學法，再又不能找事來做之人，心便將妄念翻騰，片刻無歇，內則無著無落，外則無所事事，無聊、空虛，自我尋釁滋事，甚而做一些出格舉動。可知學習、做事對人有莫大的意義。如同一片荒地，假如沒有麥苗種下去，時間長了便要長滿荒草。

想來祖師立五念門亦有此慮耶？因為原本憑一句佛號便可直往報土，何必另立五念門？鄙見其一者可從佛法萬種行門中收攝入五門中來，方便攝化諸宗行人；再者也可使念佛人之心，在念佛之餘雖起妄念卻因禮拜彌陀、稱讚淨土、觀察淨土等仍究竟不離念佛，這樣大可保其心念不致逐妄而跑，離解脫太遠，以至於完全偏離極樂航線。

腦袋被砸 奇想連篇

今天早上，身後書架上掉下來一幅畫，正砸在我頭上，玻璃碎了一身。

這幅畫原是佛奇從他朋友那請來的，畫的是明清傢俱。我嫌其太方，因為框也是方的，裡面九幅小畫作也是方的，屋子裡本來就到處都是方形，所以我就沒讓他釘在牆上，只是斜倚著牆放在書架上。書架是以前房東留下的，不到一人高，支撐不太穩，在我座椅的正後方。不想就這樣埋下了禍種。

早上佛奇來拖地，拖到我座椅下面，我很自然地往後挪了一下座椅，沒想到椅子後背觸到書架，書架一晃，上面的畫框順勢就倒了下來。只聽「呼」的一聲（據佛恩後來說，他在一樓都聽見玻璃碎的聲音了）。好半天我才反應過來，此刻我腦袋上頂著畫框，畫框邊緣的尖銳玻璃殘片搖搖欲墜，頭上、頸上、衣褲上、桌上、地上滿是大大小小的玻璃碴。佛奇嚇得夠嗆，小心翼翼地挪開畫框，把我身上的玻璃碎片用手一片一片移開，又用舊牙刷仔細清掃皮膚上的玻璃碎渣。所幸的是，有驚無險，除了腦袋被砸略有痛感之外，只有左手背被墜落的玻璃割出一道血口。

腦袋被砸了這麼一下，倒也沒白砸，著實讓我想到了很多。

牛頓腦袋被蘋果砸了一下，悟到了萬有引力定律。我雖然沒悟到什麼定律，但可真讓我對地心引力有了一番切身的體會。畫放在書架上，受無形的地心引力的影響，在任何時候都有一種自然趨向於下墮的力量，時機只要成熟，就一定要下墮。畫框到我頭頂的高度和畫框的重量決定了它對我的殺傷力有多大（值得慶幸的是，畫框的高度和質量都不大），這就是有名的物理學上的「重力勢能定律」： $EP = mgh$ 。

萬物皆有其勢。畫框有畫框之勢，桌子有桌子之勢，人也有人之勢。甚至這勢不只限於物理世界，心理上的勢能也是客觀存在的呢。比如在床的上方劍刃朝下懸掛一把鋒利的寶劍，躺在床上的人保準憂懼難眠。本質來說，劍並沒有刺著人啊，但劍本身具有的勢確實會影響到人。小時候我們那的小學校長很凶，小夥伴們每見到都唯恐避之不及。校長都不用說話，只消站在你旁邊，學生的小腿都情不自禁地抖起來。又，歷史上趙雲長阪坡單騎救主，一人一馬一大刀，一人竟與數幾百人敵，論其威勢，大喝一聲，聽者肝膽俱裂，自然後退。

勢雖無形，但可產生力量。如同地球之引力一般，產生之力量並不需要直接作用在肉眼可見的身體上。

勢有威勢，亦有慈勢。比如涵養好的人，來到其身邊自然便不想走，哪怕不說話，在其身邊坐著都覺得很舒服。世間人會說這叫「磁場好」，其實這也是一種勢。佛在世時，被追趕捕殺而驚恐萬分的鴿子只要躲到佛的懷裡來，便立即感覺到安穩無比。哪怕不躲進佛懷，只是躲到佛在地上的影子裡面，也都覺得異常安穩。

不獨具象之人、物有其勢，抽象之文字、語言等都有其勢。比如聽到「殺戮」和「慈愛」時，心中的感受能是一樣的嗎？

在此娑婆，有一句名號，雖然很短，但其勢真的是任何有形無形之物皆無可比擬的。

這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這個名號之勢力佈於法界任何一個角落，是由愛所構成的，但有稱念名號的人，就在這

樣的大愛之勢之中。在這種充滿慈愛、平和、喜悅、安詳的大愛之勢中，你不必擔心自己會做錯任何事，你永遠被一個擁有無窮能力者深度地珍愛著。在你每一個與名號相觸的當下，即有一種強大的勢力，推動著你、引導著你，從痛苦走向幸福，從煩惱走向安樂，從輪迴走向終止，從生滅走向永恆，從凡夫走向涅槃！而任何魔與惡神，面對這樣的勢力，也自然肝膽俱裂，倉惶退散。

這句名號的大勢大力，即使一個人一生不停地試圖用語言說明也說不完。但正如老子所說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由於其勢至大至巨，以至於我們對它沒有太大感受，甚至還不如地球引力這麼感受明顯。

勢有必然、自然之義，如同畫框失去支撐物，在地心引力作用下砸向人頭，這個過程是自然，也是必然；而凡夫的成佛，也是這麼的自然，一旦失去了人身的這個支撐物，在佛心願力的作用下，凡夫之心必然要粉碎，正覺之心必然要現前！

附言：

凡大事臨近發生時，巨大的勢力，會帶來前奏之勢與餘勢。

如地震前，總是有各種預兆，井水犯渾、雞犬不安等等；地震之後也總會下地震雨等等。

從生命個體本身角度上看，生命體破敗轉形是最大一件事。尤其對於一期凡夫生命結束，即將成佛的念佛人，這可是震動法界的大事，比之地球上有史以來任何之大事件都大，怎麼可能沒有任何前兆呢？

所以往生者呈現瑞相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一般所知瑞相還只是當事者感知到的，往生者更明顯更強烈），故而往生人往生之一刻，誠然是「大勢之至」。

做事與做秀

佛門中做事，應忌心生做事給人看的心態。

佛門的生態與世間不同，往往當一件事呈在眾人眼前時，都會引來有緣法師們、信眾們豎起大拇指、掌聲以及鮮花，種種溢美讚歎之辭，更是免不了的。而主事者倘無清醒的頭腦，未免面對這樣的對境，欣欣然、飄飄然起來，掩蓋在內心深處的虛榮心一旦被挑起，很快即忘失掉起初做這些事的初衷。於是看客如何贊，他便如何做，甚至為了博得人家的讚歎，故意弄出很大的聲響，一分說成十分，十分說成百分。如此做事，「雖作種種行業，常與名利心相應」，未免與世俗之做秀沒有兩樣。

若依我見，大眾都認為好的，未必真的就好，大眾認為對的，未必真的就對。群眾常常流於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眼光被慣常的顛倒見所引導，人越多，越反充斥著更多盲從、更多浮躁，也夾雜著更多的人情，倘完全依著他們讚歎聲音做事，恐怕有時還要誤事。三七先生曾針對時下的養生理念說：大眾趨之若鶩者，多可疑。信仰上的事，又何不是如此？

真正有眼光的弘法者，絕不能迎合依順之。弘法者理應站在眾人之上，眾人之前，引之導之。果然慧眼見真，「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語）。試想當年師父最初弘揚彌陀救度的法門時，倘沒有這樣的魄力，怎麼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東晉道生法師提出「一闡提也有佛性」，當時的佛教界舉世嘩然，不能接受這樣的奇談怪論，幾乎受所有教團之驅趕、擯除，道生法師一個人跑到蘇州虎丘山，對著幾塊石頭講法。後大本《涅槃經》傳至建康，果然證明道生的見解與佛冥應，毫無謬差，又舉世震驚。

弘法者當以眾生利益為指南，為依歸，為目標，為原則，凡能更廣泛、更持久地利益眾生之事，即使天下人無人理解，也無人知曉，甚至無人支援，處處阻撓，也要盡生命所能而為之。若對眾生利益有損，則即使全天下人個個喝彩、人人讚歎、處處擁護，也應果斷遮止。如是方不負己靈，不負佛恩。

享受被人遺忘的時光

自從我用手機以來，算來也有十幾年了吧，其間自然是換了很多部。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我從來不開來電音樂提醒，從來都只用震動。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周圍人壓根聽不到我手機曾發出過音樂聲。

為什麼這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本能地覺得不管任何一種聲音在未經對方允許的情況下，就侵犯到人的耳朵裡，也未免太魯莽無禮了。儘管這聲音可能並不那麼刺耳，甚至對方也並不以為意，但寂靜終是被打破，對於有心要享受這寂靜的人來說，這是多大的不尊重啊！

我不僅不想打擾人家的耳朵，也不想打擾人家的眼睛。

在人群中，我最大限度地縮小自己，動作小一點，聲音小一點，最好能隱身在這空氣中，不要讓人家看到我，說最少的話，做最小的動作，當世界上沒我這個人就好。讀研三年，任何事我都躲在最後，不發言，不做聲，什麼分的東西忘了我這份，我也絕不主動去要，以至於我的導師在最後答辯時才曉得我的名字。

我喜歡這麼不聲不響，這是我從小到大的習慣，以至於直到今天父母還在擔心，如此木訥呆滯的一個人，不會說話，不善交際，要如何在社會上立足啊？

這樣的性格說的難聽叫軟弱呆板，說的好聽則叫低調深沉。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低不低調，調子高或低是比較出來的，有高調，才有低調，這是我本來的調，無調之調。

大概是同氣相求吧，不但我這樣，現在編輯部的人皆有此傾向，哪怕是高調進來的，時間久了，也自然變得低調了。

我常跟編輯部的人說：在這裡工作，就是要能沉得下來，要甘於平淡，甘於寂寞，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是幕後工作者，很多時候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一本書出來，沒人會想到誰校對過它，誰是一校，誰是二校，誰是三校，誰是排版者，誰設計的封面，甚至有時誰是付出最多的編者、策劃者也不會標明的，這裡一般工作的常態就是反覆處理枯燥、瑣碎的文字，需要非常細緻，非常有耐心，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要享受不斷付出卻始終被人遺忘的時光。

要做這樣的事情，很難想像一個很強調自我發揮，想要冒頭做一些事情的人能做得下來。

我很享受被人遺忘的時光，何以如此呢？我想這應該是對世界的廣大無限，對自己的淺薄無知，有一種清醒的認識，曉得自己在天地間是何其的渺小；更是因為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內心的罪業，罪惡滿身的人，又有何資格讓人總是記起呢？倘以為自己處處都很強、很能、很善、很有功德，這樣的人怎麼肯被人遺忘呢？

編輯部人過得為什麼不夠嗨？

有人說：看你們編輯部人過得一點都不嗨，一點不好玩，真沒勁！

我聽了這話，心中無有絲毫不悅，反而竊喜。

喜的什麼呢？我想若是編輯部人人都嗨得不要不要的，那估計我也痛苦得不要不要的了。因為真的是這樣，編輯部日常工作一定很難高效高質地完成，每個人各自在各自崗位上也一定難像現在這樣穩定。

「嗨」是情緒的一種高揚的狀態，通常需要外緣內因刺激下才能產生，也即是一定需要某種條件，如同浪要起來，必借風力乃能揚之。如世人很嗨，但一定是進了迪廳或 KTV，喝點小酒，乘著音樂，扭動腰肢；或是好友三五參與到某種運動之中，身心暢快；或是好友聚餐，狂歡小酌，痛痛快快地胡吃海喝、胡言亂語一通；或是三五結伴旅行，到所未到，見所未見，美景映簾，懷抱山河；或是商場瘋狂購物，新衣好鞋，滿載而歸……總之，都需一個外緣。當這些外在條件一旦不具備的時候，「嗨」態便難維持。沒有「嗨」的時候便不免覺得孤獨寂寞，空虛無聊，甚至是失落痛苦，煩悶不安。

我一般不鼓勵人活得太嗨，因為有嗨就一定有不嗨，我倡導人應追求平靜的生活。

平靜最好，平靜最接近於佛性。沒有誰見過嗨得前仰後合，笑得露出四十顆佛牙的佛像。佛像永遠是那麼寧靜、安和，莊嚴、肅穆，即使有笑容，那也是淡淡的淺笑。（彌勒菩薩笑的尺度最大，但那是因為他是菩薩。菩薩尚有習氣未能淨盡無餘，或發願留惑潤生，可以獨具個性的表相以示人，一旦成佛，彌勒菩薩恐怕也得立即收起大口，改為恬淡之容）

反言之，人越接近佛性也一定愈是趨於平靜。喜怒畢形於色，多半屬於含德未深。以前上大學見同班許多女生，動不動就笑得跳上天，或是哭得地上滾，一驚一乍的，真讓我的小心臟受不了。這是典型的一副淺薄相，很容易淪入淺薄之命。涵德學養夠深夠厚的人，閱歷豐富智慧深邃的人，成熟穩重的人，往往都是沉著冷靜，理性平和，喜無喜色，憂無憂相，也即喜怒不形於色。看武俠小說裡最厲害的高手往往是那個看起來最不起眼、最容易被忽視的角色，平靜的掃地的僧人或是瘋瘋顛顛的狂人，想起來有幾分理。這就如同淺水往往波浪不止，稍起風便被掀起；而深水在流動時看起來是絲毫不動的，這就是所謂的「靜水流深」。甚至含德再深厚者，看上去倒似有些愚鈍遲滯的，正應了當初老子送給孔子的話：「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平靜的心中自然有喜樂，這種喜樂是不需要任何一種外緣的，甚至任何一種外緣也難以改變喜樂的心境。歡喜如泉眼之水汨汨外湧，持續不斷，源源不絕。但這種自在與歡喜實在無法表演出來給眾人看。若干年前，一位老居士對我講過一句話，當時不理解，現在卻越來越能理解。他說：念佛人哭的時候也在笑。真的是如此。念佛人哭的那個是一顆心，笑著的又是另外一顆心，兩顆心同在，二者又絲毫不相違礙，哭著的是暫時的，笑著的卻是永恆的，如如不動的。此只可為知者道，難為外人言也。

也罷，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念佛人乎？

人生只做一事又何妨

十年前的時候，我對很多新生事物都極其感興趣，也願意積極嘗試。可是這些年來，對於很多事情，我不但不輕易嘗試，連好奇與興趣也都難以被輕易撩起了。

今天的時代是個內容極其豐富，甚至是內容大爆炸的時代，每天都會有新事物、新內容傳入耳中，這些內容像風一樣，無縫不鑽，讓每個人都躲之不及。每一個勸說你接受某一個新事物的時候都顯得振振有詞，說得好像全世界都以這件事為中心，全宇宙都在為此事而存在，如果不接受，那可真是終生都會後悔不迭的損失一樣。

可是我這個人在別人眼裡很怪，即使人好處說破天，利益比稱念佛號的功德還大，我也輕易不動於衷。

就像當初揚州辦學，初到新地，新鮮開課，全體人都一窩蜂地去聽日語課，之前也有很多人動員我去學，可是我自問：以我目前的工作狀況，真的能擠時間堅持學下來嗎？我學下來真的能用一輩子嗎？我對留學日本有絲毫興趣嗎？答案顯然皆是否定的，那我何必去開這個頭，後面又要不了了之，潦草收尾呢？前面的時間精力豈不浪費了？於是我壓根就沒去聽過一節課。我相信當時很多人去聽只是好奇，想看看熱鬧，可是我連熱鬧也不想看。

還有許許多多讓人目不暇接的各種養生方法 鍛煉方法 以及各種層出不窮的養生產品，我常常會毫不猶豫地對推薦者報上一聲：我來做對照組，您去實行或使用吧，通過對照我這個「小白鼠」就知道到底有沒有效果了；或者搬出來曇鸞大師《服氣要訣》中的名言作為我的座右銘——「以無生為生，是名最上養生」，咱淨土宗祖師的話，您總得豎起耳朵聽聽吧。如果我不這樣決絕而拒，一定還會不斷有千奇百怪的新理念新產品充斥於耳。

攝影、書法也是，都曾有很好的外緣條件擺在面前，我當然也希望出手就是一筆好字，隨手便攝得一張好照片，可是我自問：我拿起這支筆，真的能一直寫下去嗎？如果練得成與不成之間，究竟有什麼意思呢？想來想去還是算了吧。我還是用這時間多看看書、多編編書吧。

我目前的狀態就是這樣：要麼不做，要麼就要做到底，做到極致。

人的精力、時間實在是太有限了，人一生能做事的時間究竟算起來並沒有多少，而任何一種技藝也好，學問也罷，乃至各行各業，想要有所成就，窮其畢生精力，也未必能得遂少分。況且人命危脆，朝夕有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為了心中最想要做的事情，需要爭分奪秒地與無常賽跑，哪還有心思旁騖其他？

前段時間，著名攝影師林克來編輯部分享他的攝影心路，他把他多年來的攝影心髓濃縮為一句話：攝影是減法，截取大千世界某一個切面，已足夠精彩。我覺得說的實在是好。

人的生活也應該學會做減法，在這個時代的人尤其應學會對新鮮事物的漠不關心。人的心是愈減愈明，愈減愈靈。紛擾繁複的內容只會讓人眼花繚亂，心動神搖。

人不可無事而做，但也不可多事並做。像古人所說的：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如果要做的事情太多，未免最後每一件事都做不成，每一件事都雷聲大雨點小，到最後不了了之，空耗時間與精力。選擇好自己一生致力於要做的事業，像放大鏡聚集光熱一般，聚焦所有心力於一點，莫搖莫失，勿動勿移，抱著「人生只做一件事又何妨」的心態，專復專地默默耕耘，總有一天會收穫一般人難有的收成。

因為大千世界的一個切面，已足夠精彩。

穩穩的幸福

似乎有一首歌，歌名叫《穩穩的幸福》。

確實是，幸福的前提是要有安穩的生活，人生沒有安穩，是毫無幸福可言的。

往大了說：假如一個國家戰亂，人民流離，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呆在這樣的國家能有什麼幸福可言？往小了說：身有病，心不安，欠債被追，工作被炒，這樣的人生有何幸福可言？乃至普通人正常生活也需要穩定的生活環境、穩定的工作環境。外境安穩，內心才能安穩，內心安穩，才能沉心工作，潛心學習。穩能不亂，穩能專注，穩能持久，行穩方能致遠，一切勞動才能更有效地產生成果。

翻開歷史書，任何一個國家盛世來臨之時，都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和平無戰事。佛門修行人常講「身安則道隆」，道家修行也講究選擇「財、侶、法、地」具足之處。這些都反應出「安穩」二字對國家民族、對團體、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意義。

「顛沛於是，造次於是」的同時，又能做出卓越成果之團體個人也有，但那也只是不得已罷了。

然而，即使世間一切都很安穩，對每一個人來說，也有最大的致亂因素——死亡，它何時來，怎麼來，來了之後要帶我去哪裡？都是不可知不可曉也不能定的。在「死亡」迷霧的籠罩下，誰也不敢說能有真正的安穩。

能夠驅散死亡迷霧的，想來也只有阿彌陀佛的救度。

聖道門是通過觀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無掛礙，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由此達到安穩。

淨土門卻是以阿彌陀佛「一切恐懼，為作大安」的大願為保任，眾生乘佛願力，無疑慮，定得往生。如此，大事已辦，不受後有，由此達到安穩。

前者何其難，後者何其易哉？

唯有念佛蒙光攝。《無量壽莊嚴經》裡的彌陀十二光號裡面有一個叫「安穩光」，這樣的光照在身上，安穩自在，無驚無懼。

古德亦有偈云：「西方有淨土，人天皆所依。汝能修此門，安穩無驚疑！」

有個詞叫「穩定」，只有一切人事「定」了，才能夠「穩」。一日不定，一日不穩；何時能定，何時能穩。工作定，事業便穩；夫妻定，家庭便穩；學校定，學習便穩；房子定，居家便穩……

同樣的，往生大事定，凡夫生活便穩。

念佛人現生便成極樂之嘉賓，佛光明媚，空氣清新，歡喜念佛，安做凡夫，不畏無常，不懼風雨。

這才是佛給我們的穩穩的幸福。

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還能愉快地聊天不？

佛教與聊天，看似兩個毫不相干的話題，怎麼今天就湊在一起說了？

對，沒錯，就是這個題目。

倘若你對中國文化史稍有瞭解，尤其是對中國漢語語言的源流稍有留意，就會曉得這兩者之間密不可分、妙不可言的深切關聯。

有本書叫《佛教征服中國》，是上個世紀荷蘭學者許理和（Erik Zürcher）專門研究佛教傳入中國歷程的經典之作（目前很難買到原版書，我最近花了 200 塊才在舊書網買到）。通過這個書名即可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的文學、建築、科技、藝術、語言等各領域都產生了驚人的影響。作者以外國學者冷靜客觀的視角進行觀察後，心中感慨萬分，落筆之時，不得不用到「征服」一詞。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其方面之多，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實在是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可比擬的。只不過如果沒人專門點出，恐怕始終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到如今，讓一般人能夠深切感受到的，語言這方面應該算是一個典型。這影響到底有多大？我若說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幾乎都不知道怎麼開口說話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來，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1.愛情：這個詞兒誰敢說陌生？幾乎整個地球都充斥著這兩個字的陰魂。沒辦法，誰讓這個詞兒關係著地球人這個物種之繁衍呢？你一定想不到，這個詞來源於佛教。古代「愛」與「情」每個字就是一個詞，各有其單獨且完整的意義，而兩字連用成為一個詞，則最先見於古代某佛教大師所作《維摩詰經》變文的一個敦煌文獻，原文如下：「為凡夫，聲色媚，虛妄攀緣逐矯偽，萬種歌中悅愛情，三春境上迷真性。」這裡的愛情還不是現在語匯中的意思，而是指一切狀況下人對人或物的喜愛、愛惜的感情。後世《五燈會元》等佛教書又常引用此詞，以致一直沿用至今。現代漢語承用了這個詞，但詞義卻縮小到專指男女之間互相愛慕的感情了。

2.表白：這個詞也是源自佛教，本義是指佛教儀式中啟口、唱導的過程。去過寺院的人肯定有印象，每日午齋畢，僧值師手擎一張紅紙表堂，唱（或者念）道：「敬白大眾……」這就是最原始的「表白」。「表」和「白」本不同意義，後來沿用至今，成為生活中常用的固定詞組，詞義也大大變化了，成為了「述說、說明」之意，當然也包括男女之間申明感情的一個用詞，甚至在現代人的腦子裡，看到這個詞首先想到的便是誰和誰表白了……

不單這兩個詞，「愛心」、「愛染」、「愛護」、「愛河」、「愛憎」、「恩愛」、「性慾」、「表示」等也都源於佛教，就不一一詳說了。

看看吧，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都不能愉快地談戀愛了！

3.食慾：佛教中本義為貪吃美味的慾望，為四欲之一（四欲為情慾、色慾、食慾、淫慾）。《法苑珠林》中說：「食慾：欲界眾生多於美味、飯食起貪慾，謂之食慾。」到中古時期，這個詞的詞義就已經轉變為人對食物的基本攝取要求了，現代漢語詞義與中古時期同。

4.食堂：這詞也是最先見於佛典，《佛國記》云：「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

本是指僧眾集體進餐的地方，現代詞義當然不局限於此。

另外，「牛奶」「酥油」「家常茶飯」「芭蕉」等都源自佛教。

由此看來，假如沒有佛教，吃貨們都不能愉快地聊天啦！

5.觀念：也是源自佛教。「觀」和「念」本是兩個獨立的詞。在古代，兩詞連用其實是一種動詞用法，是特指佛教中對某事物或義理，一面觀察，一面思維的狀態。大家一定記得善導大師的一部著作——《觀想法門》，這裡的「觀念」即是此意。而現代漢語中，這詞已變成了一個名詞，是指人們對事物或義理在頭腦中的固定認識。

6.功課：這詞本義是指佛教修行的課目，如早課、晚課等。《六祖壇經》中云：「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螻牛愛尾？」現代意思顯然早已改變原意了，泛指學生學習的功課。

另外，「精進」「摸索」「講演」「人才」「導師」「開題」「講義」「講座」「恍然大悟」「記憶」等這些詞兒也都源於佛教。

看起來，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都沒法愉快地學習了！

7.剎那：佛教傳入中國前根本沒有這個詞，是梵語音譯過來的，所以毫無疑問是源自佛教的。佛經中說：「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看來這個詞原意並不是象徵性的對時間描述說法，而是有其極其精確的定量時間單位。

8.從今以後：最初源自禪宗語錄《祖堂集》中「從今以後，第一不得行此事……」本義是從今天到以後，現在則泛代為以後的時光。

和時間有關的詞還有：「從古至今」「從前」「經年累月」「來世」「亙古」「電光石火」「電影」（本義是閃電之光，喻指虛幻無實，稍現即逝，現在早變成了別意）「等候」等等，都源自佛教。

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都沒法指代某一個時間了，那可真是徹底沒法愉快地聊天了。

對於咱念佛人來說，耳熟能詳的《往生禮讚》和「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其中的「禮讚」「曠劫」本都是佛教用語，現在都被賦予了其他含義了。

類似這樣源自佛教用語，卻同時被中國人每天高頻度運用的詞彙，還有很多很多，不勝枚舉！

佛教中使用的很多詞語，原本都是充滿著濃重的宗教色彩的佛教專門用語。然而隨著佛教在民間的廣泛普及和流布，宗教色彩逐漸被弱化、淡化。相當數量的專門術語早已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社交和語言表達中，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含義，演化出與現代生活相關的意義。只是絕大多數人，即使是佛教徒，都很可能不知道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只知其現代意義和用法。

以前趙樸初前輩就十分重視這樣的佛教文化普及工作，曾組織人編過一本《俗語佛源》，可惜的是還沒編完，趙老就去世了。

最初，我在知道這麼多日常用語竟源自於佛教——這個我終生歸依的宗教之時，內心是多麼地震驚，同時也是多麼地自豪！一剎那間，對佛陀的偉大超勝、祖師的智慧無倫產生了無比的信心與歸仰之心。

想來，也只有佛教可以如此深廣、久遠地影響中國。人類的語言，其中的某些詞彙能否流傳沿用，首先取決於它的生命力，換言之，即是取決於有沒有人使用它、有多少人使用它、在多長時間內使用它。假如一個詞彙無人用了，也就等於死了，絕對不可能傳到後世。比如

之前甚為流行的「神馬」「給力」「有木有」等詞彙，還沒過多久就被大眾覺得很過時了，其生命力何其微弱。

而古代的佛教，用章太炎先生的話來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而源自佛教的深刻、精準、生動、傳神的詞彙，更令社會上層之士大夫喜引佛語寫詩作文，甚至寫進傳世著作；同時可以令下層不識一字的百姓們在日常生活中喜用、樂用，廣泛傳播。曾經的佛教專用詞彙，通上徹下，超越時間空間，成為了全社會共用的詞彙——不僅共用，而且長用；不僅長用，而且在用的過程中深入國人的骨髓，塑造著國人的性格。

再往深處探究，佛教對中國人的影響還不僅僅是幾個詞。要知道，中國最早白話文學等就是在佛教廣泛傳播的推動下產生的。換句話說，假如沒有佛教，中國人普遍運用白話的進程不知道還要推遲多長時間呢！

對此，歷史學家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因為譯經的緣故，佛教對中國文化，有劃時代的影響，中國不但吸收新思想——士大夫仍然在清談，但已改變了內容，從前是談老莊，現在則談佛。而且迫使中國的方塊漢字，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點：字彙貧乏和音節單調，梵文表達出來的很多事物，包括思想和意境，漢文往往不能表達。於是大量新創的字彙產生，如「菩提」「涅槃」「剎那」之類，純是梵文的音譯，為漢文注入新的血液。因譯經而創造出的新文體，即半文言半白話的混合體，對中國文學更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使得六世紀之後，白話文終於脫離文言文而單獨出現。若干高僧不能書寫，只能口述，一些沒受過官僚專用的文言文訓練的門徒，將他們的談論，用樸實的文體記載下來，遂成為一種格言式的「語錄體」。這種語錄體以後被儒家學派廣泛採用，它的妙處是，只需要片段的言語就可造成一個學者，不必辛苦地去建立思想的和邏輯的謹嚴體系。

在言語上，中國人受方塊漢字的局限，不能向多音節發展，而單音節必然地產生大量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漢字，只宜於用來書寫，不適合用來宣讀，而佛經是需要向聽眾宣讀的。形勢促使他們改用白話文外，又必須在音調上補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為保衛士大夫門第而戰的沈約和他的朋友，根據梵語的啟示，為中國的方塊漢字，定出四聲——平上去入，中國言語在音調上遂比以前豐富。」

假如中國沒有佛教，假如中國沒有這麼多生動傳神的詞彙，假如國人還在使用文言文讀書，假如學習只是社會極少數人的專利，你真覺得中國人還能愉快地聊天嗎？

註：本文中引用詞彙資料均引用《佛源語詞典》（語文出版社，2007年版）。

能修苦行者是不是就是善知識？

有人問：看某某人或某教團不僅持戒精嚴，而且苦行之甚，精進勇猛，不捉金銀，穿百衲衣，樹下坐，不倒單，日一食；或三步一拜，遠朝名山……是不是應歸依之乃至倣效之？

我答：信仰大事，不可如此輕率！

判定對方是不是善知識，根本在於其知見，並非其表面形象。選擇善知識，不是選擇電影明星，不是看其長得莊嚴不莊嚴，聲音好聽不好聽，像不像大師；也不論其寺有多大，信眾有多少，名望有多高；甚至也並非只看其戒行如何，品行高低。這些只是一方面，知見卻始終是第一位的，八正道中第一即是正見，若知見有謬，即使是精進也可以是邪精進，禪定也可以是邪定聚。有人持戒也可能會心中以為自己能持，別人不能持，於是輕慢於人，《大寶積經》中說：「勿自恃持戒，輕毀犯戒者；恃戒凌於人，是名真破戒。」

而說到種種苦行，在這個時代，如果做出格的苦行，恐怕難說其沒有作秀、吸人眼目的成分。有句話叫「和尚不作怪，居士不禮拜」，大眾往往對炫奇驚目的事情好奇，也更容易對帶有苦行色彩的東西動心，別有用心的人便利用這種心理為標榜自己是大修行人造勢。過去提婆達多為奪取僧團領導權，乃自立新戒：一，盡形壽乞食；二，糞掃衣；三，不食酥鹽；四，不食肉魚；五，露坐。這五條每一條都比佛制之戒更為嚴苛，提婆達多也的確以此籠絡了很多人到他的手下。

即使是真心欲修苦行，也不免有凡夫妄效菩薩行之虞，除了搞得身心疲累，結果往往並不如意。因時代不比古時，人的根機太劣，強修苦行，如同新生小兒擎百斤重物。

你可能又說：道德豈不比知見更重要？可是古今道德上不如孔孟之佛門人物多多矣，難不成應該拜孔子、孟子來學佛？

知見正確則路線正確，循之必可到達目的地。譬如群人迷於偏僻山中，欲尋嚮導，有一嚮導，雖口音不正，容貌鄙陋，髒兮兮，臭烘烘，卻是當地生活之人，對路線爛熟在胸，大眾從之者必得出離；又有另一嚮導，衣冠整潔，美麗端莊，口音周正，極善言辭，望之可愛，卻與群人一樣同為外地新人，卻在人群中不懂裝懂，不知裝知，大眾從之者終無出離之理。

住持大柄在德與惠

大約在 2013 年吧，慧淨法師來到悟真寺，在齋堂前面小樹林下的石凳上，一幫年輕僧人圍坐在慧淨法師周圍，請益佛法。

法師當時講的別的話記不太清楚了，但當時有一句話卻記得非常清楚，法師說：作為一個團體中上位之人，當家師或執事，想要有效攝受底下的人，需要做到兩個字：一個是德，一個是惠。德是一個人的道德，是讓眾人信服的基本條件，但光有德還不夠，有時還要給對方以惠，德惠並施，才能讓周圍人恆久傾服歸附。當時我聽了甚覺有理，故而一直銘記在心。

後來我讀《禪林實訓》，偶然發現原來這一說法並非法師的創見，古德早有此開示。

這段話是出自臨濟宗五祖法演禪師給弟子佛眼禪師寫的信，原話是：「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不得不感歎古德的智慧，這樣的理念即使用在今天的現代管理學上也絕不過時。

德在內，惠在外；德無形，惠有形；德為本，惠為枝；德統攝於惠，惠顯跡於德。有德之人，不惠於人，則人難以感懷恩德；有德之人若施之以惠，即使是很小的惠利，也會令底下人感恩戴德，願終生追隨不止，甘效犬馬之勞。

不由讓人想起星雲大師講過的一段故事。

過去有一位女學生在佛光山叢林學院唸書，有一天她跟大師說：「院長，我要去看白雪溜冰團的表演。」還說：「如果不給我看，我一生都會遺憾。」大師聽了之後想：這實在很麻煩，作為院長，怎麼能夠只承諾一個學生去看溜冰團的表演，其他的學生又該怎麼看呢？但是如果不准許，她一生都要感到遺憾。大師很有魄力，也很有愛心與智慧，想了一會兒，果斷拿了二百塊錢，告訴她說：你替我做一件事，幫我到高雄買一些文具，剩餘的錢隨你花用，十點鐘以前回來就好。這位女生感恩戴德而去，她也沒有因為看一場溜冰而逐漸荒廢學業，但對大師一定是終生追隨無悔。從我們接觸的佛光山靠近核心的信徒們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對大師的恩德感懷之心溢於言表，這必定與大師懂得德惠並施有關。

然而，也有無德之惠，這樣的惠最是害人。有人身居高位，而濫施小惠，其目的並非為整個團體通盤考慮，僅為自己私利或一部分利益而籠絡人心。這樣的無德之惠，勾人求利之心，破壞團體和合，甚至導致團體將以利結營，人與人以利相交，結果利盡必散，彼此留傷，古人即有所謂的「小惠妨大義」之語。此誠為甚不理智之舉，當慎為之。

法師的「核心競爭力」

最近常被人問說究竟是被什麼畫砸的腦袋，怎麼突然文如泉湧了？問者大有希望我把畫寄給他也砸一砸腦袋的意思。

之前確實至少有一年沒有動筆寫任何東西，一方面是自己給自己找了個理由說忙；另一方面因為翻書越多，越是發現，一切的命題，大大小小，林林總總，不管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不管是聖道還是淨土，我們遇到的，想到的，古人實在都說完了；我們沒遇到，也想不到的問題，古人也都說完了！豈止是說完了，前人說的比咱透徹精闢多了，何必我又來囉唆一番？

就在腦袋被砸的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接到慧淨法師的一個電話，臨掛電話時，法師忽然說：「很久沒有看見你寫的文章了。」我說：「編輯部大小繁雜之事太多了，千頭萬緒，實在無暇動筆。」法師說：「也是，不過這樣實在太可惜了，書可以請別人編輯，你把握下方向原則就好了。」我一時也不敢就此答應下來，只好先含糊答說「嗯 嗯」。其實當時說「嗯」的時候也沒有真的起念頭要寫，只是不好直接拒絕慈悲的法師，先這麼搪塞下吧。

之前法師也在不同場合，或郵件或電話，幾次說過這件事，鼓勵法門內法師居士能寫的盡量寫。之前總是沒有上心，但自打接了這通電話，好幾天內，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腦際。

想想也真是，這一年雖放了筆，但其實並沒見時間多出來多少，每天忙於非常瑣碎的事務：編書、編簡報、組稿、校對、打樣、印刷，每個環節都十二分的追蹤；出版書，聯繫出版社，擬簽合同，構思，想書名，寫序，編排，封面設計，印製……一個環節也不敢落下；網站、微信更是每篇都得細究，生怕出問題誤導大眾；此外還有大大小小和師父對接的事務，編輯部內部人員管理還得操心。一年的時間就這麼迷迷糊糊地一天天過去了，心比以前更加散亂。雖然看到一本本新書印出來時還是很欣慰，覺得工作做得還算充實。可是，轉念細細思量，這些事務真的是一個法師本職所在嗎？我的法義水平真的得到了提高了嗎？如果法師完全去忙這些事務了，難道讓法師去護持居士們潛心學法不成？

越想越不對。

寫文章雖然是拾古人牙慧，但終究用現代的語言轉述一下，還是能令現代人更好接受一些。我想這也是慧淨法師鼓勵我們多寫的意義所在。

想到這些，我便開始醞釀著要少管事，騰出時間多讀書、多寫文章了，事務性的工作我盡量讓身邊有能力的居士去承擔。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我竟發現，沒有我干涉那麼多，編輯部的運行比前還更有效率了，居士們做事的積極性也充分調動起來了，各自能力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同時，通過我的文章也更能將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攜同學習，共同進步。

想想，前面一年多的日子裡竟始終昧於此理，要不是法師打電話，我還蒙在鼓裡呢。學法義、寫文章的生活本比管事舒服太多了，這種好日子以前怎麼就不會享受呢？真夠笨的！以前總認為地球離了我就不轉了，哪知其實離了我，地球轉得更好。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他老人家只是講法，走到哪，講到哪，並沒有開展任何的「法務」，沒有搞各種「法會」，但佛的言教影響了歷史上億億萬萬的人！因為佛所說法才是佛教核心

中的核心！研習法義 說法講法 輸出法義，這些才是法師本職工作，這些才是法師們的「核心競爭力」，不然怎麼配得起「法師」之「法」這個字呢？論做事，法師能力再強還能超過在世俗紅塵中打拼的居士們嗎？

雖然說做事也是學法的一部分，通過做事可以砥礪身心增加心量，但法師們的精力時間畢竟有限，用於做事時間多了，研習法義時間自然就少了。當一個人覺照力不夠的時候，紛繁複雜的事務不免讓人心煩意亂，使本來散亂的心更散亂。像智者大師那樣的一宗開宗祖師級別的人物，臨往生前都說：「我不領眾，必淨六根，損己利人，但登五品。」更何況有的人損己還不一定能夠利人，純粹是因為心浮氣躁，閒不住，也坐不住，難以深入法義，才去找很多事來做，這種心態下做事不僅難成，且容易做砸，反生別事。

當然，我這麼說並非教各位法師盡量不做事，而是希望大家轉變心態。事該做還是要做，學法與做事並行不悖，但重心應該在學法上，做事也應該為學法來服務。應時刻記得法師的「核心競爭力」是學法，不要完全埋首於永遠也不可能做完的事務中，信眾們是衝著法師身上的「法」來的，法才是根本，是核心，是能引（導），和所引（導），是旗幟，是依歸！

這個世界有太多太多會做各種事的人，也有很多很多震世耀目的事業。然而隨著時間的遷流，人與事都將消逝而去，唯有純正深妙的佛法才是這個世界最稀缺的寶藏，唯有佛法才是長久深遠的給世人帶來解脫大利！法師是專業的修行者，法賴僧傳，不靠法師去開掘這佛法寶藏，奉之以芸芸世人，還能靠誰？

夏至日的「目的顫抖」

又到了年復一年的夏至日。有中醫常識的都知道，冬至日、夏至日應該好好休息，因為夏至一陰生，陽長至極，是陰陽轉換的重要節點，好好的將養休息，可使陰陽轉換平順，否則後半年可能都會身體受影響，易得病，好比中午午時應該稍微午休，使一天裡的陰陽轉換平順，否則整個下午就會無精打采。

但是我卻發現自從學了中醫，瞭解到至日對於身體攸關甚大之時，反而到這一天總會休息不好。或者貓啊狗啊叫吵得睡不著，或者天氣冷啊熱啊睡不著，或者心裡琢磨一件事什麼的睡不著……

今天在跟大家閒聊的時候我提起這個怪事，佛宣聽了便說：「這不就是心理學上的目的顫抖嘛？」

「目的顫抖」？這名詞我還是頭一次聽說，馬上去問「百度上師」——

「目的顫抖：也叫『穿針心理』，心理學家們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在縫衣針穿線的時候，越是全神貫注地努力，線越不容易穿入。一個人由於做事過度用力和意念過於集中，反而將平素可以輕鬆完成的事情搞砸了。」

嗯，果然不錯。

我就屬於對夏至追蹤過度了，平時睡覺根本不注意的貓啊狗啊叫聲，冷啊熱啊什麼的，在這一天就特別擾人。本來想比平時睡得更好，越追蹤吧，反而越是睡不好。尤其當年在學校那幾年，一到冬至夏至，整個校園籠罩的氣氛下有聲無聲的都趴在你耳邊說：晚上一定得好好睡，早早睡哦，不然後半年可就毀於這一天啦！結果呢，平時 11 點才睡，這一天八九點便躺在床上，睡早了，並睡不著，輾轉反側，不斷地問自己：怎麼還沒著呢？你在想什麼呢？你怎麼還醒著？喂！已經 11 點啦！你聽，別人早就睡著了！你想讓後半年都毀在一個晚上嗎？……哎呀，一直問到兩三點才迷迷糊糊睡著，就算睡著了也是很淺的。第二天，整個人就都不好了……

目的性過強，反而讓自己很緊張；太想休息好，反而就休息不好。像近兩年離開學醫的環境了，身邊這樣的氣氛變淡了，睡眠反而好了很多。有時甚至乾脆完全忘了還有這回事，在那一年的至日睡得便呼呼的。

這個「目的顫抖」其實很普遍，我小時候曾有一次特別深刻的感受。小學一次語文課上，老師教大家學查《新華字典》，教完後，老師說：咱們比下賽，看看誰查得最快，冠軍可得一個很好的筆記本。老師在黑板上寫上一些字，於是一聲令下，全班到處都是「嘩啦啦」的翻書聲。那時我就突然發現自己呼吸急促，手不停地抖，平時十幾秒就能查到的，怎麼都查不到，甚至抖到字典不住地往地上掉。四下裡望望，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這樣，很多小夥伴們都這樣。

信手拿起一個杯子喝水，這只是一個極其自然的動作，正常情況下，腦子裡根本不會分別整個動作過程。可如果你面前一個攝像頭對著你呢？可能有人便不那麼自然了；人在拍照時會顯得不自然，也是這個道理，因為心中太想留下一張好看的臉在照片上了；有些人對於考試，越逢大考越易發揮失常，亦是此理，太想考好了，反而考不好。

其實古人也徹知此理，莊子的《大宗師》裡說到一個寓言說：一個博弈者用瓦盆作賭注，他的技藝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百發百中；而他拿黃金作賭注，則大失水準。莊子稱之為「凡外重者內拙」，太執著外物，內心便會變得笨拙。

目的顫抖，這個人類普遍的心理現象，以佛教來看，是因為當心中執著某種外物或某一目的時，心中便起掛礙，有掛礙則有恐怖，恐怖什麼呢？生怕失敗，生怕得不到。在中醫上，七情中之「恐」是對應五臟中的腎的，比如大的恐懼會傷腎氣，而《內經》又說：「腎之動在栗」（原文為：肝之變動為握，心之變動為憂，脾之變動為噦，肺之變動為咳，腎之變動為栗）。人在恐懼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顫慄（中醫上很多和顫抖有關的病也都是從腎來論治）。所以，目的顫抖就是這麼來的，目的心越強，恐懼也越大，顫抖得也就越厲害。

人生是由一念一念心、一個一個動作組成的。一念執著，一念掛礙；一念掛礙，一念恐懼；念念執著，念念掛礙；念念掛礙，念念恐懼；外重之者，身心便憂懼難安，反而越難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什麼有人一輩子過得都很焦灼，很緊張，不放鬆，不灑脫，不自然？不得不說其人處於全然的「目的顫抖」之中。

因此，人若真心想過好生活，真心想達到目的，反而不能太看重目的，反而需要看淡它，這看似像是悖論，但事實就是這樣。人生最佳的狀態，不是像打了雞血，高呼生命的目標和意義，高揮著拳頭跺著腳，自己給自己鼓勁。反而是平平淡淡，平平靜靜，坦然安詳，過一天算一天，好也罷，歹也罷，成也行，敗也行。如此不僅過得輕鬆自在，反而能將自我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絲毫不受這種目的顫抖的影響，結果反而自然趨向於成功。正所謂——「我本無心，有所期冀，無量成功，自然而至」。

古人又說：嗜欲重而天機淺。人如果太沉溺於現實的世界，目的太多，目的性太強，心靈與世界毫無距離，便很難讓心空靈，便要日日呼吸也急促，手腳也顫慄，生活在嚴重的「目的顫抖」之中。

而念佛人的「厭離娑婆，欣求極樂」，恰能保證一顆心與娑婆世界保持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得失榮辱，並不經心。一般人往往會認為這樣心態下的人太消極了，肯定過不好生活，其實恰恰相反。念佛人的心情是釋然放鬆的，身心是自然無畏的，每一個動作都像信手拾起桌上的杯子喝水一般灑脫自然，做事就是做事，抱元守一，專注不二，心無旁騖，不摻雜些許功利計果之心，故而其能力的發揮是全然徹底的，當然也就比世間人更容易成就事功。同時擁有虔誠念佛人和世間成功人士之雙重身份者有很多，便是其明證。

好文章的幾個特點

1.此時讀著好，彼時讀著也好。

這段時間人們讀著覺得好，過段時候人們讀著也覺得好。甚至不同時代人讀著都一致覺得好。

即使是一篇應時之作，也可如此，以一時事足可反映亙古之事。像魯迅的很多雜文都是應時應事之作，但即便今天讀，也覺得很有力量；司馬遷的一封信《報任安書》流傳千古；印光大師文鈔也都是一封封回信，但卻影響了無數人。

2.一遍讀著好，兩遍三遍讀著也好。

好文章不會讀一遍便不想再重讀第二遍，而是每次翻到，總覺得讀著舒服，讀著過癮，讀著有所啟悟。常讀常新，時讀時新，極具生命力。

3.門裡人讀著好，門外人讀著也好。

當一篇好的文章顯示的道理足夠深刻的時候，是一定能夠跨越不同領域的，也即不同領域的人讀之都能獲得啟發。人與人專業雖不同，心性卻無別，此「偏」中亦可見「全」也。比如法布爾的《昆蟲記》是科普書，卻同時蘊含了豐富的人文思想，詩人顧城奉之為天書；《紅樓夢》雖是文學書，裡面卻可見豐富的建築學、哲學、美學、醫學，甚至是烹飪學。

如在念佛法門，好的文章，不應僅僅是念佛人讀著稱好，不念佛人，甚至沒有佛教信仰的人，也能讀後有所受用，有所啟迪，才算好文章。

4.力行者讀著好，未力行者讀著也好。

好文章一定是從真實心地中流露而出，所言有物，憑感而發，非是空洞虛浪之語、人云亦云之言；亦非毫不走心，純然頭腦中邏輯臆想，堆砌種種概念名詞而成。

讀者之中，力行之者讀之，必能產生深切共鳴，如印印心，故而拍手稱善；未及力行者，也能由文觸心，觸發心中本覺種子，隱隱覺妙，並激其起心力行之意。當然，善根薄少，障重迷惑，邪見毒深者，不在此列。

以上，好文章如是，好書亦然。

沒事多讀點歷史書

編輯部目前現有藏書八千多冊吧，我估計有 1 / 4 是與歷史有關的書，淨土史、佛教史、各宗史，各種形式的中國史、世界史、文化史、宗教史.....我常勸人家：沒事可以多讀點歷史書。

讀歷史書，不是教你去拿歷史知識在人前賣弄。講歷史，天南海北，古往今來，確實是最能顯示自己有學問了，比學物理、化學、宇宙學等都會顯得有學問，因為後者幾乎不可能成為大眾聊天的談資。當然，反過來，如果基本的歷史常識沒有，也最容易被人覺得沒有文化，甚至對你輕嫌，生不起信心。以前在佛學院時候，一位法師就曾鬧過一個笑話，說孔子一定是看了《無量壽經》，深得啟發，故而寫下《論語》某句話。孔子時候佛教還遠沒有傳入中國呢，更別提《無量壽經》了。

學習任何一門傳統的東西，學問也好，文化也罷，乃至佛教，研習歷史都是一個基礎，否則很難立體地看待眼前的問題，不免會人云亦云，難以得出自己獨立思考後的真實見解。即使學佛這樣的事情，身邊也有善知識，倘沒有自己獨立思考，很難在法義上與善知識心照不宣，冥合暗符。

有一次與智隨法師聊天時，也聊到讀史的話題，他最近幾年也特別喜讀歷史，說讀史對於研習法義其實非常重要，後悔過去看的史書不夠多。

曾在新加坡教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宗文法師，講起歷史真是如數家珍，他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常常覺得自己很有獨立思想，其實我們的思想乃至性格，無不是歷史直接或間接塑造而成的。」這話真是一針見血，甚至讓我在聽到的當下很驚愕。我們的思想被塑造的過程中，其實既蒙了古人的恩，同時也中了古人的毒啊！

對我自己而言，並不是從小就對歷史有興趣，上學時對歷史並無好感，複雜的歷史事件經常讓我頭暈，理不清楚。只是學佛後，尤其瞭解學習了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後，看到善導大師作為開宗祖師在佛教史上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於是特別想瞭解他當時創宗的背景和過程以及對後世的影響，更格外追蹤大師著作在中國淹沒千年的歷史狀況，便想瞭解唐武宗滅法的過程，五代戰亂又是怎麼一個過程，以及清朝末年在什麼狀況下楊仁山請得大師著作回流中國，其中歷史情節是怎麼樣的.....應該說，是這些東西激發了我對淨土宗歷史的興趣。不過後來發現，光瞭解淨土宗史還不行，應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待某一宗之史，於是又追蹤整個佛教史。後來又覺只看佛教史也不行，佛教史離不開整個中國歷史啊，於是開始翻看中國歷史。再後來，又想看看相應時期，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發生什麼，基督教、伊斯蘭教怎麼回事，於是又追蹤到世界歷史。

學習歷史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啟示。比如，我發現，楊仁山迎請日本保留的佛教祖典回國，不僅是對近代淨土宗產生巨大影響，其實對民國諸宗都有極大影響；又比如淨土宗十三祖判定歷史過程，其實充滿了個人偏執狹見，但由於起初執筆者為台宗之義學僧人，寫進書，傳至後世，以至於今人毫不思考便接受了下來。一方面說明學問僧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之獨特，另一方面也說明曇鸞、道綽不能排進十三祖實在是很偶然之事。再比如我們以前學佛常聽過的往生到極樂世界有四種土，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常寂

光土，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凡是古人說的就都對，一股腦地完全接受，其實都沒有去仔細在史籍中搜尋出處，其實佛經中並沒有這樣的名相，是後世祖師站在別宗教理成規立場上這樣判定淨土，這樣的提法自然讓人不敢相信念佛完全靠佛力。

瞭解歷史，會讓我們變得沒有那麼盲從，能夠更立體、更具深度地看問題。

最近我還發現，其實曇鸞大師距離天親菩薩居然只有幾十年，甚至按照其中一種考證，曇鸞大師 4 歲的時候，80 歲的天親菩薩才往生，這真令人驚訝！一改我原來臆想的兩人至少差了好幾百年的想法。

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盡量擺脫什麼事都想當然的壞毛病。

歷史如同一個活標本，眼前的大事、小事、國家事、社會事、團體事、私己事……其實都是歷史的重複，「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不管看似多麼新奇的事，其實都曾經發生，通過研究歷史這一活標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當下之處境和未來之變化。像司馬遷說的：「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讀史可以開啟智慧，道理就在於此。

最近正好看到《中國通史》的一篇序言，寫的很好，錄於此吧：

讀史大要有三項好處：

一是可以預知未來。每到了時代發展的重要關頭，歷史向何處去？此時聆聽一下往史的聲音，會令人明白許多。歷史賜予的是機遇，機遇的另一面是風險；如何抓住機遇，規避風險，歷史就可資借鏡了。

二是可以增長智慧。每當面臨事業的關鍵之時、人生的緊要之處，或是遇難識之人、處難解之事，翻閱一下歷史，那麼多示例一樣的人物與事件，都會令人頓開茅塞。

三是可以增加知識，全面提升文化修養。學科教育培養了越來越多的專家，而專家需要用通識來作基礎才能有更大的發展。而通識總是在歷史的坐標上才成為系統的。當人們溯歷史的長河而上通覽各種知識和文化的產生與嬗變、體會文明的進程時，不僅會對創造了這些文明的先人們充滿了溫情與敬意，還會激發起自己的創新文明的熱情。

為什麼把極樂世界的寶比作草？

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中，當註解到「寶性功德草，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一句時，他看到翻譯者菩提流支大師把極樂世界七寶比喻為草，並舉觸之能生勝樂的「迦旃鄰陀」為例，說明極樂七寶觸之能生法喜之樂。

曇鸞大師行文至此，頗表露出一點質疑，覺得土石草木皆有其固定形狀，與極樂七寶柔軟且隨意變現並不同；又，「草」在中國漢語語境中多是卑微低賤之意，如「草芥」「草莽」，直到現在還有說「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沒媽的孩子像根草」，這與極樂之寶高妙貴重頗不相宜。

大師說得很可愛，也很直接，他說：「余若參譯，當別有途」——我如果參加翻譯，應該有別的翻譯法。師父講法時也說：曇鸞大師到底會用什麼比喻呢？到最後也沒有點出，故而也就成為千古之疑案了。

我仔細想了一下，覺得曇鸞大師質疑的肯定有理，且在他心中有、也一定有更貼切、更美妙的比喻，只是不得而知而已。然而菩提流支大師翻譯的也一定有其道理，我試著站在菩提流支大師的立場上臆想了幾條緣由，來說明這裡譯成「草」，其實也是有很多妙處的。

一、草最常見。大凡比喻，需是盡人皆知，方能借之以曉喻他人。古時候的物質可沒今天這麼發達，現代的物質世界裡，當然柔軟且能夠隨意變形之物太多太多了，可回到一千五百年以前呢，推開門能看見什麼？樹木，木質很硬，也不能彎折，不行；山川，太大，且險，觸之多半是災難；綾羅綢緞，這個似乎可以，柔軟，可變，但總是人工之物，非是天然之物，且並不普遍，富人多用，窮人未必常見；動物羽毛，也很柔軟，但動物各有其獨立神識，未必能隨人心念，與譬喻之主體不吻合……找來找去，還是草最接近譬喻主體。大地上到處都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風吹而動，東風吹而東倒，西風起而西偃，南北亦然，真的是「柔軟左右旋」。人之心念也如風，極樂之寶也如草，隨所生念，寶皆有應，自在隨意，觸生勝樂。此處著一「旋」字，更顯示出七寶隨心變化之迅捷與變幻之優美，如同起舞，如同魔術。

二、草有生命。極樂世界七寶不同於娑婆眾寶（雖是寶，但總歸是無生命之物），也是有生命的，如善導大師所說：「極樂諸寶林樹，皆從阿彌陀佛無漏心中流出。」不止諸寶林樹，極樂世界塵塵剝剝、一毛一滴皆是阿彌陀佛生命之所化現，皆為成就一切往生者圓成佛道而備。換句話說，極樂世界一切無不是阿彌陀佛本身。菩提流支大師此處選「草」這一有情之物，而不選其他如「水、火、風、沙」等諸無情物，是否也有此深意呢？

三、草為成道相。草在中國視為低賤之物，然而在古印度卻不都如此，釋迦牟尼佛當年在菩提樹下成道，正是敷吉祥草而坐，故而吉祥草一直被佛教徒視為神聖之物。佛教後來很多儀式中，皆有編其草為席，置種種供物於其上，修行者也多在房中編之成坐臥之具。佛教有一部《大日經疏》，裡面專有一章節說明使用吉祥草的利益。

所以，菩提流支大師借草喻寶，蓋是喻指凡往生淨土者，皆如當初釋迦佛坐吉祥草上，畢竟得成無上正等正覺耶？

另外，草很多，無處沒有，藉以喻極樂世界寶物無盡，觸目皆是；草很頑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喻指極樂之寶，非如娑婆寶物易碎易失，且寶能生寶，生生無盡；草

為綠色, 代表生機希望與年輕活力, 極樂世界寶與人同, 永遠嶄新, 永遠年輕; 再延展開來, 草比之於樹, 渺小弱小, 念佛草民, 應守小人物之本分.....

以上皆是個人臆測, 自己想著好玩, 不足為憑, 權當為思維拓展訓練吧 (這個詞是跟佛實學的)。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之義

曇鸞大師不愧是用典的高手，《論注》中的典故幾乎是俯拾皆是，精妙貼切的典故如同神來之筆，使後之讀者借熟悉之公案語句，迅速對作者要表達的幽玄妙義心領神會。

比如最近師父講法時講到的「相忘於有餘，自得於佛道」一句，前半句明顯是從莊子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來。

可惜當時因為已到課時之尾，師父未及將原典細說，便下課了，蓮友們只記住了師父隨口打的一個比喻：世間男女感情再好，即使是相濡以沫，卻終不如相互放手，互無掛礙，出家求道，過精神上富足有餘之生活。大概這個說法刺中了很多人要害，在這方面深有體觸的蓮友們將這個意趣傳說得很熱烈，以至於有人以為莊子原句要表達的就是此意。

其實莊子本意內涵比這個要深廣得多，為不使莊子本要表達的意趣晦而不明，免得莊生知道了在天上鼓盆喊冤，有必要讓大家瞭解下這句話的本意。

這句話出自《莊子·大宗師》，原文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濡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欲知此一段之意，需對老莊思想有一整體認識。老子《道德經》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句中之「相濡以沫」，正是儒家仁義禮智信之隱喻。大道本來是至廣至大的，履道之人，物各逍遙，人我兩忘，就像魚兒游在江湖之中，互相並不相知相識，更用不著仁義禮智信來維繫，這本是人們生活的最理想狀態。如同老子所形容的理想國：「小國寡民，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然而一旦淳風散去，人們混沌無知、無著無染、自滿自足的狀態被打破，是非則立，是非一立，仁義便起。莊子後面所說的「譽堯而非桀」——稱譽堯帝而否定夏桀，這一大是大非正是儒家整套學說總的基石，正像老子所說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莊子所言魚失水而後濡沫，暗喻人類失道德而後仁義。仁義雖然看上去很好，但提示人類其實也正處於危險的境地，如魚處乾涸之地。背道愈遠，愈需大倡仁義。

莊子此處意在啟人：「必忘仁義而後可游於大道之鄉。」莊子妻子死了，他竟然兀自鼓盆而歌，這不是棄仁義如敝履之最生動表達嗎？

「相忘於江湖」之「相忘」是很高的境界。從來不知道胃在哪的人肯定沒犯過胃病，人在健康時，是感受不到身體內的心肝脾肺腎的存在的，也就是人與五臟處於相忘狀態，而一旦有一天人感到五臟六腑的存在了，那就是疾病的開端。人與人，或說人與境也是如此，物我兩忘，萬物自得其樂，或高或低，或淨或穢，或長或短，只要合於自身真性，無分別，無染著，每個個體都會生活得很自在。而一旦對外境有所覺知，即使是你幫我，我幫你，相互友愛，相互有恩，相互憐憫幫助，一派「相濡以沫」之美好景象，也證明了此時的人們已經進入了不適應、有危險的處境。

從此可知，老莊境地是遠超越孔子之「仁」的，所以孔子禮見老子回來無限感慨地說：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也！」

老莊哲學對中國人的影響極深，它的無為守拙、抱樸歸一、豁達灑脫的人生觀，世世代

代為多少入世受傷和亂世迷茫的人們提供了一片精神棲息地，它對中國哲學、藝術、文學、宗教等等，乃至於中國人性格的塑造，都是有普遍影響的，甚至於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這在北魏之前，也就是曇鸞大師時代之前，已經初見端倪了，佛教處於格義階段時候所用的詞多半都出自道家經典（比如「極樂無為涅槃界」之「無為」）。若不是如此，想來大師也不會這麼純熟地引用莊子的話了。

儒家入世，道家忘世，佛教出世。三教各自立場不同，真理之層次境界有別。有心入世，孔子所說便正確；若欲忘世，孔子所說便要全部拋棄；若欲出世，老莊所說亦恐多有力所不逮者。

站在佛教立場上看，善惡是非、仁義道德確實不能給眾生帶來解脫，這些只是世間維持國家秩序、社會秩序、家庭秩序、內心秩序的需要，從究竟解脫、第一義諦的立場上看，仁義理智信確實無非增加眾生分別執念，增加業系纏縛，障蔽其真性而已。是故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心在哪，時間就在哪

前天，編輯部集體學習《往生論註》第36講，我發現大家的反應有點遲滯。

我想：一定是大家對《往生論註》原書太陌生了，師父講的起點很高，延展性的東西很多，結構科文等說明得很仔細，倘若聽者對原文不熟，甚至沒有獨立閱讀研究過一番，很難聽出其中的意趣。

於是我建議大家在聽師父講下一章之前，將《論注》中相應段落抄寫一遍，其實篇幅也不長，最多一百來字，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到了昨天，上課前，我問大家：大家抄《論注》了嗎？結果沒有人吱聲，一片默然。肯定是沒人動筆了。

我收起笑容，一臉嚴肅地說：「大家都很忙，這我知道，但編輯部的工作性質決定了我們應以學習為重，應該在學習中做事，我們自己不學習，做出來的東西敢拿出去給人家學習嗎？」

古人說：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大家要學會借力使力，像《往生論註》這麼深奧枯澀的祖典，倘不藉著師父這次開講的時節因緣親近閱讀，想要靠自己往後的努力，恐怕這輩子再難翻開了，因為人都有畏難心理。學習祖典，哪怕是只得到百分之一的法味，那也是學習其他所不可比擬的。祖典好比深井、古井，所出之泉如甘醴，淳淨、甘冽、清透。

至於說時間，不要說有時間、沒時間，但說有心、無心。心在哪，時間就在哪……」

人們常常會口頭上掛著一句話：「唉呀，沒時間啊，我要有時間，早就……」有時這話純是搪塞對方，免得說實話讓對方覺得尷尬；而有時這話卻是自己哄騙自己的，明知道自己應該好好學法、好好讀書、好好念佛，「唉呀，沒時間啊，實在太忙了，推遲一下吧，明天再學吧……」

人的理性和習氣經常打架。理性認為某一件事最重要，應該馬上做，然而習氣又推動他只一句「沒時間」就自己把自己給打發了。習氣強大到都不容自我仔細和理性爭辯，迷迷糊糊便把時間花在了另一件並沒多重要的事，甚至是不該做的事情。

人真心想做一件事的時候，怎麼會沒時間呢？就像魯迅說的「嗜好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地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這裡是說讀書，然而其他任何事，不都如此嗎？

決定有沒時間的，只在於心，並不關乎其他。

像我以前不願寫東西的時候，總是先做雜碎事，有時間了，才想想動筆寫點啥。往往想著想著的時候，不知又來件什麼事，就隨著又去忙其他去了。這會兒想要寫東西了，任何雜事一概不管，不聞不問，先要保證我寫文章的時間，甚至有時正寫一半時，電話打進來，我頭也不抬，直接摀掉。

心在哪，時間就在哪，莫問有沒有時間，只問有沒有心。

事非經過不知難

編輯部最近正組織人力編寫一些佛教基礎類隨身書。

此事緣起，一方面，覺得本門蓮友佛教基礎太匱乏太薄弱，提供給大眾讀的，說起來其實也只有《走近佛教》和《佛教問答》；另一方面，本門弘法者或將要走到弘法前線的年輕法師們，也非常有必要找些基礎資料作為教材來充實學習。

目前初步已經擬了約三十個書名，計劃每本書不超過 5 萬字，最好二三萬字能說明白一個話題，也就是一篇碩士論文的量。風格上希望能夠簡潔、清晰、流暢。市面上雖也有類似書，但都沒有站在淨土宗的立場上，怕初學者卒讀不易摸清方向。

目前已經找了數位寫作能力好、佛法素養深厚的居士參與編寫了。笑笑《佛教與臨終關懷》已經交了提綱和第一章內容；佛取的《瞭解佛教大乘八宗》初稿已經送出上來了。其他人還在列提綱中。

大家在寫的過程中得出了同樣一個感受——事非經過不知難。

以前我們買到一本書，經常會邊翻邊不知天高地厚地品頭論足，今日換成自己來寫，才知道寫本小小書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像佛取今天跟我說的：開始覺得很容易，胸有成竹，後面才發現越編越覺吃力，越編心越虛，越發看到自己功力不夠，才知道這樣的事對一個人的佛學素養、文字水平要求相當之高；笑笑最近寫的第一章也被我毫不客氣地批了一番，雖然她被批得幾乎要哭了，但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

這樣的經歷，我自己也有過。

去年佛意的《淨土宗三祖師傳》已經翻譯定稿了，本來想在三聯書店出版，沒想到一談之下，出版社要求得到原書作者或者作者子女的授權書。佛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了層層關係總算找到了原書作者野上俊靜的兒子，於是寫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殷切希望能獲得授權，沒想到對方竟不同意，沒任何理由，我們一群人同感遺憾。

後來，我想乾脆在作者原書基礎上修改一下好了，或者主要參照這本《三祖師傳》，重新再寫一部。在學術界，淨土宗三位祖師傳記也算是一大空白。於是我便打電話給師父，說了我的想法，師父很贊成，也很高興，樂觀其成。我一高興，便把此事攬在了自己身上，常常在心中籌劃著怎麼改寫的事。

待到有一天，我醞釀了許久後，真想動筆了，才發現，這真心不是我能力範圍內的事情。滿腦子的內容、資料，卻絲毫不知如何組織、如何下筆，文字落在紙上都是輕飄飄的，自己看了都不滿意，還想要拿給別人看？

此時再來重讀《淨土宗三祖師傳》，才體味到野上俊靜的學術研究功力之深厚，看起來稀鬆平常的話，背後都有可能是數十年大量閱讀探究、認真思考的結果。人家絕不是像我一樣，腦袋一拍便呼呼地下筆寫將開來。

事非經過不知難，如果不是自己嘗試動筆，恐怕作者的苦心與功力是不容易體察得到的。

世界上的事，不獨寫書如此，任何事都一樣，看上去簡單的事，真的去操作，才知道其中的困難。趙括在紙上談兵的時候一定想不到會在幾年後的長平之戰中一敗塗地。

這也提醒我們自己少些空想，少些評談，少些論斷，多些實幹精神，免得眼高手低。

前幾天去看北京一個傳統文化學校，叫「華嚴學堂」，很受感動。這家傳統文化學校與我以前看到的非常不同，校長特別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創皂室」——自己做手工皂的實驗室，音樂教室，他們自己做香囊、自己織毛衣、自己做手繪圍巾，自己搭納涼棚、自己揀廢棄木料組裝桌椅板凳，自己做飯……舉凡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老師帶著學生一起動手做的。小朋友們的氣質看上去與別的傳統文化學校也很不同，樸實平實踏實很多，沒有那種刻板做作的感覺。實踐能力的培養，激發的是孩子們的實幹精神，而非今天學了聖人的話，明天似乎就都成了小聖人，如是眼光很高，手卻很低，皆成華而不實、食古不化之畸形兒。

少些空談，多做實幹。念佛也是如此，有人只是喜歡逢人議論念佛法門哪裡好、哪裡不好，其實他又沒念過一句佛，真念起來才有發言權。

這個時代，似乎人人口才都很好，滿大街都是一流演說家、一流評論家，但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做實事的，太少太少了。

怎樣變成一個笑點低的人？

不止一個人曾對我說過：編輯部的佛慈是他（她）見過的所有人裡面笑點最低的。

佛慈的笑點低到什麼程度呢？有時大家只是在平鋪直敘地說著一件事情，在沒有任何人覺得存在笑點的時候，也不知哪句話觸到他的笑點，先是嘿嘿，然後呵呵，最後哈哈——早已經樂不可支了。在場的人看著他傻呵呵地笑著，也忍不住跟著笑了起來。

跟佛慈在同一個辦公室真是酸爽，大家都喜歡和他共事，只聽著辦公室傳來一陣陣的笑聲。他本來是一個非常少言寡語的人，一天到晚也說不了幾句話，可是對於笑聲，他卻從來也不吝嗇。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看見他笑的人能不跟著笑的都算是極有定力的。

佛慈不但愛笑，而且特別有幽默感。前幾天他寫了一個《現代版窮子喻》漫畫腳本，發給我審稿時，我一個人坐在房間看，邊看邊情不自禁地大笑，裡面充滿了腦洞大開的奇思妙想至極搞笑詼諧的佛段子，敬請大家期待。

我常常想：佛慈的笑點怎麼會這麼低呢？

在一次偶然早飯桌上的一個問答，讓我依稀有了答案。

那天我問佛慈：「佛慈，你的人生理想是什麼啊？」

「吃得好、睡得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怕他是和我們開玩笑，又補問了一句：「你這是開玩笑地說，還是正式答案？」

「我也不知道，你一問，我腦子裡就閃現出這六個字。」看他一本正經的表情，看來不是開玩笑的了。

聽了他這番話，我基本可以總結出笑點低的人的性格特質了：

一、容易滿足

當大多數同齡人在為了生計，為了事業，為了家庭，開足了馬力為之賭命拚搏的時候，佛慈只求一個「吃得好、睡得好！」這看上去不是「豬欄生活」嗎？

是有點，但又在本質上不同。

佛慈可是中國農業大學的高材生，在信仰的催動下，一畢業就來到了寺院，為了更多的人得到六字名號的利益，他自願放棄世間好功名和好前程。為了大眾，他勤勤懇懇，願意做牛做馬；而對於自己，只要「吃得好、睡得好」即可，願意過「豬欄生活」，這樣的欄中之「豬」，不也很可愛嗎？

世間人理想很高很遠，也很宏大，可是現實畢竟很骨感。如果他目標是賺 100 萬，當其手上只有一萬的時候，等於在他內心欠了 99 萬的債務；如果他目標是一棟大房子，當一無所有的時候，身上就背負著一棟大房子。試問當一個人背著沉重的債務的心境下，還能輕易笑得起來嗎？

《八大人覺經》中說：「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慾起。」（莫言的《生死疲勞》一書書名即從此處出），多欲之人，即使是笑，恐怕也是苦笑。

像佛慈這樣，「吃得好、睡得好」便萬事大吉，心滿意足，那吃好睡好之餘，豈不全是額外的收穫？幸福指數可真是爆表了！一場歡喜情緒小雨便貯滿了內心的小池子，貯滿後便不斷地往外淌溢，讓看到的人也跟著歡喜起來。

《佛遺教經》中說：「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

二、單純

單純才能快樂。

小孩子的笑點就很低，稍一逗就樂得手舞足蹈，甚至不逗也自己樂，就在於其心地乾淨單純。

慢慢的，人長大了，世欲漸開，俗染浸淫，內心中開始出現了彎彎繞繞、支支節節，便沒那麼單純了。天真爛漫的笑容便逐漸消失了，慢慢學會了假笑、偽笑、阿諛的笑、諂曲的笑……

佛慈的笑為何那麼有感染力？因為他心地特別單純，他的笑聲清澈質樸、不染一塵。

三、過有意義的生活

知足、單純的性格特質是降低笑點的基本要素。但如果一個人不能過有意義的生活，也很難能從頭笑到尾。

佛慈來到佛門做志工這四年，經歷了數個不同的部門，但幾乎每個部門對他都是異口同聲地讚譽有加。他有時一個人做著幾個人的工作，但從不抱怨，不情緒，也不參與任何是非，他的性格沉穩、機敏、善巧、練達，總是那麼平靜，他到哪裡，哪裡的氣氛就變得很穩很踏實。

同樣是做事，做佛法的事情就很有意義、有價值，想到有人因為我之些許勞動，將來畢竟解脫生死、甚至成佛，內心由衷地生起一種慰足感、欣喜感、充實感。如是心境之中，安能不笑？

今天的年輕人，常陷於一種莫名的無聊感、空虛感、迷茫感之中，這是因為他的工作沒有給他精神生活提供滋養，甚至因為工作上嚴酷的競爭暗鬥，破壞了他一顆本可以保持安詳平和的心。

很難想像一個無聊透頂、鬱鬱寡歡的人會有什麼幽默感，或保持一個很低的笑點。

常看到一些職場人每天早上對著鏡子強迫自己笑給自己看，今天還看到有人朋友圈中發的：「每天清晨，給自己一個微笑，告訴自己要活得像鑽石一樣閃亮，正能量滿滿，麼麼噠！」

唉！這個世界是怎麼了？連笑這樣的基本生理情緒表達在今天都要自己激勵自己，自己勉強自己才能完成？人類就差需要拿手努力向上推兩邊嘴角肌肉，露出一排牙齒，才能完成一個笑容了！

這也真讓人苦笑不已了！

享受缺憾之美

這幾天北京特別熱，昨天看天氣預報說今天竟有 36°C 之高。

果然，今早一起床便覺熱浪襲人，頭暈昏沉，全身無力，早飯也沒去吃。

大家都覺得我是中暑了，端水的端水，開空調的開空調。佛恩不失時機地說：看來有必要到我們威海避避暑哇！

可是我仔細想了一下，應該不會是中暑。因為一嚥口水喉嚨就疼，全身還感覺發冷，這明明是傷寒或中風（這裡說的是《傷寒論》裡的病名，不是西醫的傷寒、中風）的症狀啊。大熱天的怎麼會傷寒中風呢？

對的，倘不是大熱天還不會傷寒呢！

昨天下午，佛實約去北京一個地方看看，一上車，佛實就問我「師父，這空調開不開？」我說：「當然開啊！」因佛實素知我平日基本不用空調的，但那會兒下午兩點，實在是太熱了。

去的路上，雖開了空調也覺得熱得不行，幸虧帶了把扇子，一直搖個不停。下車時，發現後背早都濕完了。

在目的地呆了二十分鐘。回程時，大概外面熱氣慢慢散去了，開始還覺得熱，後來越來越覺得涼，甚至到了快到家的時候，已覺需要兩臂緊緊抱蜷在一起，才能抵禦車內空調冷風了，因為馬上到家了，所以也沒要求司機佛魂關掉空調。

想來一定是那時候受涼的，開始很熱，汗氣外洩，毛孔大張，後則寒氣從張開的毛孔長驅直入。來回因為堵車，差不多用了三四個小時，所以一回來後，我就覺得全身疲累不堪了。昨天應是傷寒初起，到今天則更深入一層了。

按說熱天容易得種種熱證、暑證，然而真正從臨床上看，熱天反而要防寒，尤其極熱的天反而更應防寒，為什麼呢？天太熱，人們自然會找法子納涼，納涼往往過度，身體即便受寒；熱天人們會吃很多冷飲，冰冷之物最傷脾胃；熱天大多會終日開空調，現在多少病其實本質是空調病.....

我就曾親眼見過一個非常極端的病例。有一個人因為某年夏天特別熱，故而整個夏天都睡在大理石地板上，底下沒鋪任何東西，因為寒入骨髓，後來竟釀成強直性脊柱炎，終生難治。

反之，有時冷天又需要防熱。比如現在冬天城市集體供暖，溫度都偏高，在屋子裡都能打赤膊，過夏天的生活。其實這樣對身體很不好，一段時間後體內便覺燥熱。冬天就是要冷一點，才能使陽氣收斂起來，來年才能升發有力。比如拳頭要打出有力，前提是收拳的幅度要足夠大。

我們這個世界是在五行之中、六合之內的，萬事萬物都遵循著陰陽消長轉化的原理。其中有條很重要的原理，即是陰陽往往在極端的情況下相互轉化，簡單一句話就是：陰極必陽，陽極必陰。就比如上面所說的，極熱的氣候反而變生寒病，極冷的氣候下卻容易變生熱病。

我們看陰陽魚，陽魚部分從一點逐漸擴大，最後到最大的地方反生一陰；反之，陰魚部分從一點逐漸擴大，當到最大的時候反生一陽。非常形象地表達了陰陽之交互轉換的原理。

世間萬事萬物都在變化，所有變化都遵循此理。比如，夏至陽極而一陰生，日照時間從最長開始減短；冬至陰極則一陽生，日照時間從最短開始延長。

月滿則虧，水滿則溢，花盛則枯，樂極生悲，這些現象都是陰極必陽、陽極必陰的生動展現。

萬物如此，做人做事，何獨不然？任何事到達極致，也都必然走向反面，所謂盛極必衰。

古人說：「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便宜不可佔盡，聰明不可用盡。」

王朝家道，到達鼎盛則滋生敗家亡國之人事，終現變故；一個人常常苦到極處，則見甘來（周星馳很多電影，都是這個路數）；人與人關係濃密到一定程度則生怨隙；古人教我們話不可說滿，話一旦說滿就要生出反面的效應；信眾推重大德高僧到極致，教團則易生異變……不一而足。

儒家講中庸，佛教講中道，都是力避認知與做事到達極端。正如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因為一旦到達極端，就很可能得到相反的結果。那怎麼辦呢？那就盡量不要做到圓滿、極端、完美，不要求全，萬事都留點餘裕。

曾國藩為自己書齋取名為「求缺齋」，常人求全，他卻求缺。因為他認為天道是不允許圓滿無憾的，與其圓滿後天遣令缺，還不如自己主動求缺。他最崇尚的一句話是：「花未全開月未圓。」花未全開，月未全圓，表明是一種不飽滿的狀態，事情仍有上升的空間與趨勢，不至於花盛則枯，月滿則缺。

曾國藩曾在助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國，最後戰勝論功之時，竟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自裁湘軍，不使自己的權勢發展至極致，如此皇帝素恐的威脅沒有了，其他人的嫉妒、譴責平息了。老子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曾國藩深知功成身退的天之大道，不僅知道，而且能夠照做，因此保全了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

弘一大師曾在一次開示中說：「我的性格是很特別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因為事情失敗不完滿，這才使我常常發大慚愧，能夠曉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養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過遷善。一個人如果事情弄完滿了，那麼這個人就會心滿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長他功高傲慢的念頭，生出種種的過失來。所以，還是不去希望完滿的好。無論什麼事，總希望它失敗，失敗才會發大慚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啊！」這確實是極其稀有珍貴的開示，常人求事成，大師求失敗，大師一定深知抱殘守缺的幽深妙義。

《易經》以乾卦起頭，開天闢地，演出六十四卦，最終卻以未濟卦而結束。未濟卦的卦辭說：「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意思是說一隻沒有經驗的小狐狸過河，剛剛要到對岸河邊，卻被即將到來的成功沖昏了頭腦，尾巴被水沾濕了，差點被水淹沒，終究沒有過去。以此比喻事情尚未完成之意。

未濟前一卦是既濟，既濟是事已完成之意，按說萬物以圓滿成就豈不是最好的大結局？可是《易經》卻以未濟而終，這充分表達了萬物皆不可圓滿，若圓滿則不能生生不息、週而復始了，正如《序卦傳》中說「物不可終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所以，人應該懂得品味缺憾，享受缺憾，感恩缺憾，眼下有種種的不足，應知這正是天地慈悲的保護，什麼事都要留一點缺陷。人生只有存在缺憾，才意味著生生無窮。

無賴惡人 破他勝德

這八個字出自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開篇之處。

大師開篇引用龍樹菩薩《易行品》中對佛法一代時教之「難易二道」的分判，判淨土門為易行，聖道門為難行。當說到難行道之難的時候，大師列舉了五種難，其中第三種即是「無賴惡人，破他勝德」難。大師萬分感慨地寫道：「如斯等事，觸目皆是」，極言「五濁之世，於無佛時」這種破人勝德的無賴之普遍，普遍到走在大街上隨便就能找到一堆的地步。

按說這種障難，不管怎麼說，都屬於純粹來自外界的干擾，對於聖道修行人來說，也未嘗不提供了借境練心的上好條件。可大師卻將其列為和「外道相善，亂菩薩法」之壞亂人佛法正見，與「唯是自力，無他力持」之自力修行根本困難三者相並稱，由此可見得這樣的「無賴惡人」能夠「破他勝德」到什麼程度。

所謂「無賴惡人」，可不只是像寒山和拾得對話裡面的「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之人，這部分人倒還屬於正常人，或是個不善之類，最多只是惡人，可遠遠稱不上「無賴惡人」。

無賴惡人因為「無賴」，所以不信因果，不講仁義道德，甚至連正常人的良知都沒有；因為「無賴」，所以做事沒有任何底線，甚至失去理智，喪心病狂，為了一己之利益，坑蒙拐騙，打燒搶砸，甚至於草菅人命之事也是幹得出的。他們的想法，完全無法用正常人思維去理解，對這種人，也沒辦法講任何道理。像農夫與蛇，農夫救了凍僵的蛇，蛇醒來卻咬死了農夫，這有任何道理可講嗎？

天台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大師，一生有三次被人食物中下毒，好幾次大師都眼睜睜看著跟隨自己的法師被毒死，所幸大師屢屢被人救還。試想大師如果 34 歲第一次中毒就身亡，天台宗的歷史豈不要改寫了？雖是一代宗師之根性，可是如果修行者連身命都沒了，還談得上其他嗎？祖師之勝德都有可能被這樣的無賴殘忍之舉破壞，何況其他人？後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歷史上一定確有大德真被無賴惡人種種手段置於死地。

淨土法門殊勝處即在於可以繞過大師列舉之五種障難，或雖受難但並不成為障。因為往生淨土完全仰仗佛力，即使真的被人下毒致死，也能當下往生西方。

但是不是淨土行人就可以不用避惡就賢，甚至於要「學佛大悲心」，專去度化這一班「無賴惡人」呢？

鄙見，是不可以的。

修行人都在因地之中，沒有佛那樣圓滿的悲心智慧、神通道力。昔者魔王向佛放八萬四千毒箭，然而每支箭射出瞬間都變成妙好之花瓣；倘換作我們，箭箭都可要了我們的小命。所以，我們不具備承受無賴惡人之惡行之心力與能力。

我們也不具備接納對方無底線之噁心惡行之心量，當對方的無賴之惡，超出了凡夫極其有限的愛心與慈悲的限度的時候，所有的忍耐就要變成瞋恨、怨惱。

就算是我們可以原諒，可以包容，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去應付這些無意義的事，我們的寶貴光陰可以用在自己念佛、勸人念佛上。惡人們「無賴」，但卻很「有閒」，他們有的是時間來干擾破壞我們寶貴的修行生活，與一無賴惡人結緣，真就像一腳踩到了牛屎

髒了鞋子褲子不說，甩還甩不掉，擦也擦不淨，還弄得一身上下都是。

我們所謂的幫助、度化之行為，往往為其施展噁心惡行創造了條件，我們的好心非但沒有幫助到對方，反而加重其罪業，這樣算下來，對自、對他、對大眾，都沒有一點好處。米開朗基羅說：「對好人行善，會使他變得更好；對惡人行善，他會變得更惡。」這話還是有幾分道理的。佛教裡護法神往往以猙獰兇惡之面目出現，手執鐵杵、寶劍，腳踩小妖小鬼，為什麼要這樣？是護法神不慈悲嗎？不是的，這正是他們的慈悲用心，對於知見顛倒迷亂已致極端的無賴惡眾，倘不用震懾折服的辦法，絕不能使之醒悟，進而令其改過。

世俗之人也懂得「親賢人，遠小人」的道理，對待惡人，則「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一旦與之沾上瓜葛，會給人正常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擾，甚至弄得家庭不寧，身心不安。

以佛法真諦而論，固然沒有絕對的惡人，然而就世俗諦來說，人卻有生來稟性清濁之分，此是先天因果所定，多數不是一生之間就可以有大的轉機的。現代有所謂的「犯罪基因學」，科學家發現有些罪犯帶有一些特別的基因，決定了其天生的暴力犯罪傾向，可見得化導惡人有時絕不是那麼容易。

因此，「過凡夫的日子，念彌陀的名號」，知道自己是凡夫，自然就知道該如何面對「無賴惡人」。如果我們真的想救這樣的無賴惡人，碰到了，就應該默擯之——「默」而不與之產生交集，「擯」則令其自然遠離，然後為他念佛迴向，不要與之產生任何交集，把他們交給阿彌陀佛，因為只有佛才有「眾生罵我、打我、殺我，皆成度化之因緣」之超人誓願。

朱媽媽餐館小記

在悉尼短住的幾天，曾到過一個「朱媽媽餐館」吃素食。

餐館位於悉尼城市中心繁華的鬧市區，只有一層，空間不算很大，能同時容三四十人吃飯吧。店內只經營素菜，但好像並不是出於店主的佛教信仰，店裡兩面牆上掛著中國字畫，應該年代很久了，因為紙都泛黃了。

我們那天到的時候已是傍晚，生意看起來很不錯，幾乎都坐滿了。顧客中老外居多，盈於耳際的全是說的像繞口令一樣飛快的英語，男男女女都有，且年輕人居多。因為是吃中國菜，大家都用筷子，老外們用筷子的熟練與流利的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國人，從他們滿足而歡喜的表情和吃的時候狼吞虎嚥的動作看得出，他們對這家的中國菜很是滿意。

我們隨便點了幾個菜，上菜很快，菜做得很地道，確實很好吃，對於我們兩個好久沒正經吃上一頓中國菜的人來說，感受更為強烈些。

我們邊吃邊聊，當地的居士佛壽告訴我們說：「這家店已經在悉尼開了快五十年了，很受歡迎。最初開的時候是很小一個店舖，而且只有一個人，買菜、做菜、上菜、收銀、招呼客人，都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叫朱媽媽的，店名就是用的人名。那時朱媽媽還年輕得很，從台灣（還是香港，記不太清了）移民到澳大利亞，現在已經八十多歲啦！」

說著佛壽的手指向飯店的一角，果真，靠裡的一個角落有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太，正坐在一張很小的桌子上打盹兒呢。她戴著一副帶繩子的老花鏡，臂肘撐著桌面，雙手握著一本書，估計剛才還在看書，這會兒則頭往下點一下點一下的。老太太很慈祥，滿臉的皺紋，我稍微湊近了定睛看書名——《三言二拍》。哈，這麼大年紀了還看文言小說呢！小桌子上還擺了很多書，整齊地放在桌前，具體什麼書看不太清了。

佛壽走到老人面前：「朱媽媽，你好啊？」原來她早已成了悉尼人的「朱媽媽」了。朱媽媽一下醒了過來，看見佛壽，笑了笑，指著書說：「這是我孫女買給我看的。」語氣間很滿足，很平靜，還有點小小的自豪。

佛壽和她又寒暄了幾句。朱媽媽看到我和淨業法師穿著僧衣，略示了一下意。

佛壽走回飯桌，繼續吃飯，邊吃邊把手又指向收銀台的小姑娘說：「這就是朱媽媽的孫女。」小姑娘長得很標緻，也很機靈，忙上忙下，時而端菜出來，時而收錢，跟顧客們互動非常友好和善。

佛壽繼續說：「朱媽媽起初創業時可真不容易，一個人在異國他鄉，什麼都是她一個人。後來發展得越來越好，朱媽媽現在成了悉尼的招牌中國菜館。後來兒子和女兒各開了很大的餐館，也用「朱媽媽」這個牌子，也都在悉尼的城區中心位置。」

聽了佛壽的介紹，真是讓人心裡很多感慨，忍不住讓人頻頻上下打量這位看似非常平常但又很不平常的老太太。

在中國，一個飯館能開上超過二十年的都不多，若能開五十年，也真是奇蹟了，而且又是一個年輕女人身在異國他鄉，又是白手起家。我想，這裡面的辛苦，恐怕只有眼前這位抱著書打盹兒的朱媽媽自己才知道吧。如今，她坐在飯館的一角，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人在那啊，那簡直是一個活生生的活品牌、活文物，也是國人勤勞、奮鬥、堅持的文化符號啊！

給我很大心靈衝擊的是老人家堅持的力量。五十年不是一個短的歲月，人生最多也不過能有兩個五十年。堅持做素菜的理念，持續五十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這還並不是背後佛教信仰的支撐，我不知道背後是什麼支撐，但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實任何一件事情想要做出成就，都需要持續不斷地朝准一個靶心用力，甚至傾注一生的心血往一點灌注。想要初一發力，馬上即見成效，這樣完全不切實際，都需要不斷經歷挫折、失敗、再來、再挫折、再失敗、再重來.....即使有些事情在做的起初並不盡如人意，或者中途有種種的障礙，但只要事情本身值得做，都需人持續發力，耐心等待，不能隨意改弦更張，人之精力有限，將其完全釋放於一點尚覺不夠，何況隨意起燒太多爐灶？

朱媽媽以自己的親身實踐，證明了堅持的偉大力量。

這飯館已然不只是一個建築物，也是眼前這位老者的一顆心啊。大家來到了飯館，等同於來到了朱媽媽心中，不只是美美地吃了一頓中國菜，更汲取到了飯菜裡蘊含的更為豐富的精神營養。

白皮膚、金頭髮的客人，和筷子、中國畫交相輝映；老人的皺紋與安詳，和孫女的笑容與活力交相輝映；吃的美味的菜，和讀的文言小說交相輝映；國際大都市的繁華與熱鬧和小店裡的安靜與閒適交相輝映.....

那一刻，我真覺得很美！

文人學佛之慎

文人假如不學佛，便也無所謂慎與不慎。利用上天給的好文才，舞文弄墨，作為生計的飯碗，乃至實現名利雙收，有些職業習氣也無妨礙。

可是文人如果學佛，其與生俱來的某些習氣，比之於別的行當所染職業習氣往往更深，簡直深到骨子裡，卻真是需要自我警醒乃至朝乾夕惕的，免得遇大道而空過。

一、太把文字當回事。

文人對文字、文章、書籍都有一種天然的敏銳力與超出常人的感受力，對於自己寫的東西偏愛乃至偏執，用犛牛愛尾都遠遠不足以形容。

然而，不管是別人寫的還是自己寫的，都不過是人類意識思維在特別時空下極其有限的感受或感知而已。

儘管這些有很美的文字外殼作為包裝，但本質仍是妄念合和的產物，是人心意卜度而成，屬於人類「有知而知」的範疇。人類受經驗的束縛，難免對真理探求不過如管中窺豹，故「有所知，則有所不知」，所知者極有限，不知者何其多？

而佛教的文字般若卻是佛或祖師大德們「無知而知」證悟現量所流露的真理。佛「無所知，而無所不知」，所知不僅普遍完全，而且永保精準無誤。

凡夫所作既屬無常妄念，那又何必執著太甚？有人欣賞，是小確幸，無人欣賞，即使付之一炬，又有何不捨？

徹悟大師晚年曾把個人深邃的修學體悟、悟佛心要筆錄成書，一天忽然把洋洋十年來所著全都付之一炬，弟子們從火堆裡鉗出一些未燒化的紙片，才有了今天的《夢東禪師遺集》，這些文字讀起來真如清風霽月般瀟灑爽利，自在無礙。正是有這樣的大師，方能有此舉；正有此舉，方得此文啊！普通文人可有這樣的氣魄與灑脫？

二、文人容易言高於行。

常寫文章的人肯定有體會：有時筆下寫著寫著，便會循著文理或文意越寫越飄，其精神狀態只是在寫的那一瞬間乘著筆力達到那種高度，而筆一停，回到現實中，則完全不在那個高度。

再加上作者極盡文字表現之能事，通常會讓讀的人覺得境界好高，但實際人與文多數存在很大差距。最壞的情況則是：當別人讚歎聲起的時候，作者腦子一熱，也想當然地就認為自己果有此境界，那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像蘇東坡寫的偈子——「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溪聲儘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這文字反映出的境界還得了嗎？簡直無異於經文！但眾所皆知的是，蘇東坡一世卻並沒能脫離六道輪迴，這偈子只能代表蘇宿世所帶之佛教慧業深厚，以及罕見的文字駕馭才能。

以前看過《智慧東方》雜誌上一篇文章，名字記不得了，它把古代有名的幾個大詩人歷數個遍，作者發現詩裡寫的和詩人們於現實中做的，真是好大差距，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別。

比如《閩農》的作者李紳，寫下了一首伴幾代小朋友們成長的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感動了多少人，啟發人們要珍惜糧食。然而現實是，李紳在發跡之後，再也沒

有絲毫「憫農」之心，他花天酒地，每餐要吃一盤雞舌，為吃這一盤雞舌要殺活雞三百多隻，故而他家院子裡所殺的雞堆積如山。「憫農」還是「害農」？真是諷刺至極！

李元松說：文章與言詞若能代表一個人，那麼古來詩人皆神仙。

三、文人易造綺語之業。

文人駕馭文字的能力以及修飾文句的能力超出常人，一坨屎寫成一朵花，絲毫不在話下，故而也極易犯下綺語之業。一可說十，十可以百，甚至黑能說白，白能說黑，且說得頭頭是道，似乎渾身上下都是理。

歷史上隋煬帝就很會寫文章，以至於他想要幹一件壞事的時候，為陳述理由而作之文章，由於寫的太完美，完全無懈可擊，讓所有大臣無力反駁。

學佛人應老實本分厚道，不必修飾很多，誇張很多，不需以文字眩人眼目，動人心魄。我們看看印光大師所留下的文字多麼樸實，多麼平淡，多麼自然，說任何話都是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不講修辭，不賣弄文辭，樸實無華的文字盡顯其懇切慈悲與無礙智慧，即使是在百年後的今天也在利益著無量眾生，這些完全不是靠文字技巧所能達到的。

四、文人易相輕。

文人的世界裡，文字永遠是自己的最好。這是強烈的我執的表現，也是太把文字當回事的結果。

由於文人與文人同是提筆為文之人，在讀者面前有更多的可供比較之處，故而各自在自信心不足的情況下，便要以種種手段顯示自己水平超過對方。

文人若將這種習氣帶到佛門中，便非常容易引發種種是非，種種爭端。

文以載道，但文字本身不是道。文字只是一個工具，像一艘船一樣，將人帶到真理面前。人應該善用文字，而不是被文字所累。

人所有天賦的長處，有時恰恰同時也是自己值得加意警惕之處，被水淹死的，多半是會游泳的，而且越是游泳水平好的，被水淹死的幾率也越高；手上多了一把刀，方便了削切一切東西，但同時也增加了削到自己手的風險。

無所知 故無所不知

人類想要瞭解更多未知，極盡思維工巧之能事，陸續發明了顯微鏡、望遠鏡、超聲波、計算機、飛行器……藉以看肉眼所看不到的，聽人耳所聽不到的，算人腦所計算不了的。然而，人們卻發現：知道的越多的同時，未知的也更多，知道與不知道竟然同比例增長。正如畫一個圓，圓圈內代表已知，圓圈外代表未知，已知半徑越大，圓周也就越大，而圓周之外未知之面積也愈大。尤其是關乎人類切身的體與心的知識，科學家、哲學家們越發不知如何下手去瞭解更加透徹。

誠如莊子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其實人類認識世界，素來都有兩個途徑，一個向外求，一個向內求。

我們可以拿醫學做個示例。毋庸置疑，現代的西醫建立的基礎是解剖學，面對剖開皮囊的屍體，分清楚哪裡是心臟，哪裡是肝臟，哪裡是血管，哪裡是神經……在這些基礎上，建立了一系列的生理學、病理學等等。

但是古代流傳幾千年的中醫學中，卻從來沒聽說過中醫解剖學，但是就此即可判定中醫就是盲眼的瞎子，有意無意的騙子（魯迅語）嗎？非也，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健康都賴以維護，怎麼可能是蒙人的呢？

古人是怎麼認識自己的身體的呢？李時珍說：「內景隧道，唯返觀者能照察之。」內景就是內在臟腑等，隧道即是經絡穴道等，這些唯有通過修行，息慮凝心，心澄意淨，達到內明的狀態，才可能照察之。一旦進入到那樣的狀態，五臟六腑，經絡氣穴，四肢百骸，像鏡子一樣都可照得清清楚楚。不但能看到，在生命正常狀態下五臟如何運轉、肝有多重、肺分幾葉、顏色如何，統統可知。這在西醫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卻在中醫經典裡記述得清清楚楚的。換言之，中醫是古聖人的直接經驗，不是邏輯推論，不是實驗結果，也不是建立在理化數學分析之上的。

這樣的認知，其實較之於西醫解剖更加準確，更加立體，更加深入。其實也不用說古人了，在今天還有這樣可以「返觀內視」的人，我在南寧就親眼見過（對此有興趣者可買一本書看《內證觀察筆記》），且在簡單的調練下，很多小孩子都可以顯現此種能力（目前此人就在辦這樣的兒童中醫學校）。

人類不只是認識身體是這樣的，認識任何一個事物都是如此。

我們佛性中本來具足萬法，如六祖說的：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宇宙真理在每個眾生心中，從來沒有丟失，從來也未曾離去。而障礙人認識真理的，其實是一個「我」罷了，「我」的妄想分別執著，通通成了認識真理的障礙。就像一個攝像機總是照不出影像，原因不在別處，只是因為鏡頭前被一個叫作「我」的東西擋得嚴嚴實實，鏡頭移到哪，「我」便跟到哪。科技只是延展了人的「眼耳鼻舌身」，但這「眼耳鼻舌身」是誰的呢？還是「我的」！只要「我」不移除，人類永遠不可能睜開真正的眼睛。

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種種修行，無非是息慮凝心，斷妄歸真，移除這個「我」，使心澄思靜定，讓心恢復到明的狀態。如同鏡子拭去塵埃，便能照見萬物本體，鏡子本身擦乾淨了，

映照到哪，哪便顯現出萬物本體。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儒家云：心明即是天理。佛不用顯微鏡，也敢斷言：「佛說一鉢水，八萬四千蟲」；不用望遠鏡，也知「此閻浮提世界，如菴摩羅果（一種圓形的果子）」。

自性本「無所知」，但惟是「無所知」，「故無所不知」。只有這樣的無所知之境界，才能知徹本源，知無不周，知無不盡，徹底打破人類靠經驗所知的圓圈，與真理融為一體。

知此，就能理解，何以不識一字的六祖，有人請教《涅槃經》時，隨所提問，便能隨口酬答無礙；何以愚笨的「混飯三界」的曬蠟法師，經過不斷的修行，到有一天可以代諦閒法師講法；何以很多念佛但並沒有多高文化知識的老阿公老阿婆，能夠在處理人事上顯現出超常的智慧。

話說回來，打破「我」，移除「我」，大非易事，愈到後世，能少分做到者，也都愈加稀有，故而顯現出超勝於人類經驗認知的事實證據，也就愈加難得，說服力也就顯得愈加不足。還是先到極樂世界，讓阿彌陀佛給我們徹底清零，進入到「無所知」的狀態，那時方能真真正正的「無所不知」。

轉身遇見佛

最近看了一個新聞，說一對失散了 39 年的母女終於重新團圓，相聚時竟然發現兩人住處僅相隔一公里遠，真讓人唏噓不已，說不定兩個人每天買菜都在同一個菜市場，走路常走對面，也未可知。

什麼叫咫尺天涯？這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這樣的事，不覺讓人聯想到我們與阿彌陀佛，其實也有相類似的情狀。

眾生一念無明妄動，從此背覺和塵，走上了離開佛性之都的不歸路。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輪轉，風霜飄零，受苦無盡。

諸佛如來，視一切眾生皆如獨子，從眾生開始流浪生死之時，便走上了漫漫尋親路，佛以佛眼徹見，以佛耳徹聽，我的孩子究竟在哪？我用什麼辦法能讓我的孩子快速回家？

眾生經歷多劫，受苦無窮，終於漸漸在五欲深坑中覺醒過來，想要到無有生死、不再輪轉、安樂永恆的地方，想要找到失散了無始劫的彌陀慈父。

然而我們始終認為佛離我們很遠，總要經過我的一番艱苦跋涉，精進勇猛地往前，永遠不能後退，永遠也不能停，身心的煎熬是必須的，曠久的努力，也是必須的，惟其如此，才能找到佛。

然而我們卻發現：似乎越是努力追尋，感覺離佛卻越遙遠。我們痛哭，我們無奈，我們仰天伏地，欲哭無淚！

忽地有人告訴我：你轉過身看看！

啊？！這不就是阿彌陀佛嗎？

佛說：「拜託你給我救度吧！請把手交給我，跟我回家吧！」

原來佛始終貼身在我們身後，默默地望著我，等著我，只等我這一天的回頭；原來佛並不需要我們拜託他，而是他一直拜託我們給他救度；原來佛不需要我們做什麼，佛只需要我們點頭同意，把手交給他；原來我們一直誤會佛，一直使勁往前衝，從沒想過，佛就在我們的後面，只需要我們轉個身——轉看自己為看彌陀，轉靠自力為靠佛力。

我們過去聽聞過佛的名號，有意或無意；我們瞻仰過佛的慈顏，有心或無心，我們過去曾多次與佛走在對面卻不相識，就像那對母女，常常走在對面卻不相識，不知道那竟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我們與佛失散的時間不是 39 年，而是更久，久到無法用時間來度量；我們與佛重聚後發現，我們相隔不是一公里，而是就只隔了一個轉身的距離。

「好奇心」探奇

最近寫的幾篇文，沒想到引來好多「好奇貓」，紛紛悄悄私信問我：「哎，你說的文人是誰呀？」「哎，你說的把因緣當借口的人都有誰呀？」這是明著問的，還有些問得比較隱晦：「哎，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麼事了啊？」「哎，你說的無賴惡人該是有所指的吧？」「哎……」

唉，人類的好奇心啊！

人類其實就是因為好奇才成為人類的啊！

佛經上說：起初地球上並沒有人類，來自二禪天的光音天天人忽然有一天造訪地球，他們本不需吃，不需喝，也不需說話，以光明交流，身體自然發光，身相曼妙莊嚴。當他們來到地球後，看到地上的「地肥」很好吃的樣子，於是好奇心一動，很想嘗一嘗是什麼味道，吃一口，「嗯，還挺好吃」，再吃一口，「不錯，味道好極了」，再再吃一口……一個人吃不算，還招呼其他人也一起吃，於是大家越吃越多。結果，這些吃了地球劣質食品的天外來客們身上的光明越來越小，以至於消失，身體越來越重濁，皮膚也越來越粗糙，長相也越來越醜陋，也不能互相用光明來溝通交流了，飛騰虛空的神通力也都慢慢消失了，想飛回老家，成了一個遙遠的夢想了，此時真追悔莫及啊！

好奇心最終讓天人們滯留在地球上了，成了我們人類的始祖。

人類為何普遍愛美？就是因為我們本具天人的基因，天人都很端嚴美麗的，可如今變成人道眾生的我們卻都很醜陋，於是嚮往恢復本然的美麗之心，便由生命靈魂深處油然而發。

由此公案也可知道：好奇心不止是人類有，天人也有。人道以下的動物等更不用說了，觀察小貓小狗，它們對未知的東西總是試探著碰一下，撥弄一下，儼然想要弄明白到底咋回事的樣子。人類中每個嬰兒出生後，都睜大了眼睛，好奇地望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對任何新鮮東西都喜歡用手去抓，甚至放在嘴裡，看看好不好吃。

依我的理解，好奇心根本還是源於眾生想要「知道」，而這種想要「知道」，源於眾生的「不知道」，其知見的狹劣，識見的短淺，不能周知一切，對世界的未知，都成為好奇心的動力源泉。而對某些事物知道者或有過經驗者，就無所謂好奇心了。劉姥姥進大觀園，因為平生從來未到過這樣的地方，所有見聞遠遠超出了劉姥姥過去經驗的世界，故而才會看得老眼紛花繚亂，滿心的好奇，什麼都想摸一摸、碰一碰。而對於園子裡的主人，寶玉黛玉，寶釵四春，甚至是主人底下小丫頭們，早已是見怪不怪，豈有半點好奇的心意？

眾生只要沒有到達佛的「正遍知」，就永遠有自己所不知的領域，也就有一種自然的動力，想要往「正遍知」的方向努力。若對於佛來講，有什麼好奇不好奇的呢？——「世間所有我悉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應該說，「好奇心」有其積極的一面，人類的一切求知，一切創造，一切領域的發展演進，都離不開好奇心的推動。而一個人心靈的成長，對真理的探究，引發各類修行的觸緣，也都離不開好奇心的驅使。

人類過去因好奇而墮落，現在卻也因好奇而提升。

但人類的好奇心也有其負面的一面，比如好奇心能常被人利用，成為被害的誘因，「好奇害死貓」就這麼來的。人類一切的行騙，除了利用人們的貪慾心以外，再有就是利用人的

好奇心了，充滿神秘感的包裝，一環套一環的誘導，好奇心強的人往往中招。

此外，好奇心在慾望的裹挾下還能畸變成一種窺探欲、窺私慾，想要知道，又怕被人發現他想知道，於是就在背地裡偷偷搞小動作。當這種慾望發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時，甚至可以完全不惜傷害被窺者的心。比如人可以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誘導讓人說出隱私，僅僅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此實是不仁不義之舉，對自他都沒有半點好處。

好奇心應該是有限度的，且應該用在好的方向上，宜用在利於個人身心健康發展，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上！

剛剛說世間法裡的好奇心，在出世法裡，凡夫雖學佛，也免不了好奇心，尤其對於初學者，什麼經典都要瞭解一下，各種修法都要嘗試一下，各地道場都要體驗一下，哪裡有高人都要會一會面……對於初學者，這也應該是被肯定的，不妨盡可能地瞭解多一點。

讓一個人上來就能專注某一法門徹之到底，實在不大容易，後面將會不斷有各種內容挑逗其內心深處的好奇。

但學佛人不能總是停留在好奇求索階段，開始學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若干年後還是到處參，甚至變成了五百三十參，那就一定是學法路數有問題了。

菩薩尚且需要最後選定一門，「入一無異」，終生不二地修持下去，何況一般凡夫？好比一個人在談戀愛階段可以談不同朋友，但最後總要選定一個嫁給他，並與之攜手過一輩子。

法門選定之後，就可不必再興好奇心了，甚至要作意遏止，為什麼要有依止師，依止法門？「知止而後能定」啊！一個人時間精力有限，常常瞭解越多，各路知見混在一起，越難在一個法門深入，也就越難得法益，所謂歧路亡羊。古德早有警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選定一門，便要抱定終生，守之寶之，莫移莫動，經受種種人的「傾動破壞」，尤其當面對高人與妙法的時候，更需要提防。慧淨法師說念佛人應「不好玄奇」，徹悟大師說：「縱釋迦如來忽現身曰：吾先說念佛法門，特一時方便，汝且置念佛，即為說更殊勝法門。亦向佛稽首陳白：我先稟受世尊淨業法門，發願一息尚存，決不更張，如來雖有勝法，吾則不敢自違本願也。雖佛祖現身，尚不改其所信！」即使佛拿更高明的法門來挑逗我們的好奇心，我們都要斷然駁回。這是何等氣概！念佛人寧不遵之？

況且大道並不在玄奇處，大道一定是平常的，好奇者必昧於此理。

為了不成為因好奇而被害死的「修行貓」，鄙見學佛人還是應多學習，多讀書，多思考，親近同門善知識。在扎根本門不動搖的前提下，需要瞭解的一定要瞭解，盡力增加見聞，增加閱歷，這樣見識多了，也就沒那麼容易動好奇之念而終於被忽悠了。

任何的好奇心都是因為不知道卻又想知道，那倒不如在有合理引導的情況下提早令其知道。

《無量壽經》「五惡之誠」章讀後感

《無量壽經》有五惡之誠一章，也即詳說五惡、五痛、五燒一段文字。在其中，世尊舉說眾生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五惡相狀，又細數五惡轉為五痛、五痛轉為五燒之慘象，篇幅之長，絕不亞於經文前面舉說極樂世界之快樂與美好，世尊誠然不厭其煩！

過去每讀到此一章，便覺頗失耐心，讀之心既不明快，又多難詞僻句，梗遏喉舌，心思佛究竟有何必要將此負面內容說得如此之繁細、冗長？

昨晚讀之，卻忽然生出諸多感慨，猛覺世尊確然大有深意在焉。

茲試舉幾端，諸位高明方家看看是否有些許道理。

壹 ■

今以此五惡、五痛、五燒，對比前極樂世界「皆積眾善，無毛髮之惡」「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也即娑婆之惡對極樂之善，娑婆之痛對極樂之安，娑婆之燒對極樂之樂。如是苦樂之殊，濁淨二道，判然在目，以此策勵眾生，當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厭，則娑婆永隔，欣，則極樂常居」，慎勿內心搖擺，舉棋不定。

貳 ■

五惡、五痛、五燒與《阿彌陀經》中之「五濁惡世」乃呼應一氣。五惡、五痛、五燒著眼於個體，五濁則著眼在全局。正因惡、痛、燒遍滿娑婆，故而說娑婆是「五濁之世界」。

三 ■

五惡、五痛、五燒乃娑婆世界每一個眾生的真實寫照。

任何一個人的心中都藏有五惡種子。顯示於外的良善、表面的安詳平靜都難以掩飾佛眼中的當下之惡、眼前之痛、未來之燒。文中列舉之文文句句，完完全全是我們內心的真實寫照，是一面面鏡子，鏡子裡面有你，有我，也有他。

如是娑婆眾生當自審根機，在心中深深樹立機之深信，進而仰靠彌陀之救度。

文中說「獨作諸善，不為眾惡」之文句實乃就俗諦而言，屬於一時勸慰而已，佛真實目的在於勸諭行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肆 ■

五惡為因，五痛、五燒為果；五痛為花報，五燒為實報。此皆顯示因果之必然性、精準性與複雜性。如經文中說「天地之間，自然有是」。反之，為五善、得五樂，亦是自然。又，觀現世花報之輕重，可知未來實報之深淺。如是引導後之一切眾生，審現世一形之苦惱，預知未來世之大患，由此速入淨土之門，勿可心存猶疑。

伍 ■

《無量壽經》乃佛經中最後一部滅者，將通於八千年後法滅之時。當法滅之時，佛所舉五惡、五痛，諒可預見乃普遍之事實與現象。當彼之時，佛於此經中所說，可說觸目即是，絕無出萬年之前佛所預見，對於彼時煩惱厚重已極之眾生，如此也算證信無偽了！

另有幾點感悟片言：

- 從惡到痛，從痛到燒，簡單幾個字，描繪了娑婆世界從人到地獄的筆直路線。若心惡時，當思身將痛；若身痛時，當念神將燒。智者知痛即當思念佛，念佛方可免神燒。

- 仁義禮智信，乃儒家五常，違此五常，便是五惡，便生五痛，便入五燒。無奈，孔子並擋不住芸芸眾生墮往地獄之路。古往今來，世間永遠是聖者稀，庸者多，幸有如來「橫截五惡道，惡道自然閉」之往生大法。

- 佛眼洞明幽微，世界一切之惡，無出此篇，讀之，歷歷在目，如同明鏡，各人自可對號入座，就怕讀的人不認賬。

- 佛才說完五惡、五痛、五燒之語，立即請阿難面西禮無量壽佛，當下與會大眾皆見阿彌陀佛，佛這樣的說法，是要給一切「惡、痛、燒」之人以希望。惡者，惡不能障；痛者，佛光慰撫；燒者，火化清涼。

- 佛哀眾生，誠然甚於父母念子，儘管皆是一群惡子，佛亦瞭解每一惡子通身之惡，然仍不放棄之。

- 佛在歷數每一惡、痛、燒之後，都說「譬如大火，焚燒人身」，誠然《法華經》中「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悉滿，甚可怖畏」一句之註腳啊！

北京暴雨裡的一點小感悟

前幾天北京多日暴雨。

一時龍威大震，天陰雲暗，驟雨滂沱，風挾著雨，雨乘著風，帶著高低起伏的呼嘯聲肆虐而來，氣勢洶洶地漫捲著天空下的萬物。平時安然怡靜直挺而立的槐樹，此時搖得像被篩籬篩的一樣，樹幹晃，樹葉抖，樹條折，樹枝彎，看起來真怕整棵樹生生地攔腰被風摧斷。時不時真就有細小枝葉經不住風吹，折斷了橫飄在空中，踉蹌著摔落在屋頂上、牆上、地上。院子裡的黃瓜架被吹得倒向了一邊，茄子也清一色伏倒在地，豆角委著竹竿架子全倒斜在地上了，隔壁家的李子樹，呲了嘮唧地往下落，往地上砸……

我指著窗外暴風驟雨對眾人說：「若論起惡造罪，何異暴風驟雨？」眾人一笑。

目睹窗外此情此景，想到祖師的話，覺得道綽大師用這個比喻來形容凡夫內心造罪造業的猛烈狂暴，真是太貼切生動了！

我們常覺得只有在發火的時候才有幾分像「暴風驟雨」，且須是破壞性的發火，罵人、摔東西，甚至打架，才符合祖師這個比喻，其實不然。

《往生論註》裡說：「百一生滅，名一剎那，六十剎那，名為一念。」也就是說一個人一念之間其實有六千個生滅，我們是因為沒有足夠靜定的功夫，難以窺見在常人一念中——六千個生滅中，不知有多少貪瞋癡慢的「暴風」與「暴雨」在肆虐我們的心！在凡夫鈍感麻木的省覺中，這樣的一念很可能還是極其平靜的一念。我們感覺平靜，其實是因為我們心太遲鈍、太麻木，且從來都沒有真正平靜過，一向都保持著罪風業雨持續暴發的狀態，我們習慣了這樣的倒亂散心，時間長了也就無足為怪了。

真正到了我們可以感知到的情緒爆發，開始肆虐一顆小心臟之時，可能內在早已經不堪了，早已經是山洪暴發、禍不旋踵了。

我曾寫過一文，說超高像素的照片一被放大，便可見很多普通照片裡看不見的醜事、怪事、尷尬事。人心也如是，覺照力越強，越能見心中細密間的罪惡。其實彼還只是就靜態而言，若不是照片，而是流動的畫面，則罪惡的念頭兇猛狂暴之相，毫不講理席捲而來的洶洶氣勢，恐怕真的只能用「暴風驟雨」來形容。

慧淨法師說：「越是努力修行的人，越能看到自己的罪惡。」因為越是努力修行，越具備更強的返觀覺照的力量，也就越能發現細微但沉深頑固的罪惡之念。所以，常常觀自心、而不是往外看的人，比較容易建立機深信。

有一種很特別的心理效應，比如人在屋子裡，屋子外面在颶風下雨，躲在屋子裡的人卻感覺到屋內很溫暖很安心，風越大、雨越猛，在裡面感覺到安樂的心也越強烈。在平時的和風細雨中，反而難以體會到這種特別的安樂。

對於念佛人而言，六字名號就是「暴風驟雨」裡的堅固小屋。雖然念了佛，但我們往生前業力的暴風和習氣的驟雨一時也沒有停息；雖然業風習雨不能有片刻停息，但畢竟我們的靈魂有了可以棲息的六字名號小屋，風雨飄搖，乃至山崩地裂，無論如何也破壞不了這個金剛做的小屋。

在這個堅固的小屋裡，打個盹，聊聊天，吃塊點心，靜靜地趴在窗前看外面的「暴風驟雨」，愈發感到屋子裡的溫馨與安穩。

十年目睹學佛人之怪現狀

本人 2004 年開始學佛，到今天正好十二年。雖說佛法的邊也沒摸著，但平時喜讀古人書，稍稍在知見上瞭解一些學佛正軌。若以古鑒今，觀今佛教圈，常常會發現層出不窮的種種之怪現狀。我常想，何以世人或別的宗教有時會瞧不起佛教？確實也是我們佛教徒自己沒有做好，並怪不得別人差評。

姑列幾條這些怪現狀，諸位看官看看是與不是？

一、大處不著力，專在細節樞

學佛先要解決基本方向問題，先要把握佛教基本精神。比如佛教是讓我們提升心靈的境界的，是如何讓心變得更慈悲、更柔軟、更有愛心、更有智慧的，這些是根本。在這個基本方向上再去慢慢完善，一切都應無違於這個大方向大原則。

而有人偏偏不去追蹤這些大根大本的問題，專在小節上用功——

「拔佛珠可千萬不能過佛頭，不然罪過可不得了！」

「你可要好好愛護這些經書，可不能拿口水蘸手翻書哦，不能在上面做記號，要放在比人頭高的地方，要不然罪過了不得！」

「女居士可不能穿裙子進道場，否則這個罪過可大了去了！」

「吃飯要學印光大師，得把碗啊、碟啊、勺啊都舔乾淨，掉在地上的也得撿起來吃了。」

「……」

不是說這些說法不對、不好，但請不要以為這些就是佛法的全部，更不要以苛責的語氣教斥初學。多少人在佛教門口探頭望了望，充斥耳邊的都是這些毫無溫度、滿是殺氣的「罪過」，全不聞佛菩薩的慈悲，得出來一個結論——佛教就是講罪過的，還是基督教好，全是講上帝的愛，自然也捨佛歸耶了。你以為你在幫助人，但怎麼就想不到無意間一句話，就可能讓一個人喪失掉佛法因緣呢？

佛珠不過是念佛記數的工具，能輔助我們相續稱名就萬事大吉了；佛書上若做記號，能夠助我加深理解、方便摘記，又有何不可？書的目的就是讓人學習、開智慧的，能達成此目的，就等於書本身的作用得到發揮了（只是不要影響後邊人讀才好）；人家穿的裙子都蓋到腳背了，有何不可呢？古代所有人的裝束不都這樣嗎？印光大師是把碗舔得乾乾淨淨，但印光大師一生諄諄教誨人們稱名求往生的法，你怎麼又不學？

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何有人對這些規矩的熱愛，遠遠超過了對佛法整體精神的領會？為何學到一個規矩戒條，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興奮？

我記得在揚州佛學院的時候，宗量師（15 歲）寫過一篇小文很有意思。說他一次幫家裡人買豬肉，回來一邊提著豬肉一邊騎車。忽然看見路上一個被壓死的小昆蟲，於是他把車停在路邊，虔誠地為小蟲念佛，念啊念啊。忽然看見手中的豬肉，他忽然想到，怎麼我只想到要給無辜被車壓死的小蟲念佛，卻不曾想到為死去的豬念佛呢？況且這豬可說是為我（吃豬肉的人）而死，豬的靈性比小昆蟲更高。

在追蹤細節的時候，就忘記了整體，這是我們常犯的問題。或可以說，當一個人不具備消化整體內涵的能力的時候，不得不在細節上著力，以顯示證明自己對佛法深入。

二、高談闊論，裝點門面

有人講起佛法頭頭是道，左右逢源，八宗中印，顯密藏漢，天上地下，公案典故……幾乎說起什麼他都知道，但也僅僅停留在「知道」的層面。這些佛學知識除了裝點其好看的門面以外，沒有在其生活用心方面發揮一點點作用。

前陣子聽佛真居士說，因為工作關係，他遇到很多京城中企業家、官員等，常常在飯桌上大家聊得最多的都是佛教的話題。現在的風氣是：在高端的飯局上，幾乎如果不開口說點佛教，那是很難顯示自己的高深與修養的。然而所說清一色全是一知半解卻故作高深狀，佛真每次都一言不發，悄悄念佛，因為實在很難在那樣的氛圍中參與對話討論。

學佛不是學知識，更不是為了裝點門面。學佛是為了改良我們的生命，提升靈魂的高度，讓痛苦的生命得到解脫，甚至得到生命的終極解脫，故而一切所學，必須落實在自己身上。若只是收集知識式的學法，無異於銀行職員幫人數錢，每天過手的百千萬億，但沒有一分錢落到自己口袋，誠可謂「遇寶山卻空手而還」了。

學佛需是用心來學，不是用腦學。何為用心學？將所學對照自心，勤而行之，用心體會，不只是停留在記憶、分析、思維的層面。

其實不光是學佛如此，學任何東西都宜如此。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將學習到的東西用於身心實踐中，這樣才有真快樂啊！

三、自己不能解脫，也不許別人解脫

有人學佛很認真，也很努力，但始終沒有把握能在當生解脫生死。然而當其聽說有當生解脫的佛法時，卻矢口否認其存在，甚至撰文批駁反對，誓死捍衛他自己的當生不能解脫之法，誓死貶斥一切能夠當生解脫生死的「邪說」。

此人固然有知見狹劣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一種傲慢的心理在作怪：我這麼努力都沒有解脫決定，憑什麼你悠悠忽忽的樣子就決定解脫？

若真心具足無常感，真心想要在今生解脫的人，聽到解脫之妙法，豈不應三致意於斯哉？

如同地震壓在廢墟底下的人，若真想鑽出去活命，看到一絲毫光明從某一處縫隙發出，豈不應奮力爬向那個方向？哪裡還會否定一切希望，安然受死？

四、疏遠者親近之，親近者反爭斗

有些人對待其他宗教人士或世俗間人，都能十分客氣、柔和，盡顯其包容大度之風範。然而面對同是佛教徒之別的團體或個人，卻反失掉了應有的親密感，甚至收起笑臉、刻薄以待；有人對於佛教中其他法門之人，頗能和睦相處，其樂融融，然而面對修同一法門之知見稍有其異者，反不能容忍纖毫，甚至發生爭斗聚訟。

按說表親總比陌生人親，親兄弟總比表兄親，但有時佛教內部情形卻並不如此，不僅不能和睦團結，相互拆台，禍起蕭牆之事，亦時有耳聞。

大概這還是人內在強烈的「我執」所致，因為他想到越是親近者，越有可能侵犯我的地盤、我的資源、我的利益，乃至拉走我的信眾。抑或是越是靠近之人，越容易瞭解對方的底細，難以生起親切恭敬之心？

不知道，如此「怪哉」的問題，遠超出了我分析的能力。

五、揚言愛一切人，卻不愛身邊人

有人學了佛，知道要慈悲一切、要愛一切人。然而似乎他的愛心只施展在陌生人身上，

養老院的老人啦 貧困失學兒童啦 街邊的乞丐啦.....然而對於身邊人: 家人、親人、朋友.....都依舊冷漠。甚至為了成全自己對「廣大陌生人」的愛，常常不惜拖累、傷害親近的人為代價。這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了？這樣的愛，依我看，不要也罷！

其實真正的愛，必須是由內而發的，由近及遠的。像燈能照亮遠處，也必然能照亮近處，且越近越亮；如暖爐能溫暖遠處，也必能溫暖近處，且越近越暖。

這才是正常的愛，正常的慈悲。

六、滿口佛言祖語，一身凡夫習氣

有人學了《壇經》，覺得自己就是六祖，常生「智慧」，滿口「自性」；有人學了《金剛經》，覺得自己就是須菩提，到處教人破「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有人學了《法華經》，似乎不僅是學到了「經中之王」，儼然要成為「人中之王」的架勢；有人學了《觀經疏》，覺得自己就是善導大師，不分場合地到處「楷定古今」，有人.....

「理可頓悟，事需漸修」，不是觀念上瞭解一個道理，就等同於你擁有同等之悟境，就算你有相當之悟境，也不等於你能在事相上透得過。

由於一切所學，沒有觀照自心，沒有由所學而讓自己的心更低、更柔軟、更廣闊、更有包容度，反而增強了「我執」「我見」。

其實，一切所學不應成為「我執」之城所填之磚、所加之瓦，而是應作為搗毀城牆的利器，成為廣利大眾的工具。

學佛不是做加法，而是做減法的過程，應該越學執念越來越少，煩惱越來越少；而非概念越來越多，知識越來越多，習氣越來越多。

七、佛油子心態，難得再上進

有人在佛門久了，失去了最初求法的單純與渴仰的心態，將凡夫種種習氣與佛門多年混出的經驗閱歷糅雜在一起。由於見多識廣，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通，無所不能，表面上顯得非常有能力：「你說的法就不用給我說了，你說的只不過一分，我肚子裡有十分呢！」「你說的掌故都是老掉牙的了，我給你講個現實版的吧！」「你說的這件事交給我，包管給你做成！」「.....」

然而自他都認為無所不能的背後，卻是求法心也變得麻木，變得淡薄，心早已悄悄離開了法。凡事先考慮人情，人情大過佛法，性格上自以為是，很難得再上進，人格上也難再有大的改觀。

這就成了一個傳說中的不折不扣的「佛油子」。

這樣的「佛油子」在沒有真心願意追隨善知識在前面引領的情況下，覺得佛法不過如此，這無異於學佛的災難，因為任何能夠學習提高的機會都被這樣的「油見」遮蔽住了。

然而更甚的是，學佛人一旦學佛日久，都不免不同程度上滋生出這樣的「佛油」，可不畏哉？

八、恃戒而凌人，破戒不自知

有人重視持戒，也持得頗為謹嚴，於是便以過來人自居，不管走到哪，皆頌持戒功德，斥破戒罪根之深，儼然是以在世之優波離（佛在世時持戒第一）之語氣指責這個、指責那個，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云云。

其實，觀察其下意識之用心，不過是借頌揚持戒的功德來頌揚自己的功德，借指責左右

來顯自己勝他之行。這樣的起心動念很微細，當事者或許也不自知。

嚴持淨戒固然值得隨喜讚歎，然而人不可恃己之長，而凌人之短，增長我慢高山。如是持戒，縱然如冰玉之潔，豈能留得功德之水？恐怕功德早已蕩盡，只與俗人作秀無甚差別。

《大寶積經》言：「勿自恃持戒，輕毀犯戒者，恃戒而凌人，是名真破戒！」

九、專好玄奇法，失卻平常心

有人不曉得「道在平常」的道理，專看玄奇、高妙之書，專拜顯異惑眾之人，以為愈玄妙、愈與眾不同，愈接近了真理。這樣的心態給了「相善之外道」或是「附佛之外道」充足的市場，讓種種「奇師高人」層出不窮，禍亂佛法。

其實，越是高深的法越簡單，越是高明的人越樸實。如果不具有這樣的擇法眼，恐怕很多好的求法因緣就當面錯過了。

佛在經中說即使是有真菩薩來到世間，也當守「不現異相，彰己有德」之誡，如果非得靠「顯異相」來「彰己德」者，一定是別有用心的假菩薩、真小人。

無奈就是有那麼多人上小人們的當，不但壞亂菩薩之法，且令個人失去學佛正路，甚則家破人亡。

十、喪失理性，個人崇拜

佛教從來沒有勸人揚棄理性，真理也一定經得住一切質疑與辨析。學佛本來是探究真理的，本應越學越讓人理性，然而有人卻越學越喪失理性。

這部分人對老師、師父、上師盲目崇拜，將個人理智無條件上交，完全聽任。好心勸之，竟然搬出古人典故：「古代高明弟子，即使聽師父說花生長在蘋果樹上，也當毫不懷疑地接受之！」

他不知道這樣的師徒典範，僅僅發生在極高明的具格之師和根機足夠深厚的弟子身上，僅是個案，不是普法。

過去的弟子打不走、罵不跑，今天的弟子，師父一皺眉頭，多嘮叨了兩句，馬上就拎包走人，更不要提師父為粉碎弟子內在執著的超常之淬煉。而今天的師父、老師、上師也絕少有古人淳厚之德，甚至是觀察種種因緣之神通。

對於今時絕大多數根淺浮躁的人來說，引導其建立獨立、理性之人格還來不及，而更要強以古人淬煉祖師之法強加今人頭上，豈非拿古人大鞋，穿今人小腳？

當然，也有人喜歡「將理智上交給善知識」，因為其心力實在太弱，太漂浮，沒有外力夾持，心便無處安放。甚至很多人需要在心中建立一個供自己崇拜的活著的偶像，不然心便無處可依。就像電影《偶的神》裡的一句話：偶像崇拜可以讓一個人為之上癮，為之瘋狂。

托爾斯泰說：「揭示真理的只有理性，人類由對自己理性的不信任而生出迷信。」

以上所列幾條學佛圈中的怪現狀，僅是種種怪現狀中之犖犖大端者。若要細考精察，一一拈出，恐怕寫個幾天幾夜也寫不完。

所列者無非意在給諸位提個醒，尤其是久學和初學者。為何是久學和初學者呢？

初學者懵懵懂懂，不知邪正對錯，不免以錯為對，以對為錯；常為非常，非常為常，如此實屬正常。而久學者若非心明眼亮之輩，往往見怪不怪，因循守舊，甚至人云亦云，倚老賣老，誤導後學。

若要識得這些怪現狀之「怪」，要麼借真善知識之眼明辨之，要麼則須多覽古書——古

經文、古祖語、古傳記、古隨筆.....今之人或許欺我太甚，古之人卻少有欺我者。且今時一切人、一切事，古人沒有沒經驗過的，表面可能不同，本質卻沒多大區別，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嘛。

以古為鑒，以古為師，則今時一切怪現狀之「怪」，盡收眼底，辨察分明，想要蒙我騙我惑我亂我也難！

韓國人的念佛緣

前幾天韓國畫家基亨（法名佛亨）來編輯部小住了兩日。

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到說在他們小時候使用的教科書中，有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問答：
請問學佛的目的是什麼？

是成佛。

那成佛是不是很難啊？

也不一定的，根據古代高僧元曉法師的著作，成佛也很容易，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成佛。

這段對話是出自語文課本，還是歷史課本，我沒有細問，但總之目的明顯是向小學生普及一些歷史文化常識（韓國保護歷史傳統文化之用心在世界上一向是出了名的）。

然而若依淨土宗立場上看，這樣的表述真是精準至極，乾脆利落至極，我看即使是今天中國的佛教教材恐怕都難以說得如此明白。不得不讓人驚歎為奇文妙語！

第一，這段對話點出了學佛的終極目的就是成佛，這點我相信很多中國學佛的老修也未必敢直下承當吧！往往越學越放棄或模糊了這樣的目標，學佛能增長福報或下世轉生善處就算不錯了，成佛？還是給古人去成吧！

第二，這段對話點出了成佛的途徑，不但有目標，還有方法哩！描述方法時站在普通人臆想的角度：成佛一定不容易。答者先否定了這樣的猜想——也不一定！言外之意有的方法確實是很難，但有些方法不一定很難，比如念佛的法門，只要念佛就可以成佛了。

看看，這樣的表述哪有一句廢話？而「念佛就可以成佛」，這樣的結論若在今天全世界佛教界投票調查支援與反對的話，恐怕反對票會遠遠蓋過支援票數。

第三，答者不但說出答案，而且言之有據——「根據祖師元曉法師的著作記載」，這樣的說法首先讓小學生知道了祖國歷史上曾有這樣一位高僧，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其次也引導學生從小養成一個好的思維習慣——凡得出一個結論必須是有依據、有典據支援。

善導大師說「言不關典，君子所慚」，這一點在這樣的對話裡體現得多麼淋漓盡致！

不知道這篇教材是哪位菩薩編寫的，真是智慧至極。大概由於受眾是智識初蒙的小學生，編者盡量減去佛教其他的枝枝節節，用最通俗的語言，讓小孩子們最短時間瞭解到佛教的核心與輪廓，編者無疑是圓滿達到了此目的；也許更是因為當一個人面對純然淨潔的小孩子的心靈世界時，沒有成人世界裡那麼多質疑、分析、邏輯概念的挑戰，對客觀事實的表述會不由自主地變得簡單、直截、質樸，而這無疑是更靠近真理真相的。

小時候接觸的東西，會給一個人一生的心識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記，基亨說他接觸我們這個法門時候，就自然想起來幾十年前當初教材中這一段對話，故而覺得接受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非常自然、非常容易。

我想這真是在韓國基亨那一代所有人的福報。

無人點贊

慧淨法師曾經有一句話：誰能夠弘揚這個法門，我願意為其提包做司機。

短短一句，看似平常，細細品之，又是多麼撼人心腑，動人心魄！這是將個人徹底奉獻給眾生的真實心聲；這是心中唯存眾生利益，絕無摻雜小我的極度「無我」之自然流露。

一個學佛人有沒有發心，發心的純度、廣度、深度和真實度，倒並不一定在那畢現於外、大眾都看得見的強勁的弘化能力，廣大的弘法事業，有時倒是體現在其能否為了眾生的利益，以低低的身段做那些渺小之事、低賤之事、無人點贊之事。因為真正發心的人，一切以眾生能得利益為上，為了眾生得到真實利益，名位、利養、贊謗、旁人評價、個人得失、個人喜好、個人夢想……通通要為其讓路。

學習是靈魂最美的姿態之一

我常跟人說，如果把坐在椅子上攤開書一行行讀，或坐在教室聽老師上課，才叫作學習，那是對學習極其狹隘的理解。

學習應是靈魂的一種姿態。

姿態不同於外在的動作，姿態是姿勢和態度，是一種內在的動力和張力，一種隨時準備投入的狀態。如同弓背蹲地於起跑線上靜待槍響、一觸即發的賽跑運動員，如同張開雙臂於跳板上感受重力和彈力、準備縱身一躍的跳水運動員。學習的姿態之於靈魂，亦如是。

如果一個人隨時準備學習任何一方面的東西，或書或人或事或物，這樣怎麼會說沒時間學習呢？這樣便真正能「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了啊！

然而學習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姿態呢？

一種卑下的姿態。空杯子才能裝新茶飲，且越空，裝得越多。傲慢則等於扼殺了學習的生命，因為他的心拒絕承裝。古人說「先器識後文藝」，器識決定了一個人心的容量大小，同樣一大缸水倒下來，決定能承多少的不是倒水的缸，而是下方杯子的大小。小酒盅只能裝兩口水，大杯子可裝十口水。而器識一方面取決於一個人的見地、見識，另一方面則取決於一個人內心謙卑低下的程度。

我常想，謙卑本身就是學習，只要保持一顆謙卑的心，天地自然會創造因緣讓無形的能量充實進一個人的心靈，正如大海只要保持低窪之態，自然就有百川萬流不惜千里萬里奔赴而來。

一種開放的心態。這是一種隨時準備接受、吸收、消化新事物新東西的姿態。開放意味著不抱任何成見，意味著包容，意味著接納。常常有人還沒真正接觸一件事物，便由自己有限的知見主觀判定，貼上標籤，甚而否認其價值。這樣的心便是關上了，何談從中吸取有益營養呢？心若能開放，豈止「三人行必有我師」，無人行，都有我師在，天地日月，草木昆蟲皆可是我師！

一個人心態不能開放，心中被有限的執見所閉塞，抗拒一切有益於身心的事物，即使有很好的環境學習，恐怕也難得進步。

一種交流的姿態。一切生命根本的生命特徵即是交流。天地陰陽之氣的交感激盪產生了風雨雷電，乃至萬物生滅榮枯；身體的新陳代謝讓生命體健運不息，呼吸——與天交流，進食——與地交流，食物水源進去，大便小便出來，進進出出，一日都不能停滯，停滯就是疾病；思想上，交朋友，結婚，組建家庭，說話，做事，旅遊，讀書……這些通通都是在心靈渴望交流的驅動下所為。交流可說是一切欲界眾生生命最基本的需求。

身心一旦出現交流障礙，便顯病態，而一旦交流徹底中止，便意味著生命的完結。

當人的思想交流停滯甚至固化時，生命的狀態便顯得蒼白、無力、腐朽、脆弱、僵冷、麻木。如同池中水不能流動，新水不進，舊水不出，日久便會變腐臭、生蟲。而學習正可以讓一個人思想上的新陳代謝變得健運有力，推陳改新，靈魂便如活水一般清澈乾淨，靈動活潑，富有活力。學習對一個人身心隱形的意義，很大一部分在此。

有時和一些年紀大的人交流溝通，卻感覺其思想中毫無暮氣，反而非常活躍靈動，並不

輸半點給年輕人；而跟有些年輕人說話，反覺其思想陳舊，腐朽麻木，毫無生氣。細察之，前者多勤於讀書，熱愛學習，不懈思考；後者雖身體年輕，靈魂上卻早已丟棄了學習的心態，每日為生活疲於奔命，少年時代之清新朝氣與穎悟靈氣早已磨滅殆盡，讓人不禁遺憾和唏噓。

因為謙卑，所以開放，因為開放，所以才有交流。這種美好且美妙的狀態在我看來便是靈魂最美的姿態之一，也應當成為最常有的姿態。

眾生的對與錯

「親愛的，你永遠不會做錯任何事，你不必有任何恐懼，你將永遠被珍愛！」

最近這句話很火，火到每天一刷朋友圈都會撞見若干次。

這話出自何處呢？這話出自某篇文章，文章中說一個名為亞歷山大的人在一次瀕死體驗中見到了他認為的「上帝」，而此話正是這位「上帝」對他所說。如果念佛人以其為彌陀親口對自己所說，細思也是無違於經義的，且由於其直白、生動、貼切，比之於文言經文更易打動人心。

然而最近有人問我：師父啊，《地藏經》上明明說了「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不是罪，無不是業」，曇鸞大師也說「一念一時所造業，足系六道滯三途」，這說明眾生所做一切皆罪，罪也即是錯，有罪即有錯；可是這裡又說眾生所做皆對，無需恐懼，永遠受佛珍愛，不但所做沒錯，而且無有一事是錯。那我到底會不會做錯事哇？我真覺得有點凌亂啦！

我回答說：莫凌亂！兩者都對，只是說的角度和立場不同，前者主要約機而說，後者乃約法而談。

約機而說，眾生的存在本就是罪業的證明。如同有灰就一定有火，有六道眾生則一定有罪。如同毒草一定結出毒果，罪業構成的眾生之一切起行作業，也一定是罪惡的。

當然，以上皆是從第一義諦、終極解脫而論，也就是必須是想在今生了生死成佛道者，若不是站在這樣的高度，倒也不一定如此說。

比如對方根本沒有心思了生脫死，人家只是想今生多點福報，在這個高度下，就不好給人家扣上罪惡生死凡夫的帽子，他去佈施、去行善，這些相對於他求取世間福報的目標，那就無疑完全可稱得上是個善人。

所以，說是罪惡生死凡夫，那是有前提的，站在想要解脫成佛之立場，眾生一切身口意，縱然是一切自力修行，也皆是顛倒，皆是虛偽，皆是輪轉，皆是破壞……若無人救度，必定墮地獄無疑。

若約法而論，眾生稱念彌陀名號，領受了佛無條件的救度，生活在佛的大愛心、大念力之中，往生前一切難以自抑之習氣，皆無礙於彌陀救度，無礙於最終解脫，從此處而論，我們就不妨把這句話補充完整來看：你（念佛的人，乘著彌陀之大願業力）永遠不會做錯任何事（任何事會導致滯留三界、解脫無門）。

這麼一來就很明白了吧，這其實是一句簡略的話，有易被忽略的角度，有未被細思的前提和限定。這是佛菩薩從救度眾生的角度，從法的層面，從真諦層面講的；前提是必須領受了佛無條件的救度的人，由淨土法門他力殊勝之法，眾生即使做錯一切，然皆無礙於解脫。因此其限定之處就容易理解了：說對說錯，乃是針對眾生之終極解脫而論（了生脫死的真諦層面），不能說違規在野生動物園內下車沒有錯，吸毒酗酒沒有錯，殺人放火也沒有錯（這皆是在凡夫過日子的俗諦層面）。

所以，通過對這句話的解讀，至少有兩點啟示：

一者，在一般意義上的學習和思考方面，任何一句話，都有其講話的背景與條件，背景條件發生變化，得出的結論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智者應善知其背景與條件，方不至於混濫而

談，觀念打架，正所謂「知其然，又需知其所以然」。

二者，在念佛往生意義上的機法兩種深信方面，念佛人確實一切皆錯，又一切皆對；一切錯到極致，又對到極致；一切錯到極致，方能對到極致。因為，往往越對自己的錯有更深的認知，也就越能領納彌陀的愛，對「念佛的我不會做錯任何事」體會也就越深。

一則可以解開萬種憂傷的故事

周國平寫過一則故事，名字叫《尋短見的少婦》，很好，很給人啟發。

夏天的傍晚，一個美麗的少婦投河自盡，被正在河中划船的白鬍子艄公救起。

「你年紀輕輕，為何尋短見？」艄公問。

「我結婚兩年，丈夫就遺棄了我，接著孩子又病死了。您說，我活著還有什麼樂趣？」少婦哭訴道。

「兩年前你是怎麼過的？」艄公又問。

少婦的眼睛亮了：「那時我自由自在，無憂無慮……」

「那時你有丈夫和孩子嗎？」

「沒有。」

「那麼，你不過是被命運之船送回到了兩年前。現在你又自由自在、無憂無慮了，請上岸吧。」

話音剛落，少婦已在岸上，艄公則不知去向。

少婦猶如做了一個夢，她揉了揉眼睛，想了想，離岸走了。她沒有再尋短見。

這個故事很短，但意趣卻極深，若能領味其義，則人生的一大半煩惱可以飄蕩至無何有之鄉了。

人從無到有而生喜，又從有到無而生憂，這如同一個公式一般，普遍適用於一切人一切時，古往今來無數人嘗味著由喜轉憂，由憂而喜的過程，心就這樣在有無之間、憂喜之際跌蕩起伏，或喜或笑，或哭或悲，或憂或懼。若最初並不登上「得」之山、「有」之頂，便不會墮入「失」之谷、「無」之底，便能永遠保持平靜、安和，這才是真正的快樂之道。

星雲大師說，一生中，無論如何都應該找機會嘗試把身上身邊所有錢財物品等都佈施得乾乾淨淨，體會起初「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空無一物的感受，我深以為然。

我常常懷念十年前讀書時，為了掙脫生死業網，搏一條解脫出路，日復一日地撐一把傘，頂著南寧上空烈日，沿著邕江邊，一路西行，高呼「南無阿彌陀佛」，忘了炎炎烈日，忘了過路人好奇的眼光，忘了腿酸腳痛，忘了長時間呼喊傷氣，忘了還要上課考試，忘了自己是個學生，忘了還要考慮將來，忘了要打電話回家，忘了朋友的聯繫方式，乃至忘記了我和這個世界還有什麼關係。那個狀態下，我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想有，什麼身份都不是，什麼身份也都不想了，甚至心與身都與我無甚關聯，這樣瀟灑的心境給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那真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彼時我強烈地感受到，原來人心若能空，無窮的能量便能積聚，且剎那間積聚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儘管在「本覺門外」喊一嗓子

昨天下午王路來編輯部做客。王路是鳳凰新聞網的主筆，才華橫溢，敦厚好學，他的文章很受當代年輕知識分子的歡迎。他對儒書的精熟與妙用讓我一直都很佩服，而他同時對佛教又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唯識學的瞭解，可說遠在我這樣的法師之上。我們的《淨土宗簡報》曾發表過他講拜佛豬的那篇《豬傑地靈》，這篇足可見得其文筆之敏銳犀利、析理之透徹暢達。

笑笑、佛宣、佛厚同在，由於都是文字工作者或文字愛好者，見面自然話題很多，大家聊得很開心，席間也不免談到近來互相看到的文章。原來我想王路肯定很忙，卻完全沒想到他對我們朋友圈轉發的很多文章都很追蹤。王路說他很欣賞淨宗法師最近寫的《失敗學》，還有最近小號發的兩篇關於「機深信」的文章，一篇是佛昀寫的《給自己做個體檢——落實機深信》，另一篇是佛慈寫的《對機深信的三重理解》。

王路欣賞師父那篇文章，我覺得比較正常，也在我意料之中。但當他說喜歡關於「機深信」的兩篇文時，實在讓我有點驚奇，有點納悶。因為在我想像中，這兩篇文對於本門道友來說是極好的，尤其是佛慈那一篇，字字句句是真的深具機深信的人內心所自然流露而出的妙語，對於念佛人對照深省自己是否具足機深信很有幫助。然而倘不是本門人，可能難解其意。像「機深信」「法深信」這樣的詞彙，對於大部分學佛人是比較冷僻的，甚至很多修學淨土的人也未必熟悉。而徹底否認自力，確定自己修行無功、造罪有力的思想，更是與一般人從佛教中瞭解到的「自性本是佛」「人皆可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自強不息」「精進勇猛」的思想大相逕庭，兩者不啻為雲泥之別。要能接受這樣的「非是大人志干」之語（龍樹菩薩語）、「下劣怯弱」之言，想想還真是不太容易，起碼在我印象中是這樣。

所以，我當天就曾對佛慈說：「你那篇寫的很好，但外面人可能不知說什麼。」沒想到，話說了沒隔幾天，王路的話竟徹底否定了我的判斷。

王路說他也是第一次聽到「機深信」這個詞，但他對此文不但欣賞，而且是喜歡。這一方面可透漏出他不凡之善根，或說顯示出他對人性的深度窺探；另一方面也讓我想到：只要是真理，並不分人群，一切人對真理都有或清晰、或模糊、或隱或顯的感知力。真理通於一切，真理普遍於一切處。比如由善導大師所立的這個「機深信」的思想衍生出的低調、謙卑、柔軟、安和的性格，以及允許自己是凡夫，允許他人是凡夫，允許世界是黑暗等等徹底包容的心態，即使是對一個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者來說，也完全可以作為調心之用，以之修復一顆在娑婆受虐許久而飄零破碎的心。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必要分這人是不是學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是不是念佛人，甚至是不是佛教徒。

聖道門是真理，淨土門也是真理，仗自力可成佛是真理，仗佛力可成佛亦是真理，但有心者，皆可細細體認。兩者可說是成佛的兩扇門，只不過順前者之門進入而成就者稀少，從後者之門進入而成就者多多矣。

這件事似乎也隱隱地讓我放下了很多顧忌：顧忌對方沒有佛法的基礎，如何能上來就講憑他力成佛？顧忌對方在聖道門熏習了那麼多年，如何敢提「你我皆是無可救藥的罪惡生死凡夫」？顧忌……

其實真理深植於每個眾生內心，我們儘管在其心門外使勁喊一嗓子。能不能引得相應的「本有覺心」出門先不去管，先放出這究竟而方便解脫的信號再說。說不定先前乍一聽沒聽清楚，之後琢磨反應一會兒又聽明白了呢！

一口唾沫

魯迅的雜文《一思而行》中有這樣一段話：「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這段話真是把國人好奇、盲目、求異、從眾、理智混亂暗鈍的相狀刻畫得窮形盡相，入木三分。

只是民國時期國人如是，時間過去了一百年，雖然這一百年經歷了很多，但今古不隔，人性難移，情況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

曾碰到過一人，為表顯自己虔誠之心，千里迢迢從安徽騎摩托車到山西，拜某名師學佛，回來時獲贈名師講解的《法華經》法寶數冊。我拿起一本隨手翻開一頁，便覺漏洞百出，滿目破綻，而且所犯均是極低級的錯誤，如此竟還動輒授記聽眾中弟子開悟證果、乃至當下成佛，真敢打這種出格的大妄語啊！我問對方：「你不覺得這書有問題嗎？」對方答：「隨法師求學者甚眾，且法師對每一個人都特別好，親自幫我鋪床，感動死了，絕沒有問題！」

暈倒！弟子多就代表是真理所在嗎？幫弟子鋪床就意味著是善知識嗎？我也是被這種神邏輯雷到了。

這是一個缺乏冷靜、精神浮躁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不管在任何的輿論圈裡，似乎只要有人敢講，敢於振臂一呼，就自然有市場，自然有一批熱情的粉絲雲集而來；且話說的越大，來人越多，真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少粉」。至於說講的人是誰，講的是什麼內容，那都不重要，關鍵看態度。如同魯迅的那段話，不在乎是誰蹲在地上看，也不在乎蹲在地上看的是什麼，關鍵在這個人當下看唾沫的神情，有一人好奇湊過來，便會吸引第二個來駐足，漸漸人就越多，圍觀者越多，吸引人也就越多。

有人曾贈書兩冊——《看不見的心》、《廣義虛擬經濟》，並說是若照兩本書中的理念來搞經濟，完全能把兩塊一文不值的土疙瘩賣到上億的價錢。過去我不信，現在我則越來越信了，尤其是最近看了魯迅這「一口唾沫」的故事！

天地默默，盡在不言之中

這兩天看到兩句話，一句是「秀恩愛，死得快」；另外一句是「愛而不藏，自取其亡」。語雖粗俗了點，但細琢磨琢磨，理還真是這麼個理。

愛是不能隨便可以秀的，就像王路說的：「秀恩愛最廉價，而感情的維繫卻要靠成千上萬件小事，靠日常點點滴滴的關心，其中十之八九，都不是需要做樣子給別人看的，要靠做樣子表明感情的時候，感情就完蛋了。」

秀恩愛，也就是炫耀恩愛。什麼狀態下才需炫耀呢？內心對自己以及對方不夠自信時才會如此。正如走夜路的人心中恐懼，才會大叫一聲，為自己壯一壯膽。兩個人一開始就表現出信心不夠，如何夠長遠？

此外，愛的屬性是屬陰性的，陰者，在內，在下，在隱，宜內斂而不外發，宜沉靜而不躁動。就像愛的繁體字——「愛」，充滿愛意的心是緊緊地裏藏在最裡面的，外面越是平平，口中越是默默，心中越是像保守一件秘密一般，往往愈能夠持久。

《聖經》中有一段話，將「愛」解說得十分精闢——「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裡面哪一條說愛要表現給人看了呢？反而告誡人們說：「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秀恩愛，就如同把一盆陰生植物曬在天光烈日之下，善導大師說「采華置日中，能得幾時鮮？」，何況天性不喜陽光的陰生植物呢？

其實不光是男女間的愛不宜「秀」，一切「愛」都不宜掛在嘴上，毋需展露人前。越是喜歡把「愛」掛在嘴上的，往往越是心中愛心匱乏的。

天地生養萬物之大愛，至廣無疆，然而何嘗聽到天地大聲吆喝著：「地上的眾生，我愛你們！」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地默默，盡在不言之中。

名者，謗之媒也

笑笑一日感慨：實實（王實強）好可憐啊！

我回說：「《易》曰：名者，謗之媒也。其實每天這樣的事不都在發生著嗎？倘實實無甚名氣，這件事也就是塵囂世界揚塵中的一粒沙子而已，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追蹤，更引不起什麼軒然大波。」

人一旦有了名，則或譽或謗，便皆以其名為媒。

然而在娑婆世界，總是謗多譽少，或是譽成謗因，謗由譽起。絕不會因為你功名成就、潔白無瑕，就能贏得這世界絕對的一邊倒的點贊。因為這是一個濁見盛行、煩惱熾盛的世界，很多的誹謗都是沒來由的，連智慧道德達到無上圓滿的釋迦牟尼佛現生時都被一個女人誹謗，說肚子裡懷了佛的孩子哩！古今外道不信佛法，斥佛說為魔鬼之說的又有多少呢？

誹謗是一種無形的刀劍，其傷人之深，有時比真的刀劍還要命，古今上演了多少被可畏之「人言」逼死的慘劇啊！

所以，人啊，沒名的時候想出名；出了名就得做好應對各種無端的譏嫌與誹謗的心理準備，倘自覺承受不起，那就趁早死了要出名的心吧。

然而實際中多半人都料想不到可畏之「人言」的厲害，等到被譏謗之聲淹沒至呼吸都困難時，為時已晚。

文氣與道氣

一切文章，皆有其氣。所謂「氣」，是蘊藏在字裡行間看不見的、無形的東西，是貫穿在字裡行間的精神氣質。

佛教徒多半是在文字影響下信佛學佛的。佛教文章與世俗文章雖有不同，但畢竟同樣是文章，基本的文氣應是共有的，比如行文的清晰流暢、用詞準確、具足章法等等。若不如此，則很難拿得出手，更難以傳之久遠，所謂「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然而佛教文章除了具備基本的文氣以外，還應具一股道氣。

我覺得一篇出色的佛教文章，其道氣或可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真誠

一篇文章之字字句句需是從胸中流露而出，不諂曲、不虛偽、不造作、不矯飾。

「不誠則無物」，何以有人寫出來的東西很是空洞、乏味？就是少了那麼一點真誠，說的總是一些隔靴搔癢、不痛不癢、無關緊要的話。

很早時候，就有人對我說：「你寫的文章會把你的靈魂出賣的」。她說這話的意思我很明白——真話太多、實話太多、袒露了太多內心的真實想法。

世間文章有兩種：一種是寫自己心中事；另一種是寫別人身上事。我比較傾向於第一種，心中怎麼想，筆就怎麼寫，將心赤裸裸捧在讀者眼前。即使說別人事，也一定要與自己相關才會寫。有人便可以寫厚厚一本書，裡面文字與他自己一毛錢關係沒有，我很佩服，但我做不到。

二、質直

直心是道場，心中怎麼想，就怎麼說，不用來回兜圈子。

像印光大師給一位老者回信，開頭上來即是一句：「你老了，不久就要死啦！」這在世人看來近乎不通人情，是要招人憤恨的。可是這卻實在是大師悲心的自然流露，閱者也一定深領其旨，驚寤無常之夢，對大師只存無盡感激之情。

魯迅是我一直很崇拜的大文學家，但其雜文總是讀著不那麼相應，因為他常常正話反說、反話正說，一句話裡就有好幾層意思，將嘲笑、諷刺、憤恨等情緒藏在文章背後。文人可以這樣，但學佛者還是不要這樣寫為妙，寫著累，讀著也不輕鬆。

另外，文人為文多情緒夾雜在其間，不免纏綿悱惻，千回萬轉……佛教文章應淡化情緒色彩，以慈悲化導七情，以智慧統馭人欲，讀來淡然、平和，理性、柔軟。

三、簡潔明瞭

能夠簡潔明瞭地說明一個問題，不拖泥帶水、不囉哩囉嗦，那是智慧的體現。越是簡潔明瞭，越能顯示出作者的智慧高超，且越簡明就越有力量。

佛教是真理所在，是增人智慧的。按說學佛人智慧更高，則其表達也應更為簡明。學佛人仰賴佛眼佛智，對諸般問題能夠洞若觀火、直截本源，表達也更能一針見血才是。

孔子也說：辭達而已矣。所用的文辭能夠清晰地表達心中的意思，說清楚明白就夠了。在這個基礎上還要弄一點修飾矯飾等等，那恐怕會過猶不及的。

有時我寫了好長一篇文章，寫完後偶然翻開《就這樣》這本書，猛然看到同樣的一個話

題，或同樣一個意思，李元松居然只用一句話就已經說得透達無比，情理交融了，且特別生動、特別有力，讓人讀過去經久不忘，一句句話如同練功的口訣一般，讓人在念動的當下就感受到無形的力量加持。

這不覺讓我時不時兀自感慨：人和人的智慧差距怎麼這麼大呢？

四、與道相合

作佛教文章一定需是出自自利利他的目的，若純為發洩情緒、為賺稿費或為達到其他某種實用目的而寫，那還是多寫點世俗文章吧，免得「自害害彼，為害茲甚」。

既要自利利他，則表達的觀點便需與真理相合——也就是與佛經、祖意相合。若說凡俗之心與佛心祖意完全合拍，似不太可能，但起碼在大方向、大原則上是一致的。惟其如此，才能讓人在一睹文字當下心明眼亮、增其善根，才能進入如在暗室中的迷茫眾生的心中，為其點燃真理的蠟燭，助其豁開無明，邁向幸福與解脫。

以上儘管這樣說，每個人還是允許有其獨特之風格的——或樸實或活潑，或拙厚或華麗等等，上述幾條只是佛教徒共通之心性決定的大要之風格如此罷了，古往今來高僧大德們的著作讀的多了，便能體會到這幾條確乎是有其共性的。

佛教文章最好以道氣統馭文氣，文氣太過，未免有綺語之嫌，若道氣文氣不可兼具，則寧可多一分道氣。

有道心必有道氣，有道氣必有道力。道力也即感化力，化導力，破邪力，顯正力，催動力，佛教文章的不可思議之功用也即在此。

失敗真好

編輯部商討要完成某個任務，通常商討完，最後我總要補充一句：「這件事情大家請往失敗裡做！」

「失敗？」很多人聽了一臉懵然，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做這件事就是為了做成的，你怎麼讓我往失敗裡做？」

對的！就是你太想成功了，所以我要讓你往失敗裡做。

現代的人，急於求成的心太強，躁動冒進的情緒太濃，胸中全是吹糠見米、馬到功成的想法。眼睛裡只盯著最後的結果，完全沒有心情享受專注做一件事的過程中的美好，更談不上沉浸在其中的樂趣。人人抱著必定成功的一腔熱血，衝動盲目，一旦成功，欣喜若狂；如若失敗，則志氣蕩盡。

得失心是這麼的強，心緒是如此動盪不安，細算一算，你有多久沒有看過藍天上飄動的雲，又有多久沒有數過晚上月亮旁邊亮晶晶的星星了？

一件事情太想成功了，基本是人尚未動，敗機先露。

事情往失敗裡做，抱持此念，過度的熱情可以冷卻冷卻，急躁緊繃的心情可以舒緩舒緩，事情成了，實屬我幸，因緣和合，此事當成；事情敗了，心中沒有落差，坦然面對，安然接受。

人應該享受做事的每一個當下，放鬆、專注、平靜，讓當下的力量盡情釋放，這力量是不可思議的，說不定它會不期然助你成功，雖然成功之結果與你最初預期的並不一致。當然不可為求成功而假意做失敗想，那可就不靈了。

老子說「道者反之動」，又說「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我不禁要在後面加上一句：敗其事而事成！

苦惱來襲，請服「二常二因」藥

苦是正常

娑婆者，堪忍也，既來娑婆，即當承受苦、忍耐苦。上至帝王將相，下到貧病乞人，古往今來，人或非人，概莫能免。佛說人生是苦，是對這個世界的最本質的判定，是至極慈悲的曉諭，打破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無端的妄執與希求，此是不需絲毫質疑的。不管表面上看有多少歡愉快事，究其本質，構成者無非是苦。如同用黃連粉做成各種糖塊的形狀，看起來是甜，嘗之卻苦，且越吃越苦。

曉得苦是人生常態，遇到煩惱，便無落差感，而有踏實感，便不會於苦惱事本身之外又生出不平心、妄求心、逃避心，如此便是苦上加苦，增無謂苦。

人能接受苦，方能止息更多的苦；人不接受苦，此苦便要生出許多的衍生品。人生有一大半苦，都是苦惱本身的衍生品。

苦是無常

佛說：「常者皆盡，高者必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苦是正常，但苦也是無常的。滄海桑田，寒來暑往，朝來夕往，無不昭示著無常。世人很怕無常，賈寶玉被紫鵲無心試探說黛玉將離開賈府回蘇州，一言之下，竟觸動心深處之懼恐，竟致癡病發作，「死了大半個人」，可見得人心深處是多麼懼怕這無常離散之苦！

其實，無常卻也有很多好處。黑夜籠罩大地，終歸無常到來，日出轉晝；驟雨如注，洪澇災殃，卻終因無常到來，雨去天晴而澇止；天地時序因無常而展現四季；人因無常而生而稚，稚而壯，壯成老，老而死，舊人去而新人又生。

萬事皆然，苦惱又何獨不然？眼前苦惱究竟能持續多久呢？一旦無常到，苦惱化雲煙，敵能化友，疏可轉密，恨可成愛，隔閡能成無間，敗亡可轉重生，此非無常之功耶？

苦既無常，何用常苦？

苦是因緣

因緣觀並不是聖道門獨有的理論，而是所有佛法的基礎理念，基本理論。學佛人對因緣二字體會有幾分，心中自在灑脫便有幾分。誠如慧淨法師所言：「應以盡分而隨緣的觀念看待一切。因緣和合的世間，緣起緣滅，不必過分看重。」事本簡單，情複雜，事情才複雜。人能以因緣之視角看待萬千事件之起起落落，便能極大程度上避免夾雜進太多情緒到事情中來，若能看一切不過如不斷升騰、翻滾、消散、幻滅而無根的雲霧，便能真正做到冷靜、客觀、理性、平和。

在佛經中有一個典故，頗具啟發性。說往昔有一個木工和一個畫師，二人皆技藝精湛。木工能做木女，端正莊嚴無比，且木女能走能動，能招待客人，斟酒、端茶等皆不在話下，只是不能說話。一次，木工請畫師去他家，故意請木女招待畫師，奉酒端食，畫師見木女端正美麗異常，以為是真女，欲心即動。木工於是在晚上睡前告訴畫師說：「此女留你，可共宿也。」畫師心大喜，睡前喚木女，卻見此女始終不動，畫師以為木女害羞，於是前去伸手牽拉，此時才發現原來是假的木女。畫師心中慚愧，心自念言：這個木工誑惑於我，我要想個辦法報復他。於是他便在牆壁上畫自己的畫像，像中以繩繫頸，狀如絞死，畫完自己則爬

到床底。第二天，木工推門而入，見客絞死，大驚，連忙尋刀斷繩，畫師此時從床底爬出大笑，木師大羞。畫師說：汝能誑我，我能誑汝，咱們主客扯平了，現在誰也不欠誰的了。佛講完了這個故事，說：「世人相誑惑，何異於此？」

木女與畫作，皆屬無情，皆是虛假，然而有心有靈之肉身有情，就一定是真的嗎？看見的人，聽到的話，誠然是真的嗎？其實本質並無兩樣，一切不過是因緣之木與畫聚合而已，不過是各自在因緣業力的催動下，你誑惑我，我誑惑你，互相誑惑的假象罷了。念佛人若能常自思維此理，觀照自他，煩惱的肥皂泡觸鋒可破。《心經》說：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我們雖難徹底地「觀自在」，但只要思維這樣的道理，至少可以少執著，減妄想，度少分苦厄。

苦是因果

善導大師在《法事讚》裡寫道，眾生初到極樂世界往詣彌陀，「父子相迎入大會，即問六道苦辛事」，大家說起六道苦辛之事，各自「合掌悲咽不能言」，此時彌陀卻意味深長地告言大眾「自作自受莫怨他」。人不知「自作自受」，便不免心中怨他。

一切遭遇皆有前因，一切造作皆有後果。人能篤信因果，便能逢苦不憂，遇惱無怨。

尤其對於應具機深信的念佛人，深信自身是罪惡生死凡夫，是「罪惡」，其實亦是「最惡」。時時應思己罪比人重三分，這是事實，絕非故作此說。即如慧淨法師宗風所立：自覺愚惡，過於他人。

既是最惡，該當最苦：我是最惡之人，當吃最苦之果，當受最慘之遭遇；我是最惡之人，亦是最沒有資格評價他人、計較他人、論斷他人的人。

一切事不如意，心中坦然——我是最惡之人，何有福報，一做便成？一切事不公平，心中坦然——我是最惡之人，理當受最下等之待遇。

如此，我們便甘心受苦，無有怨他之心。

念佛人，已滅之苦如大海水，未滅之苦如毛滴水，生死大患已除，余苦皆無根、無勢，如殘陽，如春寒，如秋葉，如將熄之炭火；念佛人，雖苦猶樂，如同將釋之囚徒，雖釋前一夜被蚊子咬了一晚，但想到明天就要得到自由，心中美滋滋地樂得被咬，此與不求往生者之雖樂猶苦恰恰相反。念佛人，平生業成，時時可死，步步求生，死之大苦都了無驚懼，何況現前雲煙之痛？

世界上最美的逆行者

網上看新聞報道，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救人的消防員們被人們稱為世界上最美的逆行者。因為在爆炸、火災的現場，一切都向外逃生的時候，唯有消防員們逆人流而行，哪裡火光最大，便要先奔赴哪裡，為了保民護眾，真是英勇無畏、奮不顧身，其精神讓人崇敬讚歎，誠然最美的逆行者。

然而我想：念佛的我們何嘗不在進行著一場最美的逆行呢？

滾滾紅塵之中，人們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趨向，表面上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說著不同的話，做著不同的事，感受著不同的苦與樂。然而，無限生機、不同人生軌跡的背後，卻是不同的人當下都受相同的貪瞋癡三毒的役使，幾乎毫無例外地踏向三惡道之門，佛說：眾生下地獄猶如箭射。在靈魂的方向上幾乎所有人都是完全相同的。

看，人群中，有的踉蹌而行，有的踽踽獨行，有的踱步前往，有的完全是被擁擠的人群裹挾前行，有的卻是以衝刺的速度前進……

大部分人則如同一群殭屍一般，心竅被眼前的財色名利堵得死死的，完全不知道也不關心人流要走向哪裡、終點是哪裡。

人問：「你們為什麼不約而同地往那個方向走？」

他答：「不知道，誰知道呢？我何必要知道呢？我只知道人流往那邊，我的腳步也就不由自主地往那邊，父母從小就這樣教，身邊的朋友們也都這麼走……」

靈性的生命何其呆滯無神，迷惘不覺！

人流中只有零星幾個逆行之人，偶然瞥見，可以看到，雖然他們眼眸光明，表情堅毅，但卻掩蓋不住臉上的愁苦與恐懼。為什麼恐懼？因為他們早已聽人群中有智慧的人說過，前方一個大門，門上寫著「地獄」二字。他們不想到眾人所到之處，他們逆轉方向而行。可又為什麼愁苦呢？因為他們夾在人群之中，舉步維艱，寸步難行，隨時有人絆倒他們，他自己也早已腿力不支，分分鐘將要倒地，甚至迷迷糊糊間早已隨眾流轉還不自知。

這是一群聖道門修行者。佛說「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祖師說「一念一時所造業，足系六道滯三途」。

而又有一群人，他們表情安和舒展，眼神清澈透明，他們彷彿是走了一個特殊通道上，步履輕快，矯捷有力。他們雖然逆行，卻如入無人之境，似乎沒有任何力量阻礙得了他們，他們眼裡有光，臉上有笑，心中有歡喜。

這是一群逆行而上的念佛人。祖師說：念佛往生的法門，是「上行之極致，不退之風航」。

是誰給了這一幫快樂的逆行人以力量？又是誰給了他們希望與光明呢？

原來是那一尊逆行的佛啊！——阿彌陀佛！

當所有佛看到五濁苦惱厚重的我們，齊刷刷地無奈搖頭轉身而去時，以致眾佛形成一股「佛流」隊伍，離我們越來越遠的時候，阿彌陀佛此時卻逆行而上，只為著他曾經「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誓言。

就這樣，彌陀的逆行，成就了每一個念佛人的逆行。

為什麼要學習教理？

最近師父開講《往生論》《往生論註》，從微信點閱量看，參與同步學習者，可說逐日遞減，第一天有 2000 多人點閱，等到了最後一天，則只有區區 800 人。以前經驗也可見，凡是教理性強的文章，一般沒有多高的點閱量。

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說到教理，枯燥，乏味，艱澀，費腦子，冷冰冰，沒有一點人情的溫度。誰會喜歡它呢？

以我自己來說，聽法的時候，很多時候聽得也是一頭霧水。猶記得去年師父在揚州講《觀經教眼》的時候，真是嘗到了《法華經》裡所說的「如聾如啞」的滋味。師父真的是全然坐在雲端天際講話，任我使勁跳高、騰躍、奔突，怎麼也夠不著，邊崖莫測之教理，其深邃、廣博程度遠遠超出了我消化的能力。邏輯能力，結構感，整體觀，素來是我的弱項。

但我仍然打心裡願意學，願意啃。

有人說：念佛往生不是很簡單的嗎？何必要去鑽研教理？教理講來講去不還是讓人相信念佛就能往生？

這話若是上了年紀的老蓮友來說，倒也無可厚非。然而對於年輕佛子們，尤其是年輕的弘法之士，這樣的想法未免有點危險。所謂「理明則信深」，信深根方深，根底足夠深才受得了來自四面八方邪風之吹拔。古人說「信而不解，增長無明；解而不信，增長邪見；信解相兼，得如疾道」。

理之深，是可以深到無可見底的，而越到深處，也越少人間的煙火氣，所透出的凡情也會愈加稀薄，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表相上也將愈為枯燥艱深，當然也越少人能到。正如王安石所說：「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麗、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人若真正循義至深處，則會赫然發現淨土教義之「奇偉、瑰麗、非常之觀」，此亦如井，愈深而水愈甘甜。

越到深處，理之統攝性、含藏性也將愈高愈廣，常常能一句衍生無數句，一義含納無量義，無量義入一句中，無數句還成一句義。古人說：聞一知十，舉一隅而三反。一般人只注目於後面的「十」「三」，殊不知，前面的「一」一定是核心之處、要點所在、歸本之言。如一個機器設備看上去是一個龐然大物，而操縱其運轉處不過一個指甲蓋大小的紅色按鈕。

師父目前開演的系列祖典，則正是淨土宗龐大廣博機器之按鈕啊！淨土宗無量豐富之義理，之詮說，之真諦闡發，之俗諦廣演，無不從此間流，無不從此處生。

我們看師父平日裡的隨緣開示，自在無礙，千說萬說，宗旨不移；橫說豎說，種種角度，種種言辭，種種方式，我們常常驚歎艷羨這樣的表相。可知道師父能這樣任運地開演，正是背後有深厚的教理支撐啊！正如一樹花果，看上去香艷美好，可知其地下根系之努力向大地汲取營養與水分？

尤其見師父為人解題答惑時，洞若觀火，常能一招制敵，正中要害。其實若在這背後沒有無形深厚的教理含蘊於師父心中，是斷然不能實現的。

這讓我想起一則坊間流傳很廣的故事。幾十年前，有一家大型工廠，機器出現了故障，延請國內很多專家來修理，但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原因所在。後來不得不邀請蘇聯一位專家來

看，這位專家似乎並未費多大力氣，拿起粉筆，只在機器某一個位置劃了一條線，吩咐工人將劃線處內部的零件換一個新的，工人照作，果真機器很快恢復正常運轉。為表謝意，工廠給了這位專家一萬人民幣（那個年代一萬是很大數目了）。當時底下有工人就不服氣了，說：「就簡單一道粉筆線，值那麼多錢？」後來這樣的流言傳到這位外國專家耳中，他只回了一句話，讓所有人一句話也說不出：我畫這條線本身，只值 1 塊錢，但我知道在哪裡畫這條錢，這就值 9999 塊錢！」

師父也如是，我們看到的只是師父神妙之應答，只是動動嘴巴，但要如何動這嘴，卻是數十年之積累、沉澱，厚積薄發，對教理之精研深究。

學習法義也如是，表面上似乎大家都知道念佛必往生，然而要以此一句演出無量句，引導茫茫眾生得出苦海，為眾生斬邪思荊棘，拔謬見雜草，則非深入教理不可。

世間人讀書，一般技工學校學生也學電路構造，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也會學電路構造，表面上看學的東西一樣。然而前者只浮於操作實踐之表皮技能，後者由於其有廣闊的物理學科知識作為背景，畢業後，兩人之前景可謂迥然有異，前者只能做修理工，後者很可能領導國家級高、精、尖的一流工程。

漫談發心

今天我們一起來學習師父寫的有關「發心」的文章。因為這是師父的日記，師父寫的時候是很隨性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可能有些話前後重複了好幾次，甚至不同的文句都在表達同一個意思。

我做了類似科判式的一個圖表(如下)，主要是簡單標注了一下師父寫的內容，比如說：什麼叫發心？答案就是一句話：「只要你好，我就好。」這樣的一句話能夠對一切人說，其實不是只對一切人說，甚至是一切時，一切處，一切境緣下，都能這樣說：「只要你好，我就好。」心口一致，不只是這樣說，心也是這樣想，這樣就是發心。

1. 什麼障礙發心
2. 發心有什麼利益
3. 發心與能力的關係
4. 發心與念佛的關係
5. 發心無論時處
6. 發心的真假
7. 發心的總別
8. 發心是容易的
9. 如何發心

看了師父的這篇文章，我聯想到一些內容，與大家一起分享。

一、發心的定義

什麼叫發心？我想了一個不太像定義的定義：發心也叫心發，發就是發動的意思，心發動起來，趨向於一個目標，這可能就叫發心。

發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發心就很廣了，大家來這裡聽課是發心，我在這裡講課也是發心；世間人做一個事業，掙錢或者做其他什麼，都可以叫作發心，甚至發不好的心也叫發心。師父文中提到的發心應該是狹義上的概念，特別指佛教的發菩提心。

1. 世間的發心

有一次我在一百多米高的三十五層樓上往下看，正好底下是一個十字路口，來往的人特別多，南來北往，有走路的，騎車的，開車的。從那個高度看，人們都像螞蟻一樣，各自在忙不同的事情。我當時就想，這些人在幹什麼呢？他們應該是有所發心的吧，要不然他們不會每天忙忙碌碌，焦急、飛快地奔向不同的方向。每個人看起來目標非常明確，好像完全覺察不到周圍人的存在一樣。我想：「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又是什麼讓他們如此忙碌奔波？」

司馬遷有一句話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果不學佛，大部分人都是如此，為了錢，為生存，為五欲（財色名食睡）而活著。

從佛教來看，雖然這些不是順法性的，但本質來說，這幾乎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動力源頭。世間人發了這樣的心，比如說為了財富、地位，就要爭取到這些；甚至生存，都需要發心，沒有發心就沒有動力。但這種發心也可以叫作願望。世間的人，有些發心甚至是至死不絕的，如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從古至今，一般的事業也好，文治武功、立

身揚名也好，如果沒有一個很高遠、很長久，甚至很堅固的發心，都很難有一番成就。近代名醫張錫純講過一句話：「人生有大願力，方能有大建樹。」說得很好。

2. 菩提心

佛教是要了脫生死，出離六道，成就佛道的，更需要發心。佛教的發心特別指發菩提心，這是區別大乘與小乘的根本所在。發了菩提心就在大乘菩薩道，否則就是小乘。

什麼叫「菩提心」？善導大師在《觀經疏》中解釋說：「言菩提者，即是佛果之名。」也就是說為了成佛、為了得到佛果、願意得到佛果的心就是菩提心。也可以說是成佛的心，也就是度眾生的心。就像師父所說，「發心為大眾，為法門，為一切眾生」，就是菩提心；這與那句「只要你好，我就好」，本質是一樣的。即便是成佛度眾生，最初的那一念心也是這句話。只是一般人想要讓對方好，局限於自己的智慧、眼界，往往都是不徹底、不究竟、暫時性、表淺的。想要徹底、究竟、長遠、深入地讓對方好，就需要成佛。所以發成佛的心，也就是菩提心。

3. 菩提心與世間發心之別

佛教菩提心跟世間的發心有什麼不一樣呢？最根本的差別就是：一個是為人，一個是為己。

世間發心當然也有為眾生的，像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是絕大多數都是為自己的，我要賺錢，賺錢為我；我要有名聲有地位，有名聲是為我，有地位是為我……我要怎麼怎麼樣，都是圍繞著「我」來展開的。

佛教的菩提心正好相反，他是為眾生所發的，心是往外的，心的方向是不同的。當為眾生發心的時候，自然會消弭小我，甚至為了利益別人會犧牲自己，如此才能達到徹底地利益眾生。

為眾生著想越多的時候，自然為自己就少；反過來只為自己著想的時候，為眾生的力量就會弱。

師父所說：「發心最大的障礙就是自私自利。」就是一切圍繞著我。自私自利是我們無始劫來的習氣。兩三歲的小孩，你搶他的玩具，他就會不高興，要打架，他就有了一個「我」的觀念，「這是我的，你不能拿我的」，這說明自私是不用教的，是我們生來的習氣。

人心都是趨下流的，要發佛教的菩提心其實是逆流而上，是不容易的。道家也有「順則成人，逆則成仙」之說，道理也都差不多。

密宗有一本書叫《菩提道次第論》，專門教人發菩提心，按照一定的次第而來。比如說，先說人生是苦，因果報應，得人身多不容易，要厭離這個世界……這些都是一步一步在教人發心。可見得發心不容易。

世間的發心是顛倒的，染污的，虛偽的，短暫的。為什麼顛倒呢？《往生論註》有句話叫「四倒長拘」。就是把「常樂我淨」反過來，不常執為常，不樂執為樂，無我執為我，不淨執為淨，我們的心就長期被這種顛倒見拘礙著。「染污的」，是因為在發心的過程中有私慾，有欲就是有染。「虛偽的」，世間很多人發心做一件事情，結果發現這件事即便是成功了，卻又覺得被欺騙了，不是所想像的那樣，所以有句話說「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這是常有的，因為他的發心是虛偽的，不真實的，短暫的。然後是「輪轉的」，因為不論怎麼發心，都是不出輪迴的，我們生生世世不知道發過多少各種各樣的心了。

佛教的發心則是順法性的，清淨的，真實的，永久的，直至成佛的。

二、發心的重要

聖道門是很注重發心的，現從《佛教金言錄》摘錄一些關於發心的經文，與大家一起分享。

《華嚴經》：「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

《大寶積經》：「一切善本以菩提心而為上首。」

《華嚴經》：「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業，是為魔業。」

《大日經》：「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

《涅槃經》：「三世諸世尊，大悲為根本。」

《華嚴經》：「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以上是經中對菩提心的解釋，另外也有很多公案在講發菩提心的利益。

有一個公案是關於小沙彌發菩提心的故事。過去，一位修習二乘的阿羅漢，有一次帶著剛剃度的小沙彌出去參訪，阿羅漢走在前頭，徒弟小沙彌自然背著行李跟在後面。小沙彌邊走邊思考：「我既然已經出家了，就要荷擔如來家業，成佛度眾生。」阿羅漢都有神通，他發現小沙彌的想法後，立即讓小沙彌走在前面，自己背著行李跟在後面。過了一會兒，小沙彌又在心裡想：「成佛度眾生那麼辛苦，還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那麼漫長，我看還是算了吧，自己解脫就行了。」大阿羅漢觀察到小沙彌心裡想法的變化後，又讓小沙彌背著行李走在後面。小沙彌就很疑惑，問阿羅漢：「師父，您為何一會兒讓我走前面，一會兒讓我走後面呢？」阿羅漢答道：「期間我觀察到你發了菩提心，菩提心一發，雖未行持，但功德已超過我這個小乘阿羅漢了，所以讓你走前面；後來你又退失菩提心，自然又讓你背行李走後面了。」所以說，發菩提心，功德無量。

為什麼菩提心這麼重要呢？因為菩提心是聖道門成佛的根本，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凡事都有因果，成佛也不例外。成佛是果，成佛的因在聖道門就是發菩提心，發菩提心才是成佛的因。

淨土法門的菩提心跟聖道門的菩提心不太一樣，在淨土法門，願往生心就是菩提心，這就為發不起聖道門菩提心的行人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聖道門的菩提心，在不瞭解的時候不知道有多難，當瞭解之後才知道有多難，舍利弗乞眼因緣退失菩提心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事證。佛生生世世做菩薩時，發菩提心的故事都特別的感人，如果把主角換成我們，是根本做不到的。

學淨土法門的人無須排斥聖道門的菩提心，反而應該學習聖道門菩提心的精神。其實師父講的發心，本質來說還不是聖道門的菩提心，只是在學習那種精神罷了。作為凡夫，在凡夫限度範圍，盡量朝那個方向做，僅此而已。

可即便如此，我們少分發起這樣的心時，也會得到很大的受用。為什麼會得到這些受用呢？因為你有這樣的心時，不管這個心是真是假，都是從我們本有的佛性裡面透出來的。這樣的心念即便是假的，假裝發一發心，都在某種程度上是跟佛性相應的。

所以，在密宗裡把菩提心分成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一種需要作意地

在事相上去發心，自己鞭策自己，我要怎麼樣怎麼樣。勝義菩提心則是很自然發出來的，而且沒有發菩提心的相。

像師父文中講的還屬於世俗菩提心。但是世俗菩提心跟勝義菩提心有一定的聯繫，世俗菩提心發久了，假裝成自然，就成真的了。到最後也會不知不覺趨向於勝義菩提心，就成為一種本能，成為生命性格的一部分，融入到骨肉中、血液中，變成像條件反射一樣。儘管我們暫時的菩提心是世俗的，相似的，但因為是從佛性中透發出來的，即便這個光還比較微弱，卻像師父說的：「它一旦發起來，就能激活人生命中本有的強大的免疫力。就像種子一旦發芽，天地、陽光、空氣、水分通通被調動，忙碌起來，為它做保姆，做僕人，為它服務，照顧它成長，發芽的種子儼然成了世界的中心。」

發心最快樂，因為佛性本來就是常樂我淨的，就是快樂的。

很多人問，「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發心啊」，這就可以作為一把尺子，問問自己快樂不快樂，快樂能持續多長時間，能深到什麼程度。真正發心自然能生起一種法喜。

發心順了生命的本質，自然也能得到佛的加持，因為與佛相應。像兩塊磁鐵，小磁鐵有磁性，在靠近大磁鐵的時候才能相互吸引，相互引發。

三、發心雜感

以上是對發心大概的一個說法，我還有一些零碎的感受，也是這麼多年，始終盤旋在我的心中。這些想法經常在心中浮現，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消失，反而慢慢地清晰了，真實了。

第一、慈悲之人皆可敬（發心之人皆可敬）。

慈悲跟發心是有聯繫的，人有慈悲必定有發心，人能真的發心也必定有慈悲。我們看慈悲這兩個字，「慈」是拔苦，「悲」是予樂。「拔」跟「予」這樣的動詞，如果沒有發心會這樣嗎？只不過具有慈悲的人在給眾生利益的時候，方便善巧，利益深淺，都有可能不一樣。在佛教來講，他可能會學不同的法門；在世間，他可能會做不同的事業。如果他內心真的有慈悲，人們都自然會非常地崇敬他，雖然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之說，比如有人與我們並沒有學同一個法門，甚至沒有同樣的信仰，但當感受到他的慈悲時，都會油然而生出一種敬仰之心、願意親近之心。

特蕾莎修女講過一句話：「愛是最高超的道，愛能超越一切，是各種美德的靈魂。」這句話看後讓人心弦都為之一動，這種愛就是慈悲，而慈悲本身就是道。我看她的傳記後，對她敬佩不已，也深受啟發。一個人，雖然他所做的事不是佛教的，甚至他可能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可當你感受到他的慈悲時，都能生起一種崇敬的心。因為有慈悲就有道。

當你感到對方慈悲的時候，也會覺得離對方的心非常地近。儒家有句話說：「德不孤，必有鄰。」我想也是在表達這種意思。

如果我們有慈悲之心，自然也會讓對方生起恭敬之心，也會讓對方願意親近我們。一個人可以不會說，不會寫，甚至不會做，但是如果有慈悲，也是受人尊敬的，人家也願意親近他。因為愛是各種美德的靈魂，所謂靈魂也就是最本質的東西。一個人如果沒有這個靈魂，他再會說，語言再華麗、再動人，都讓人覺得缺少一種生命；如果沒有這個靈魂，他地位、名望再高，都顯得很俗，高而不貴；一個人沒有這個靈魂，他即便持戒，但不是以愛心住持佛法，就成了一種炫耀：「你看我會持戒，我比人家有功夫」。總之，不是以愛心作為靈魂的，

一切言語舉止看起來都讓人覺得很不舒服。

一個人如果有愛這個靈魂，從外相看，可能很多方面沒有那麼圓滿，但是自然讓人尊敬，願意親近。

我們常常會聽到「人格魅力」這個詞，這種人格魅力本質來講就是從慈悲中來。

第二、「愛是一切的答案」。

明明講發心，卻怎麼總是講慈悲與愛啊？實際上兩者是有關係的，愛心就是菩提心。師父說：「只要你好，我就好。」這句話向一切人、一切時、一切處都能說。這個「時」，可能是你也需要幫助的時候；一切人，這個人可能是對你最不好的，誹謗你的、罵你的、打你的、傷害你的；一切境緣，可能你也處在危險的地方，甚至比對方還危險。這樣的情況下，你還能講這句話，那你就是大菩薩了。

「愛是一切的答案」，講這句話想表達什麼呢？如果是用愛來解決，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比如說一個人真的發起心來了，真正是為利益對方，愛對方，你還會很小氣，對方需要什麼東西，你不給嗎？因為你的目的就是要給對方的，要對方歡喜的。如果你是真發起心來了，你會隨便生氣，生瞋心，讓對方心裡難受嗎？如果你真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願意為對方好，就算有火，也是不忍發出，不忍讓對方承受這種瞋心，此時想盡辦法讓對方生歡喜心還來不及呢！

你真的發起了心利益眾生，你的師父，你的同門，甚至將來你的弟子，他在學問上、道業上，或者某些方面超過你了，你還會心生嫉妒嗎？他在成長，在進步，他有能力去利益更多的人，正如同你所發心的，希望更多的人得到利益，高興還來不及呢？還會嫉妒嗎？

所以，貪心、瞋心、驕慢、嫉妒這些煩惱充滿心中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劃定為沒有發心的，或者說發心比較表淺。

一個人發起了這種心，他會千方百計地、高遠常久地利益眾生，自然會生發出很多智慧。所以，發心也是一味藥，可以治療我們的愚癡病。

師父說：「發心就有能力。」貪心、瞋心、驕慢、嫉妒、愚癡是人根本的煩惱，都可以因為發心而消滅。當我們煩惱來的時候，怎麼也化解不了，我的建議是靜下心來，叩問自己：「我是否真的發心，願意利益眾生？」很多問題根源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愛是一切的答案。很多問題看似形形色色，千模萬樣，本質來講就是沒有發心，如果發心了這些都不成為問題。這點大家可以各自細細體會。

發心確實是能增長智慧的。高中的時候，我看到一本書，雖然沒有看過書的內容，但對書名的印象特別深刻，這麼多年都沒忘，叫《愛心中爆發的大智慧》。這句話很好，愛心中確實能爆發出大智慧，也可以說，智慧本質緣於愛心。

第三、有發心就有能力與因緣。

曾經有一個人給我推薦過一個視頻叫《吸引力法則》，這個視頻的主旨是：你想到就能做到。這也是符合佛法的一方面。因為一切都是緣起的，森羅萬象的因緣，不管再複雜，最初還是一念的緣起，你有什麼樣的念頭，自然會展現出來什麼樣的緣起，本質來講就是因果的法則。

只不過，他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我們是什麼人，活在什麼世界？如果在極樂世

界，那絕對如此，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想到什麼，當下就有，心跟物完全地統一起來。但是在娑婆世界，我們是業障凡夫，是達不到這樣的。常說業障、業障，也就是說我們的願望被業力所障。也許業障淺的人，會比較容易體現出這個法則，業障深的人就比較難實現，甚至業障再重一點的人，他想得到什麼反而得不到什麼，他越怕得到什麼，越不想得到什麼，反而越得到什麼。雖然我們在這個世界生存是這個樣子的，不一定相應，但是在心性上，是有相應的一面。

你發什麼樣的心，就得什麼樣的果，這是很自然的規律。更何況一個人發菩提心，是完全順法性的。所以說發心就有能力，這個能力不是誰給你的，不是人為造作的，是天然的，是自然的，自然的法則就是這樣。所以有一句話說：「你若真心想做成一件事，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後來我把這句話稍微改了一下說：「你若真心願往生，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這個絕對是這樣的，因為諸佛都是希望所有的人往生，怎麼會不幫助你呢？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發心就有因緣，反過來說有因緣是不是一定有發心呢？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從緣起的法則來說應該是這樣的。即便當下看上去你是沒有發心的，似乎是無端撞上了這樣的因緣，但肯定也是前面某一世，你曾有這樣的發心，才感召這樣的因緣的。就像小時候玩拔河的繩子，當拿起一個繩頭上下晃動的時候，繩子會像一個一個波浪一樣上下起伏，最尾端的波浪狀很可能還是數秒之前前端起伏作用的結果，中間有了一定的延遲。

所以，有現在的因緣肯定最初是有那個發心的。反之也可知道，人只要發心，遲早都會起到作用的，只是因緣遲早的問題，所謂但有發心，功不唐捐。

第四、發心才能夠超越。

基督教有句話：「展翅飛翔的雄鷹飛過天際，它不用考慮在地上奔跑的兔子過江過河的問題。」意思是，老鷹在天上飛，地上有兔子跑，地上跑的兔子就要考慮過江過河的問題，而老鷹在天上飛沒有任何的障礙，就不存在地面上種種的問題。

發心的人，如同老鷹，展翅飛翔，遨遊天際；沒有發心的人，往往如同兔子，奔跑過江，處處有礙。有時發心的人看沒發心的人在煩惱憂慮，都覺得挺不可思議的——怎麼會因為這樣的事情煩惱呢？用這個比喻就很好理解，因為他在地上跑，就不得不考慮過江過河的問題。發了心的人，他的航線就不一樣。你能想像師父會像我們一樣，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煩惱嗎？

我們有時候會因為小事心煩意亂，是因為我們的心沒發起來，才會對那些事耿耿於懷，斤斤計較。心一旦發起來，你自然就有那個高度和廣度，看問題就不會局限於一點一面一時。所以，看看你每天在為什麼事煩惱，也能知道你有沒有發心。

第五、發心可以避免一切的傷害。

我們之所以會受到傷害，是因為太在乎「我」了，「我」太強了。「我」有多重，傷害就有多重；能把「我」看輕多少，傷害就能減輕多少；完全無我，就完全沒有傷害。心裡要裝有眾生，就能無我。以眾生來置換這個「我」，有眾生就沒我，有我就沒有眾生。

就像一個人手打虛空，他在打虛空的時候，虛空會受到傷害嗎？虛空會疼嗎？不僅虛空本身不會疼，打的這個人也不會疼。真正發起心的人，心量如虛空一樣，你想傷害他，太難了，根本就傷害不到。想傷害發大心的人，那就像揮拳頭打虛空一樣。

第六、發心無處不堪行。

你真發了心，沒有一個地方是你不能施展拳腳的，任何地方都有你可做之事，有所作為之處。

我原來有一個同學，他經常抱怨：「老天沒給我錢，沒給我權，也沒給我一個合適的位置，讓我去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去幫助很多很多的人。」其實本質來說，是他沒有發心，如果真正發心，他不會有這種情況，真正發起心的人，時時處處都有他可以做的事情。

回想起我的經歷，現在在編簡報之類的事情，這是我開始學佛、念佛時，想都不敢想的事，只是有因緣推動到今天而已。我出家之前，沒有這樣的平台和身份，我能做的就是勸一些同學念佛，最多也是勸一些老人家念佛。當時只要有能用的地方我都會用上，比如本來我對電腦不太感興趣的，但我發現 QQ 群挺好的，能讓很多人信佛念佛，所以建了 QQ 群，就有很多蓮友因此信佛念佛。再往以前追溯，還沒學電腦的時候，就只能隨口勸一勸，然後印一些資料，見人合適的就發書。在當很多人也不聽我勸的時候，一方面，我自己念佛，另一方面，我就在文具店買了很多貼簽，天天寫「南無阿彌陀佛」，寫完之後就放口袋，走到哪貼到哪，大街小巷，電線桿、門上、牆上，很多地方都有我的貼簽，跟街上貼小廣告的人是一模一樣的。因為那時候，沒有機緣去勸很多人，那一步還做不到的時候，我就做盡我能做的一步。

再往前追溯，在老家剛開始念佛的時候，那時候也沒有條件貼，也沒有走動，而且老家的人又很頑固，很難勸化，跟他們講念佛都像石頭一樣，那怎麼辦呢？村子裡只要有死人，我就會在院子裡叫這個死人的名字，某某某你過來聽我念佛，我送你往生。活人不聽，死人總會聽了吧。

我最初做這些看起來都是很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像貼標籤這種很小的事情，跟我今天編簡報，兩件事情外相看來不一樣，但做這些事背後的心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發心是一樣的，只是現在有因緣去做更廣的事情。像師父最初弘法，到處奔波，可能只是在炕頭上對幾個鄉下人講法，但與今天在一個幾千人的法會上講，我相信心也都是一樣的。

檢驗有沒有發心還可以看你能不能在現實當下有的這些條件下，能夠做到最充分。

每個人當下的條件因緣都不一樣，有些人一輩子都可能沒有機會像師父那樣去廣弘佛法，但是，能在他的位置上盡他的職責，跟師父做的其實是一樣的。一艘大船最重要的當然是掌舵的船長，但是划槳的人也很重要；一部機器最重要的肯定是馬達，或者說核心的驅動，但是隨便哪一個螺絲也都很重要，沒有這個螺絲，船可能都驅動不了。

做事有差別，發心沒有高下，心都是一樣的。

所以，發心無處不堪行，哪裡都有你可以做的。

四、如何知道自己有沒有發心

有些人說，「我心中一片糊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發心」。發心是一個人內心的活動，確實很難明確地證知。不過按照我上面講的，我可以提供幾條線索，可以以之為參考，檢測一下你有沒有發心。

第一，問問自己快樂不快樂，發心的人一定是快樂的，一定是幸福的。

第二，問問自己幸福不幸福。托爾斯泰有句話：「幸福在愛中。」

第三，看看自己每天在為什麼事情煩惱，如果為了一點蠅頭小利或者是雞毛蒜皮之事煩惱，顯然是沒有發心的。

第四，是否容易受到傷害。心像玻璃一樣很脆弱，動不動就受到傷害了，那可能也沒有發心；一個人一旦發起心，他的心力一定會百倍千倍地增強。

第五，有沒有受到人尊敬。因為一個人一旦發心，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樣，他一定會受到周圍人的尊敬。但是有個過程，或早或晚，大的趨向肯定是這樣的。

第六，你在現實當下的條件下，在利益眾生方面，有沒有做到最充分。

大家回去拿這幾條去衡量，你就知道自己有沒有發心了。

談讀書

一、序言

原來這節課的題目，我寫的是「怎樣讀書」。後來想想，自己哪有資格講這樣的題目，自己也沒讀過多少書，也自覺不算是會讀書的人；所以改成了現在這個題目，只談談自己讀書的一些體會就好了，和大家交流分享。師父的微博和短文也有很多談到讀書的，大家都可作為參考。今天重點講講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曾經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就算很會做飯，如果無米無菜，無油無鹽，或者做飯的材料不足，依舊是做不出飯來的，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寫作需要材料，也就是常說的肚子裡要有墨水。而這些材料的吸收，除了靠人師外，大部分是靠自己讀書。不僅是寫作，講法也一樣，甚至平時說話做事，展現出來的氣質風格，其實都與我們肚子裡墨水有關，所以，讀書是很重要的。

讀書可以改變人的氣質，可以讓人由物質性昇華到精神性。古云：「腹有詩書氣自華。」內心有詩書，展現出來的氣質就不一樣，會脫俗。有句話說：「三日不讀書，不敢照鏡子。」這句話其實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好書中有營養，可滋養我們脆弱無力、病態的心，讓心變得強大、美麗。《黃帝內經》中說：「面為心之華。」這是說，中醫在看病時，心的病在臉上就能看出來。

其實不止是身體、生理上的，我們的精神上更是如此。心如根莖枝，面是花，根莖的營養狀態決定了花的榮衰。人有什麼樣的心就有什麼樣的面相，心變了，面就變了。為什麼不敢照鏡子呢？因為不讀書，內在的心靈是枯萎的，面相當然不好看。當然，前提是讀好書。

古往今來，我發現歷史上大凡成大事的人，都有好讀書的習慣：

毛澤東說：「飯可一日不吃，覺可一日不睡，書不可一日不讀。」

孫中山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

拿破侖說：「讀書就是力量。」

王安石說：「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星雲大師說：「一個學校的生命就在圖書館，一個人的生命就在閱讀。」

淨宗師父也很愛讀書。師父曾說：「年輕的時候，應該使勁學東西，像餓壞了的孩子，到處找食物吃。」師父除了講法、接待外，我看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書——本門的，本門之外的，讀各種各樣的書。記得有一次去北京，師父帶了很厚的一本《宗教簡史》。原來，這本書師父正好看到一半，不忍心丟下，就帶在路上看，在回來的路上終於把很厚的一本看完了。還有一次，在南寧書店，師父站在書櫃前看一本書，一看就是很久。師父看書，能把各類的書都吸收為自己的東西，為己所用。

所謂「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師父讀書多，所以文章、口才一流，總有源源不斷的靈感。且師父對製作書也很講究，一本書的排版、字號大小、封面設計等等不亞

於專業水準。早期弘法時，很多書都是師父親自經手設計的，這些在弘法方面都很有助益的。

我也曾經對人說過一句話：「此生不能做偉大的人，也一定要和偉大的人在一起；如果不能和偉大的人在一起，也一定要讀偉大的人的書。」

我也愛讀書，不過有點病態，常感覺像一種病一樣，愛聞書紙油墨的清香，喜歡手指與紙相觸的感覺，愛聽翻書時的聲音。在街上行走時，看到書店招牌，人就像被吸鐵石吸進去般，難以離開；看到陳列的書，就像飢餓的人看見食品一樣，兩眼放光。從小手上只要有零花錢，都用去買書了。從小到大省錢買書的故事太多了，初中為買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個月只吃饅頭加豆腐乳。小時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去圖書館當管理員。師父說我是「書蟲」，大概也差不多。

以我的經驗感受來說，我覺得一個人愛讀書，是因為物質的世界遠遠不能滿足他精神上的追求，而書恰好可以滿足他這樣的追求。高爾基說「讀了一本書就像生活打開了一扇窗」。

借助書，眼睛可以延展，瞭解肉眼看不到的世界；耳朵可延展，聽到耳朵聽不到的聲音；甚至可以穿越時空，回到古代，與古人的心交流；也可以雲遊四海，與不同的人交流，充分享受物質世界沒有的自由；乃至學佛求道，更離不開讀書，佛法中的「聞思修」，聞是第一步，而聞主要來自於文字，然後才是正思維、正修行。雖然說文字本身不是道，不是真理，但道與文字淵源卻很深，所謂「文以載道」——大道通常以文字作為載體。經典、祖典的傳承不都是靠書嗎？書如指月之手，雖然指月的手不是月亮，但你能就此抹煞指月之手的價值嗎？

讀書也像新陳代謝，吐故納新。我們的肉體需要新陳代謝，要呼要吸，要吃要排；精神也如此。一個人思想如果沒有新陳代謝，就會如一溝死水，死水會腐臭，流水才不腐。跟別人講佛法時，如果聽到對方說愛讀書，愛學習，我就會很歡喜，因為這樣的人心是開放的、包容的，即便當下還不能接受佛法或者淨土法門，至少他願意去瞭解，這樣人就有希望。

二、書的來源

去書店、圖書館，林林總總的書很多，這些書是怎麼來的呢？

有一句話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思是：一本書不能把他內心所有的話表達出來，他說的話也無法把心中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

逆之可推知，不盡之意說之而成言，不盡之言筆之則成書，所以書最終因意而出，也即人的思想。就是把人的思想變成語言，然後變成文字，甚至是文章，最後變成了書。

書是人寫的，什麼樣的人寫什麼樣的書，什麼樣的心就成為什麼樣的人，就是以書可以見人。我曾認識一位有特異功能的人，他看一本書，就能看到作者的影像，就是作者的像在他眼前浮現出來。

三、書的分類

我把書分成兩類：

一種是順法性的，指書在主體上、方向上是符合真理的——這裡的真理指佛法的真理，合乎真善美的大原則。這樣的書，讀完給人啟迪，讓人向上，給人正能量，使人清淨。

另一種是背法性的，背離真理，不合乎真善美。這樣的書，讓人煩惱、墮落，是人類無益的噪音，是染污的，給人負能量。

佛經當然是純然順法性的。除此之外，儒家、道家，或者聖人寫的，或者《聖經》之類，

這些是純度相對比較高的。其他大部分的書基本都是順背相雜，或背法性的。

大體方向上只要是順法性的書就可以多讀，讀不同種類的書，等於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了解法性真理。背法性的書不要讀，碰都不要碰。

開始讀書時需善知識指導，不然不知對錯、善惡、美醜，很茫然。世間人皆如此，完全隨性而讀，讀壞書如中毒，思想上的毒，會讓人墮落。我自己就曾經中毒不淺，思想進入了死胡同，真的是盲冥抵突，怎麼都走不出；幸好遇到了佛教來解毒。相對來說，學佛的人比較有優勢，以佛法尺子來衡量，往往能一目瞭然。

四、讀書雜感

1. 建立坐標系

我也見過讀了很多書的人，但覺得大部分人思想很混亂，多讀書不僅沒有幫到他，反而讓他變得呆滯、無靈氣。問題出在哪呢？就是沒有自己的思想坐標系。

我認為讀書首先要建立坐標系。建立了坐標系，面對浩如煙海的書，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溺死在書海中。

人生也要建立坐標系，不然如水上浮萍，風中的草，無根，無方向，渾渾噩噩。坐標系中，坐標系原點最重要，原點有了，坐標系也有了。所謂坐標原點，也即你作為一個人思想所歸，志向所到。一個人活著，做大大小小的事，說長長短短的話，為了什麼？有人坐標原點是為錢，有人為權，有人為情；像我很多同學為了中醫；我們當然是為了佛教，為了淨土宗。

比如我們讀書以佛教作為坐標原點時，看世間、出世間一切書都會以佛法的眼光來看，哪些書是順法性，還是背法性，就會一目瞭然；這樣才不會被牽著鼻子走，才能為我所用。比如前些天講《聖經》，我是完全以佛教的眼光來考量它的。

大的坐標系下可以有小的坐標系，比如佛教中你以淨土宗為原點；你看一切宗派的書，便都會以淨土的眼光看，就有方向感，不會被拉著到處走。像我看《普門品》，一般人看到的可能只是觀音菩薩的神通自在；但我從淨土的視角看，就自然地會想觀音菩薩所擁有的這些本領，都是我們將來往生極樂世界都能具有的啊！「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我們不久的將來也會有這樣的本領，當下不禁非常歡喜滿足。這樣讀書就能為你所用，增進法喜，讓書活起來。又像我讀《楞嚴經》，看到五十一種陰魔，若以淨土宗的眼光來看，就會想到聖道是多麼地難修難證啊，步步都是危險，處處都有魔難；而那些關卡，是我們一關也過不了的，我們不靠念佛，不靠阿彌陀佛，還能靠什麼？過去師父看《老子》，師父覺得老子從始至終都是在講念佛，甚至想找機會講講《老子》。

如果在淨土宗裡，以善導大師教法為坐標系，看一切經論都會以此為參照系。有人看《印光大師文鈔》看得一頭霧水，甚至看到大師思想有很多相悖之處，就是因為他沒有一個指南針；如果以善導大師的思想來看，一點都不會亂。像智隨法師整理的《靈巖遺旨》就很清晰，因為他有善導大師淨土思想作為指南針。我前天講到《聖經》中原罪，也是和大師的機深信作為比對。

這樣會有什麼好處呢？所看的各類書中所有東西都會在你個人思想體系內安立，不會混亂。你看的內容與坐標原點多遠，在哪個方位，有什麼關係，且不同內容都能由一個中心來統攝，心中很清晰，也不容易忘記。其實我們的記性沒那麼差，所有看過的都會留在我們的

八識田中；我們之所以忘記，是因為不能提取出來，感覺上是忘記了。而不能提取，則是由於沒有跟我們原來的思想系統形成聯繫；一旦新舊思想產生聯繫，就不會忘記，都會為你所用，都會活起來，不是死物。

坐標原點要深、要牢，越深越牢越不會亂。不然看什麼都被牽著鼻子走，越有深度越能夠與其他內容產生聯繫。只有深才能夠跟其他的產生聯繫，因為在最深處，萬事萬物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像打井，這口井中的水和另一個井中的水有區別嗎？沒有，其實在地下都是一個水源。

如果坐標系建立起來，就能漸漸以此坐標原點為基礎，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論框架，甚至建起一座理論大廈。

當然，坐標原點的確立本身有時就靠讀書，此時讀書需要很專，好像打井，需使鑽頭在一個位置不斷地打。然而更重要的是有好的善知識指引，就像打樁子一樣，一個人打一個人扶，自己打是不夠深的，需要人幫忙。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惟其放心而已。」這個放心就是心放哪的問題，就是確立坐標原點的問題。《中庸》也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老子說：「知止不殆。」也是坐標原點的確立，一切止於此，定於此，之後一切都很容易了。

2. 讀書的層次

讀書有三個層次：第一是知道；第二是理解；第三是悟入。

「知道」，就是僅知道有這麼回事，有這麼一個觀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是用眼睛在看。

「理解」呢？不但知道字面意思，還理解字面背後的意義，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這往往是用頭腦來看。

「悟入」則是用心在看，所謂「舉一隅而三反」，聞一知十，觸類旁通。一旦悟入，你所看的東西，立即成為自己的東西，活用無方。此時不存在忘記不忘記，因為同樣的道理，讓你來表達，也會是同樣的話。一旦悟入，道理是很清晰在你心中的，如同看到有東西陳列在桌上，清清楚楚，然後你就可以給看不到的人說。像師父說法就是如此，他講的道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擺在心裡面的，就能如數家珍。

當然，以上幾個層次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說對相同內容會一直停留在一個階段。有時知道久了，就理解了；而理解深了，就會悟入：三個層次往往交錯進行。

3. 經典並無多

古今有很多書，可謂汗牛充棟；但重要的、根源性的書，其實就是幾本經典，如中國的《論語》《道德經》《周易》，西方的《聖經》等等。

後世書雖多，但不過是這些書的流變而已。就像地上江河雖多，但不過屬於長江、黃河兩大水系，再論其長江、黃河的發源地其實是一個。後世書，再怎麼也是無可超越這幾本書的了；且後世書提到的任何問題，也都早已經圓滿答覆了。所以，這些源頭性的書一定要讀。雖然不好懂，但即使懂一點點，也可能勝於看後世書無數本。因為這些書真理性的純度比較高，看了就如同灑下種子，有一天會發芽，會起作用。

同時，因為這些書在歷史上深遠的影響，漸漸就構成了一種文化土壤。後世的書都是在

其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哪怕是佛教，佛教最早還處於格義階段時，翻譯佛經基本用《論語》《老子》《莊子》的語言來表達佛教的義理。如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中「相忘於有餘」，就是從《莊子》的「相忘於江湖」中來的，還有「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四海皆兄弟」，這也是從《論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中來的。

佛經也是，雖然多，但重要的也不過是那幾本。那幾本抓住了，佛法的綱要、根本也就清楚了。

4. 需信而好古

《論語》有一句話：「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這是孔子說自己為學的基本態度。「信」就是相信古人。「好」就是好向古人學習。孔子把自己比作上古的彭祖，因為彭祖活了八百歲，古代事情都有經歷，無所不知。「述而不作」就是只傳述古人東西，而不發揮、創作什麼。為什麼述而不作？因為所有問題古人都回答完了，在春秋時代已經如是了，後人只要傳述古人東西即可。佛法也一樣，慧淨法師、淨宗法師在弘傳善導大師的思想有新的闡發嗎？也沒有。

人類在心性道德層面上是退化的，不是進化的。上世紀的進化論，可說是末法時代最大的顛倒相：物質是進化了，人類機巧心是進化了，煩惱是進化了，人類造業的猛烈程度是進化了；但心靈上的智慧力、幸福感、安全感卻退化了。

信而好古，決定一個人走的方向，非常關鍵。像我自己選擇這個法門，這樣的觀念起了很大的作用。淨土宗在隋唐時代創立之時才是最圓滿的，後世宋、明、清不可能超越之。如長江源頭的水很清淨，是可以直接喝的；越到後面，旁系污水越匯越多，到長江口的水還能直接喝嗎？

我個人覺得，信而好古的治學態度和觀念非常重要，幾乎決定了一個人的方向是向正確的，還是向錯誤的。

其實，道德好、心性高之人都有古人之相，被人稱作古人是值得自豪的。古人有個詞說「貌古神愚」，這樣的人是有盛德的，師父就曾經說慧淨法師是出土的活文物。

5. 溫故而知新

很多人往往把讀過的書一丟，不再想翻，這樣不好。只看新書的心理其實是一種好奇心，不是一種求學心。一本書反反覆覆讀才是想要從中學到東西。尤其我們讀的這些書，內涵都很豐富，讀一遍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而且好的書越讀越有味道，每次反覆讀都有不同的收穫，所謂常讀常新。故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孔子很有智慧，很瞭解我們這些人，早就知道我們讀書有這樣的毛病。

6. 讀書貴得一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好的書一定會有一個「一」的東西。「一」好比圓心，書的文文句句在圓周上都指向圓心。也好像佛珠：如果散落了就無法用手抓起；用一根線穿著，提起一個線頭，所有佛珠都起來了。讀書要讀出這個「一」的東西，如果是沒有這個「一」的書，大概也不值得一讀。書的「一」也就是書的魂，一本書的靈魂只能有一個，這樣全書才可統一。讀書貴在認識這個唯一的靈魂。

像前兩天有人問我：善導大師著作也有很多勸人持戒、精進修持的句子啊，看似往生也沒那麼容易啊？其實大師著作非常的磅礴，因為他面對的是整個一代佛教，不得不權實交錯

你要看那樣的思想是否可以一以貫之，顯然是不能的。而「稱名念佛為往生正定之業」，這樣的**思想就能貫徹五部九卷**，所以後者才是唯一的靈魂。

這個「一」，有時是邊讀邊找，有時是已經有了這個「一」，再去讀書驗證之。我們現在讀弘願寺這一套書，就基本是這樣的。

7. 讀書「三種心」

我個人有三種讀書心：以歸命心讀，以結緣心讀，以隨性心讀。

歸命讀就是用全副的生命來讀，像善導大師這一脈的書。因為這樣的書是關乎我們慧命的生死大事，要以一種歸命的心來讀，文文句句都當作無上命令來讀。像師父比喻的：囚犯聽皇上下的詔書是砍頭還是赦免，會像聽平時的話那樣聽嗎？歸命讀需要專一、反覆地讀，需要看的不僅僅是文字，更是文字背後的东西。

結緣讀是讀和上述內容相關的論注、別宗經典。雖看不懂，先看著，存在腦海中，有時過一段時間就明白了，暫時結下一個緣而已。現在不懂，不代表以後也不懂，在一個特殊的機緣下總會懂的，起碼到極樂世界以後總會懂的。

第三種是隨性讀，隨自己興趣去讀。像我讀書，有時對歷史有興趣，有時對老莊感興趣，有時對《易經》《聖經》感興趣，什麼時候感興趣就看看，開闢下眼界，也不打算看懂——好讀書，不求甚解，只是一種消遣、放鬆的心來看，沒有強迫的。這樣的閱讀也是需要的，人要經常跟文字接觸，這樣心才能保持靈敏。

8. 知行需並進

朱熹說：如果一個人讀《論語》前和讀之後一樣，那這個人根本沒有讀過《論語》。讀書除了明理，還在於提升學養，學而養性——通過學習來長養心性；不能書是書，人是人，分成兩截，毫不相關。師父說做事是為做人服務的，有時讀書也是為做人服務的。

知和行是什麼關係呢？知能轉化成行，行也能轉化成知。如一些老太婆沒看過什麼書，念佛了，居然能說出暗合經典的話語，她就是通過「行」達到「知」的。在心性上，行什麼得什麼，行多少得多少。比如行讚歎法，在這個過程中，內心就會有相應的覺受，對讚歎法心中就會有體會；你念佛就會對念佛有覺受，有體會。通過行得來的知會很親切，很貼合，很深入，很活潑，以之勸人也才有力量。比如自己念佛了，勸人念佛才有力量；自己不念就去勸人念是沒有力量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說這個意思。

行的過程中會不斷有靈感出來，有時候看書也是印證自己心中的這些想法——本來心中就有這種想法，書上也是這麼說，心裡會很踏實、法喜。

9. 摒棄做學問心

師父寫過好幾篇關於學問的短文，主旨是說：不要有做學問的心，否則心被知識、觀念塞滿，沉滯而不空靈。師父這是針對有學問無信仰或學問大過信仰的人說的話。需要知道，我們所要摒棄的是做學問的心，而不是摒棄學問本身。不論自利還是利他，都是要有基本的學問。不要誤解師父的意思，以為所有書都不用看。如果那樣又沒有學問，又沒有智慧，成什麼人了呢？

學問如果被道心所用，就是利器，很好的利人工具。

10. 為己不為人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讀書是為自己，不是為別人，學習是為自

己，充實自己，提高自己；不是以學識來裝飾自己，不是為了給別人看。自己想學什麼，能學什麼，能學多少，自己心裡有數；不用和別人比較，不要活在別人的眼光之中。

關於這個，我曾經在微博裡寫過幾句話，我來念一下：

不要活在別人的眼色裡 甚至不必活在菩薩的眼界裡 只要活在彌陀的眼光中就可以了。不要有證明自己的心。

人，常常想做出點什麼證明給別人看——證明自己有錢，證明自己有才，證明自己有容貌，證明自己有勢力，證明自己有成就……其實，最後只是證明了一件事——自己的的確確是個凡夫。放下證明的心，這就是超凡脫俗的最有力證明！

花兒沒有證明自己，看的人自然稱美麗；甘泉沒有證明自己，飲用的人自然稱解渴；高山沒有證明自己，仰視的人自然稱雄壯。是怎麼樣，就怎麼樣；能如何，就如何；只做自己，不比較，不計較，把想要證明的心拋向東洋大海，忘記大眾的眼光，仰望真理的燈塔，看準自己的腳步。

11. 靜是一本書

六祖大師說：「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一切的書，一切的道理，在我們心性中其實是本來具足的。為什麼我們讀不到呢？心太亂了，妄想、分別、執著。「眾生心水靜，菩提影現中」。

我微博裡寫過：靈感只青睞於安靜的心；忙亂的生活只見淺薄，只見情緒，既不見靈，也不能感。靈感是我們心中的書。

人的心若能從躁動到安靜，從安靜到平靜，從平靜到寂靜，從寂靜到清淨，從清淨到明鏡——所謂明鏡，就是像鏡子一樣能夠照出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心的寶藏就能慢慢打開，無量奇書、異書、聖書就能看得到，所謂「靜見真如性」。寂靜的程度越深，就越會發現一般人發現不了的微妙的道理。

讀這樣的心書，是很享受的：這本書不用眼看，不用耳聽，道理像風一樣，撲面而來，身心都能感覺到；是超越了第六識上的讀書，是本性裡具足的。大概這就是孔子說的「生而知之者上」吧！

心的振幅越小越好，越小越有穿透力，能夠穿透重重迷霧。像風一樣，小到看不見，摸不著，但最有穿透力，速度最快。什麼讓我們心的振幅那麼大呢？五欲、情緒、一切擾亂我們平靜的心的東西。

如果把以上從靜到鏡的過程比作化學反應，念佛就像上述幾種靜轉變的催化劑，會加速這個過程。另外，念佛也如同聽阿彌陀佛念給你聽的書，很多道理不期然而然地明白了。這種時候你倘若明白了一點，其實不是一點，而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觸類旁通；看書卻只能明白這一點。

這個說起來境界很高，但其實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每個人多少都應該有體會，只是或粗或細、或深或淺的問題。

有人可能聽了這堂課有點失望，因為沒有講具體打開某本書，怎麼樣讀。我想，讀書細節、方法不可能統一，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如果以上的思想、態度能夠具足、擺正，細節上也就不容易了。有時細節把握不到，是因為大的格局沒建立好。古人說「大匠示人規矩，不示人以巧」，也是這個道理。